

梁聚五著

苗彝民族發展

(草稿)

歡迎

批評指導

政
訓
主任



U G
K 28
66



3 2285 0118 9

苗夷民族發展史(草稿) 目次

序言.....(一)

第一篇 緒論

第一章 苗夷民族之由來.....(一—一三)

第一節 盤瓠、蛇種、貓頭、竹兒.....說.....三

第二節 交趾支那說.....五

第三節 南太平洋系說.....八

第四節 神州土著說.....一一

第二章 苗夷民族歷代之稱呼及其發展之區域(一三—三四)

第一節 夏禹前之九黎三苗.....一六

第二節 殷周之荆蠻.....一九

苗夷民族發展史 目錄

第三節 秦漢之百越西南夷……………二二二

第四節 唐宋之南詔大理……………二二五

第五節 元明清之苗、夷、蠻、荆、黎、僛、倮、羅羅、擺夷、
水家、洞家、彝人、越人、蠻人、畬人……………二二九

第三章 苗夷民族在國史上所佔的地位……………(三四—四四)

第一節 主張中國五族者(苗夷民族除外)……………三六

第二節 主張中國六族以上者(苗夷族在內)……………四一

第二篇 苗夷民族由黃河流域發展到長江流域——

夏禹前(公元前二七九七年至二二〇五年)

第一章 夏禹前……………(四五—六四)

第一節 蚩尤三大發明……………四七

第二節 蚩尤與黃帝之爭……………五一

第三節 三苗與蠻獯之爭……………五六

第四節 夏禹終於與有苗合作……………五九

第三篇 苗夷民族由長江流域發展到澧水、沅水、烏

江、柳江、瀾滄江、金沙江等流域——殷周迄

唐宋（公元前一七六六年至公元一一二六年）

第一章 殷商與西周……………（六五——八三）

第一節 殷高宗伐鬼方……………七一

第二節 唐蜀卷拳徵盧彭濮助周伐紂……………七五

第三節 周末荆蠻之活躍……………八〇

第二章 春秋戰國前後……………（八四——一〇〇）

第一節 楚蠻之成敗……………八八

第二節 吳蠻之成敗……………九二

第三節 越蠻之成敗……………九六

第三章 秦漢以來……………(一〇〇—一二七)

第一節 閩越與東甌之消長……………一〇三

第二節 南越王國之建立……………一〇七

第三節 建立多國的西南夷……………一一〇

第四節 南蠻反漢持久戰……………一一四

第五節 諸葛亮與孟獲……………一一八

第六節 巴氏李氏建立成漢國……………一二三

第四章 唐宋時代……………(一二八—一五四)

第一節 三州僚反唐……………一三三

第二節 南詔之建國……………一三五

第三節 大理之建國……………一四〇

第四節 儂智高建立南天國……………一四二

第五節 交趾進攻欽廉……………一四五

第六節 文天祥結溪徧蠻勤王……………一四八

第四篇 苗夷民族由澧水、沅水、烏江、柳江、瀾滄

江、金沙江等流域、發展到伊洛瓦底江、

薩爾溫江、湄公河等流域——元明清迄民國

(公元一二八〇年至一九四九年)

第一章 大元帝國……………(一五五——一七六)

第一節 宋隆濟、蛇節造反……………一五九

第二節 苗格蠻僚之義軍突起……………一六三

第三節 緬甸越南反元……………一六八

第四節 八百港幣反元……………一七二

第二章 有明一代……………(一七六——二二五)

第一節 湖廣蠻僚大動亂……………一八一

第二節 苗夷力量在貴州……………一八五

第三節 西南夷反明……………一九〇

第四節 大藤峽之僚僚……………一九五

第五節 黎利建立大越國……………二〇〇

第六節 明廷利用緬甸土司造亂……………二〇五

第七節 苗女奢香與米魯……………二一〇

第三章 滿清迄民國……………(二二五——二七七)

第一節 「改土歸流」的功罪……………二一九

第二節 大小金川之戰……………二二五

第三節 西南土司苗夷反清……………二二九

第四節 清兵征湖南貴州苗……………二三三

第五節 湘粵僚蠻之亂……………二三九

第六節	清軍一再征緬·····	二四三
第七節	暹羅向清廷朝貢·····	二四七
第八節	越南之再生·····	二五〇
第九節	苗疆安屯設衛·····	二五五
第十節	苗夷與太平天國聯軍·····	二五九
第十一節	「五族共和」之失敗·····	二六三
第十二節	苗夷民族在民國時代的遭遇及其新的發展·····	二七〇
附錄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二七八

華僑民族發展史 目錄

序 言

苗夷民族，是有歷史的民族。他們的歷史，也和其他民族的歷史一樣，是跟着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而前進的。

可是許多歷史學人，尤其是爲着中國歷代統治王朝寫家譜的歷史學人，往往忽略了苗夷民族，不肯把他們的歷史寫上。即令寫了一些，大概是歪曲的，片面的，甚且無端加以歧視和侮辱。

到了蔣介石竊據中國政權以後，他和他率領的反動之一羣，對於苗夷民族的鎮壓和迫害，較歷代統治王朝更殘酷！

今天可不同了。中國廣大羣衆，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領袖毛澤東領導下，已摧毀了歷代統治王朝和百年來帝國主義所加給我們的一切枷鎖鎖鍊；而解放了中國整個大陸（西藏台灣待解放），解放了中國被壓迫階級和各個被壓迫民族。

各個被壓迫民族，包括苗夷民族在內，可以起來寫自己的歷史了；而且要大胆的寫着。只要我們站在真理的前面，誰也不好說這是不應該的事。

我不揣淺陋，鼓着自己勇氣，翻翻中國歷史，在許多歪曲的，片面的，含有歧視和侮辱性的苗夷民族歷史當中，找出一些接近真理的史料，把它記錄下來，結合實際，加以整理，寫成這本小冊子！
！苗夷民族發展史。

這本小冊子，只是草稿，不是正本。所以把它付印，爲要拓出多份，以便分送各地友人，請他們批評指導，使它成爲比較正確的歷史資料，作將來正式出版的預備。如國內外賢達專家，不以這本小冊子爲淺陋，更希望不吝氣的加以批評和指導，那就感激不盡了！

再，這本小冊子，得林壬、姚穎達、柳壽春、王亦飛、周劍江、林經辭等同志，在物質上、精神上給與幫助，始得印出，特此誌謝！

梁聚五

一九五〇、八、卅、貴陽。

苗夷民族發展史（草稿）

第一篇 緒論

第一章 苗夷民族之由來

苗夷民族，是古文化的民族，在四千多年前，中國許多民族，還在過着原始人類生活時，他們已在黃河流域，建立了九黎的國家。九黎君主蚩尤，發明了宗教、刑法、兵器、以作維持這國家的工具。宗教約束人心，刑法管制行動，兵器鎮壓反側。魚龍河圖說：「蚩尤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誅殺無道，萬民欽命。」他却是一位賢明的「古天子」。儘管後來他被黃帝殺死在中冀，可是，他率領的一羣，尤其是九九八十一個兄弟，不甘屈服，都帶着古代文化，向四方八面開展，尋找牧場耕地，以繁殖他們的子孫。據范文瀾氏說，蚩尤八十一個兄弟，就是「八十一個酋長，全是獸身人語，吃沙石，耳上生硬毛，頭有角，能觸人。」（氏著中國通史簡編第七頁）我想，這是古文化的苗夷民族，作起戰來所用的一種新裝備。在當時較低文化的民族看來，不免有些詫異！

因此，苗夷民族，左衝右突，都沒有發生多大的障礙。第一步，由黃河流域，南下長江中游，建

立了一個嶄新的三苗國，吳起氏說：「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戰國策）其形勢較九黎壯闊多了。第二步，由長江中游，分向其兩端邁進。在下游，曾建立甌越、閩越、南越……諸國；在上游，曾建立巴、庸、彭、蜀……及西南夷諸國。第三步，由南越及西南夷，再向西南發展，在東南亞地區，更建立了越南、緬甸、暹羅……諸國。它們不但承繼了苗夷的古文化，而且創造了人類的新文化。這也許是狹隘民族主義者所看不到的。

苗夷之建國，雖由北而南；因年代久遠，環境變遷，而民族的稱呼，也漸漸有些不同了。大體說來，總不外苗、夷、蠻、荆、僚、僞、黎、僮、羅、擺夷、水家、洞家、獎人、越人、傣人、舍人……儘管他們的籍呼有些不同，其所屬於苗夷民族血統，是絲毫不可假借的。這不單某一人所推測，許多歷史學人，都具有同樣的見解。舉例來說，如「蠻」，據蔡啓超氏說：「苗族與我族交涉最古，自黃帝迄舜禹，爲劇烈之競爭，蠻人知之，自春秋戰國秦漢以來，今按舊史，通稱曰「蠻」，秦半皆苗族之裔也。」（氏著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第五頁）王桐齡氏也說：「蠻字從「虫」，可以推測其文化之低；其音爲「苗」字之轉音，當承苗之血統。」（氏著中國民族史第十四頁）如「荆楚」，林惠祥氏說：「稱三苗爲南蠻而在荆楚，楚亦自稱「我蠻夷」，則三苗必爲楚先。」（氏著中國民族史上冊第一〇七頁）至僚、僞、僞、僮、羅羅、野人、黎人、傣人……王桐齡氏也說：「四川境內之僚、貴州境內之苗，湖南廣西之僞僮，雲南境內之羅羅、野人，廣東境內之黎僞，皆苗族之後裔。」（氏著中國史第四編第一二一頁）王氏又說：「吳越，荆楚一支血統，界於漢苗之間；羣蠻爲苗族直系血統；閩越與甌越南越三支，爲苗族旁系血統。」（氏著中國民族史第二〇頁）

上述情形，是因各時代之推移；四千多年來，當有很大的變化。宋文炳氏說：『現在此族（苗夷）所建的國家，有安南、暹羅、緬甸三國。而在我國分佈的區域，以五嶺山中及貴州、廣西、廣東、海南島，四川爲最多。而又有苗、僮、僚、黎、擺夷、羅羅等分別。』（氏著中國民族史第二一頁）這不過把苗夷民族現時的處境，劃出一個輪廓而已。

似此，我們研究苗夷民族，要把眼光放射到東南、西南各省區；同時，還要放射到越南、緬甸、暹羅一帶去。如其固執狹隘民族主義的偏見，認爲苗夷民族，是衰退的民族；而忽略他們古代的文化，甚至當前的進步；對他們靈臺的侮蔑，說他們的祖先是狗，是蛇，是禽獸，是虫豸……這不但違反「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則，抑且有悖於世界人類進化的大道理！

第一節 槃瓠、蛇種、貓頭、竹兒……說

在遠古時代，圖騰主義盛行，每個種族，大抵都有崇拜某種動物或植物的習慣。這習慣，對他們的生活，是有密切關係的。如果他們主要生活靠漁業，即以某種魚類爲圖騰；主要生活靠狩獵，即以某種獸類或鳥類爲圖騰；主要生活靠牧畜或農作，即以某種家畜或穀物爲圖騰。就是黃帝以雲紀，炎帝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太皞氏以龍紀，少皞氏以鳥紀，都屬圖騰的命意。所謂圖騰，也就是一種族徽，如像現在的黨徽國徽一樣，初無貴賤的區別，也無區別的必要。後來因生活的矛盾而起戰爭，戰勝者不惜對戰敗者的族徽，施以種種的侮辱，甚至把它毀滅掉。相傳苗夷民族的祖先爲槃瓠，爲蛇頭，爲貓頭，爲竹兒……充其虛，也不過是一種族徽而已。

槃瓠與盤古，本來就是一個名詞。有人要貶抑苗夷民族，便說槃瓠是他們的祖先。槃瓠是什麼東西？據漢書第一六卷說：「常有畜狗，其毛五彩，名曰槃瓠。」如有人要抬高華夏民族，便說盤古是他們的祖先。盤古是什麼東西？據御覽引徐整三五歷論說：「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坐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前個槃瓠是狗，後個盤古是神。狗是苗夷民族的祖先，要神才是華夏民族的祖先。狹隘民族主義的偏見，其庸俗可笑如此！

張介侯氏，略開盤古不提，而認爲以槃瓠爲苗夷民族之祖先，却是一種妄誕。他說：「蘇詔謂一帝字之犬名槃瓠，帝妻以女，生六男六女，自相夫婦，是謂南蠻」。抑妄矣！夫曰犬者，殆猶後世豹奴、虎豬、犬子之稱耳；豈真腹處、晉、楚、秦、韓、魏哉？」（氏著續給書第二卷第二二頁）以槃瓠爲苗夷民族祖先者，張氏尙且斥爲「妄誕」；若不信思索，竟以苗夷民族之祖先爲蛇種，爲貓頭，爲竹兒……其妄誕更令人難於想像了！但這種傳說，還是相當的流行着。特分記如左：

蛇種說 「說文蠻下云，南蠻，蛇種，從虫，緡聲；閩下云，東南感，蛇種，從虫，門聲。」（梁啟超氏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第五頁）

貓頭說 「有一種苗人，叫做貓頭蠻，髮捲曲，作黃金色，還是歐洲人種，先從西方遷來，後爲漢族壓迫到南方。」（范文瀾氏中國通史簡編第三頁）

竹兒說 「初有女子洗於遼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而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遂雄夷狄……」（續黔書第二卷第一五頁）

類於這種傳說，還多得，如變婆、羅鬼、虫豸、羊種……用不着多所舉例。本來，照生物學家的推論，人類是由下等動物進化來的。可是，他們也有一定的進程。決不會突然間，一個狗，或一條蛇，偶然和人媾精，或沾上一點人的靈氣，便可能變成了人。這種傳說，要是出諸蒙昧前人的口裏，或者見於野史稗官的冊籍，我們雖不相信，也得替他們原諒！如其站在廿世紀的今天，科學正在昌明，還要故弄玄虛，搬出一些不可靠的見證，來戕賊青年的身心，致引起民族間的誤會，是千萬不應該的。

第二節 交趾支那說

大家都知道，越南南部的南圻，稱爲交趾支那。如從廣義說來，整個越南，也可稱爲交趾支那。其祖先如果生長在交趾支那，當然稱爲交趾支那族。可是有些歷史學人，竟把中國的苗夷民族，認爲交趾支那族。即以王桐齡氏來說，在他所著中國民族史，對於苗夷民族，往往不稱苗夷族，而稱交趾支那族。好在他在「交趾支那族」之下，隨時加以「苗」字的括弧。所以我們看起來，還沒有多大的誤會。他爲什麼把苗夷民族，一定稱爲交趾支那族，而又加以「苗」字括弧的異贅呢？我們從他一段話裏面看來，便知道他的用意。他說：「黃色人種，下了帕米爾高原以後，便分道往東南、東北兩方進行。往東南方面進行，歷史家稱爲南三系；往東北方面進行，歷史家稱爲北三系。南三系中第一族，還到中國中部，南部——即揚子江流域七省，西江流域五省，及印度支那半島，即越南暹羅等地；歷史家稱之爲交趾支那民族。現在四川之僚，貴州之苗，廣西湖南之僮，雲南之羅羅，廣東之蠻，及暹羅越南

之土人，皆屬此族。因中國唐虞時代，此族曾創過大國，與漢族對峙。國名三苗，所以後人簡稱之爲苗族。」（氏著中國民族史第二頁）依王氏的看法，不僅是越南暹羅緬甸的土人，稱爲交趾支那族，就是現在四川之僚、貴州之苗、廣西湖南之僚、雲南之羅羅、廣東之峯……都一律稱爲交趾支那族。

朱翊新氏的主張，也和王桐翰氏意見相同。他說：「苗族，又名交趾支那族，散居於湖南、四川、貴州、廣西、雲南的山谷僻野中，以及安南、暹羅、馬來半島等地。周代前的荆蠻，漢代的南蠻、林邑，晉代的成漢，唐代的南詔、占城，明代的暹羅，現在的苗族，都是這一族。」（氏著中國史綱第十一頁）

梁啟超氏，也同意此說，甚至更進一步，好像苗夷民族，也來自馬來半島似的。他的語氣雖沒有肯定，其大意，似不贊成苗夷民族，爲神州土著民族。他說：「苗蠻種類甚夥，今在滇黔桂諸省者，細別之，不下數十種。經學者研究之結果，區爲三大系，曰苗，曰濮夷，曰濮獠（卽羅羅）。古三苗之稱，是否即用此分類，無從懸斷。此族來自何地，無可考。惟現在尚有安南、暹羅、緬甸三國，代表彼族之三派，而皆在南服，或者彼族竟來自馬來半島，亦未可知。」（氏著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第十三至十四頁）

梁氏所說「或者彼族來自馬來半島，亦未可知。」却是他虛心研究的地方。至說「經學者研究之結果，區爲三大系，曰苗，曰濮夷，曰濮獠，」爲古代三苗之稱，似覺粗率了一點！好在他立刻補上「無從懸斷」一句。其實，他未嘗不知三苗之國，是建立在鄂州、岳州、江州等地區？否則，他爲什麼要說出：「此族（苗夷）最初之根據地，左傳指定位置曰，左洞庭，右彭蠡，則今之湖南岳州、長沙；

湖北之武昌，江西之袁州、瑞州、臨江、南昌、南康、九江，是其地也』（氏著歷史上中國民族之源
察第五頁）呢？他之所以說苗夷民族，爲交趾支那族，並不是他的主張，而是「經學者研究的結果」。究竟怎樣研究，才得出這個結果？他沒有說出來，我們也不必在此詞費。

然而梁氏猶留戀交趾支那說，所以他又提出一點補充的意見，即銅鼓來源是也。他說：「近數年來，西人往往於印度支那，及南洋東西羣島得銅鼓，其模範款識，與吾國所記悉吻合……」（同上書第十頁）在他的意思，好像中國苗夷民族所用銅鼓，都是從南洋，馬來半島一帶來的。殊不知，恰恰相反，南洋，馬來半島一帶銅鼓，而是經過中國歷代統治王朝對於苗夷民族之壓迫，一代一代的南遷而傳過去的。從下述幾項事實看來，便得到正確的例證。

「嶺南二十餘郡，經僚鑄銅爲鼓……初成，懸於庭，招致同類，來者盈門……」（徐松石氏著泰
族僮族粵族考第一二頁引隋書地理志）

「黔南之溪洞夷僚疾病，擊銅鼓沙鑿以祈鬼神。」（同上書第一三頁引宋史）

「仲家歲時擊銅鼓以爲歡！」（同上書第一四頁引貴州通志）

至雲南、貴州、廣西、廣東、湖南、四川等省志書，記載苗夷民族用銅鼓的史實特別多，沒有見說這些銅鼓，是南洋、馬來半島傳到中國來的。因爲南洋、馬來半島的人，經珠江流域，到長江流域，而且攜帶着銅鼓隨行的記載太少了，簡直少到等於零。據泰族僮族粵族考一書看來，反而得到中國銅鼓，傳到南洋、馬來半島的不少旁證。

「老撾、暹國、車里和緬甸的銅鼓，必是桂西僮人之所傳播。最後由小泰人帶去，就是曼谷一帶

的舊銅鼓。』(同上書第一五頁)

不管新銅鼓也好，舊銅鼓也好，牠一定與跟着活人走路的。桂西僮人，既可把那些銅鼓帶到老撾、驃國、緬甸；小秦人又可把那些銅鼓帶到曼谷；同樣的，而老撾、驃國、緬甸、車里、曼谷的人，又何嘗不可把那些銅鼓，帶到南洋、馬來半島一帶呢？否用銅鼓來證明苗夷民族的祖先來自交趾支那，更難自圓其說。

第二節 南太平洋系說

主張苗夷民族來自南方的，除了交趾支那說外，還有南太平洋系說。南太平洋系說，也不過是交趾支那說的擴大，而把它再推向南一點。主張這一說，固不乏人，而比較說得具體一點的，恐怕要算翦伯贊氏吧！翦氏把中國各個民族的來源，總共分成兩大系。即蒙古高原系，與南太平洋系。華夏北狄各族，屬於蒙古高原系，苗夷民族，則屬於南太平洋系。按下蒙古高原系不提；僅就南太平洋系來說，在翦氏的看法，該系人種之流入中國，大約分成兩條路線。『其一支似由越南溯湄公河、瀾滄江；或由緬甸伊洛瓦底江，以達到雲南。這一支人，在今日雲南與緬甸交界處之騰明附近所留下之新石器文化遺存，業已發現……』(氏著中國史綱第一卷第二零頁)并引出印度加爾各答亞洲博物院院長安特生約翰爲科學之旅行，沿伊洛瓦底江上流，經八磨入雲南。在騰明附近，探得如石斧、石鏃，約一百五十餘件，皆以石英、凍石、燧石、玉石、頁岩、玄武岩、閃長岩，及輝綠岩等製成。他又說：『近來於四川廣漢縣，發掘於南太平洋系史前文化的大石環。據此，則在新石器時代，這一支徙入中國西

南太平洋系人種，已向北發展，徙入四川。這一支人種，就是後來所謂西南夷。亦即今日苗族和夷族的祖先。」（同上書第二零頁）四川廣漢縣地層發掘出來的大石環，他說，係據郭沫若氏的來信，「其石均經琢磨，規整如璧，大小不等，大者直徑逾三尺。磨製甚精，極平滑，與常人所見之璧無殊。惟石質非玉……」上文，是翦氏說明苗族，係由南太平洋北經緬甸入雲南；再由雲南到四川的例證。接着，他又說：「另一支係由安南，沿今日東京灣之海岸，進入中國之廣西、廣東、福建東南沿海一帶。這支人，在廣西、桂林及其他古洞穴；在廣東海豐；在香港、汕頭、遼東；在福建平武等處，均留下了新文化石器遺存。特別是海豐所發現的新石器文化，幾乎可以表示南太平洋系的新石器文化發展的全部過程。這一支人種，就是後來的百越的祖先。」（同上書第二〇至二一頁）

此外，翦氏還引了不少的證明：

「一、廣西、桂林河地方，常有石具窪溝者。又洞穴中，發現鑿孔之大石環。

二、船滄洲之西南海島，發現大批刻有幾何花紋的石器陶器。

三、福建平武縣南之小山，發現石斧、石鏃、石環、石杵、及具有幾何花紋之陶片多種。

四、海豐出土之各種新石器文化等。」

因此，他認為由南太平洋北進中國的種族，到達緬甸安南以後，便分成兩支，其一支由湄公河，或緬甸之伊洛瓦底江，進入雲南、四川境者，為苗族。另一支由廣西、廣東進入福建、浙江者，為百越族。亦即今之僜族、儂族、黎族、僚族、畚族……從廣義言之，都屬苗族。所以他肯定的說，苗族為南太平洋系。

葛伯贖氏，是現代中國的名史家，他提出的例證，又不像一般尋章摘句的人；而是根據考古家在地層發掘出來的東西。值得我們敬佩！我們之所以對他的主張有懷疑者，即使這些發掘出來的寶貝是實，亦不能確定攜帶這些寶貝——石環、石斧、石鏢、石杵……由南太平洋經過緬甸安南而跨進中國西南或東南地帶的史前人類，一定是苗夷僑儻番黎……的祖先。因這種證明，在中國有史以來，不見多少根據。比較有根據的，反而是漢族。宋文炳氏引用「漢族來自馬來半島」說的創始者維格爾氏所持的四點理由如左：

『一、漢族紀元前三千年間，所創造之象形文字，中多熱帶植物之形。

二、今日南部蠻族所用之文字，有與漢族古代象形文字相類似者。

三、中國語言，南方諸省較爲單純，愈北則愈複雜。

四、中國語言重音調，馬來語言亦然。』

上文係見宋氏所著中國民族史第八頁。如果我們認爲宋氏引用維氏之說不可靠，而葛氏的主張，我們也未便同意。因爲中國史家，或民族學人，對於苗夷民族的活動，大多數主張由北而南之故。事實上，也是由北而南的。徐松石氏說：『隣今日暹羅北方邊界不遠，即在中國雲南的南部，和薩爾溫江之間，當時有一個揮族和僚族。暹羅族和僚族，都由中國遷來。不過揮族移來，比僚族移來，似乎早些。』（氏著秦族僮族粵族考第三零頁）他又說：『我們可斷言，自春秋戰國以至西漢，揮人已經漸漸擴張勢力，於今日薩爾溫江兩岸。在他們未移來前，土著不開化的人，似乎是蒙古叢種。』（同上書第六一頁）苗夷民族爲什麼要向着西南遷徙呢？當然，除了溫和氣候，肥沃土地的吸引外，還遭

受着歷代統治民族的壓迫。我們再看徐氏一段話：「大約獯鬻土族，最初被迫向西南移，乃起因於秦定巴蜀；其次，則起因於戰國時楚將莊蹻的出征滇國。」（同上書第七六頁）他也許認為這話還不够證明，又說：「……可見一部秦人僱人的祖先在川滇黔，被迫向西南移的大波動，起於戰國時期。但其最大的遷徙，當在西漢、東漢、和蜀漢的時候。羅羅族也被迫而大遷入滇東，成爲蠻族最主要的分子。僮泰土族，在滇東屢受羅羅族壓迫，這也是絕無可疑的事。可見羅羅的僚人，必定是漢時來自貴州；而滇南的獯人，也必定是來自川滇黔的交界地。」（同上書第八七頁）

從上述情形看來，苗夷民族，是由北而南；却沒有見着由南而北的蹟象。南太平洋系說，尙待研究。

第四節 神州土著說

神州，就是中國。史記說：「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所謂禹之序九州，就是兗州、冀州、青州、徐州、豫州、荊州、揚州、雍州、梁州。也就是中國本部，而位置於黃河長江流域，富有人類生存優越條件的地帶。自「北京人」發掘問世以後，經考古家的說明；神州，可說是「原人」的故鄉。似此，則苗夷民族之爲神州土著，是大有可能的。夏曾佑氏說：「南蠻爲神州之士著，黃帝時，蚩尤爲難，幾覆諸夏。」（氏著中國古代史第二三頁）他這一段話，並反映他的民族意識。他以爲黃帝與蚩尤作戰，險些兒，黃帝的江山，就給蚩尤奪走了。可是，我們不重視這一層；而注意的，是「南蠻爲神州之士著」。他所指的南蠻，很明顯的是「九黎之君」的

豈尤。若以王桐齡氏所說一段話來佐證，更知道神州大陸，早已爲苗夷民族所佔領。王氏說：『當四千年前，漢族佔領黃河流域，以撈農爲業，逐漸向四方發展時，揚子江中流，現在湖北、湖南、江西等地，已經有苗族佔領。』（氏著中國民族史第四頁）林惠祥氏，也曾引用烏居龍弼調查報告說：『當漢族未入中國之前，中國之中部及南部，本爲苗族所居。自漢族移入後，漸與苗族接觸。……』（氏著中國民族史上冊第一〇四頁）漢族與苗族接觸之後，又怎樣呢？我的看法，有兩條路可走，不是和平，便是戰爭。可是不幸得很！大家一見面，就是相砍相殺。從他引用勒林頓苗族調查報告看來，更可瞭然。『血統純粹之漢族，自以爲五千年前，來自嶺南，沿黃河長江之源，而進入中國之陝西境。在此處遇一野蠻民族，即羅羅及苗子。而征服之，或放逐之，然後沿黃河而進，遂至海濱之沃壤。』（同上書頁）漢族勝利了，苗族被征服了，黃河流域至海濱沃壤，已換了另一批新的主人。而被征服的苗夷——神州土著，只好忍氣吞聲，避免戰爭，向着黃河以南撤退，一直退到長江中流。到了長江中流以後，一面從事漁業生活，一面開發沿江兩岸的沃壤。一年一年的過去，許多侵略史實的人，幾忘記了他們祖宗的發祥地。宋文炳氏說：『在交趾支那（苗夷）民族的來源，雖雖確定，然據古書記載，有史以來，其根據地在今之江漢流域。戰國策吳起云，三苗之君，左彭蠡之陂，右洞庭之水，是知該族多宅居於此。』（氏著中國民族史第一九四頁）即使苗夷民族的根據地不是黃河流域，而是今江漢流域，其爲神州土著民族，還是一樣的。因爲今之江漢流域，即是禹時之荊州。從王桐齡氏說的『揚子江流域七省（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爲苗族所分佈』（氏著中國史第一編第一〇五頁）看來，苗夷民族的根據地，還不只是禹時的荊州；就是梁州，揚州，也

老早成了他們子孫繁息之所了。王氏也許因此而有些感慨吧？但他自己又未便說出來，而排到西洋學者的身上。他說：『西洋學者，謂此族（苗夷）爲中國本部之主人，有史以前，會占優勢地位。』（同上書第一六頁）這是多麼富於正義感啊！他猶以爲未足，又在他所著中國民族史說道：『現在中國動言五族平等；所謂五族，即漢滿蒙回藏族。譬如作一家人看，漢族是長兄，滿蒙回藏族，便是幼弟。是爲現在人的觀察。若照歷史上觀察，中國民族，除了漢滿蒙回藏以外，還有一位長兄，即是苗族。』（氏著中國民族史第一頁）

這樣看來，苗夷民族，還是漢滿蒙回藏族的長兄。這長兄——苗夷民族之爲神州土著，當無疑義！前文所說的什麼獯鬻、蛇種、貓頭、竹兒……等傳說，固不足信；就是交趾支那說，南太平洋系說，也無可信的佐證。因爲中國史前史後，都看不見苗夷民族，大規模的由南而北移動的蹤影。

第二章 苗夷民族歷代之稱呼及其發展區域

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不管是他自稱的，或者是別人加給他的，至少有兩個或三個以上的名稱。如同族，在漢時稱匈奴，南北朝稱柔然，唐時稱突厥，晚唐又稱回紇；滿族，在東漢稱烏桓，晉稱鮮卑，北宋稱遼，南宋稱金，統治中國後，則稱滿清。其他如漢族、蒙古族、藏族、何嘗不是一樣。只要這些例子，是說得通的話，而苗夷民族，在夏禹以前稱九黎三苗；殷周時稱荆蠻；秦漢時稱百越，西南夷；唐時稱南詔，大理；元明清迄民國，則發展爲不少支族，而稱，蠻、荆、黎、僮、僚、僚、僚、羅羅，擺夷、水家、洞家、彝人、越人、蠻人、舍人……又有什麼可使人詫異的地方？

自從章炳麟氏說出『三苗者，皆謂是神靈苗裔，與今時苗種不涉』（林惠祥氏著中國民族史上冊一零五頁引章氏語）之後，却影響研究中國民族史的人不少。別的且不提，即以林惠祥氏來說，也發生一些疑慮！他說：『九黎先敗於顓頊，三苗既服於夏禹。至於此兩部落，若指其即屬於後來之苗族，亦殊難使人相信。』（氏著中國民族史上冊第一〇六頁）推其意，以爲九黎被顓頊打垮了；三苗被夏禹打垮了；那早還會遺下他的苗子苗孫呢？其實，林先生未免太天真了！古代的戰爭，是原始的戰爭。充其量，只是刀對刀，槍對槍，決不會有現代化的原子、細菌一類殺人的軍火。既沒有這些軍火，那裏能够把九黎、三苗的子孫斬盡殺絕呢？

學問決不自私，事實還是事實。據王桐齡氏說：『川湖雲貴之交，爲苗族分佈地。唐虞以前之九黎，唐虞時代之三苗，周之荆蠻，戰國末之百越，漢之西南夷，唐之南詔，後五代之天興、義甯，皆此族創立之國。四川之僚獠，貴州境內之苗，湖南、廣西境內之僮僮，雲南境內之羅羅、野人，廣東境內之黎黎，皆此族之後裔也。』（氏著中國史第四編第一二二頁）接着王氏又列下一表，以顯示苗夷民族，歷代創立國家之區域。

歷代苗族創立之國家表（同上書第一二二頁）

國名	時代	區域
九黎	唐虞以前	
三苗	唐虞	兩湖及江西
荆蠻	周	同

百越	戰國末年	江南浙東
西南夷	漢	川南貴西雲南
南詔	唐	雲南
天興	後五代	同
義甯	同	同

從上表看來，我們對於苗夷民族的發展，已得到相當的了解。惟王氏對於九黎的區域，沒有列舉出來，故略加補充，即屬於「黃河流域」。其參考，係根據董書業氏說的：「據顧頡剛先生考定，約西至陝甘交界處，東至嵩山，南至河南中南部，北至今山西境，正苗區所存也。」（氏著中國疆域沿革略第八九頁）這里所謂「苗區」，是九黎時代的「苗區」；不是苗族南遷後，所謂三苗之「苗區」。南遷後三苗之「苗區」，乃在今長江中游，即兩湖、江西、安徽……一帶。亦即史記說的「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爲亂」是也。三苗以後，其區域日漸發展。元明清以來，其發展更爲驚人！據宋文炳氏說：「元明清三代，滇黔川粵桂諸省，皆爲苗族繁衍之地，雲貴高原之苗族，嶺南山地之傜侗俚族，閩浙山間之畚族，海南島之黎族，滇西之擺夷，川西之羅羅，名稱雖異，皆交趾支那（苗夷）族。」（氏著中國民族史第一九四頁）不僅如此，他們還發展到越南、緬甸、暹羅一帶。所以宋氏又說：「現在此族所建立之國家，有安南（苗）暹羅（擺夷）緬甸（羅羅）三國。」宋氏在安南之下，加（苗），暹羅之下，加（擺夷），緬甸之下，加（羅羅）；其意，蓋指這三個新興國家的主要民族，爲苗，爲擺夷，爲羅羅。也好像梁啓超氏說的「此族在貴州、雲南、廣西一帶，猶存苗及擺夷等名，以示別於吾

族。其在境外，則安南（苗）暹羅（擺夷）其胤胄也」（氏著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第七頁）一樣。不過梁氏對於苗夷民族前途，抱著悲觀主義。從他一交趾日南之間。及南洋羣島，皆有彼族孳育之跡。然其不能自振，亦與內地之苗同。徒附蚩尤神話之末，供考古者之憑吊而已。」這一段話看來，便知他內心是何等的難安！假使梁氏至今健在，可請看一看暹羅國家日趨進步；而緬甸、越南，正摧毀帝國主義加給他們的鐵枷鎖鍊，已邁步向理想的真正自由民主共和國前進！又不知當如何感想也？

第一節 夏禹前之九黎三苗

九黎爲國名，從上文看來，已經知道。若再證之史記五帝本紀「黃帝征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或者證之山海經「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令應龍攻於冀州之野。」的史實；而加以夏會佑、繆鳳林兩氏的說明，更了無疑義。夏氏說：「蚩尤爲九黎之君，其少時學於中國。」（氏著中國古史第一三頁）繆氏說：「蚩尤爲九黎之君，九黎之民，先在河南，時乃進展至河北。」（氏著中國史要略第一冊第二一頁）兩氏都說蚩尤爲九黎之君。假使九黎不是國家，那里還會有君呢？不過史前的所謂君，却帶有很濃厚的部落酋長性罷了。

至於三苗，也同樣的是國名，而且是九黎的後身。我們從繆鳳林氏一段話看來，便知是實。氏說：「炎黃之世……南有黎苗。黎苗世處兩服。顓頊之龍曰九黎，顓頊而後，乃曰三苗。（鄭玄說）……然鄭玄、韋昭，皆以三苗爲九黎之後。」（林惠祥氏著中國民族史上冊第一零五頁引繆著中國通史）的確，三苗爲九黎之後；即今之苗夷民族，亦三苗之後也。呂思勉氏否認上說，而謂「近今既不察今

之苗族，與古之三苗之別，又不察古之姜姓，其君九黎而稱三苗。……共工三苗，皆當時之讎讐者，實仍姬姜之爭耳。」（同上書引呂氏語）這種說法，却缺少了連續性的歷史根據。

現在我們來研究九黎國的區域。史前傳說，今已難於考證；若在這些難於考證的資料中，去尋找它建國的基地，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可是我們不應放棄這艱鉅的工作。前文幾經說過，「蚩尤爲九黎之君。」究竟蚩尤是那裏人？逸周書說：「蚩尤爲阪泉氏」。翦伯贊氏說：「據近人考證，謂古之阪泉，即今察哈爾懷來縣。」（氏著中國史綱第一卷第八五頁）這阪泉，也許是他後來建都的地方。此外，也有說九黎的都城，是在今山西黎城縣，或河北滹縣東北之黎河附近的。徐松石氏說：「蚩尤與黃帝大戰於河北的阪泉涿鹿。苗族勢力，當日似擴展到冀北境，逼近今日所謂關外。」（氏著秦族僱族粵族考第一七四頁）童書業氏說：「錢穆古三苗（即九黎）疆域考，謂古三苗疆域，在今中原，其境，約西至陝西東部，北至山西南部，東至河南中部，南至河南南部。此一區域，實爲古代姜族與苗族鬥爭之處。」（氏著中國疆域沿革第八九頁）

總上幾說，得到一個看法，即九黎區域，可能西至寶鷄，東至嵩山，北至懷東，南至信陽。黃河由北而南，抵潼關，折而東，構成「乙」字形，貫通九黎國境。而離石水，無定河，延水，北洛水，渭水，洛水，沁河，又紛紛注入，更助長黃河的趨勢。沿岸土地肥沃，耕作便利，確具有古代建國的條件。史記說：「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不是偶然的事。我們一追想到當時發現這塊地方，開草萊，以誅除害人的毒蛇猛獸之創始者，又不能不歸功於九黎的君民了！

可是歷史的演進，決不能全靠和平來支持。換句話說，還有許多難於避免的戰爭。即九黎之君蚩

尤被黃帝擊敗以後，接着又有堯舜「殺三苗」，「分北三苗」，「竄三苗於三危」……一連串不幸的事情發生。上文說過，三苗是纒九黎而起的。他們既不能與堯舜抗衡，只好放棄了黃河流域，而轉移到了長江有利地帶。這地帶，就是前文說的「三苗之國，左洞庭而右彭蠡。今之江州，鄂州，岳州之地是也。」（山海經第六海外南經）堯啓超氏擴大其說：「此族（苗）最初之根據地，左傳指定位置，曰左洞庭，右彭蠡。則今湖南之岳州，長沙；湖北之武昌；江西之袁州，瑞州，臨江，南昌，南康，九江，是其地也。」（氏著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第五頁）王桐齡氏再把它擴大一點說：「揚子江流域七省（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爲苗族分佈地。」（氏著中國史第一編第一〇五頁）王氏所說的七省——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爲當時苗夷民族的分佈地，我相信是正確的。即退一步說，以堯啓超氏主張作折衷，三苗的區域，至少也是包括今湖南之岳州、長沙；湖北之武昌；江西之袁州，瑞州，臨江，南昌，南康，九江一帶。可是這些地區，只可說是三苗在長江南岸建立的新基地。至長江北岸如今之興山，秭歸，宜昌，沙市，漢口，黃岡，武穴，宿松，安慶……又何嘗不是他們保留著，以作對付敵人——夏禹的前哨線！

本來夏禹生長西鄙，在公元前二〇〇五年纒舜稱王以後，對於三苗，還是相當同情的。只因疏瀝九河，工程太大，不能不強行征工制。三苗處在長江中游，夏禹正好利用。殊不知三苗正忙於開墾洞庭，彭蠡湖濱耕地，那里能够撥出全部時間，來替夏禹疏河呢？況且當時工具拙劣，而待遇又欠平等，三苗安得不怠工？如因三苗怠工，便說「苗頑弗即工」（尙書皋陶謨），而大張撻伐。三苗雖處弱勢，也只好起來抵抗了。這抵抗，一直到「三危有宅，三苗丕斂」（尙書禹貢），大家才開始走向和

平之路。「七旬有苗格」，便是因為夏禹改變方針，自「修文德」所收的效果。

三苗國民，一面抗戰，一面墾荒，如把上列各點——岳州，長沙，武昌，袁州，臨江，南昌，南康，九江……用綫聯結起來，構成一個全面。其耕地，至少大過九黎區域三倍以上。「兩湖熟，天下足」，我們飲水思源，對於湖濱農民，尤其是苗夷民族應換一付新的眼光來看待。

第二節 殷周之荊蠻

我殷嚮起東方，在公元前一七六六年，接收了夏家天下；不久，便開始新興文化的運動。甲骨文的存在，是其實例。他們對於南蠻北狄，好像多少有些同情。但入主中國既久，漸漸的忘記了它——我殷原是東夷的面目，反而向四裔民族壓迫。到了武丁，才稍改作風，「修仁行德」，致蠻夷重譯來朝者六國。惟鬼方不服，且「恃固而擾諸夏」！據貴州通志說：「鬼方，卽三苗。」并引用明土司傳：「西南諸蠻，唐虞三苗，殷之鬼方之屬皆是。」我們再從「鬼方所在地，爲今之湖北西南諸部，及湖南西部」（蘇甲榮氏著中國地理沿革圖第四圖）看來，便知道其區域爲三苗之屬地。武丁之所以伐鬼方，固然爲鬼方「恃固而擾諸夏」；同時，也爲我殷自己開闢了新市場。據龔伯贊氏說：「（我殷）爲了開闢市場，和著掠奪廣大的世界，於是，更大規模的戰爭，便不斷的展開了。據甲骨文所載，當時戰爭規模之大，有一次殺人至二千六百五十六人者；殺敵之數，至三千左右。則所用之兵，至少亦倍此數」。（氏著中國史綱第一卷第二一九頁）

若以現代眼光觀察，一次戰爭，犧牲三兩千人，原算不得什麼一回事。可是在遠古時代，卽刀對

刀，槍對槍的時代；一戰就陣亡這麼多人，不能不令人吃驚！況且戎殷之對於鬼方，一戰就是三年。在這三年中，直接間接，不知要死多少人？鬼方土地面積和人口雖不算小，也難忍受戎殷長期廣泛的大屠殺！

上文說的是武丁伐鬼方，爲什麼緊接又說「苗躬伊尹秀」呢？這也許是武丁（即高宗）出兵時，先經荆楚，而後入鬼方。總而言之，不管鬼方也好，荆楚也好，大抵指的兩湖贛皖一帶。這一帶，古時爲「荆揚二州之地，故有蠻荆蠻揚之稱。」（傅運森氏著外族侵略中國史第一〇頁）似此，則鬼方之與荆蠻，實二而一也。有人說，鬼方在兩邊，乃「鬼戎」之誤。其實，「鬼戎」也是三苗之後裔，即「放三苗，於三危」之一分支。

接着我們要說的，是武丁克服了鬼方之後，「西戎來賓，東夷來賓。」真極一時之盛！在戎殷的眼光看來，好像沒有人再起來和他們爭天下了。因此，一代兩代的相傳下去，便日趨腐化，并拚命的向着一般奴隸農民剝削。以供王室的揮霍。其窮奢極慾，到了殷紂王時，真是壞到頂點！最無聊的，就是什麼「酒池肉林」，「長歌漫舞」之類。只顧自己淫樂，不管人民死活的統治者，是不會長久的。所以周武王發，登高一呼，「庸、蜀、彭、濮、羌、髳、微盧諸人，在周族的領導下，組織一個龐大的殖民地的聯軍，在周武王的統率之下，出了潼關，渡過孟津，浩浩蕩蕩，殺向朝歌而來。當這緊急警報傳到殷王的宮廷時，於是，殷代奴隸的貴族，才停了歌舞，散了酒席，開始討論應敵的方策。」（蘗伯贊氏著中國史綱第一卷第二二四頁）可是，已來不及了！因爲「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大家都「離心離德」，還能够和敵人作戰嗎？牧野一役，殷兵大敗，紂王沒了法，登上鹿台，自

已用火燒死。其餘一般「助紂爲虐」的豪門巨富，如崇侯虎，費仲惡來等，都被革命聯軍俘虜，悉予槍決，以昭告人民！

伐紂之功告成了，周家的武王，便使用權謀，「釋箕子囚，封比干墓，表商容之闕，封紂子武庚於殷，以續湯祀。」於是，武王發，便得意洋洋，擁進宮廷，於公元前一一二二年，接收了戎殷的天，及一切所有物資。而庸、蜀、彭、濮、羌、髳、微、盧的聯軍呢？據說，加以整編；老弱者，遣散回籍。大家奉令之後，除了戰死者之外，不管負傷與否，都垂頭喪氣，尋着原路，回到自己的家鄉。那里是他們的家鄉？據徐松石氏說：「庸，今湖北竹山縣；蜀，今四川成都；髳，今四川巴縣；微、盧，今湖北襄陽縣西南；彭，今四川彭水縣；濮，今湖北石首縣，後徙入川滇。」（氏著秦族，粵族考第一一八至一一九頁）這些小國，屬於荆蠻，亦即苗夷民族。苗夷民族，在周家武王發戰爭勝利的眼光下，是只有義務，沒有權利的。

周家的天下，一天一天的鞏固了；而庸、蜀、羌、髳、彭、濮、微、盧諸人，不但沒有因他們參戰有功，而減輕他們完糧納稅的担負；相反的，爲延長周家統治王朝的命運，而且一次比一次，加深并擴大了庸、蜀、羌、髳、彭、濮、微、盧諸人的壓迫與剝削。公元前一〇五二年以後，昭王，穆王繼起，號稱賢明之君，尙且不肯把荆蠻放鬆。至無道昏君的厲王，其手段之殘酷，更不用說了。

宣王主政，發動征伐四夷的大戰爭。即命秦仲征西戎，尹吉甫伐玁狁，方叔征荆蠻，召虎平淮夷……戰勝攻取，煊赫一時！但不久，便幻滅了。緊接着他們的下一代幽王，竟被犬戎把他殺死在驪山下。「兵燹火也」，任何統治者，也不應以人民的膏血，來塗抹自己的火炬！

公元前七七零年，平王東遷以後，王綱解紐，諸侯分立，便踏上五霸七雄的春秋戰國時代。然而九黎三苗——寧靈百濮，還是在不斷的戰爭中成長着。

第二節 秦漢之百越西南夷

秦始皇滅了六國，統一天下之後，便積極從事皇室權威的建立，以鞏固其疆土，傳諸子孫，由二世三世，至百千萬世無窮的策劃。這策劃表現在事實上來的，就是北築長城，以防匈奴；南略百越，以安反側。前者是攻守勢，後者是取攻勢。可是勞民傷財，還是同樣的。

防止匈奴的策劃，暫且不提；茲僅就略取百越的史實，加以敘述。百越，亦作百粵。「古者江浙閩越之地，爲越族所居，謂之百越。如於越在浙江。閩越在福建，揚越在江西，南越在廣東，略越在安南皆是。」（《藏勳齋等編古今地名大辭典第三三三頁）這是由空閒來看百越的領域。如果從時間來看百越的活動，它在中國東南，和西南部，却占着極其重要的地位。梁啓超氏說：「南越之地，昔爲蠻種所居，春秋時，越滅吳，吳子孫有避越嶺外者，始築南武城於廣州。戰國時，楚滅越，越人公師禹復入粵，增修其城池，是爲江南人入廣東之始。始皇北伐匈奴之年，同時，發諸賞逋亡人，營墾，賈人爲兵，略取南越陸梁地。置南海，桂林，象郡，以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大庾，始安，臨賈，桂陽，揭陽），與越雜處。」（氏著戰國載記第五二頁）便知吳被越滅，越被楚滅，楚被秦滅，是歷史上一幕一幕演下來的。到了秦始皇，妄想抑制歷史的活力，故一方面，把那些認爲反側不穩的份子如「賞逋亡人，營墾，賈人」編爲隊伍，略取南越地；同時，又以「謫徙民五十萬」派到五嶺地方

備防。另一方面，又把豪門資本十萬家，遷到咸陽，以作強化他獨裁政治的基礎。

殊不知，事實上適得其反！豪門資本十萬家遷到咸陽，是否完全爲秦始皇利用？我們可不知道；至所謂反側不繼份子，如「賞遺亡人，贅壻，賈人」，和着「譎徙之民」，開拔到南越之後，反而爲閩越，南越，甌越，的苗夷民族所同化。

閩越，南越，甌越是否爲苗夷民族血統？我們很肯定的答復一句：是的！據王桐齡氏說：「南越佔領現在廣東廣西，及越南北部等地，屬於苗族血統……」（氏著中國民族史第十五頁）又說：「閩與甌越，南越三支，爲苗族旁系血統。」（同上書第二〇頁）林惠祥氏也說：「越族與苗僮及獒獠族相鄰近，或亦有關係。」（氏著中國民族史上冊第十一頁）從上文看來，不管是一屬於苗族血統也好，「爲苗族旁系血統」也好，「與苗僮及獒獠族相近」也好，總而言之，越族，是屬於苗夷民族；至少，越族與苗夷民族的血統，是有着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說到區域，就比起殷周時之荆蠻展開得多了。可說是由東南之浙閩，一直延展到西南之粵桂，安南。如果反轉來說，就像漢書地理志所註：「自交趾至今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儘管各有種姓，其血統還是屬於苗夷民族。

至漢之西南夷，也就是春秋戰國時之羣蠻百濮。他們在戰國時，尙佔有川滇黔全境，及湘之西北，鄂之西南。秦代吞巴併蜀滅楚，於是，川湘鄂的諸蠻，遂相率避入深山窮谷之中，與鳥獸處，而不肯投降。但他們仍然在艱苦的環境中，繼續其族類的繁殖。至滇黔一帶的高山大澤，仍然是南蠻的天下。（『勸伯贊氏著中國史綱第二卷第一六六頁』）從王桐齡氏說的『川滇雲貴之交，爲苗族之分佈

地，……戰國末之百越，漢之西南夷。」看來，更了然西南夷之屬於苗夷民族。但西南夷在當時的名稱，及其分佈的區域，也得在此提一提。茲據史記，及參酌章燾氏所著中國通史第二冊第四二三至四二四頁，把它再繪寫一下。

『西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貴州興義安龍縣一帶）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自邛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四川西昌縣等地）最大。皆椎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師（雲南雲南縣東北境）以東北，至蒙犛（雲南大理縣東北境），名爲徇，昆明、僇髮，隨畜移徙，無常處，無君長。自僇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四川天全縣東），笮都（四川清溪縣東南境）最大。白箬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四川茂縣）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甘肅成縣）最大。皆氐類。此皆巴蜀西南徼外蠻夷也。……（唐）蒙從笮關（四川合川縣南）入夜郎。夜郎聽命，乃置犛爲郡（貴州遵義縣），後徙治犛道（四川宜賓縣）。時武帝徵在位之十一年也。（公元前一三零年）……漢因犛爲發西南夷兵助征，苴蘭（貴州平越縣）不從，殺漢使。會漢平南越，遂以師下且蘭，并定邛笮。南夷平，置牂牁郡（貴州遵義縣）；冉駹亦震恐，請臣遣吏。乃以邛都爲越巂郡，笮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汶山郡（四川茂縣），廣漠西白馬爲武都郡。滇雖小邑，亦夷中強國，爲置益州郡，（雲南昆明縣）』。

上述西南夷諸小國，看來，好像很爲複雜，其實，也只是一個苗夷民族，建立幾個行政區域。低一點估計，也不過是幾個小小的部落。宋文炳氏說：『漢時西南夷，在今沅、黔、烏、金沙諸流域，及

滇池等地；均爲苗夷繁衍地方。』（氏著中國民族史第一九四頁）甚爲合理！

經過西南夷演變之後，接着又有湘西一帶之五溪蠻，宜昌東北一帶之沅中蠻，川東恩施一帶之廬君蠻，巴縣萬縣一帶之板橋蠻……起來了。這不是像漢書說的什麼槃瓠狗種在那里作亂，而是苗夷民族，受不了統治王朝的壓迫，只得承繼西南夷的傳統精神，另展開一個新興的革命運動而已。——這運動的區域，不覺得又擴大了一些。翦伯贊氏說：『當西漢之初，今日川黔湘鄂一帶的山溪江谷間，已經佈滿了南蠻之族。』（氏著中國史綱第二卷第一六八至一六九頁）便是明確的例證。

第四節 唐宋之南詔大理

南詔大理，均哀來夷，卽爨種族。倪蠖氏說『其始不過苗僚一種耳。』（氏著滇雲歷年傳第四卷第六〇頁）王桐齡氏所編『歷代苗族創立之國家表』（氏著中國史第四編第一二二頁），亦列六詔爲苗族其中之一。宋文炳氏說：『蠻濮諸族，居於中國內地的，多爲諸夏民族所同化。而在滇南滇西的蠻族，雖時服屬中國，終未同化。唐初分爲六詔……：義寧朝，楊千貞暴虐，爲臣段思平逐出而自立，改國號爲大理，是爲大理國。』（氏著中國民族史第一九八頁）徐松石氏說：『南詔的執政者，爲揮族的大秦族；大理的執政者，則爲爨人。』（氏著秦族僮族粵族考第四〇頁）這些記載，均值得我們注意！

茲先述南詔。南詔之前爲六詔，六詔之前爲八詔，八詔之前爲九十九部。九十九部自相吞併，共爲八詔。八詔，卽時旁詔，川羅詔，浪穹詔，施浪詔，鄧賤詔，麼些詔（卽越折詔），蒙嵩詔，蒙社

詔；皆哀牢夷族。時旁詔與川羅詔，先行消滅，合爲六詔，互不相下。倪瓖氏說：「曰浪穹詔，蠻豐時據之；曰施浪詔，蠻望欠據之；與鄧賧詔，俱在大理府北。其西北曰麼些詔，亦名越折詔，即今麗江府也，蠻波衝所據。……又其北爲蒙嵩詔，蠻嵩輔據之，古越嵩地，今爲四川行都司。五詔皆在蒙詔詔之北，故蒙詔詔稱南詔。」（氏著滇雲歷年傳第四卷第十七頁引遼考）六詔在公元六一八年以後，曾受唐朝爵位，分掌刺史，而隸屬姚州都督府，均受劍南節度使指揮。南詔漸強，謀吞併五詔。因遣入攜金銀財寶，厚賂節度使王昱；爲請於唐，許之。唐元宗二十五年（公元七三七年），南詔王皮羅閣擊破吐蕃，又破劍川、瀾河二蠻。次年入朝，封越國公，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賜名歸義，以其子閣羅鳳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尋拜特進都知兵馬大將，前後兩賜璽書，并賜金鈿帶七事。既復論功，冊授雲南王。其他五詔，逐漸歸併南詔。天寶四年（公元七四五年），皮羅閣遣孫鳳迦異入朝，唐以宗室女爲公主妻之。唐與南詔，甚爲歡洽！後因張虔陀、賈奇俊、鮮于仲通等一千奸小，貪污無能，破壞雙方情感，使姻親變成仇敵，甚至於引起戰爭。一般人民，因戰爭而遭受艱苦不少！閣羅鳳死後，其孫異牟尋立，勵兵秣馬，日益強大，遂遷都羊苴咩城，改元上元。封岳瀆，立三皇廟，自稱日東王。

岳瀆，即五岳四瀆。據倪瓖氏說：「中岳點蒼山，一名靈鷲，在大理城西。東岳維雲露山，在祿勸州東北三百里，東川府境。南岳蒙樂山，一名無量山，在景東府九十里，接恩樂界。西岳高黎貢山，在騰衝怒江之間。北岳玉龍山，即雪山，在麗江府北二十餘里，俗爲釋迦修行處。」（同上書第三一頁）以上爲五岳。其四瀆：「一曰黑惠江，未詳所在。一曰瀾滄江，又名鹿滄江，源出吐蕃，至麗

江，渡雲龍州，至永昌，東經順寧，達於車里，過交趾，入於海。一曰金沙江，源出旄牛徼外，亦名攀牛河，經麗鶴姚三府，而東北達於馬湖。一曰潞江，又名怒江，源出雅望，奔流而下，深不可測，夏月多瘴，其首尾俱在外夷。惟一節入經中國。」（同上書頁）五岳四瀆，南詔頗爲尊敬。這不一定爲的山水之精英，而是感覺國家土地對於人民生活關係之重要！至南詔之土地面積，倪蟬氏也有下一段的說話：「南詔之境，東至於銅柱，鐵橋，蟠桃，玉榆；東南至於交趾。南至於驃國木落山。西至於太石。西北至於吐蕃。北至於神山。東至於黔巫。縱橫數千里，國富兵強。」（同上書第三九頁引）

南詔處這樣複雜的環境，而開闢偌大的土地，且與大唐相持三百年。我們不能不佩服閣羅鳳，風迥異，異牟尋……一貫相承的傳統精神！

其次說到大理。大理爲段思平在雲南建立的國家。當宋太祖乾德三年（公元九六五年），王全斌打平了四川，又想征服雲南。特把雲南地圖獻給宋太祖。宋太祖半生戎馬，好容易才把中國抓在他的手裏，他又鑒於唐人之對於南詔，戰亂相循三百年，只不過造成一個對立的局面。因而拔出玉斧，看清地圖，在大渡河上劃了一劃，說道：「此外非吾有也！」從此，宋室與大理，互不侵犯。

本來，段思平的天下，是在揚千貞手上打得的。揚千貞的天下，是在趙善政手上奪得的。千貞得了天下，改國號爲大義安。可是他「爲政貪虐，中外咸怨！」所以段思平才聯絡黑蠻，松蠻，及七十二部僚蠻，把千貞政權摧毀。「除苛令，加恩三十七部，於是遠近歸心，諸夷君長，各來貢獻。」（同上書第五卷第三頁）所謂三十七部，卽陽城堡部，休賸部，增燒部，強魂三部，王弄部，營處甸部

，伴溪落恐部，鐵容旬部，官挂思陀部，屈中部，師奈部，落蒙部，彌沙部，邑市部，維摩部，彌勒部，曆彌部，經離部，納垢部，夜苜部，落溫部，吉輸部，褒惡部，羅部，仁地部，白鹿部，掌鳩部，法塊部，隸統部，於矢部，維婆部，洪農祿券部，華竹部，強中部，休制部，步雄部，羅迦部。

大理國擁有這廣大的土地，既無外患，得專事耕作，家給人足，沒有內亂發生。做國王的人，也十分淡泊，而且多避位爲僧。如段素隆，段思廉，段壽輝，段正明等皆是。他們捨了國王去爲僧，正和趙匡胤捨了僧去找皇帝做，恰恰相反。於此，更見當時苗夷民族胸襟之闊大！段正明之後，雖有高昇泰竊國，僭號「大中國」一段的插曲，但他臨死時，仍把天下交還段氏。此種作風，在中國也沒有聽見。段氏正淳接收天下，改國號爲「後理」。更鄙視爭權奪利的戰爭，而專從事人類文化的運動。只以對中國來說，他曾派遣高泰運入宋，「求經籍，得六十九家，并方約書六十二冊以歸。」（同上卷第五卷第一三頁）各國閉風，頗爲尊敬！那時如波斯，峴崙，緬甸等國，均以白象，香物來貢獻。有一次，後理國王段正嚴，正舉行「中元節」大會時，而「各方貢金銀繡綺厚象珍寶，以億萬計；貢馬遍蒼山。」（同上卷頁）正嚴國王，不但不貪這些金銀財寶，而且避位爲僧。其子正興承繼王統，旋亦避位爲僧。這種「視王位如敝屣」的傳統精神，持之與只顧一人一家的天下，不惜犧牲成千成萬人民生命財產的統治者相比擬，真令人啼笑皆非！

段氏傳國二十二，歷年三百五十，至興智國王，始告結束。公元一二〇六年，蒙元統一中國之後，猶設大理都元帥府，錄用段氏子孫。豈是偶然的事！

第五節 元明清之苗、夷、蠻、荆、黎、僮、僚、僚、羅、擺夷、

水家、洞家、夔人、越人、蠻人、畬人……

苗夷民族，到了元明清三朝，其分支越多，佔領區域越廣，而引起的糾紛，也越複雜。但因這些複雜糾紛而發生的戰爭，並沒有消滅苗夷民族，及其所包含的蠻、荆、黎、僮、僚、羅、擺夷，水家，洞家，夔人，越人，蠻人，畬人……各個支族；相反的，因為有了戰爭，更促進苗夷民族，由靜的生活，轉變為動的生活，以適應他們新的環境的需要。自然，在靜的生活轉變到動的生活的過程中，不免有些犧牲。也惟有犧牲，才換得苗夷民族在中國歷史上大遷徙的代價。如果不因戰爭而犧牲，我們想把苗夷民族由黃河流域遷徙到長江流域，的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那里還能够再由長江流域，經過澧水，沅水，烏江，柳江，瀾滄江，金沙江，而遷徙到伊洛瓦底江，薩爾溫江，湄公河等流域呢？

我們并不是歌頌戰爭，但也不一定咒罵戰爭。恨只恨那些統治民族，爲什麼要製造戰爭，來消滅被統治的民族而後快？話說得遠了，現在把元明清三朝對於苗夷民族，因糾紛而起的戰爭，擇要敘述一下。

先說公元一二〇六年的元朝。元朝是怎樣奪得的天下，我們在這里可以不問。要說的，是他們征服了中原民族之後，還要向着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的苗夷民族找麻煩。例如湘黔之交的九溪十八洞蠻僚，一向鄒與人無爭，他偏要說：「叛服不常，詔四川行省討之。」參政齊爾濟蘇等，鑿山開道，分

兵進剿。蠻僚只得伏險拒守，以求自衛。但因衆寡不敵，他們就犧牲大了！

此外，如川滇黔境的烏撒（威寧），烏蒙（昭通），東川，芒部（鎮雄），及武定，威楚（楚雄），普安諸蠻，因蛇節之亂，供輸過煩，小有請求，爲元人所不許，而且加以討伐，焚屋殺人，竟毫無忌憚！因此，而連累到湖廣。湖廣僞民吳天保，號召六萬餘人，起來倡義，進攻全州，道州，致兵連禍結，死者以數千計。

淮西宣慰使余闕守安慶，廣西苗民五萬，從元帥阿爾斯蘭下廬州。闕移文說：「苗蠻不當使之窺中國」。及阿爾斯蘭撤退時，苗兵有落伍者，卽搜而殺之，這更證明元人之對於苗夷民族，是何等的歧視！

元人統一中原，氣餘很盛！它不僅對中國苗夷民族如此；就是對新征服的鄰邦，如安南、緬甸等，也是一樣。茲舉出兩個例子：

「託歡督參知政事孛羅等兵入安南，水陸并進，凡十七戰皆捷，遂深入其境，安南王日煇，棄城入海。」（章嶽氏著中華通史第四冊第一一二五頁）

「元兵攻緬甸江頭城，破之；建都太公城，復進兵拔之。至呼必養在位之廿八年，緬始平，乃歲貢方物。……金齒諸蠻，聚在西南，聞元威之盛，久思內附，因制於緬，故不能種，元兵旣拔緬江頭、太公二城，金齒諸蠻始附。」（同上書頁）

元人進攻越緬，已被征服之苗夷民族，跟着從軍的不少。越緬被征服以後，苗夷民族與之往來者，日趨密切；并且加強了各個民族間血緣上的交流，以播下下一代復興的種子。

其次說到公元一三六八年的明朝。明人好大喜功，雖不及元人，而對於苗夷民族的鎮壓，還是有兩樣。

『明英宗元年春，大藤峽徭爲亂，兩廣苗僮蠢起，帝命顏彪爲總兵官討之。彪會兩廣兵，攻破七百餘寨，駐軍大藤峽，進擊龍山，直抵潯梧。而彪多濫殺冒功，剿撫不能盡，故賊不久即發。』（通鑑輯覽第一零五卷第一零頁）

濫殺冒功，爲古今王朝統兵官所不免。其對苗夷僮僮民族，還嫌「剿捕不能盡」。於此，可見明人手段之殘酷，實不亞於元人。

『知府張桓，貪殘私斂，繼以余濬，賊虐尤甚！黎人苦之。符南蛇等，遂聚衆爲亂。鎮守討之，不下。戶部主事馮顯上言，瓊州在大海中，週三千里，其五指山，林箐深密，川澤險阻，兵不可入，攻之則巢穴雞窮，置之則侵掠不已。』（同上書第一零七卷第五頁）

人始終是人，如果統治民族，竟把他們當成豬狗，「貪殘賊虐」，還要任意屠殺，他們不會長期忍受的。黎人之亂，就是這個道理。我們也得替他們想一想，一個神州土著民族，已一再退讓到海濱，退讓到瓊州荒島，還不容許他們生存下去嗎？假使征服者，對於被征服者，能够稍加合理的待遇，他們沒有不心悅誠服的。至少，也不會再造亂子。從明成祖命朱能討安南的故事，便可看出。

『帝發兵討安南，命朱能爲征夷將軍，沐晟張輔副之，帥十八將軍分道進。詔之曰，安南皆朕赤子，惟黎季犛父子，首惡必誅。他脅從者勿治罪。』（同上書第一零二卷第五頁）

他——明成祖的內心是什麼一回事，我們未便推測。但從他這幾句話看來，已抓住不少安南人的

心。所以他征服了安南，改稱交趾，同時，又劃成十七個府，都沒有人起來反對。

交趾十七府列下：

『一、交州（領五州十三縣）；二、北江（領三州七縣）；三、諒江（領二州十縣）；四、諒山（領七州五縣）；五、新安（領四州十三縣）；六、建昌（領一州六縣）；七、奉化（領四縣）；八、建平（領一州六縣）；九、鎮蠻（領四縣）；十、三江（領三州三縣）；十一、宣化（領九縣）；十二、太原（領十一縣）；十三、清化（領四州十縣）；十四、義安（領四州十三縣）；十五、新平（領二州二縣）；十六、順化（領一州十一縣）；十七、升華（領二州十縣）。』（同上書卷第六頁）

安南內向，緬甸受着很大的影響。儘管後來有緬王應哀窺騰越，陷順寧，吳鑑蒼戰死的事；可是，不久間，緬王退走，緬使來歸，而緬將孟勾，亦前來請降。足見要抓攏邊疆民族，固不存如何殺伐厲害也。

再其次說到清朝。清朝在公元一六一六年入主中國以後，對於苗夷民族，其手段，較元明兩朝，更爲毒辣！試舉一例：

『（清軍平貴州），張廣泗獻計：撫熟苗，剿生苗。乃先調全黔軍，集鎮遠。以精兵數千，分攻台拱之九股苗；而自統兵五千，攻清江下流各寨生苗。死者甚衆，餘逃入牛皮大箐。箐圍苗巢中，盤亘數百里，北丹江，南古州，西都勻八寨，東清江，台拱，形勢險要。廣泗檄軍攻破之；復乘勢窮誅熟苗之從亂者。先後共燬苗寨千二百餘，斬首四萬級。』（章嶽氏著中華通史第五冊

第一三七二頁)

這是清廷對於貴州苗的進攻。至對於廣西僑的進攻，也是一樣。

『俗皆山氓，踔捷貧險，恐延延兩廣，况盤踞山嶺，致稽搜討。勅諸將誘至山外平野之地，聚而殲之。羅思舉至永州，建議大兵由新田後路潛躡，與桂北路兵夾攻，并扼其西通道州、零陵小道，於是三路遂爲清兵驅逐出山，進趨合圍，連日殲僑數千，趙令龍亦突圍死。其子弟妻女俱被擄。』(同上書冊第一四〇二頁)

至於征大小金川蠻，耗時十二年，糜款七千萬兩，人民直接間接被蹂躪而死亡損失者，殆不可以數字計。其征緬甸安南，也得略述一述：

『傳恆率師討緬甸，三路大捷，老官屯，緬兵分扼東西，師逼其東寨，緬人遍插木簽，百計不獲進，卒用火攻，始乞和，定十年一貢。』(金兆豐氏著中國通史第一四七頁)

『安南內亂，帝以興滅繼絕，宜出師問罪，諭分三路進。一出廣西鎮南關爲正路；一自廣東泛海至其海東府；一自雲南蒙自陸路入其沱江。敵皆奔遁，不匝月，復其國都。』(同上書頁)

苗夷民族，經過開明清三朝的大清剿，而所包含的蠻、荆、黎、侏、僚、僚、僚、羅、羅、羅、水家、洞家、英人、越人、彝人、舍人……各個支族，爲生存和繁殖其子孫計，除極少數同化別的民族外，大抵隱匿其族號，以便由長江流域，遷徙一部至澧水、沅水、烏江、柳江、瀾滄江、金沙江流域；更進入伊洛瓦底江、薩爾溫江、湄公河一帶，相互團結，以封建或鞏固越南、緬甸、暹羅等國家。這些國家，雖會一度淪於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不幸命運；但憑藉他們祖若父反抗美族侵略的鬥爭精神，

在幾次大戰當中，已把他們被壓迫的頹勢挽回過來了；而且更進一步，走入民主自由新形式現代國家的領域。

第三章 苗夷民族在國史上所佔的地位

孫中山先生說：『我們研究許多不同的人種，所以能够結合成種種相同民族的道理，自然不能不歸功於血統，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這五種力。』（民族主義第一講）換句話說，血統、生活、語言，宗教及風俗習慣，就是民族結合的要素。如果這要素不夠，或者被別人妨害了，這民族便不易團結。因此，每個民族，對於自己團結的要素——血統、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須加意保存，不讓別人來妨害；同時，也應尊重別的民族團結的要素——血統、語言、宗教、風俗、習慣，不要加以妨害。這就是說明民族團結要素之重要。這要素，是「自然力」結合的。

至於國家，孫中山先生說是「武力」的結合。武力，也就是國家結合的要素。所以他又說：『自然力，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團體，便是民族；武力，就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團體，便是國家。』（同上書譯）

我們按下民族不提，就國家說，却都是用武力打出來的。從中國古史一看，蚩尤之都阪泉，黃帝之都涿鹿，堯舜禹之都平陽，蒲阪、安邑，無一個不是在戰場上穩定下來的。其次，如戎殷、羌秦、漢劉等，也是踏着戰場的血跡前進，而達到他們稱王稱帝的目的。再其次，如五胡臣漢之建立十六國，漢魏混血種之打開隋唐兩代……以及蒙古之元，漢系之明，滿州之清，更無一個不是以戰爭起家

而建國。

這樣看來，國家，是一定要靠着武力的戰爭，才能够建立了。國家建立以後，也有常常以統治民族相號召的。其結果，不但妨害別的民族，而且犧牲自己的民族，只造成一人一家的天下。

這一人一家的天下，不一定是自己民族希望的國家；更不是別的民族希望的國家。因此，你殺我，我殺你，你幹不好我來，我幹不好他來。中國四千多年的歷史，大抵是如此這般導演的。假定愛護自己的民族，就不應妨害別的民族。事實上却多不如此。所以不論屬於任何一個民族，只要他把國家建立以後，無不站在統治民族的立場，把他被統治民族大殺特殺一番以示威。

能够不這樣做，而講求幾分恕道的，也許要算苗夷民族吧？我們從王桐齡氏「歷代苗族創立之國家表」一看，「唐虞以前之九黎，唐虞時代之三苗，殷周之荆蠻，戰國末年至百越、漢之西南夷，唐之南詔，後五代之天興義寧……」，其妨害別的民族的史實，却是少得多了；差不多沒有聽見。

然而我們不要國家嗎？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不過我們所要建立的國家，不是一人一家的天下，而是中國各民族共有的國家。這國家的主權，不單屬於漢族，也不單屬於滿族，也不單屬於蒙古族、回族、或藏族，更不單屬於苗夷族。而屬於中國所有各民族的全體！似此，則漢滿蒙回藏苗夷各民族，便用不着相砍相殺，重演一人一家的天下的惡劇，來犧牲自己的民族，妨害別的民族了。

可是還有些懷着狹隘民族主義的人，在那裏高唱着「尊王攘夷」，或「內中夏而外夷狄」的老調，輕視并歧視別的民族，尤其是苗夷民族。對於釀成苗夷民族結合的要素——血統語言宗教和生活習慣，隨時加以侮蔑；甚至主張同化或消滅。這正是汪少倫氏說的「盲目的推崇本民族，以圖喚醒本民

族的意識，盲目的貶抑他民族，以圖征服他民族的精神。」（氏著民族哲學大綱第一頁）這種損人利己的行爲，在今天是最對症下藥的。而且我們的國家，是各個民族結合而成的。得失榮辱，息息相關；不容有一點輕視和歧視！而且更進一步，緊密團結，以優勢的民族，領導弱勢的民族；以先進的民族，領導後進的民族。提攜扶持，齊頭並進，共謀國家的獨立與發展。

是世界被壓迫民族解放的時候了！盛岳氏引斯大林的話說：「只有民族自身，纔有權決定他自己的命運，誰也沒有權用暴力去干與民族生活，去破壞他的學校，和機關，去打破他的道德和習慣，去排擠他的言語，去限制他的權利。」（中蘇文化第二卷第六期）苗夷民族，與中國相依爲命四千多年，他們的文化，在今天，也許比不上別的民族，但在他們離開了黃河流域以後，下達長江流域，轉移澧水，沅水，烏江，柳江，瀾滄江，金沙江；并南下伊洛瓦底江，薩爾溫江，湄公河……開草萊，開阡陌，與瘴癘戰，與毒蛇猛獸戰！以提攜人類的需求。難道這樣的民族，還不讓他們在中國歷史上，占着光輝的一頁嗎？

第一節 主張中國五族者（苗夷民族降列）

中國是多民族的國家，可是沒有精確的統計。其所以稱漢人，滿人……多是代表朝代或區域，不一定是代表民族。習之既久，也含有代表民族的意義。但只說某族或某某族，並沒有三族或五族等限制。有三族五族，尤其是五族限制的，實起於滿清末季及民國初年。

當公元一九一一年，國民革命軍，在武昌起義，其勢洶洶。清廷知道這消息，內心頗多恐懼，幾

經派員向革命軍交涉，才由隆裕太后，在宣統三年十二月廿五日，下了一道諭旨；『……總期人民安堵、天下乂安，仍令「漢滿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爲「大中華民國」。予與皇帝，得退處寬閑，優游歲月。』（王皓沈氏著清史精華演義第十卷第六六頁）

這是五族名稱之由來。隆裕太后這道諭旨，固然寫着滿清君臣驟退路；同時，還帶得有幾分的刺探性。殊不知這道諭旨一下，竟博得了革命軍的同情，而擁護隆裕太后的主張。隆裕太后，又乘着這優越的趨勢，再向革命軍提出優待滿蒙回藏的條件；（章嶽氏著中華通史第五冊第一四八五頁）

『一、滿人與漢人平等；

二、保護其（滿人）原有私產；

三、王公世爵，概仍其舊；

四、王公中有生計艱難者。設法代籌生計；

五、先籌八旗生計，於未籌定之前，八旗弁兵俸餉，仍舊支放；

六、從前營業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縣聽其自由入籍；

七、滿蒙回藏之宗教，聽其信仰。』

這些條件，被革命軍全部接受了。隆裕太后，頗爲興奮！接着又下一道諭旨：「特宣示皇族，暨滿蒙回藏人等，此後務當化除畛域，共保治安！」（王皓沈氏著清史精華演義第十卷第六七頁）儼然還在行使他統治者的政權。

清廷與革命軍和議以後，所謂「五族共和」的中華民國，好像得了合法的承認與保障。其實，是

中了隆裕太后的毒計，滲入不少遜清人物，而種下中國一九一一年革命失敗的根源。

本來中國是多民族的國家，而革命軍既贊成「五族共和」，同時，又承認滿蒙各族特權之存在。這種妥協辦法，實含有不少矛盾性。孫中山先生在當時，於無可如何之中，一面同意「五族共和」，一面防範滿清勢力再起。所以他說：『漢滿蒙回藏五大族中，滿族獨佔優勢之地位，握無上的權力，以壓制其他四族。滿洲爲主人，而其他四族皆奴隸。其種族不平等，達於極點。種族不平等，自然政治亦不能平等，是以有革命。』（氏稱五族聯合之效力）

這種講法，是沒有多大用處的，因爲當時革命的進程，已走上新興的階段。而一般革命黨人，還回頭去信賴隆裕太后，擁護「五族共和」，鑽進他的圈套，再鑽進袁世凱的圈套。後來洪憲帝制之演出，始因就是上了「五族共和」的大當！

「五族共和」已經要不得了，如再縮短視線，只見四族，三族，兩族，或一族，其危險更不堪言！因爲中國始終是多民族的國家。誠如孫中山先生所說，不容許「滿洲爲主人，而其他四族爲奴隸」。也不容許漢族或蒙古族爲主人，而其他三族爲奴隸。更不容許漢滿蒙回藏五族爲主人，而苗夷民族，及其所包含之蠻、荆、黎、岱、蠻、僚、羅羅、獯夷、水家、洞家、契人、越人、畚人……各個支族爲奴隸。

簡單一句話，「五族共和」，對中國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請就「五族共和」的國徽——五色國旗說一說。五色國旗是紅黃藍白黑。紅黃藍白黑，也就是代表漢滿蒙回藏。此種象徵，是不足以表示五族可以共和的，儘管把紅黃藍白黑五個顏色布塊縫在一起，但這一塊布，與另一塊布之間，顯然有

一道裂痕。這裂痕，是一望而知的。況且紅黃藍白黑的色素，極爲分明。假使不是一個患着色盲病的人，決不會把它看成渾然一片。

要是中國只有漢滿蒙回藏五個族，我們或可不問；但在道理上已經說不過去了。現在擁有四千多年歷史的苗夷民族，及其所包含的蠻、荆、黎、僚、僮、僚、羅羅、擺夷、水家、洞家、彝人、越人、發人、畲人……各個支族，我們怎好把他們一筆勾銷呢？言固然受了清廷隆裕太后的影響，同時，也因爲少數狹隘民族主義者，在那里不斷的作祟。

好在苗夷民族，及其所包含的蠻、荆、黎、僚、僮、僚、羅羅、擺夷、水家、洞家、彝人、越人、發人、畲人……各個支族，專向實際生活努力，不願與下意識的什麼五色國旗計較，所以便沒有什麼爭執。假使不幸，爲着這五色國旗，沒有他們的族徽，他們要起來反對，反對五色國旗的作俑者或阿護者，而建立他們自己的國家，樹立他們自己的國旗，我們又有什麼理由向他們答辭呢？後來孫中山先生看出破綻，也反對五色國旗，主張立予廢止，并主張以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來替代。話說，「有志者，事竟成，」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畢竟實現了一個了相當的時期。

五色國旗，早成過去，我們在今天還要吸取隆裕太后的唾餘，來彈「五族共和」的濫調，豈不是一件可鄙的事。然而有些人還在談「五族」，共和不共和，他是不管的。因爲他們對於苗夷民族，及各所包含的蠻、荆、黎、僚、僮、僚、羅羅、擺夷、水家、洞家、彝人、越人、發人、畲人……各個支族，不甚了解，多少帶有點輕視或歧視的成見。

自從章炳麟氏說出「今之苗，非古之三苗」，而又同意高誘注：「三苗爲渚敦，鯀奇，饕餮之苗

裔」之後，許多懷挾成見的學人，又從而附和之，所以弄得中國各個民族，離心離德，致減低了大家團結的信念。三苗，決不是所謂什麼渾敦、窮奇、饕餮的苗裔，而是今之苗夷民族，及其所包含的蠻、荆、黎、侏、僮、僚、羅羅、擺夷、水家、洞家、賈人、越人、彝人、畬人……各個支族的祖先所創立的國家。這國家，在簡支王桐齡氏「歷代苗族創立之國家表」上說過了。茲再錄洪啓超氏「三苗九黎蚩尤考」於左：

「尙書義典：竄三苗於三危……分北三苗。

尙書皋陶謨：何遷乎有苗。

尙書禹貢：三危既宅，三苗不敘。

尙書呂刑……苗民弗用靈，制以刑。

國語楚語：少皞之衰，九黎亂德……

逸周書嘗麥解：蚩尤乃逐帝，爭於涿鹿之阿，九隅無道，帝大憚！

史記五帝本紀：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爲亂。

韓詩外傳：當舜之時，有苗不服。

呂覽召數篇：舜却有苗，更易其俗。

淮南子修務訓：舜南征三苗，道死蒼梧。

墨子兼愛篇下：禹誓曰，蠢茲有苗，用天之罰……

上文所引許多史實，足夠證明九黎三苗，是當時建立的國家。它們雖曾被黃帝堯舜打敗，但在原始戰

爭時代，大家都是刀對刀，槍對槍，誰也不能够把誰的子孫斬盡殺絕。今之苗夷民族，及其所包含的蠻、荆、黎、僂、僮、羅、攔夷、水家、洞家、焚人、越人、彝人、畬人……各個支族，卽三苗之後裔，却是鐵般的事實。這民族，不但不會消滅，而且一天天的發展。看吧！他們由黃河流域，發展到長江流域；由長江流域，發展到澧水、沅水、烏江、柳江、潯滄江、金沙江流域；并更進一步，發展到伊洛瓦底江，薩爾溫江，湄公河流域，以建立緬甸、越南、暹羅諸國。難道這些國家的民族，我們可以肯定他們是永遠不前進的民族嗎？

請大家放開眼孔，看看世界，看看中國，不要再做一人一家統治王朝的迷夢了。「五族共和」已經說不通；若用一族來統治其他各民族，今後更不可能。

第二節 主張中國六族以上者（苗夷族在內）

中國民族，決不止五族。如以「五族共和」爲中國民族政治最高型式的表示，是很不適用。上文曾一再的說過了。若再等而下之，說中國民族，只有四族，三族，兩族，或一族，那更說不通。究竟事實上，有沒有人作這樣的主張呢？我的答復是：「有！」茲各舉一例如左：

主張四族者：「一、北方國族，如鞏、肅、肅慎等；二、東方國族，如靺、萊夷、淮夷等；三、南方國族，如甌、閩、越、蠻、荆等；四、西方國族，如西戎等。」（繆鳳林氏著中國通史四裔國族表）

主張三族者：「最北一支如鞏，分佈於長城以北；最南一支爲九黎（三苗），分佈於揚子江流

域；漢族介居其間，分佈於黃河流域。」（王桐齡氏著中國史第一編第一七三頁）

主張兩族者：「中國歷史的出發點，却是蒙古高原。所以我稱這一個系統的人種曰蒙古高原系人種。另一個系統的人種，從南太平洋出發，沿馬來半島海岸，達到中國南部……我稱為南太平洋系人種。」（蘇伯贊氏著中國史綱第一卷第一八至一九頁）

主張一族者：「中國民族內之若干支，自古實同一祖先。經過五千年之流轉遷徙，種種演變，固分為若干不同之名稱。迄今尚有一部份各異之痕迹。但追溯有史以來之血統，仍為一元的。如漢人，固為黃帝之子孫；而滿人，蒙人，回人，即今之苗人與藏人，亦皆為黃帝之子孫。」（張旭光氏著中國民族發展史綱第二頁引熊十力語）

以上四說，都各有他的立場，也各有他的見解。但從客觀的史實來研究，我們總感覺中國民族，只在五族以下，是不大够勁的。僅以「夷狄」來說，據梁啟超氏的統計，見於經傳者，已不在少數。

「古夷狄主要諸族名稱，見於經傳者略如下：苗（三苗）——書堯典，皋陶謨，禹貢，呂刑等；蠻——詩書屢見；羣蠻——左傳；黎（九黎）——書堯典，國語；荆（荆楚，荆蠻，蠻荆，）——最初見者詩商頌，密發荆楚；小雅，蠻荆來威；其後春秋時習見。舒（羣舒）——詩魯頌，左傳；吳（句吳）——左傳；越（於越）——左傳，嶋夷——書堯典，禹貢；萊夷——書禹貢；淮夷——書禹貢，詩大雅，魯頌；徐戎——詩小雅；和夷——書禹貢；島夷——書禹貢；濮（百濮）——書牧誓，左傳；氐——詩商頌；羌——詩商頌，書牧誓；庸蜀豳微慮彭——書牧誓，慮戎，亦見左傳；巴——左傳；駉——詩，論語，孟子；蹇——逸周書王會；西戎（崑崙，析支，渠搜，）——書禹貢；戎州已

戎之戎——左傳；北戎（山戎，無終，）——左傳；鬼方——易，詩；獯鬻（昆夷，豷豷，）——詩，孟子；允姓之戎（陸渾之戎，小戎，陰戎，九州戎，）——左傳；揚鼻，泉狙，伊緝之戎——左傳；茅戎——左傳；犬戎（獸戎，）——左傳；驪戎——左傳；赤狄（東山臯落氏，唐咎如潞氏，留吁，鐸辰，）——左傳；白狄（鮮虞，肥鼓，）——左傳；林胡——戰國策；樓煩——戰國策；甌越，閩越，南越——史記。（氏著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第八至九頁）

古夷狄見於經傳者，尙且如此之多；其不見於經傳者，當不知有多少？至夷狄以外其他民族，就更難說了！似此，而主張中國民族，在五族以下，僅有四族，三族，兩族或一族者，怎能够令人滿意呢？比較令人滿意的，還算下列幾個學人的主張。

主張六族者：甲、白眉初——一、漢族；二、滿洲族；三、蒙古族；四、回族；五、藏族；六、苗族。（氏著民國地志總論之部）乙、章嶽——一、漢族；二、滿族；三、蒙族；四、回族；五、藏族；六、附苗族。（氏著中華通史）丙、張其昀——一、華夏族；二、東胡族；三、突厥族；四、蒙古族；五、西藏族；六、苗蠻族。（氏著中國民族志及中國地理）丁、宋文炳——一、諸夏族；二、通古斯族；三、蒙古族；四、回族；五、藏族；六、苗族。（氏著中國民族史）

主張七族者：賴希和——一、中華族；二、匈奴族；三、東胡族；四、突厥族；五、蒙古族；六、西藏族；七、南蠻。（氏著中華民族論）

主張八族者：甲、王桐齡——一、漢族；二、滿族；三、蒙族；四、滿蒙混血族；五、回族；六、藏族；七、苗族；八、東夷（族屬不明）。（氏著中國民族史）乙、林惠祥——一、漢族；二、滿洲

族；三、回族；四、蒙古族；五、藏族；六、苗僑族；七、經緬族；八、葵樺族。（氏著中國民族史）

主張九族者：常乃惠——一、諸夏系；二、東夷系；三、巴蜀系；四、東胡系；五、閩越系；六、北狄系；七、氐羌系；八、西藏系；九、苗蠻系。（氏著中國史鳥瞰）

主張十二族者：呂思勉——一、漢族；二、匈奴族；三、鮮卑族；四、丁令族；五、貉族；六、肅慎族；七、苗族；八、粵族（即馬寮族）九、濮族；十、羌族；十一、藏族；十二、白種；（氏著中國民族史）

上列學人的主張，不管是六族也好，七族也好……而苗夷民族，總是計算在內的。因為中國全部歷史，苗夷民族之活動，會占了不少重要的篇幅。并且這民族的潛勢力，是不可忽視的。每當失敗的時候，他們會退到山巔水涯，與木石居，與鹿豕遊，過着極艱苦的生活；但時機一經到來，便不顧一切的像衝破岩壳的伏流，滔滔汨汨，向着他們最高的理想的前途奔進。從上古九黎、三苗的鬥爭，一直到今天，眼見着緬甸、越南、暹羅的民族復興運動；就是鐵般的例證。雖說上述各個學人，對於苗夷民族，有時稱苗，有時稱蠻，有時稱苗僑，有時稱苗蠻；這也許是他們行文的便利，猶之乎對於漢族，有時稱華夏，有時稱諸夏，有時稱中華族，有時稱諸夏系是一樣的。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也用不着再在這些地方設腦汁。不過我們值得注意的，就是前文說過，不管是六族也好，七族也好……而苗夷民族，總是計算在內的；決不會像滿清末季，民國初年，得出什麼「五族共和」，而把苗夷等民族除外極不合理的結果。因此，我們很肯定的說一句：「苗夷民族，是中國中堅民族之一員。」

第一篇 苗夷民族由黃河流域發展到長江流域——

夏禹前（公元前二七九七年至二二〇五年）

第一章 夏禹前

許多碑史小說，常常開口說道：「自從盤古分天地，三皇五帝定乾坤。」所謂盤古，上文已經說過；至三皇五帝，據夏曾佑氏說：「以天皇，地皇，人皇爲多，而所指者各不同。有以廢戲，燧人，神農爲三皇者；有以伏羲，神農，女媧爲三皇者；有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者；有以伏羲，神農，祝融爲三皇者。五帝之說，亦甚不同。或以伏羲，神農，太昊配勾芒，炎帝配祝融，黃帝配后土，少昊配蓐收，顓頊配玄冥。而其再變，則爲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作五感生帝……」（氏著中國古代史第七頁）太古荒遙，實難置信，況且我們的目的，不是在追溯什麼三皇五帝，而是敘述苗夷民族，在中國史上發展的事蹟。故對於炎黃以前的歷史，願給考古家去研究。

至炎黃以後，關於苗夷民族的事蹟，在中國史上，是否可靠？或可靠的成份有多少？我們不敢斷定。不過，只要有一點線索可尋，我們都得虛心去探討。魏伯質氏說：「過去以至現在的中國史著述

，都不是中國史，而是「大漢族史」。正真中國史，是大漢族及其以外之中國境內其他諸種族的歷史活動的總和。」（氏著中國史論第一集第三頁）不錯！我們平心而論，中國的歷史，却是一部「大漢族史」。「大漢族史」之構成，由於民族的自尊心，也可說是民族意識的反映。民族意識，據梁啟超氏說，「對他而自覺爲我」。接着他舉了一例：「彼日本人，我中國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國人之一觀念浮於其腦際者。」（氏著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第一頁）似此，則中國史之成爲「大漢族史」，也是必然的結果。因爲古代人類足跡不遠，胸襟狹隘，知有我族，而不知有他族之故。

以炎黃之際爲例，據夏會佑氏說：「當炎帝未造，居中國者約分三族，最北，以大漢南北爲界者董弼。西起崑崙，東漸大海。夾黃河兩岸者爲諸夏。大江以外，及乎南溟，是爲黎族。……當時諸夏雖爲一族，然似有二支，一炎帝，一黃帝也。」（氏著中國古代史第一二頁）在這三個民族之間，你有你的民族意識，我有我的民族意識。相激相盪，是容易發生衝突的。炎帝與黎族君長蚩尤之爭，黎族君長蚩尤與黃帝之爭；甚至炎帝與黃帝之爭，亦復爲此。這也許是我們後來讀史者的看法。其實，炎帝、黃帝、蚩尤之在當時，大家都過着原始社會的生活。你率你一羣，我率我一羣，或上山採摘果實，或下水摸索魚蝦。有時兩方或三方結成一大羣，各處去捕殺野獸，尋找食糧。高興時，大家狂歌狂舞，胡鬧一陣！如因分配不公，或你佔我的地帶，我搶你的東西，大家便棍棒棒的打起來了。要說這些戰爭，都具着民族意識嗎？却也不大相信。卽令有點民族意識，不過像鄉鎮間王姓與李姓械鬥一樣；決不會含有現代的高度民族意識的。

這且不提；只說他們的戰爭。炎黃與蚩尤的戰爭，在黎族，也可說是苗夷民族，相互傳說的，真

體不少；而且說的都是苗夷民族祖先的戰蹟。但這些戰蹟，中國的歷史上都缺少記載。這也許是蘇伯實氏說的中國歷史，是一部「大漢族史」吧？然而我們所採用的資料，還是出自中國史。這些史，對於漢族以外的各民族，多以禽獸目之。如王制所說：「東方曰夷，被髮文身；南方曰蠻，雕題交趾；西方曰戎，被髮衣皮；北方曰狄，衣毛羽穴居。」古代人類生活，大抵如此，用不着詫異！如果今天，還根據這些考證，來看待華夏族以外的其他中國民族，真是說不過去了。自己攻擊別人，便說是「討」，是「伐」，是「平」；別人向你還一還手，便說是「侵」，是「寇」，是「犯」……這種種頭腦，在今天，千萬使不得的！

鑒於已往的錯誤，我們敘述苗夷民族的發展史，要掃除狹隘的民族意識，爭取互助的共同生存。不管是甲民族，或乙民族，是好的應該說好，是壞的應該說壞。不宜顛倒是非，直鬧到底。即以蚩尤、黃帝、堯、舜，再來說，他們對於人類的貢獻，却是不小！我們要赤裸裸的抬將出來，使大家有個了解。如蚩尤之發明刑法，兵器，宗教；黃帝之發明縫製，指南車；堯舜之禮讓，夏禹之治水，真值得我們研究，也值得我們學習！不要因為我屬苗夷民族，我只知崇拜蚩尤；你屬華夏民族，你只知崇拜黃帝，堯、舜、禹。甚至崇拜這一人，而侮辱那一人，製造民族與民族間的隔膜，以妨害大家的進步與發展，便失了讀歷史的意義。因為真的歷史，是客觀的事實，是指導人類向着最高理想邁進的方針。

第一節 蚩尤三大發明

上古時代的人民，知識尙屬幼稚，多少毒蛇猛獸，常常向他們找麻煩。他們每天所過的生活，真是堪憐了！因爲箭一發，便就要毒蛇猛獸的威脅，而且危及他們的生命。主要原因，由於當時控制毒蛇猛獸的工具，還沒有發明之故。如果有一個人發明了一件東西，可以控制毒蛇猛獸，或者對於類生活有些幫助的話，大家沒有不稱爲聖人，擁他做天子的。我們從藍文徵氏一段話，便可看出。說：「昔人以發明器物，爲生活進步之要件。對於發明家，特爲重視。雖作一物之微，亦該歸美於聖人。如伏羲作網罟，神農作耒耜，黃帝作衣裳，昆吾造陶，蚩尤造兵，奚仲造車，伯鯨作城，蒼頡作書，容城作曆，大撻作甲子，處鳩作舟，高元作室，祝融作市，伯益作井，乘雅作駕，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咸作策，巫彭作醫，隸首作算，雍父作杵臼，乘作鑿，隨作笙，夷作鼓，無旬作鑿，胡曹作冕，子則作履，揮作弓，牟夷作矢，相土作乘馬，賁作服牛。」（氏著中國通史第一冊第七至八頁引世本）

上述各種發明，不管是用來控制毒蛇猛獸，或者對於人類生活上有些幫助；大家對於這些發明的人，都一致稱他叫聖人！這些聖人，有些做了天子，有些簡直成了神。這里所謂神，不是鬼神，而是孔丘氏說的「大而化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的神。能够發明一件東西，尙且稱他爲聖，爲神，如果發明兩件或三件以上的東西，便更值得人們崇拜了。

苗夷始祖，九黎之君的蚩尤，就有三件偉大事業的發明。王桐齡氏說：「當時苗族文化，相當發達，第一發明刑法；第二發明武器；第三發明宗教。後來漢族所用之五刑，兵器及甲冑，而信奉之東神教，大抵皆苗族所創，而漢族因襲者。」（氏著中國民族史第四頁）這些發明，固然有賴於蚩尤

的聰明才力；然而促進三大發明的成功，又不能不說是九黎苗族民族的努力。因爲一件偉大事業之發明，決不是憑藉個人，在那里面壁虛造；而是根源於大多數人類的總要求。的確，苗夷民族，在當時，對於刑法，兵器，和宗教，他們要求得非常迫切！爲要說明這理由，我們須得看一看宋文炳氏一段話。他說：「苗夷文化，在現代似無可稱述。惟於上古時期，極爲發達，影響漢族亦很大。簡單敘述，約分爲：一、刑法，書呂刑，「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爰爲劓刵椽鯨越茲麗刑。」是刑法爲苗族所發明，漢族沿襲其用。二、兵器，史稱「蚩尤好兵作亂，作刀戟大弩。」又管子地數篇「蚩尤受金作兵。」蚩尤在黃帝時，爲苗族酋長，是兵器亦爲苗族所發明。三、宗教，楚語：「少皞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懷於祀。」是宗教又爲苗族發明的。兵器乃自衛工具，刑法宗教，亦維持社會治安不可缺少的東西。此三件，均爲苗族發明，有裨益於漢族甚大！」（氏著中國民族史第二〇一頁）

宋氏的說明，已相當够了。爲要使大家更了解一點起見，再把上述三大發明，分開來敘述一下：

一、刑法，章嶽氏對於蚩尤發明的刑法，他引用書呂刑「苗民弗用靈，制以刑……」之後，便說，「則是肉刑之創始，實由苗族。自黃帝以來，至於唐虞，本族與苗族競爭方烈，本族卒代之以起，沿用苗族之刑法，以制苗民。……而其後，漸用其法，以治本族。於是，肉刑之制立，而後世沿襲以行矣。」（氏著中華通史第一冊第一八四頁）這不但說明刑法是蚩尤所發明，而爲黃帝沿用；即少皞，顓頊，一直到堯舜以後，還是根據蚩尤的遺意。從書呂刑「彘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宮刑，扑作教刑，金作覆刑，宮災肆赦，怙終賊刑。」看來，更知道這些刑法，無一樣不是導源於「苗民

弗用靈，制以刑」的藍本。不管是「典刑」也好，「五刑」也好，漢族最初採用，大抵是用來對付苗族的。夏會佑氏說：「蓋所謂墨劓剕官太辟諸刑，本黎民苗民之法。即以其人之法，還治其人之身。今歐人之馭殖民地土人，莫不然也。」（氏著中國古代史第一八頁）

依夏氏的看法，以這些刑法，用來對付九黎苗民，也好像帝國主義之對付殖民地一樣，甚為合理。然而不幸得很！這些刑法，反而用來對付了自己；即章嶽氏說的「漸用其法，以治本族，」章氏所謂的本族，即漢族。難道漢族，也等於「殖民地土人，」而歷代的統治王朝，應該以帝國主義的手段，來對付他們嗎？民族偏見的結果，往往如此，真值得大家反省！

二、兵器 古代發明的兵器，當然不能與今人相比擬，但在當時，却是難能可貴了。茲將蚩尤發明兵器之可考者，略述如次：

管子：「蚩尤受廬山之金，而作五兵。」

魚龍河圖：「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誅殺無道，萬民欽命。」

山海經：「黃帝令應龍攻蚩尤，蚩尤請風伯雨師以從，大風雨！」

史記：「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軍士皆昏迷。」

陳安仁說：「黃帝率領漢族，置碁中原，與苗民相戰，苗民首領爲蚩尤，有猛將夸父，創制刀，戟，大弩之武器，先與神農分佔江山，成漢苗對峙之新局勢。神農死後，蚩尤率領部族叛亂，出泮水，發九淖，伐神農後裔於空桑；神農後裔避居於涿鹿。」（氏著中華民族抗戰史第二二頁）

從上述幾段零碎資料看來，也可想見苗夷始祖九黎之君的蚩尤，確是一位不平凡的人。儘管他後來失敗了，可是他所發明的刀，戟，大弩，大霧，大風雨……的成績，是始終在中國歷史上照耀着！

三、宗教 蚩尤所發明的宗教，依我的看法，他不僅是以「神道設教」，約束人心；而是打破君民間的扞隔，追求人間的真理。因為當時一般統治者，都存着「天子」的觀念，而認爲自己是天的兒子。所有一言一行，都含得有天命。只要是天命，人民就應該絕對服從，長期過着奴隸牛馬的生活。不僅這樣，天子要殺那一個，也只好引頸就戮，這就是後來「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的定理。而蚩尤的宗教意識，却與這不同。他要揭穿天人的隔膜，讓人民可以祀天，民意可以通天；不必要什麼天的兒子——「天子」來轉達，以免假藉天命，殘害人心。而顛覆之「使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勿相侵凌，是謂絕地通天。」

所謂「絕地通天」，就是不要人民和天接近；而讓給統治王朝來包辦。「夫人作享，家爲巫史」，他們是絕對反對的。章嶽氏說「故皇帝立官，分設天地神明事物之職，各司其敍，俾不相亂，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是以不瀆。」（氏著中國通史第一冊第一九八頁）推其意，以爲「民神異業」做不到，一定會要受「瀆」的。似此，我們一切的一切，都讓給天的兒子——「天子」包辦好了。古今來，凡是統治者禱告天地，無不想把兩隻腳踏在人民的肩膀上。究竟是誰在「瀆」誰？後來秦政遊海上，祠山川八神，而稱蚩尤爲「兵主」；及劉邦立爲沛公，「祭蚩尤於沛庭，而齋饋鼓。」他們不一定爲崇拜蚩尤。而是想襲取蚩尤創立宗教之精神，以圖穩定自己的王位。

總之，蚩尤三大發明是事實。後之統治者，不管是「天子」或準天子，其對於三大發明之蚩尤，有奉之爲神明，也有毀之爲蠶蝨。到底是什麼一回事，要他們自己才明白。

第二節 蚩尤與黃帝之爭

蚩尤承繼伏羲作網罟，神農作耒耜……而發明了刑法，武器，宗教以後，關於飼養牲畜，種植植物的農業生產事業，同時，也促進了一步。這進步，迫使當時人羣，拚命的尋找土地，尤其是適宜於飼養牲畜，種植植物的土地。

中國中部黃河流域，便是大家理想的目的地。范文瀾氏說：「中國中部黃河南北，是平原肥沃的地區。住在周圍的各種族，都想遷徙進來，因此，成了各種族鬥爭的舞臺，也成了不同文化相互影響的場所。」（氏著中國通史簡編第三頁）黃河流域各民族綜合性的文化，就是這樣產生的。齊仲氏說，「衣食足而後禮義興」，也是這個道理。環繞着黃河流域的民族：「東部是夷，濟水流域，是夷族的根據地。大概從東北沿渤海岸入山東境，南下到淮水流域。南部蠻族爲苗黎裔，由長江流域，北進到黃河流域。西部是羌族，從西方侵入中原，與苗黎雜居。北方狄族，在遠古傳說中，沒有顯示他們的迹象。」（同上書第四頁）

佔領黃河流域最早的，是羌族與苗族。羌族中之炎帝，及苗族中之蚩尤所率領之一羣，在當時極爲活躍。范文瀾氏又說「炎帝，據說姓姜，姜就是羌。羌本西方種族，很早遷入中原地區。」（同上書第七頁）說到苗族，范氏接着說「蠻族中九黎最強，大概是聯合九個部落，每個部落，各包含九個

兄弟族，共八十一個兄弟族。蚩尤做大酋長，據說，八十一個酋長，全是獸身人語，吃沙石，耳上生硬毛，頭有角，能觸人。」

苗族是否「全是獸身人語，吃沙石，耳上生硬毛，頭有角，能觸人，」年代久遠，頗難斷定。然而這民族之在當時，具有雄厚力量，却是毫無疑慮的，他們和羌族相處，雖沒有表現什麼合作，但也沒有引起什麼衝突。一直到「炎帝衰微」，才發生羌苗兩族的戰爭。這戰爭，只是「涿帝掄罔」，多少帶點警告和兵諫的意思。王桐齡氏說「炎帝衰微，九黎之君主作亂，率師北上，略取黃河流域，炎帝掄罔出奔涿鹿。」（氏著中國史第一編第一七四頁）其實，黃河流域土地之一部，早已爲苗族佔領了。不過掄罔出奔涿鹿以後，其領地越發擴展。假使掄罔不「政失常軌」，人民羣起怨歎！蚩尤也許不會「作亂」的。似此，則蚩尤之進攻掄罔，不僅是警告或兵諫，而且有一「爲民請命」的意義。否則，魚龍河圖，又何致說出「蚩尤造五兵，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誅殺無道，萬民欽命」的話呢？

掄罔既衰微，而且無道，不但先入黃河流域之君長蚩尤，應當向他進攻；就是後來跨進黃河流域之一羣，也不肯放過這良好機會的。史記說：「軒轅教熊、貔、貔、貅、豹、虎，以予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得其志，就是打敗炎帝掄罔，佔領他黃河流域的土地。黃帝擴大了土地的面積，提高自己的口味，接着又向九黎之君蚩尤挑戰。但蚩尤沒有勢臨「衰微」，而且「威震天下」，黃帝向他進攻，的確，是有些辣手的。另一層，他發明了不少新武器，如上文所說的刀，戟，大弩，大霧，大風雨……說到黃帝，僅「剝木以爲兵」，較好的武器，也不過是些弓矢而已。正如夏會佑氏所謂「銅木之間，利鈍殊焉，蚩尤勝而黃帝敗，殆無疑義。」（氏著中國古代史第一四至一五頁

但黃帝竟掩飾自己的缺點，而發佈違反事實的聲明：「諸侯不享，軒轅征之來賓，爲炎帝征也。蚩尤逆誅，炎帝蒙塵，軒轅征師以誅之，爲炎帝誅也。」（章嶽氏著中華通史第一冊第一六三頁）這聲明如果屬實，黃帝又何致「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呢？夏曾佑氏對於這一聲明，會有以下的解釋：「考黃帝與炎帝用兵之端，各說不同。一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一曰，炎帝欲侵凌諸侯；一曰，赤帝爲火災。其文率相違戾；此當時藉口用兵之辭耳。」（氏著中國古代史第一三頁）老實說一句，大家都是爭取黃河流域一塊肥沃的土地。什麼「暴虐百姓」，「侵凌諸侯」，「赤帝火災」……都是一派騙人的鬼話。這鬼話，不知害死古今多少人。

黃帝消滅炎帝擒蚩以後，回頭來又向蚩尤挑戰。據陳安仁氏說「黃帝與蚩尤先後大戰三次。第一次於阪泉，第二次於涿鹿，第三次於中冀。最後勝利，則在中冀也。」（氏著中華民族抗戰史第二二頁）在這三次大戰中，我相信，具有三大發明天才的蚩尤，率領銅頭鐵額的兄弟，負着刀，戟，大弩，而又能使用大霧，大風雨，以昏迷黃帝軍士，必然殲滅不少敵人，贏得不少勝仗！然而成敗相反，也許像夏氏說的「蚩尤率澤國國民，徒步短兵，以與黃帝控弦之士、相角逐於大野，雖有銅頭鐵額之固，風伯雨師之從，亦無所用之。」（氏著中國古代史第一四至一五頁）的原因吧？或者另有別的原因呢？

蚩尤失敗了，蚩尤在中冀戰死了！可是他的死，決不是什麼「徒步短兵，不能與黃帝控弦之士相角逐」的。所以夏氏又加上一點補充：「或云黃帝使應龍殺蚩尤，或云黃帝使女魃殺蚩尤，或云黃帝受支女之兵符殺蚩尤。皆古之神話，宜學者謂之不雅馴也。」（同上書第一四頁）

這樣看來，大家對於蚩尤之死，都感覺有些神秘，這不一定注意他個人，而是注意他八十二個銅頭鐵額的兄弟，知道他成千成萬的徒步短兵，及一般擁戴他的九黎苗民。否則，蚩尤一死，戰爭即告結束。黃帝當着戰爭結束的當日，應該不分畛域的發出「安民」佈告，使戰敗國的士兵，也得解甲歸農，飼養牲畜，種植植物，過着安定生活，以繁殖其子孫。殊黃帝計不出此，而且「遷其類之善者於鄰里之鄉；其不善者，以木械之，而命之曰民。已之族，則曰百姓。民之言冥，言未見仁道也。百姓，言天之所生也。」（同上書第一五頁）

大家都爲生活而戰爭，爲奪取黃河流域肥沃土地而戰爭。這戰爭，質言之，是爲飼養牲畜，種植植物，各自繁殖其子孫。即使蚩尤懷挾野心，想統治其他民族，充其量，也不過像黃帝的行動一樣。黃帝既殺死蚩尤於中冀，已算達到自己的目的，又何必遷怒九黎的苗民，「以木械之，而名之曰民……」，以加深并擴大歧視或仇視他族的範圍，而展開了中國四千多年來國內各民族相砍相殺的惡例呢？

這惡例一開，你出來你大，我出來我大，誰統治中國，誰就稱大族。於是，有大夏、大漢……等名詞出現。到唐宋元明清，更搞得不成樣子。民族與民族間的歧視與仇視，簡直達到最高峯。然而不能解決中國民族的問題；相反的，只加重了民族問題解決的困難。要解決這問題，我們須從蚩尤與黃帝的原始戰爭找根源。他們爲獲得黃河流域的肥沃土地，以飼養牲畜，種植植物，繁殖他們的子孫。假使我們把土地問題解決了，大家有衣穿飯吃，就不會再有戰爭，也不會有什麼民族問題存在。孫中山先生說的「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也無非是給予每一個人都有衣穿飯吃的平等機會。如其再存着

「大漢族」……的偏見，暗地里，鬼頭鬼腦幹些下意識的勾當，結果，大家只是死路一條。

第三節 三苗與堯舜之爭

黃帝戰勝蚩尤，并把蚩尤在中冀殺死了以後，而蚩尤率領的一羣，當然，有些隨着他的首領犧牲了，有些做了黃帝的俘虜。可是沒有犧牲和被俘的人，也不在少數。這些人，在當時的打算，我想，除了另拚首領，收容殘部，作捲土重來之計外；只有退出黃河流域，轉入別的有利地帶。前個辦法，似一時不易做到；後個辦法，或者可能走得通。究竟往那裏走呢？北進有狄，東進有夷（指東夷非西南夷），西進又有氐羌。當這殘敗之餘，怎能够和他們交手？最好，迅速脫離敵人的追擊，向着長江流域撤退。自然，由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沿途都有蚩尤的餘部。而所謂「銅頭鐵額，吃沙石，耳生硬毛，頭有角，能觸人」的八十一個兄弟，除了戰死者而外，他們還能够有力量，掃除沿途的一切障礙。他們到了長江中流，便在那裏建立一個新興的國家。這國家，就是後來的三苗。

三苗，也就是九黎後續的國家。梁啓超氏說：「三苗九黎，一族兩名。」（氏著太古三代載記第一七頁）古代的族，大抵因國得名，也好像後來的秦族、漢族一樣。所以梁氏又說：「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則今湖南之岳州，長沙；湖北之武昌；江西之袁州，瑞州，臨江，南昌，南康，九江，是其地也。」（氏著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第五頁）這些地方，土地肥沃，氣候溫和，不啻於黃河流域。說到水利，長江流域，比黃河流域好多了。部署已定，他們一面從事飼養牲畜，種植植物的農業生產；另一面，把蚩尤遺下的五兵刀戟大弩，隨時講習，以完成他們自衛的力量。——也許大家

郡有些警惕吧！不然，爲什麼若干年來，不動干戈呢？

到了顛頊高陽氏的時候，籍口宗教問題，提出「少皞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家爲巫史，盟誓齊盟，災禍薦臻……」（國語楚語）的理由，來向九黎挑戰。九黎雖一再退讓，還是避免不了顛頊的威脅。章嶽氏說：「……九黎亂德。黎卽苗也。顛頊起而誅之。其不善者，流之於西裔。然餘穰之散居中國南方一帶者，固未絕也。」（氏著中華通史第一冊第一七四頁）其實，顛頊未免太多事了！九黎人民，爲着自己幸福，在家裏舉行祈禱儀式，只要不妨害社會秩序，又何必大驚小怪，而興兵動衆呀！

九黎之後三苗，在忍無可忍情況下，只得起而還擊。誰知顛頊是一條紙老虎，一擊便敗！弄得他頭暈眼花，竟至「曆數失序」。帝嚳高辛氏上台，承繼大統，照理，應以顛頊爲戒，好好做人。殊不知，他不但以顛頊爲戒，而且輕舉妄動，重蹈少皞氏之覆轍。章嶽氏說：「高辛氏衰，九黎再亂。」（氏著中華通史第一冊第一七四頁）便是明證。接着章氏又說：「堯起而誅之，遂有丹水之役。」（同上書頁）這一役，雙方都有死亡，還是不能克服九黎（卽三苗）。韓詩外傳說：「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岷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僅就地理上說，三苗已佔優勢。至對堯舜政治的不滿，更是一個大的原因。在母系制度初期蚩蚩變的時候，堯以二女妻舜，是屬入贅性質。但在倫理方面說，堯舜都很不對！梁啓超氏說：「堯爲黃帝玄孫，舜爲黃帝八世孫，則釐降二女，舜乃以侄曾孫而娶曾祖姑，毋乃可駭！」氏著古代及三代載記第九頁）這樣「可駭」的事情，三苗是要反對的。好容易打了多少年，到堯在位七十六年（公元前二二八零年），才把三苗打敗，并俘虜三苗一

部官兵，流竄到三危一帶。他爲什麼要把三苗官兵流竄到三危呢？據史記五帝本記說：「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所謂「變」，就是把三苗同化西戎的意思。也就是呂覽召數篇說的「舜却三苗，更易其俗」的道理，但這種手段，充其量，只可做到一部份。梁啓超氏說：「在陝西、四川、甘肅之間，即竄於三危者也……其一部，即苗之本部，仍在湖湘間者。」（氏著古代及三代職記第一八頁）在湖湘間者的苗夷民族，堯舜是無法控制的。梁氏又慨乎言之的說：「吾族（漢族）對彼族（苗族）之方略凡數變，初極嚴峻，其法，則俘其部份以爲奴隸，其餘則離隔而分竄之；此黃帝顓頊以來所用法也。然而此法未竟全功，故又欲懷柔之，使之同化；此堯舜所用法也。然奏效亦有限。」（同上書頁）

老實說一句，這些方法，是絕對走不通的。可是，大家不覺悟，還是照着這失敗的道路走去，黃帝走不通，交給顓頊……堯走不通，交給舜……結果，鄒遭受失敗！這失敗，是指的政治；至於軍事，堯舜還是把三苗打败了。

三苗被堯舜打败之後，三苗飼養的牲畜，被堯舜一羣牽走了；三苗收穫的糧食，被堯舜一羣運去了；三苗房屋田土，被堯舜一羣霸佔了；三苗子女玉帛，被堯舜一羣劫走了。三苗戰死的，無人掩埋；三苗負傷的，無人救護。所有被俘虜的人民，都照着「堯舜之道」，把他們一個緊接一個的押解流竄到三危山。三危山，在今澄城縣境，一說是蜀隴山谷。自然，這些被押解的俘虜，在長途跋涉中，不知餓死多少，冷死多少？即幸而到達目的地，大都徒飽虎狼之腹。因爲他們的武裝，早被解除了。幸而不死，可能變成西戎。只要「以變西戎」，也就實現了「舜征有苗」的計劃。

還有，在長江戰敗而潰散的苗民，溯湘江而上，進入蒼梧。他們的目的，也許是逃命，說不上升

麼捲土重來的。可是堯舜的一羣，還是不肯絲毫放鬆，并加緊的跟蹤追擊，使三苗殘兵敗將，無片刻喘息的機會。如果堯尙生存，或可放一放手；在舜，則以爲不滿足，必得「御駕親征」而後快！那一年，就是舜在位的卅九年（公元前二二一六年），舜自己領着一批人馬，殺向蒼梧而來。美其名曰「南巡狩」。三苗在退無可退的局勢下，給他一個回答。就是「反攻」。三苗反攻，事出意外。堯舜的一羣，倉皇間，吃了一個大敗仗。舜也因此而陣亡。這就是史記說的「舜崩蒼梧之野」。修務訓更說得明白，「舜征三苗，道死蒼梧。」三苗獲得這一個勝仗，便鳴金收兵，不再前進。堯舜的一羣，也乘着三苗收兵之際，搶回舜的屍體，葬在九疑山的深處，後來叫「零陵」。

第四節 夏禹終於與有苗合作

夏禹，字高密，鯀的兒子。生於石紐，長於西羌。據說，石紐，今四川汶山縣北石紐村；西羌，即今洮、岷、松、茂等地；踞黑水，金沙江上游。夏禹生長此地，不但了解氐羌民族性，且對導河有相當修養。

他——夏禹在這時候，有件急待解決的大事，就是「平洪水」。本來洪水不自那時起，老早就有的。孟軻氏說：「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繆鳳林氏也說：「堯之時，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堯用憂之，命鯀倬父。鯀之治水，曰壅曰障，殆謂多築堤防，以遏水勢。故經九年，而功弗成。」（氏著中國通史要略第一冊第二九頁）。

洪水沒有治好，堯就讓位給舜。舜知鯀治水不成，便把他殺了，而命夏禹繼其父職，期必有成。

禹對導河既有相當修鑿，接事之後，當然一改其父之所爲，變壅障爲疏通。

禹知治水是一件大事，每天小心翼翼，把握自己工作。在生活方面，如衣食住行，均十分儉約，所謂「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是也。他又感覺這件大事，儘管有了精密計劃，還要有偉大人力。所以決心從水的源頭做起，因勢利導。說判人力方面，他確定雇用民工；尤其是沿江一帶的土著民族。三苗、九夷，都是他征工的對象。

當時舜雖命禹治水，其政權還是操在舜的手中。舜始終對三苗放心不過，就命禹暫時把治水的工作擱下，先行出征有苗。他的藉口，說是「有苗弗率」。其實，率與不率，有什麼了不起呢？但禹爲表示服從，只好誓師出征。他的誓詞：

「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背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書大禹謨）

征苗消息傳出後，不到一月光景，三苗也動員他的人馬，下令戒嚴，大有敵若來攻，卽予迎頭痛擊之慨！禹的幕僚名益的，知道形勢不佳，便向禹說，你要十分考慮！「滿招損，謙受益。」惟有誠心，才能够感動人；假如專靠武力，怕要失敗的。況且三苗有他的實力，千萬不要輕舉妄動！禹接受了益的建議，便把軍隊調回來，改辯過去的作風，從事文化運動。每日輕歌漫舞，表示沒有戰爭跡象。不到三月，三苗也就解嚴了。

三苗既經解嚴，禹便施行兵工政策，把所有的兵力，一齊開去治水。就是一般人民，甚至三苗九夷，也因此感動，而願與夏禹合作。現在把三苗與夏禹合作治水的成績寫在下面：

「第一、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第二、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海。此記導微外二水也。第三、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又東至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丕，北過洛，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此記導河也。第四、導種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大別，南入於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第五、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玉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於淮，東爲中江，入於海，此記導江漢也。第六、導沅水，東流爲濟，入於河，溢爲滎，東出於陶邱北，又東至於荷，又北會於汶，又北，東入於海，此記導濟也。第七、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此記導淮也。第八、導渭，自鳥鼠同穴，東匯於澧，又東會於涇，又東過淇沮，入於河。第九、導河自熊耳，東北會於澗瀨，又東會於伊，又東北，入於河。此記導入河二巨川也。」（梁啓超氏著紀夏殷王業第八至九頁）

這九條江河的設計與督導，當然歸功於夏禹；至實際工作，則須仰賴於江河沿岸的土著人民——西戎、北狄、東夷、南蠻，及中夏各種族。舉例來說，導弱水至流沙，則仰賴於西戎；導黑水至三危，也是西戎出力爲最多。到了三危以後，則是堯舜所窺的三苗之一羣，在那里埋頭苦幹。黃河流到大陸，北播爲九河。九河至今，有些淤塞了，然而在北狄疏通之功，在歷史上始終不會磨滅的。長江河流，從四川經兩湖，過江西，入安徽境……都是南蠻（三苗）疏導之功。因三苗在長江中流建國，其工作更爲認真。至濟河、淮河，大抵皆東夷之力。而渭水、洛水，其出力當以華夏民族爲最多。

從上述情形看來，其疏導得較好，水患少而水利多的，要算長江流域。假使沒有三苗人民，担負

長江的艱鉅工作，我想，其水患縱不像黃河流域那麼嚴重；其水利也未必有現今這樣便利吧？然而當時的人都在爭功，只有「苗頑弗即功」（史記夏本紀）。「苗頑弗即功」，不是他們沒有功，而是見不慣那些冒功、爭功的人，有時怠工而已。其實他們還是經常努力的！因為他們知道努力是治水成功的條件。治水成功，固然爲的衆人，同時，也爲着自己。在三苗人民的眼光看來，却是一件最光榮的事。孔丘氏說：「禹鑿力乎溝洫」，大抵是督導苗夷，在溝洫兩旁，開墾一些荒地。他們一面燒掉那些不必要的荒山，一面開出可以耕種的田園；還捉得不少野牛野馬，來供人驅使。至開出來的田園，不拘稻粱菽，麥黍稷，多多種些。因爲這些收益，比起上山採菓實，下水摸魚蝦，好得多了！

夏禹治水成功後，不管西戎、北狄、東夷、南蠻，及華夏民族，大家都有衣穿飯吃，不像黃帝堯舜時代，今天我率我這一羣去打你，明令你率你那一羣來打我。雖美其名曰「弔民伐罪」，其實，就是搶吃搶穿。因禹治水，解決了當時人民的穿吃問題，減少許多無謂的戰爭，在理也用不着戰爭。由是，又更進一步，從事工業的生產業——蠶蠶，製絲，種漆飾物，織貝繡綺，淘金治玉，一切鉛松怪石之質，熊羆狐狸之皮，皆可製成佳品，供人利用。

但統治王朝，是始終要向被統治的人民找負擔的，因此，禹又規定了人民，尤其是沿長江九河一帶的苗夷民族，征賦納貢的方案。據金兆豐氏說：

「堯遭洪水，天下分絕，使禹平水土，別九州；冀州厥土白壤，厥賦爲上上錯，厥田惟中中。兗州桑土既蠶，厥土黑墳，厥田中下，厥賦貢，厥貢漆絲，厥篚織文。青州厥土白墳，厥田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絳，海物惟錯，岱賦絲柔，鉛松怪石，厥篚腰絲。徐州厥土赤埴墳，厥田

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囂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繅。揚州厥土塗泥，厥田下下，厥賦下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璠、璊、璉、瑊、蕩、蕩、齒草羽毛，惟木品，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荊州厥土塗泥，厥田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糗、幹、秬、秠、稌、稻、粱、麥，惟醴苾芻，包匭菁茅，厥篚玄纁，攬組，九江納錫大龜。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中上，厥賦緝上中，厥貢漆枲，絺紵，錫貢磬錯。梁州厥青黎，厥田下上，厥賦中下，三錯，厥貢璆、鐵、銀、鏤、錫、象、齒、鬣、狐、狸、犴皮。雍州厥土黃壤，厥田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而終之曰：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此任土作貢之意也。」（氏著中國通史第二六一頁引魯禹貢）

農業漸漸發達，手工業又跟着開展，而賦貢所得的結果，便建立了私有制度家天下的根基。范文瀾氏說：「私有財產制度，在夏代發展起來了，所以傳子制度確立了。他的反面，就是原始社會制度崩潰下去。」（氏著中國通史簡編第一八頁）這是生產過程中必然的現象，用不着大誇小怪，徒想像那黃帝堯舜原始公有制度的社會！

禮運篇說：「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己，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賢制度，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諫用是作，而兵由是起。」誠然，私有制度，破壞了公有制度，是歷史上的損失。但我們認爲原始公有制度社會，便是我們理想的終極，那也未必盡然的。三苗很安定的願過着夏禹私有制度社會的日子，不願過着黃帝堯舜公有制度社會的日子，便是一個實例。這，並不是三苗擁護私有制

度，反對公有制度；而是黃帝堯舜這一羣，往往在公有制度掩護下，歧視別的民族，壓迫別的民族，致造成大家生活不相安之故。禹雖開始走向私有財產的制度，但他對於國內各民族，還沒有多大的歧視與壓迫。以權利方面來說，一夫受田五十畝，并不分民族畛域。就是王室所辦的各級學校，及養老院等，無論西戎北狄東夷南蠻，都有着同樣的機會。至於養務方面，人民征賦，照禹貢三等九級辦理，完全採屬地主義，不分西戎北狄東夷南蠻華夏，也沒有豪門官僚資本操縱。應向王室進貢的東西，也無非是禹貢上所指的一些土產，絕對沒有舶來品之類。當時，交通雖漸發達，但也找不出什麼舶來品。

這樣看來，夏禹不但是一位治水的工程師，而且是一位協和萬邦的大政治家了。可是他還是認為不夠，他隨時體念益告給他「滿招損，謙受益」的訓條，設五聲以聽治。所謂五聲，就是「鐘鼓磬鐸」；有獄訟者，抑鞀。」「導寡人之道者，撾鼓；喻以養者，鼓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愛者，擊磬；有獄訟者，抑鞀。」「通鑑輯覽第二卷）如此寬宏器度，試問黃帝堯舜之一羣，能夠有幾人做得到？「七旬有苗格」，豈是一件偶然的事！有夏初期的和平，固然是受着夏禹人格的感召；而三苗轉移人與人間的戰爭，專向自然界奪門，以滿足大家生活上的需要，却是一個主要的原因。夏會佑氏說：「三苗至禹而定」，也就說明了夏禹與三苗，在導河、墾田、興工、定賦稅、設學校……幾件大事上，通力合作，建立了和平的基礎。

第三篇 苗夷民族由長江流域發展到澧水、沅水、

烏江、柳江、瀾滄江、金沙江等流域——

殷周迄唐宋（公元前一七六六年至公元一

一二六六年——）

第一章 殷商與西周

西戎、北狄、東夷、南蠻、華夏各個民族，在夏禹領導之下，共同苦了十三年，才把治水的偉大工程完成。在這工程未完成之先，各個民族，因物質生活的關係，其文化已發生了對流的作用。所以每個民族的文化，已不是單純一民族的文化，而是含有各個民族綜合性的成份。因此，大家便了解到一個國家的建立，也像治水一樣，要聯合各個民族，通力合作，才會成功的。因為中國已不是那一人一家的天下，而是中國各個民族共有的天下了。我幹不好你來，你幹不好他來。不能說那個民族，永遠是統治民族；那個民族，永遠是被統治民族。

夏族統治中國，到了中世以後，便一天天的腐化下去；而東夷的殷族，曾經佐禹治水有功；他看

不憤這腐敗的現象，要想起而代之，我們不好說是不應該的事！殷族，原名爲商。商之得名，實由於其先祖契。史記本紀說：「契長，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商。」要說明商之爲東夷，從下文一看，便可知了。然。商書泰誓說：「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逸周書也說：「周公相武王以伐紂夷，定天下。」鄭伯質氏更說得明白，「環勃海而居者，皆爲殷族，其北徙者，巢山處海，世稱東夷；其南徙者，漸居中土，是謂殷商。其實，東夷與殷商，實爲同一種族的分支。」（氏著中國史綱第一卷第一四六頁）自然，「佐禹治水成功」的，不只東夷。但不必因東夷的殷族想起而代之，大家便一致的也想起而代之了。深切了解這個意義的，要算南蠻的三苗。

三苗佐禹治水成功後，仍退回他們的故鄉——三苗國。上文曾經說過，「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衡山在南，岐山在北。」梁啓超氏也說：「此族（苗夷）最初之根據地，左傳指定位置，曰左洞庭，右彭蠡，則今湖南之岳州，長沙；湖北之武昌；江西之袁州、瑞州、臨江、南昌、南康、九江是其地也。」（見前）三苗人民，在長江上游治水時，也有一些留居在今雅羅江、大渡河、岷江、沱江……一帶的。他們除了從事農業外，有時兼習狩獵。而駐在長江中流的三苗人民，雖是以農業爲生活的主要，同時，也兼習一些工商事業。他們的環境，可說是得天獨厚！既有肥沃的土地，又有溫和的氣候，所以生活不算十分艱苦，還有餘力來創造一些新興的文化，以提供人類的需要。夏會佑氏說：「三苗至禹而定」（見前）以我們的看法，這「定」字，是生活日趨安定，不像堯舜時代，有一放三苗「三苗至禹而定」，「殺三苗」一類危險的事態了。人說，這「定」字，是「平定」，含有消滅的意思。所以殷周以後，便沒有三苗名詞出現了。殊不知，殷周以後的南蠻、荆楚、羣蠻、百濮……都是三

苗的後裔。他們是隨時代而名稱有所不同，也好像華夏族之有時稱中夏，有時稱諸夏，有時稱漢人，有時稱唐人一樣，怎麼能說三苗人民，到夏禹以後，便消滅盡淨了呢？

茲把各個史人的話，再述一下：王桐齡氏說：「蠻字形從虫，其音爲苗字之轉音，當然承苗之血統。」（見前）黃東發氏說：「鬼方，卽荆楚。」（貴州通志前事志第二頁）明史土司傳：「西南諸蠻，有虞三苗，商之鬼方之屬皆是。」（同上書頁）梁啓超氏也說：「羣蠻、百濮，殆皆有苗之後。」（氏著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第一頁）這樣看來，怎能說三苗民族，是夏禹消滅了呢？

前文不是說過，東夷的殷族想起而代夏嗎？正巧，傳到「無道」的夏桀，歡喜搞些什麼「瑤台、玉床、酒池、肉林……」的勾當，騷擾人民，致激起大家的反對。商湯根據人民的要求，聯合各個民族，自然包括苗夷民族在內，用武力降伏夏桀，俘虜也放逐到東也方去；同時，還成了「功裝爲喜」的昆吾。遂代夏而有天下。

至殷之得名，當在盤庚遷殷之後，然而一般史人，往往以殷商併稱，其原因，就是到殷商中葉，曾經吸收了南蠻（苗夷）的文化，以創造殷商的文化（如甲骨文等）而進入另一個時代的新階段之故。本來渤海東夷的殷族，在文化上，不見得怎樣高。他們入主中原代夏以後，竟在下詞中，遺留一些寶貴的成績，如方國中之有邶、齊、兗、兗、魯、蜀、莞……農業中之有農、菑、圃、畷、禾、麥、黍、米、棕、桑……牧畜中之有馬、牛、羊、雞、犬、豕……冶金業之有刀、斧、戈、鏃、鏃、鏃、鏃……陶器業之有白陶、黑陶、彩陶、釉陶……等。這些文化，固然屬於殷商的文化；但這些文化的創始者，還是屬於南蠻的苗夷民族。藍文徵氏說：「據近代科學調查報告，黃河流域無錫鎮，故其原料之

供給，當來自南方。殷代文化，如水牛、米、文身石像，皆含有南方成份。」（氏著中國通史第一冊第四二頁）氏之所謂「來自南方」，及「含有南方成份」者，當然是指南方的民族而言。南方民族，在當時，就是南蠻、荆楚、羣蠻、百濮……也就是三苗後裔的苗夷民族。翦伯贊氏也說：「海貝稻種，既已從南方輸入，則冶鐵之術，亦必可以從南方傳入。」他又說「刻紋與上釉的（陶器）藝術，由南太平洋系人種（苗夷民族）傳來，亦大有可能。」（氏著中國史綱第一卷第一一八及二五二頁）他又說「今日西南諸落後種族的人民，幾乎每人皆有一蘆笙。郭沫若氏，以為殷代之筭及瑟，乃係由南太平洋系人種（苗夷民族）傳來，我甚同意。」（同上書卷第二五四頁）這些文化，不管是冶金術，或製陶術……當然是南方苗夷民族所創造，而且在夏禹治水時開始的。因為他們在治水的當時，所需要的工具和食器，極為迫切之故。不過那些成品——文化，到了殷商時代，比較更進步一些。殷族由東方進入中原，眼見着這些文化，不管是冶金術，或製陶術……自然，十分興奮！興奮之餘，要把牠剽劫起來，才便於識別與記憶。這，也許是甲骨文創作的原因吧！關於「卜」的意義，不用說，更是楚語說的「九黎亂德，民神雜揉。」的因襲了。如果我們認為「卜」是對的，而三苗所舉行的「夫人作享，家為巫史」，又有些什麼要不得呢？因為輕視苗夷民族，而把他們的文化發現在後若干年，實在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殷商快臨到末葉，政治日趨保守，因保守而固執，因固執，便沒有進步了。但時代是前進的，西戎、北狄、南蠻、華夏各民族，決不讓殷商王朝，長期阻遏時代的進展，扼住每個人的咽喉！儘管它「殷商在下詞中，有着「伐戎卜，又伐玁狁」，「王擊北羌伐」，「王徂伐土方」，「高宗伐鬼方，三年

克之……（藍文徵氏著中國通史第一冊第二六頁引下詞）這一連串征伐的勝利；而詩商頌上，又有着「捷彼殷武，奮伐荆楚」，「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又一連串勝利的歌聲。這些勝利歌聲，只是一人一家的歡慶；對於人民生活，是沒有絲毫幫助的。這種行動，只有促進他國家的滅亡。不錯，到了殷紂王時代，便把國家滅亡了。

在殷紂王行動上，如「北里之歌，靡靡之舞，造鹿台，築玉門，使男女裸，而相逐其間，并作長夜之飲……」固然為當時一般人民所不滿。但他崩潰的條件，已早是一代代堆積下來了。從周武王伐紂，「不期而會者八百國」看來，便是鐵般的例證。在這八百個國家中，如下詞中所伐之華、羌、土方、鬼方……不會不參加，以作復國的運動吧？其旗幟最顯明的，要算「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等國。這些國家，大抵屬於苗夷支族。孔安國氏說：「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蠻夷戎狄。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史記集解）括地志也說：「房州竹山縣，即金州古庸國，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國，隴右岷洮叢等州，西羌也。姚府以南，古髳國之地，戎州以南，古微盧彭三國之地。濮在楚西南……」（史記正義）上文雖只說地區，而各該地區所包括之民族，不外西戎南蠻，尤其是南蠻之苗夷民族，及其他各個支族。

周武王還不是西羌族嗎？詩大雅說：「厥初生民，實為姜嫄，」姜嫄，即周族始祖母。按羌與姜，古為一字。故詩所謂「姜嫄」，即為「羌嫄」。竊伯贊氏說：「周族既以羌族女子為始祖母，故其為諸羌之一分支，實無疑義。」（氏著中國史綱第一卷第二六〇頁）孟軻氏說：「文王，西夷之人也。」西夷，也就是西羌。武王之所以伐紂，固然，也原成湯之「放桀」一途，為的是「無道」。但同時，

也有爲夏室復仇之意。因爲夏禹生於石紐，長於西羌，他們在血緣上，是與夏族有關係的。

如果忽略了夏周兩族的血緣關係，硬認定中國是周家的天下，一切政治、經濟、文化，都應以周室爲中心，甚至提出「尊王攘夷」的口號，那便是不了解周族的來源了。從周室大封建的史實來看，也可得着一些旁證。他如果不和夏族有關聯的話，他爲什麼除封了有功的「尙父」之後於齊，周公旦於魯，召公於燕，庶叔高於畢，弟叔鮮於管，叔度於蔡，叔處於霍」之外，還要「封夏禹之後於杞」呢？

他封夏禹氏之後於杞，不僅在收拾人心，同時，還招致「九夷八蠻，通商來貢。」（《禹謨》）呢？
 三卷）雖說這是「懷柔」手段，而北狄、東夷、南蠻……也是樂於擁護的。

武王死，成王立，僅相隔一代，便忘却「西夷」面目，而仇視奄國、淮夷、徐戎。無怪乎，他的老輩子，叔鮮、叔度、叔處等，看不慣這樣子，起來打開復辟運動，擁戴武庚造反了。他們後來雖遭受失敗，但他們「大義滅親」的精神，是值得讀史的人惋惜！

昭王以後，已弄得不成體統，他還要南征荆蠻。荆蠻，是三苗的後裔，夏禹時，因治水，而建立了莫大的功勳。他們在江漢流域，自耕而食，自織而衣；對於周室，無絲毫影響。昭王不知好歹，硬要向他進攻。荆蠻爲自衛計，乘昭王渡江時，用膠船把他溺死了。范文瀾氏說：「江漢流域，是蠻族根據地，昭王征伐南蠻，全軍覆沒。」（氏著《中國通史簡編》第三七頁）就是指的這一回事。到了厲王，厲行獨裁政治，箝制輿論，并派衛巫組織特務機關，監視人民行動，人民對於政治如有批評，則「殺無赦」，因此，大家生活不安，「四國的戎狄蠻夷，便紛紛叛亂，展開了種族戰爭。在厲王時，綴紉蠻夷、淮夷等，直向洛邑都城的中央反抗！」（吳澤氏著《中國歷史簡編》第九三頁）這不幸的事情，一

直演到幽王被犬戎殺死在驪山下，西周才算告一結束。

第一節 殷高宗伐鬼方

一個民族，往往臨到他歷史上另一階段時，便改換了他的名稱。這名稱，不管是別人加給他的，或者是他自己揀來的，大家總是這樣的呼喚着，他也願意讓大家這樣呼喚。一直呼喚到他以下若干代。

鬼方的得名，便是如此。但他的前身，還是三苗，是現代苗夷民族較遠的國土。究竟他——鬼方的領域，是什麼地方呢？真是言人人殊！大抵說來，可分三說：第一，南方之荆楚；第二，西方之西戎，西羌；第三，西北之獯鬻、獯狁、匈奴或狄人。

第一說，竹書紀年：「武丁卅二祀，伐鬼方，次於荆。」宋王質氏說：「楚俗多鬼，鬼方卽荆楚。」黃東發氏也說：「鬼方卽是荆楚。」貴州通志前事志引明土司簿：「西南諸蠻，有虞三苗，商之鬼方之屬皆是。」這不但說明鬼方地屬荆楚，而且說明鬼方是三苗的後裔。第二說，通鑑輯覽注，「考鬼方，後漢書，通典，通考，皆以爲西戎。」（卷第一三頁），章嶽氏說：「鬼方者，西戎之一派，卽後世西羌族之別祖。」（氏著中華通史第一冊第二二二頁）董書業氏也說：「鬼方在今陝西、甘肅交界一帶。」（氏著中國疆域沿革略第一一頁）第三說，比較少一些，而代表這一說的，爲王國維氏，而藍文徵氏頗爲擁護。所以藍氏說：「王靜安先生謂鬼方，混夷、獯鬻、獯狁，卽後世之匈奴。其說甚的。」（氏著中國通史第一冊第二七頁）「的」者，是確實可靠之意。

臧勵蘇氏等所編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更把它——鬼方說得具體一點，而且分爲五說：甲、西戎

說，後漢書章帝紀：「克伐鬼方，通西域。」西羌傳：「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文選趙充國頌李善注：「鬼方於漢，則先零戎也。」乙、周荆楚之地說，惠棟九經古義及郡古文云：「武丁卅二年，伐鬼方，次於荆。卅四年，王師克鬼方，氐羌來賓。」書商頌：「搃彼股武，奮發荆楚。」疑周之荆楚，卽殷之鬼方。故所謂次於荆者，蓋鬼方之地也。丙、今貴州，清一統志「貴州，商周之鬼方地。」丁、遠方，丙子學易篇，蒼頡篇云：「鬼，遠也。又云，鬼方，言其幽昧也。」此不以地實之，惠棟斥爲臆說。戊、狄人，王國維謂「鬼方卽狄人，殷周時，據陝西西北一帶。古之獯鬻，漢之匈奴，皆其同種。春秋時，狄人隗姓，隗卽鬼也。」

這五說中，除了貴州屬於當時荆楚之範圍，而「遠方」又無實在意義外，也只是荆楚、西戎、獯鬻……三說。其實，這三說，也只是等於一說。從「武丁卅二祀伐鬼方，次於荆；卅四祀，王師克鬼方，氐羌來賓」看來，便可了然。蓋鬼方，是武丁征伐的目的地。「次於荆」，是武丁出兵進攻鬼方的過程。他們佔領荆楚之後，再把進軍箭頭向西北一指，克服所謂西戎、西羌、及獯鬻、玁狁、匈奴、或狄人的地帶。這些地帶，也就是鬼方的領域。「王師克鬼方，氐羌來賓。」便是指此。這一戰役，整整打了三年，足見鬼方領域之遼闊，一時不易征服。明白些說，鬼方的勢力，不但佈滿西南，而且深入西北。「一般史人，只注意「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而忽視了「放三苗，於三危。」之與西戎、西羌及獯鬻、玁狁、匈奴或狄人發生生活的和血緣的密切關係。這種歷史上的成就，當然是成商王朝的一個嚴重的威脅。否則，便不會有「鬼方恃固而擾諸夏」了。藍文徵氏說：「鬼方在殷時，爲異族中之強者。」（氏著中國通史第一冊第二六頁）由此，可見鬼方之在當時，却是一個不可輕

侮的民族。

這樣說來，我們認荆楚爲鬼方之地，是可以的；認西戎西羌爲鬼方之地，也可以的；卽認濮羅、纁狁、匈奴或狄人爲鬼方之地，抑無不可以的。證以劉心源氏所說「商周時，西落鬼戎，實三苗之支種，以西羌爲鬼方，專指支種言，不知本種仍盛於南也。」（貴州通志前事志第一卷第四頁）總之，鬼方，自有他生存的條件。他不但在農工業生產方面，對中原民族有很大的貢獻；就是在文化藝術方面，如雕刻、刺繡、音樂……等等，對於中原民族，也有很大的貢獻。前文說過，卜詞中之關於農業者，則有農、蓄、駿、禾麥、黍、米、棕、桑……牧畜業者，則有馬、牛、羊、雞、犬、豕……冶金業者，則有刀、斧、戈、鏃、鏃、鏃……製陶業者，則有白陶、黑陶、彩陶、釉陶……這些東西，大都來自南方。明白些說，就是南方苗蠻所發明，而傳入中原地帶者。今日湘黔滇桂山谷間之苗夷男女，仍喜歡吹簫笙，刺繡裳，其音節之嘹亮，花紋之精密，確有許多驚人的地方！於此，更想到苗夷古代文化之興盛。

鬼方把這些生產技術傳進中原，殷商無條件的接受了；同時，又把東方和中原生產技術相揉和，就促進了更高的生產技術。這技術一天高似一天，一直達到國富兵強的境界，便不能不尋找市場，以滿足他們土地飢荒的慾望。主持這些事務的，當然是於王室有關的貴族。這些貴族，一面是統治者的代理人，一面是工商事業的專利者。他們爲擴大市場，向四夷征伐，一般奴隸式的人民，誰敢起來和他們反抗呢？既不敢反抗，縱有很大的犧牲，只好歸諸自己的命運。有時在直接遭受戰爭損失之下，還要間接負擔戰爭必需的費用，魏伯贊氏說：「自從（殷代）工商業者掌握國家權力以後，他們的侵略

性，較土地貴族更爲激烈！爲了要開闢新的市場，和着掠奪廣大的世界，於是大規模的戰爭，便不斷的展開了。……在戰爭中，當然可以由掠奪與納貢而變成更大的豪富。』（氏著中國史綱第一卷第二一九頁）貴族固然一天天的豪富了，但隨着豪富與具來的，也就是一天天的腐化，腐化到他們的王朝滅亡爲止。

殷商之伐犂、伐羌、伐土方……已消耗了不少國力；到了高宗伐鬼方的時候，其國力更消耗得不成樣子了。況且，一打就是三幾年。儘管在名義上獲得了勝利，其實，在勝利中，已埋藏下滅亡的火種。祖甲以後，國運日衰，周之古公亶父，便有起而爲西羌復仇，以伐殷商的企圖。但他的傳統，是屬意於他的孫子昌。他的兒子太伯仲雍，深知其意，便化裝「逃之荊蠻，斷髮文身。」一路由蜀而鄂而楚……而甌越，做了不少的聯絡工作，決定將來「取而代之」的大計。被殷商征服了的各個民族，尤其是苗夷民族，在這大計之下，各人抹馬勵兵，待時而動。

到了紂王登台以後，更鬧得一塌胡塗。其事實已見前文，如「北里之歌，靡靡之舞，造鹿台，築玉門，使男女裸，相逐其間，并作長夜之飲……」真太不成話了！所以昌的兒子武王發，登高一呼，「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其實，這些國家，早在太伯仲雍的時候，已聯絡好了的。這兩個老特務，完全站在國家民族利益上，非後之專供個人驅使者比，所以他們發生的效力很大。否則，八百個國家，那有不期而會的道理？殷周去今遠了，這八百個國家，實在難於考證。但從旗幟顯明的「庸蜀羌豳微盧彭濮」各個國家看來，便知道這一支偉大的聯軍，決不是腐化的「獨夫」紂王的部隊所能抵擋得了的。這些聯軍，都來自從前鬼方的領域。他們的目的，在雪恥，在報仇，在反對以一民族，而壓迫其

他各民族；以一個人，而剝削全國的大衆。理直氣壯，攻無不克，殷商的天下，便在「千夫所指」的憤怒之下滅亡。

時代又臨到另一階段，承繼三苗傳統精神的鬼方，已完成他們歷史賦予的任務，而又以另一新的姿態出現。

第二節 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助周伐紂

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究竟是什麼民族，前文也說了一些。爲更加了解起見，將在此再提一提，據孔安國氏說：「八國（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蠻夷戎狄。」（史記本紀集解）所謂蠻夷戎狄，係指中原以外的四方民族而言；也就是一般人說的，西戎，北狄，東夷，南蠻。但這話，是稍嫌浮泛一點！故孔穎達氏緊縮其範圍，而說「此八國（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者，皆西南夷也。文王國在於西，故西南夷先屬焉。」（尚書牧誓孔疏）

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國，是否屬於西南夷？我們須得作一個明白的考證。王桐齡氏說：「庸，今湖北竹山縣；蜀，今四川成都縣；羌，今甘肅西境青海等地。髳微，今四川東部；盧，今湖北南漳縣；彭，今湖北房縣；濮，今四川合川縣。」（氏著中國史第一冊第二二八頁）王氏，是有名的歷史學人。他所指的這些地方，確是古之西南夷地，也就是鬼方所屬的荆楚、西羌、獯鬻、玁狁……的地帶。這些國家，雖僻處山谷，但都能遵守其遠祖九黎三苗的遺風，以墾井耕田，繁殖他們的子孫。假使東夷的殷商，寬大爲懷，不挑起四方邊民的惡感，也許不會響應周家，共同發難的。

殊不知東夷殷商人主中原以後，一天天忘却他本來面目，不但不與蠻夷戎狄合作，而且不斷的向四方邊民征伐。到了盤庚，更覺變本加厲，到處樹敵，引起繼續不斷的戰爭。郭沫若氏說：「殷民族的根據地，在現在河南的黃河一帶，其四方的敵人，有土方、土方、狗方、井方、洗方、人方、馬方、羊方、直方、二封方、三封方、孟方、下勺、蕢方等族。就中土方、土方二者，與殷人發生之關係最多。戰爭也最頻繁，最劇烈！」（氏著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第八九頁）接着郭氏又說，參加戰爭的人數，「常有三千至五千者」。其被殺的人，「有一次至二千六百以上」。俗話說，「殺人三千，自損八百。」然而殷商還是拚命的製造戰爭。其目的，在求戰爭的勝利，多多捕獲一些俘虜。他爲什麼對於捕獲的俘虜，很感興趣呢？一言以蔽之，「在增加他的奴隸量」！因爲有了奴隸，不但御用便利，而且可以擴大生產，鞏固國防。郭沫若氏又說，殷商對於奴隸的使用，主要分成三項：「其一用作服御，其二用作牧畜耕作，其三用作常備軍。」（同上書第九〇頁）因此，他越發毫無忌憚的挑起四方八面循環不斷的戰爭，而捕獲很多俘虜作奴隸。奴隸越多，對於他的國家越有利。換句話說，殷商的國家，完全建立在奴隸制度之上。在他們的看法，只要有了奴隸，尤其是大批的奴隸，一切都是不成問題的。因此，這國家的統治者，自國王以下，不管是文臣武將，吃的是奴隸，穿的是奴隸，住的是奴隸，用的是奴隸。這奴隸制度，簡直成了他們的護身符，生命線。所以他們對於奴隸以外的事情，好像用不着管了。不管，便日趨腐化，到了紂王的時候，可說是集腐化的大成。什麼酒池，肉林，挖忠臣的心肝，剖孕婦的肚子，都可幹得出來。簡直成了瘋子！

腐化的瘋子政治，誰也受不了的！被征服的西南夷奴隸羣，更是活不下去了。因爲奴隸還是人，人

始終是要活下去的。他們爲了生活，要向腐化的殷商統治王朝反抗，求得他們的自由，恢復他們做人的條件。其感覺銳敏的，要算周家的古公亶父。周，也是西羌族，上文老早說過了。他過不慣這奴隸生活，他要起來作「剪商」的運動。

他——古公亶父的意志，非常堅決，他認爲父不行子來，子不行孫來。他把「剪商」的願望告給他的兒子季歷，轉告他的孫子周昌，就是爲此。但殷商建國多年，這奴隸制度，相當穩定，是不易推翻的。要推翻，非得聯合四方民族，尤其是西南民族，共同討伐不可。因爲西南民族，自其先祖九黎三苗以來，都過的鬥爭生活，積留下不少作戰經驗。只要他們肯來參加，推翻殷商政權，是計日可待的。因此，古公亶父，特派太伯仲雍，深入荆蠻，從事聯絡工作。太伯仲雍，是特務老手，善於保守秘密，他倆從岐山之下出發，向附近的羌族打了一個招呼，就南下今之四川，再轉入湖北、湖南……與庸蜀……各國接洽，商量聯軍的組織。他倆恐怕這力量還不够對付殷商，於是，「斷髮文身」，化裝東赴吳越。這些行動，不但紂王還在瑤台玉床上做夢，一點也想不到；就是「助紂爲虐」的一批傢伙，爲利祿沖昏了他們的頭腦，也料不到有人在「磨刀霍霍」，要向豬羊們宰殺了！

太伯仲雍完成了他倆的使命，消息傳到岐山，武王發遵照周昌的遺命，已由豐京遷到鎬京來了。這自然是東進一步，聯絡與國，指揮屬國，比較便利一些。

殷商已一天天的腐敗，機會更一天天的成熟，武王發，抓住這機會，決心向殷都朝歌進發。其進發路線，從史跡看來，約分三路：一路向東北推進，佔領今之山西黎城，監視朝歌，并作伴攻的姿態，以吸引紂王的注意力，使他把兵力集中到今之河南淇縣附近，以圖奪他的首都朝歌。一路向東期拔

出了潼關，沿着黃河南岸前進，集中孟津，奪命渡河。另一路，就是庸蜀羌髡微盧彭濮各國，由今之陝西、四川、湖北、湖南，聯成一氣，直向今之河南挺進。這一條路線，以北路中路最捷。如果不必集中孟津，以朝歌爲競賽的目標，則東北和正東兩路人馬，不是第一，便是第二。可是東北一路，佔領了黎城以後，就停止前進；正東一路，沿着黃河南岸，進行極爲遲滯。這也許是受了武王發的命令？另一作用，還是要靠着庸蜀羌髡微盧彭濮強大的聯軍作主力。

庸蜀羌髡微盧彭濮聯軍，是九黎三苗後裔，生長山岳地帶，過慣窮苦生活，一進入河南地區，正像野馬奔騰，誰也不敢抵擋。集中孟津以後，稍一濶點，不期而會者，便有八百國之多。這些國家，在歪曲的「大漢族史」上，固然找不出他們的姓名。但在我們客觀的眼光看來，除了大名鼎鼎的鬼方外，還有土方，舌方，狗方，井方，洗方，人方，馬方，羊方，宜方，二封方，三封方，孟方，下勺，蕞方……等民族。這些民族，對於這一次富有革命意義的解放戰爭，是一定要自動參加的。至於旗幟顯明的庸蜀羌髡微盧彭濮各國，當然不用說了。

這樣看來，伐紂的戰爭，是時代和環境的要求，不一定要靠周武王的發動。換句話說，就沒有武王，他們——鬼方，土方，舌方，狗方，井方，洗方，人方，馬方，羊方，宜方，二封方，三封方，孟方，下勺，蕞方……以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也要起來爲着自己的生存，而發動富有革命意義的解放戰爭的。不過周室自古公亶父以來，就注意這一回事，他們準備比較周密，行動比較一致，由周武王前來領導，是要適當一些。因此，而進攻殷紂王的力量，就大得多了！稷伯贊氏對於這一戰役，描寫得非常生動！他說：

「庸蜀羌豳獫狁彭濮人，在周族的領導之下，組織了一個龐大的殖民地革命的聯軍，開始對殷代作積極的進攻。這個革命的聯軍，在周武王統率之下，出了潼關渡過孟津，浩浩蕩蕩，殺向朝歌而來。當這緊急警報傳到殷王宮廷時，於是，殷代的奴隸貴族，才停了歌舞，散了酒席，開始討論應敵的方策。當時殷代的主力軍，還遠在東南戰場，一時征調不來。於是，一致決議，把流落在街頭巷尾的大批自由民，和朝歌城外的奴隸，乃至新由淮河流域捕來的俘虜，都一齊武裝起來，開赴前線，這就是「紂有億萬夷人」的內容……現在，殷代的奴隸大眾，打開了朝歌的大門，他們和西北的革命聯軍，在勝利的呼號中，衝進了朝歌。現在，奴隸大眾怒吼了，綿羊變成獅子，牛馬變成了人，他們粉碎了他們的鎖鍊，搗毀了他們的土牢，打開了鉅橋的倉谷，散發了鹿台的寶藏，並且在神的面前，公然侮辱他的主人。宮殿裏燃起了熊熊的烈火，殷代最後的一位國王，就是那位長巨姣美，筋力超俊的帝辛，就用了對自己的焚燒，作為這個奴隸所有者國家最後滅亡的祭奠。火在焚燒，人馬在奔騰，明天的世界，又是歷史的新頁了。」（氏著中國史綱第一卷第二二四至二二五頁）

不錯，明天真是歷史的新頁，這新頁，就是殷商的滅亡，周室起而代之；於人民沒有多大的好處。可是從周武王乘着勝利的時候，親斬紂屍，接着便登上國王的寶座，看來當有無限的高興！他高興之餘，大肆封建，如封黃帝之後於薊，帝堯之後於祝，帝舜之後於陳，夏后氏之後於杞，師尚父於齊，弟周公旦於魯，召公奭於燕，庶叔高於畢，弟叔鮮於管，叔度於蔡，叔處於翟……（通鑑輯覽第二卷）真是熱鬧極了。我們回頭來看「不期而會者八百國」的勇士們，也曾流血流汗，為什麼竟無一

人被封，而且在歷史上連「犒勞受賞」的字眼都沒有見着？至庸蜀羌髡微盧彭濮的聯軍，也許曾經「犒勞受賞」過，但也沒有一人被封。賞罰不明，古今同慨！

第三節 周末荆蠻之活躍

武王伐紂，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到了周室勝利之後，這八百國，連名字都沒有記載一個。記載下來的，只是庸蜀羌髡微盧彭濮諸人。然而在周室大尊封建之下，也沒有他們的分配。有的，只是些對戰爭不大相干的人，上文說過，如封「黃帝之後於蓀，帝堯之後於祝，帝舜之後於陳……」他如文王之師鬻熊的後裔，反而沒有見封；這是一件極不公平的事！到了成王誦的時代，才「封鬻熊之曾孫熊繹於荃蠻，與以子男之田。」（史記）

鬻熊生長荆蠻，爲三苗直系血統，前文有不少的旁證。後漢書南蠻傳說：「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時，漸爲邊患。逮於周世，黨衆彌盛！」所謂彌盛，也就是吳澤氏說的「關於長江流域，荆楚自西周末轉化爲封建制度後，豐富的礦藏，沃饒的土壤，次第開發，農業，手工業，商業，跟着發展。」（氏著中國歷史簡編第九八頁）蘇秦氏說：「楚（卽荆蠻），天下之強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涇之塞郇陽。地方五千里，此霸王之資也。」（戰國策楚策）這些地方，也就是「今湖北、湖南、安徽、江蘇、浙江、及四川巫山以東，廣西蒼梧以北，陝西郇陽以南，戰國時，皆爲楚地。」（臧勵蘇等編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第一〇二五頁）這雖指戰國時的楚地，然其奠基之始，已在成王時封熊繹於荆蠻的時候了。

本來荆蠻之地，已相當發達，經周室封贈之後，越發激起他們的努力。昭王時，他感覺荆蠻這樣發展下去，恐將於自己不利。所以決心收回成王封贈熊繹的楚地，擴大周室的領土。於是，在昭王十六年（公元前1036年），曾派大批人馬，逕向華南進攻。他所採的路線，也許是錢穆氏說的「文王化行南國」之一線。這一線，據說「由陝西出武關，向江漢，經南陽，南郡一帶……」（氏著國史大綱上冊第二九頁）殊不知孤軍深入，又不得民心；不多時，便被荆蠻打敗，只得仍向西北撤退。十九年（公元前1033年）昭王親率六師之衆，在轉移陣地的時候，又被荆蠻殺得七零八落，幾乎全軍覆沒。史記所謂「喪六師於漢」是也。昭王當殘敗之餘，真是狼狽不堪！渡漢水，又中楚人膠船之計，「王卒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皆溺焉。」（通鑑輯覽卷三）

昭王死後，楚勢日益強盛，但他的強盛，不是像近代新舊軍閥，拉兵索餉，殘民以逞；而是站在人民立場，反封建，反侵略，以保障人民，尤其是苗夷民族的生活。所謂「甚得江漢間民和」，就是這個道理。有了「民和」，其強盛越發可靠。所以「西伐庸，東伐揚越」，軍次今武昌，熊渠發佈文告說「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誼。」這文告，一層是反映他民族的意識；另一層是表示他平民的思想。師行所至，民衆歡呼，庸與揚越雖被荆蠻吞併了，但人民沒有什麼騷擾的感覺。

穆王嗣位，應以昭王墮兵贖武爲戒，講信修睦，協和「庶邦」。殊計不出此，復有南巡之舉，企圖征服荆蠻，爲周室復賈！徒比重年用兵，耗費甚大，雖在名義上征服了荆蠻，而周室元氣，亦已聰明殆盡！

別的不提，只以兵役一項說，人民已痛苦不堪了！試舉一例：一、兵役 「一萬二千五百家，出

壯丁一萬二千五百人。凡人民卽兵，官卽將。」（王桐齡氏中國史第一編第二五四頁）平均每家要出一個兵，比起三丁抽一，五丁抽二，還要厲害些！二、編制「兵車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輜重緣二十五人。」（同上書頁）這不但耗費物資，而且犧牲民命不少。三、訓練「雖說「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其實，隨時都在影響人民的農作。卽令小有收益，周室又用什麼「粟米之徵，布縵之徵」來剝削了去。處在這個時代，確是民不聊生！

宣王雖號中興賢主，但他的功業，還是在鎮壓蠻夷。如征玁狁，征姜戎，征淮夷，征荆蠻……不顧人民死活，只圖封建勢力的發展。結果，民窮財盡，流離失所。加以天災流行，水旱併至，其幸而不死，也是骨瘦如柴，難以活命！此情此景，在當時有良心的人，真是耳不忍聞，目不忍親。可是一般奸亂樂禍的幫兇，還站在一旁助興，唱出些什麼「采芑」，「車攻」，「鴻雁」，「江漢」，「吉日」，「六月」……的詩句，來歌頌宣王的武功。我們抄出幾句，略加批評，如「豷爾蠻荆，大邦爲讎」，是何等的驕傲；「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是何等的誇張；「鴻雁于飛，哀鳴嗷嗷」，是何等的虛僞；「江漢湯湯，武夫洗洗」，是何等的粗浮……一言以蔽之，都是爲着統治王朝拍馬屁。然而也有不少的好人，站在另一方面，咒罵戰爭罪犯，呼籲和平。如沔水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祈父之「胡轉予于泂，有母之尸饜。」南山之「旱天不雨，我王不甯。」黃鳥之「言旋言歸，復我邦族。」正月之「芻矣富人，哀此惻獨」……他們說出戰爭是害人的東西，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屠戮人之父母。有錢的人，應該可憐窮人一點；做皇帝的人，應該顧念百姓一點。我們從這些詩篇看來，更感覺奸亂樂禍者之無恥，而爲人類祈禱和平者之足使後人景仰無窮也。

可是周室始終迷信武力，宣王雖號中興，但不是人民所需要的中興。人民所需要的中興，是家給人足，沒有戰爭。而宣王中興，是窮兵黷武，征伐四夷。一個國家，征服另一個國家，已感不易；如吳一個國家，同時想征服三五個國家，其困難當不待言！宣王正中此弊，即命秦仲征西戎，尹吉甫伐玁狁，方叔征荆蠻，召虎平淮夷，王親征徐戎是也。只就征荆蠻而言，宣王的祖父，已吃了很大的虧；今四夷同時作戰，顧彼失此，危險之至！儘管有許多詩人，在那里作應聲虫，歌頌宣王的武功，結果，只有促進周室的崩潰的。況且旱災地震，相繼而來，其情勢更爲惡劣！翦伯贊氏說：

『據文獻所載，自宣王末年，以至幽王時代，西周會繼續着長期的旱災，而且還有猛烈的地震。這次旱災，不但河流池沼，完全涸竭，而且森林草木，皆乾枯而死。於是，許多莊園，都變了荒邱，因而發生了空前的飢饉，以致「民卒流亡，我居困卒荒。」在這樣情形下，當然到處要發生「孟賁內訌」的事情。從而西周的政權，便根本陷於瓦解了。』（氏著中國史綱第一卷第三〇〇頁）

然而宣王還是不覺悟，除了南征荆蠻外，還要「先伐太原之戎，未克。既又及晉師伐條戎，敗績。既又伐姜戎，戰於千畝，又敗績。四十年（公元前七八八年），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不從，卒料之。其晚年，又殺大夫杜伯。伯本無罪，殺之，寃也！識者於此知周室之果衰矣。」（章巖氏著中華通史第一冊第二三六頁）

宣王崩，幽王立，十有一年（公元前七七年），犬戎遂殺王於驪山下。不管人民死活，只顧「一家一族的利益，歷代統治者的結局，大抵如此。」

第二章 春秋戰國前後

從周家天下來看，自平王至敬王時，稱爲春秋；自元王至赧王時，稱爲戰國。爲什麼要把前一個時代稱春秋，後一個時代稱戰國呢？說來很簡單，所謂春秋，就是魯人孔丘氏修魯史，號春秋，始於周平王四十九年，即魯隱公元年（公元前七二二年），終於周敬王三十九年，即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四八一年），共二百四十二年。故後人以這書名，稱這一時代爲春秋。至於戰國，據史記六國表，始於周元王元年，然按周本紀，實始於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四〇三年），其終止之年，依藍文徵氏的看法，應以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爲是，共一百八十二年。漢劉向將這時代的史實，編爲戰國策，故後人又以這書名，稱這一時代爲戰國。若把這兩個時代的年齡加起來，合計爲四百二十四年。在這四百二十四年當中，各個國家的人民，簡直沒有過着一天安定的日子。換句話說，這些國家，天天都在戰爭。據藍文徵氏說：『春秋各國，大小戰爭凡二百十三次；戰國大小戰爭二百二十次。』（氏著中國通史第五九至六〇頁）這樣多次的戰爭，任何國家的人民，想過着一天安定的日子，是不可能的。即使有些國家不想戰爭，但你不打他，他偏要來打你，又有什麼方法來避免這禍事呢？因此，大家只好捲入漩渦，鬧個一塌糊塗。

究竟當時有多少國家，是什麼國家鬧得最厲害呢？據說，在周初有一千八百國，到了武王伐紂的時候，不期而會者，尚有八百國之多。這八百個國家，幫助武王伐紂，其目的，在推翻紂王腐爛政權，解除人民的痛苦。殊不知紂王垮台以後，武王於公元前一一二二年，代之而起，還是和舊勢力謀妥協。

封紂子祿父於殷，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蒯，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至八百個國家的在事出力人員，連姓名也不見記載。所記載的，只是苗夷血統的『庸、蜀、蜀、羌、髳、微、盧、彭、濮、』諸人。但他們也是一無所得，而懷着滿腔不平之氣。到了相當的時候，他們要同周家王朝鬧一鬧的。春秋時代，是他們起來鬧的時候了。鬧得最起勁的，據夏會佑氏引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五所記，共有二百零九個國家：

『魯、蔡、曹、衛、滕、晉、鄭、吳、北燕、齊、秦、楚、宋、杞、陳、薛、制、莒、小邾、許、宿、隨、祭、申、東虢、共、紀、夷、西虢、向、極、邾、郟、南燕、凡、戴、息、鄧、牟、葛、魏、州、隨、穀、鄧、黃、巴、鄴、梁、荀、賈、虞、貳、軫、郟、郟、州、蓼、羅、賴、牟、葛、於、餘邱、譚、蕭、濇、滑、原、欒、郭、徐、欒、郭、耿、霍、陽、江、冀、舒、弦、道、祁、溫、鄧、厲、英氏、項、密、任、須句、顛臾、頓、管、毛、聃、雍、畢、鄧、郁、郟、郟、韓、蔣、茅、胙、郟、夔、檜、沈、六、蓼、偃、欒、巢、茶、舒、蓼、庸、崇、邾、邾、越、劉、庚、黎、鄆、州來、呂、檀、鍾離、舒庸、偃陽、郝、欒、杜、舒、鳩、胡、焦、楊、郟、庸、沈、姒、辟黃、不、葵、房、禹、鍾吾、桐、戎、北戎、盧、戎、犬戎、小戎、麴、戎、山戎、狄、大戎、東山臯落氏、楊、垣泉臯伊雒之戎、淮夷、陸渾戎（又名陰戎）、庸、谷、如、介、姜戎、白狄、鄭滿、羣蠻、百濮、赤狄、根牟、潞氏、甲氏、留吁、鐸辰、茅戎、戎蠻（即蠻氏）、無終、蕭、慎、亳、鮮虞（又名中山）、肥、鼓、有莘、有緄、寒、有鬲、斟灌、斟鄩、過、戈、豕韋、觀、扈、豳、邠、奄、仍、有緄、貽、披、蒲姑、逢、昆吾、密須、闕、闕、甲父、郟、郟、郟、封父

的確，是陷於極端錯誤的。因此，楚莊王和吳王夫差，越王勾踐等，便積極起來組織一條反對「尊王攘夷」的陣線。不過，這陣線不十分鞏固，而且隨時火併。周家的封建王朝，在瀕瀕的狀態之下，又得乘機延續了若干年，而助長大小各國不斷的戰爭。在這不幸的戰爭中，自然有不少國家突起突滅；然而戰爭的烈火，還是不斷的延燒着，一直由春秋初期，燒到戰國末期，才告一個段落。

在這長期戰爭的演變中，王桐齡氏把他們分成兩個集團。即「尊王派——齊桓公，宋襄公，晉文公，秦穆公；非尊王派——楚莊王，吳王夫差，越王勾踐。」（氏著中國史第一編第二七頁）其實，構成這兩個集團的原因，不只是他們「尊王」與「非尊王」，而是另有一個更大的條件存在。這條件，就是「民族意識」。否則，苗夷血統的楚吳越等國，為什麼一定要站在「非尊王」的一面呢？不僅這樣，連他們自己，都是在稱「王」的。楚吳越都稱「王」，自然，比較稱「公」的齊桓，晉文，秦穆，宋襄們高一着了。因此，楚吳越等國，那里還肯向周家腐爛王朝的封建勢力低頭，而降下自己民族的地位呢？說到這里，我們要歸罪於齊桓公「尊王攘夷」的號召了。「尊王」，是政治性的；「攘夷」，是民族性的。如果要消弭戰爭，減輕人民的痛苦，應該以政治作手段，來促進各個民族的平等與團結；不應該以民族作犧牲，來鞏固一人一家一族的天下。齊桓公喊出「尊王攘夷」的口號，延長多年的戰爭，真是百罪莫贖了。況且齊桓公還是東夷的血統！因為齊桓公的先祖為呂尚，呂尚是東海上人。據史記集解：「呂氏春秋曰，（東海），東夷之土。」東夷之土產生的人，當然是東夷之人。其先祖為東夷之人，難道齊桓公還不是東夷的血統嗎？既是東夷血統，反而提出「攘夷」口號，大抵中了周家王舅「以夷制夷」的毒計。老實說一句，周家還不是西羌族嗎？孟柯氏說：「文王西夷之人也」，

便是鐵證。數典忘祖，周與齊都同樣犯了缺乏「民族意識」的錯誤！有豐富「民族意識」的，要算楚之熊渠與熊通。儘管史家說「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但是他們不肯承認，所以熊渠說：「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證……」熊通也同樣的說：「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爲叛……」（史記楚世家）這「民族意識」，是何等的顯明而有力啊！並且他們的「民族意識」，是基於平等的。從春秋到戰國，在歷史上沒有看見他們對於西戎，北狄，東夷，華夏各民族罵過半句話。於此，更見蠻夷（苗夷）民族胸襟之寬大！就是吳越兩國，儘管隨時火併，發生戰爭，但在民族觀點上，他們還是和楚國站在「非尊王派」一方面的。「非尊王派」，就是反對「尊王攘夷」。

楚之民族，屬於南蠻，爲苗夷血統，上文已經說得多了。至吳越之是否屬於苗夷血統？從梁起超氏說：「吳楚在春秋，皆蠻同夷狄……」（氏著春秋載記第一八頁）又說：「蠻越族，極複雜，三代之苗、蠻、濮……皆屬之。」（氏著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第七頁）繆鳳林氏也說：「吳越楚蜀閩，皆爲蠻。」（氏著中國通史要略第三冊第五〇頁）雖後來吳被越滅，越被楚滅。這只是政權的轉移，但他們的「民族意識」，是始終一致的。這種傳統精神，由春秋戰國，一直到公元前二四六年，秦始皇併吞六國，都還是沒有改變。不僅這樣，就是秦亡以後，他們還是根據「我蠻夷也」的傳統精神，作繼續不斷的鬥爭。所以到了今天，一般苗夷子孫，還是固守着川滇湘黔粵桂……的根據地，而向着緬甸，越南，暹羅，馬來亞等黃金地帶發展。——但不是侵略性的。

第一節 楚蠻的成敗

這裏稱楚國爲「楚蠻」，是根據楚世家「當周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說的；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意思。儘管同書上說「楚之先祖，出自顓頊」，是黃帝的子孫。「唐虞時爲祝融，夏時爲昆吾，殷時爲彭祖。」可是楚人對於這些出處，不大注意！而注意的，還是周家天子封的「楚蠻」；而且對於「蠻」字頗感興趣！我們至少可從兩件史實看出。同上書說「乃興兵伐庸，揚越，至於鄆。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號謚……」後來能通自稱武王，將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爲叛……」。他們爲什麼一定要稱「蠻夷」呢？這，也許是梁啓超氏說的：「民族意識，對他而自覺爲我」？梁氏怕我們不大明白，曾舉上述兩件史實作例子。他說：「史記楚世家，兩載楚人之言曰，『我蠻夷也』，此卽湖北人當春秋初期，尙未加入中華民族之表示。」（氏著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第二頁）他爲什麼要作這樣的表示？就因爲他們根本不是華夏族，而是蠻夷族。他們確是蠻夷族，你偏偏說他是華夏族，他們是不願意的。

楚之確是蠻夷，除了熊渠能通的聲明而外，詩經也說「蠢爾蠻荆，大邦爲仇。」又說「據彼荆楚，深入其阻。」是知蠻荆、荆楚、楚蠻，都是指的楚的領土與人民而言。徐松石氏說得好：「荆卽是棘，也就是楚。淮南子「師之所處，生以棘楚。」古時荆字棘字楚字三字通用。」（氏著秦族僮族粵族考第八頁）

查楚都城，原來在郢（今江陵），後遷到鄒（今宜城）。他的勢力範圍，約佔今湖北省全部，河南省之南部，陝西省之東南部，四川省之東部，及江西、安徽、江蘇三省之各一部。到了戰國，屢次遷都，——遷陳、遷鉅陽、遷壽春。壽春（今壽縣），就是他們遷到最後的一次。其區域，自然要比

較春秋時大些。約當今之湖北湖南二省，及河南省南部；安徽、江蘇、浙江三省之大部，并涉及山東、江西、陝西，四川等省之一部。這些地方，也就是從前三苗所有的區域。春秋戰國時的蠻夷，也就是唐虞三代時之苗夷。至「蠻」字爲「苗」字的轉音，在前文已一再說過了。

關於楚的世系，據王桐齡氏說：「子爵，華姓，周文王傳鬻熊之後。鬻熊之後熊繹，始受封。傳六世，至熊渠，始僭王號。又傳十世，至熊通，始有諡，是爲武王。武王十九年入春秋，共傳四十一世，八百餘年，爲秦所滅。」（氏著中國史第一編第六二頁）楚能够共傳四十一世，經歷八百餘年，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事實上，畢竟如此，正由於他歷代都有些不平凡的人物，來担負國家的重任。如若敖、蚡冒兩位，確是三苗傳統精神的承繼者。他們在洞庭、彭蠡、岐山、衡山一帶較平坦地方，開拓很多的田園；就是山岳起伏的地區，也種下不少的松柏檜梓竹木。所謂「筮路藍縷，以啓山林。」是也。爾後熊通執政，自號武王，所有羣蠻百濮，均一致前來擁護，共同打擊周家的封建王朝。熊贊繼位，雖號文王，而武功却不亞於武王。他二年伐申，六年伐蔡，十二年伐鄧，所有江漢間諸小國，無一不願意加入楚蠻的集團。因爲楚蠻能够開誠扶持他們，建立新興的國家，以與中原民族對抗。就是中原的申呂諸國，見着楚之大公無私，也願輸誠請降，共謀和平局面的打開。成王渾以後，更「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而各路諸侯，都願放下武器，前來講和。就是惟我獨尊的周天子，也會派遣代表，提起一塊「胙」肉，謁見成王，請成王「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如果再通俗一點說，在周天子的意思，「你不惹我，我也不惹你。你管你的楚國，我管我的中國。你如果要向吳越打仗，儘管自己打好了；但是不要侵犯我的中國！」那時，齊桓公正任山東稱霸，聽說周天子對

於楚蠻如此優待，心裏有些不服。便驅兵遣將，殺向楚國而來。殊不知楚蠻之國，原本湖沼地帶，山岳起伏；加以蠻夷官兵，承繼崑尤傳統精神，殺伐十分厲害。所以齊兵開進楚國時，一連打下幾個敗仗，傷亡官兵不少！齊兵知道楚國是不好惹的，只得向楚請和。楚蠻大度爲懷，讓齊兵在召陵地方，賭了一些冤枉咒，仍率領殘部，向齊國原路撤退。齊兵撤退以後，楚蠻又才慢慢的收拾那些盲目附和的小國。十年伐許，二十二年伐黃，二十六年滅英，三十三年辱宋……這些小國，不是歸併，便是降服。這時的楚國，真是雄糾糾，氣昂昂，天下無敵了！殊好景不常，晉文公又乘着楚蠻兵驕將惰之際，組織齊秦聯軍，再殺向楚國而來。楚蠻匆忙應戰，在城濮吃了一個敗仗，今後也不敢再驕傲了。

成王吃了一個敗仗，只好休養生息，埋頭苦幹，一直幹了四十六個年頭。繼之而起的，爲莊王、共王、康王、靈王、平王、昭王、惠王。這些王，還不錯，個個都帶得有一股「蠻勁」！而「蠻勁」十足的，要算楚莊王。梁啓超氏說：「晉國代有名卿，而楚國代有名王。」（氏著春秋記載第七頁）一點也不錯！茲就楚莊王辦的兩件事說一說。第一他講求民生；第二他注重武力。再從梁啓超氏說的一段話，便可看出。他說：「楚王立，三年而滅庸，自爾以後，無日不申傲國人曰，吁！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怠。在軍則申傲曰，吁！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楚內政之修明，民業之昌阜，於茲稱最焉。」（同上書頁）是的，一個國家的建立，是要人民和士兵都有衣穿飯吃才行。如果把人民和士兵都看成奴隸牛馬，讓他們挨飢受餓，而少數豪門官僚，竟窮奢極慾，把整個國家的財富，認爲他們的私產，結果，只有腐爛崩潰的。楚之列王，尤其是莊王，看清了這一點，而又身體力行，所以「國人大悅」，國勢日興！伐庸，則庸敗；伐宋，則宋敗；伐陸渾之戎，陸渾之

戎亦敗。及其兵逼周郊，作示威的遊行；周定王聽得這消息，也會派王孫滿前去慰問。莊王在這極盛的情況下，會向王孫滿開了一句玩笑話：「周鼎究竟有多大多重呀？」弄得王孫滿啼笑皆非，只好說出一句「在德不在鼎」的答復。接着還叨叨絮絮的說了一篇什麼處夏商周的大道理。其實，這些道理，在楚王聽去，總覺無聊！他的想法，也許是一切的一切，都是建築在「力」的上面。要抓住人心，打了勝仗，才是現實。所以他半生勞苦，都消滅在戰爭中。據翦伯贊氏說，楚蠻征服的小國，共有六十個（見前文）。這六十個小國，在楚莊王手裏降服的，恐怕要佔多數吧？這些小小的國家，大抵皆蠻夷之屬。可是楚之征服他們，不是消滅他們，而是以武力迫使他們，反對「尊王攘夷」的齊桓、晉文、秦穆之流，共同建立一個「我蠻夷也」平等自由的國家。不過他的口號喊得不大漂亮，所以被人忽視了。然而他的「民族意識」，還是很明顯的堅持着。共王靈王以後，國勢日衰，人民遭受的痛苦日重。到了平王，聽信讒言，殺太子傅伍奢，更覺人言嘖嘖！後來伍奢的兒子伍員，替父報仇，勾結吳王闔閭，興兵伐楚。這時，昭王當國，平王早已死了。吳兵入郢城，竟掘平王之墓而鞭其屍。伍員未免重裨血緣，而輕視國家了。但吳楚均屬蠻夷之邦，兩國的人民，想來不會因此而各自減低其「民族意識」吧？

第二節 吳蠻之成敗

吳之爲蠻，是歷史上記載的事實。史記吳世家說：「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又說：「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陳安仁氏

說：「吳楚越蜀皆爲蠻。」（氏著中國疆域沿革略第二二頁）這不僅說明了吳之爲蠻，而且說明了太伯之主吳，實由荆蠻人民共立的。因爲荆蠻人民，看得起他，說他有幾氣，所以才給他這一個尊稱。至於「自號句吳」的話，又是太伯給與荆蠻國家的雅號；也就是後來建立的吳國。吳國的吳字頭上加一個「句」字，也和越國的越字頭上加一個「於」字一樣，是沒有多大意義的。舉例來說，如下江一帶的孩子，有叫媽爲姆媽，叫姐爲阿姐，難道我們還能夠說出媽字頭上之「姆」字，姐字頭上之「阿」字，有什麼意義嗎？史記索隱，對於吳之爲蠻，說得更清楚。「荆者，楚之舊號，以州言曰荆，蠻者，閩也。南夷之名蠻，亦稱越。此言自號句吳，吳名起於太伯，明以前未有吳號。地在楚越之外，故稱荆蠻。」

如果以現時的眼光來看，句吳之故都，即今之吳縣。其勢力範圍，約佔今江蘇省之大部，及安徽、浙江兩省之一部。自淮泗以南，至浙江嘉湖之境，皆屬吳之區域。當太伯等由西羌奔到荆蠻時，多少帶得有一點周家的文化。這文化，也許是「荆蠻義之」的「義」字。這「義」字，也就是現在流行的「義人」或「義民」，寓有逃難受苦者的意味。太伯既是當時的「義民」——逃難者，所以到了荆蠻，不管穿衣吃飯，都得遵守地方習慣，要向地方人民學習。「文身斷髮」，便是太伯向東南荆蠻學習的第一課題。在他們學習的期間，吳國的政治設施，還是沒有多大的進步。就是太伯死了之後，承繼而起的仲雍、季簡、叔達、周章等，也是沒有什麼新的成績表現。當周章執政時，恰逢武王伐紂，承取得勝利，便給他——周章一個「君吳」的封號。可是這種「隔山打獵，見者有份」的封號，是使不得多大感激的。周章死後，傳位給熊遂、柯相、疆鳩夷……一直到了壽夢，吳國才在春秋時代，露了

一些頭角。這就是史記吳世家說的「而夷蠻之吳興。」夷蠻之吳，也就是荆蠻之吳。既是荆蠻之吳，則吳之政教、文物，及一切風俗習慣，還是荆蠻固有的東西。這些東西，除了沾上一點周家的文化，與中原任何國家，都沒有發生深切的關係。其與中原國家發生政治軍事關係的，恐怕還是由於楚之申公巫臣的介紹吧？申公巫臣爲什麼要由楚入晉，由晉入吳呢？這是另一問題。這里要說的，就是申公巫臣由晉入吳，教吳國組織騎兵和戰車隊，却是給予吳國政治上和軍事上一個很大的改革。

本來吳在長江下游，湖澤交錯，船舶往來，尙稱便利！如果與鄰國交戰，專取守勢，還不成多大問題。假使要出師遠征，揚國威於域外，而申公巫臣所介紹的騎兵和戰車隊，便十分的需要了。

說到固有文化，荆蠻之吳，是最講信義不過的。就以季扎掛劍的故事來說，真值得我們敬仰！史記吳世家記得有一段小故事：「季扎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扎劍，口弗敢言，季扎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這小故事看來，我們不僅知道荆蠻之吳，很重義氣；而且知道在那時，他們已有名貴的寶劍了。這寶劍，據說，是什麼干將莫耶，爲苗夷始祖蚩尤傳下來的。所謂「蚩尤受廬山之金以作兵」是也。况且吳國還有「章山之劍」，可鑄造其他利器呢！它有了這些寶貴的東西，又採行了晉國的騎兵和戰車隊，來改革軍制，加強組訓，吳國戰爭前途，是有很大希望的。

吳王闔廬之昌盛，大抵爲此。吳王既有良好的軍隊，便憑着他的武力，蠶食楚國東邊一些小地方；而且與唐蔡兩國聯合，向楚國積極進攻。軍次漢水，楚亦嚴陣以待。在兩軍對峙期間，情勢極爲嚴重；吳王在這嚴重情勢之下，不免有些焦灼。其弟夫槩，自告奮勇，親率五千人馬，直向楚軍陣地殺

來。楚軍不支，向後撤退；而吳軍亦步步追擊。楚軍爲擺脫敵人追擊計，也會反攻了五次。但五次都被吳軍擊潰了；而且吳兵乘勝佔了楚國的鄧都。那時，楚昭王倉皇失措，逃奔郢國，後來又逃奔隨國，暫時棲身，徐圖再舉。而吳王闔廬及伍員等，選入郢都，大肆搜索，并掘平王之墓而鞭其屍。鞭屍，是伍員搞的事情。據說，他爲的報父兄伍奢伍尚之仇。這又是另一回事。本文要說的，就是荆蠻之吳，兵強馬壯，驍勇異常，素號天下無敵的楚國，都被他們打垮了。於此，更見苗夷民族，是一個比一個強啊！

吳王正在對都羅武揚威之際，越國便乘虛伐吳。同時，秦國又應申包胥之哭訴，特遣兵擊吳以救楚。吳王接得情報，真是進退兩難！最後決定，只有放棄楚國，收兵回吳，以防止越人的進攻。因此，昭王便得重返楚國，另行部署，準備作下次的戰爭。

昭王十九年，即公元前四九六年，吳伐越，越王勾踐迎擊吳兵於槜李，敗吳兵於姑蘇。吳王闔廬，在這次戰役中，因傷殞命。當闔廬臨死的前夕，傳位給兒子夫差，并告以「復仇」大義。夫差坐上王位，兢兢業業，隨時派人喊口號：「夫差！爾忘越王勾踐之殺爾父乎？」夫差應聲答道：「不敢忘！」這口號，一連喊了多久，從沒有一天間斷過。夫差決不像那些假惺惺，只空喊些口號而已，而且要澈底實行的。所以他秣馬厲兵，待時而動！兩年以後，出兵伐越，果然在夫椒地方，打了一個勝仗，以煎雪他父王的仇恨。仇恨是煎雪了，可是勝利沖昏了他的頭腦，反而與越王謀妥協。越王勾踐，在表面裝着僕僕，願做他的臣僕。并卑辭厚禮，賞獻美女西施，使吳王高興高興！其實，越王內心，是懷得有一種陰謀的。從他「臥薪嘗胆」看來，便知道他早晚間，是吞滅吳國的大敵人！而吳王

夫差，一點也不覺悟，還以為自己了不起，竟興兵動衆，北上攻齊。他爲達成任務，廣征民工，在江北揚州地方，開了一條運河，企圖「通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於黃池。」吳兵正繼續北上，越王認爲有機可乘。就一面下令給范蠡、后庸統率大兵，從海道轉運淮河，斷絕吳軍交通，以解決王子友於姑熊夷。另一面，越王自己，親率一支人馬，溯江而上，直搗吳都，并焚燬姑蘇，擄得戰利品不少。夫差見官兵厭戰，大勢難於挽回，只得援照「勾踐事吳」的舊例，請求開始和談。明白些說，就是「吳王願以臣僕之禮，像從前越王孝敬他一樣，轉來孝敬越王。」越王不肯接受這條件；而且展一展袖頭說道：「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命乎？」可是夫差還是認爲「和平未至絕望」，仍繼續向越王請求！越王真有些看不過意，準把兩東百家之地，賜給夫差，讓夫差和西施倆，共樂晚年。夫差本願接受這條件，但他回頭一想，不免有些淒涼起來！只好說聲謝謝！「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便拔刀一刎，結束了他的人生。吳王夫差死後，而荆蠻之吳的人民，還是活潑潑地，照樣耕田、織布、讀書、做生意……以維持他們的生活，繁殖他們的子孫。一個統治王朝的覆亡，是不應以全國人民，來作他殉葬的禮品的。

第二節 越蠻之成敗

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說：「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允常。允常卒，子勾踐立，是謂越王。」如果根據這種說法，則越之封會稽，是爲「守禹之祀」。真的只爲着「守禹之祀」，當然不一定要夏后氏之後

才行。從「文身斷髮，披草萊……」的形狀看來，便不見得是「禹之苗裔」，而且好像是請來看守這一座古廟的苗老頭。否則，他二十餘代的世系，爲什麼不明不白的就傳到允常呢？據臧勵蘇氏說：「越，姒姓，子爵，夏少康之後，封於會稽。」（氏著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第九四六頁）他不但贊同越王勾踐世家的說法，而且補充了「姒姓」的漏洞，以證實越族確是「禹之苗裔」。因禹爲姒姓之故。但范文瀾氏，則否認了上述各情，而肯定的說：「越是更僻遠的小國，越乃姓華，不是禹的子孫。」（氏著中國通史簡編第四四頁）假使越果然不姓姒而姓華，則必爲楚之同族無疑。這不但爲着楚之爲華姓，卽就地理看來，吳越與楚接近，其生活習慣，也是相同些。如此，則越必非禹之苗裔，而屬於蠻夷民族，亦卽苗夷民族。童書業氏說：「楚吳越等，本皆蠻夷之邦。」（氏著中國疆域沿革略第二二頁）楚吳越既是蠻夷之邦，而生長在此邦的人，當然是蠻夷之人。王桐齡氏專提出吳越來說：「在中國東南方，占領現在江蘇、安徽南部之揚子江南岸與浙江北部錢塘江流域，史書上稱之爲吳越。此一支民族風氣，斷髮文身，與漢族之峨冠博帶者成反比例。其語言，亦與漢族系統全然不同。」（氏著中國民族史第一二頁）

楚爲蠻夷，在前文說了不少，用不着再來引證。至吳越，既爲「斷髮文身，與漢族之峨冠博帶者成反比例。其語言，亦與漢族系統全然不同。」當然，越族不是禹之苗裔，而屬於蠻夷血統。繆鳳林氏也說：「以今地理考之，吳越楚蜀閩皆爲蠻。」（氏著中國通史要略第五〇頁）翦伯贊氏更引伸其說，使我們越發了解。他說：「在春秋時代，南太平洋系人種（苗族），仍分佈於中國之西南，與沿海一帶。其分佈於今之四川漢中一帶者，謂之羣蠻；其分佈於湘桂黔滇者，謂之百濮；其分佈於東南

沿海者，則爲百越之族。」（氏著中國史綱第一卷第三三七頁）「百越之族」，卽於越族，亦卽越族建立之越國。越國在揚子江下游，正合王桐齡氏說的「揚子江流域七省（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爲苗族之根據地。」（見前）這是王氏從地理觀點說的。就是從民族觀點來說，他也曾講過「閩與甌越、南越三支，爲苗族旁系血統。」（見前）至閩與甌越南越的出現，雖屬下一代的事，但他們屬於越族的血統，却是鐵般的事實。

上述種種，只是說明了越不是禹之苗裔，而是當日崛起東南，稱王稱霸的苗夷民族。他的極盛時代，當然要算勾踐消滅吳國後的越代王朝了。他是怎樣把吳國消滅的？在「吳霸之成敗」一節中，已經說過了。這裏要補述的，是勾踐和夫差協議後，他馬上做了幾件要緊的工作：「葬死者，問傷者，弔有喪，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國語越語上）勾踐在戰敗之餘，表面上，固然很恭順的「卑事夫差」，可是他的內心，却充滿了「復仇」的熱力。從他返國以後，「苦心焦思，置胆於坐，坐臥即仰胆，飯食亦嘗胆。」看來，便知道他對「雪恥」下了很大的決心。而且「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吊死，與百姓同其勞。」一代統治者的國王，尙且這般勤勞節儉，而上行下效，自然，在越國要造成一個良好的風氣，增加他們精神上，物質上的力量不小！然而他們還認爲不夠，所以又由勾踐下了一道命令：「令壯者無娶老婦，令老者無娶壯妻。女子十七歲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歲不娶，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一壺酒，一犬；生女子，一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國語越語）這命令一下，越國壯年男子，不敢娶老婦爲妻；青年女人，不肯嫁老漢爲夫。并且獎勵生

育，如果生的是男娃娃，公家果然送上兩壺酒，一條狗；生的是女娃娃，公家果然送上兩壺酒，一條豬。一胎生下三個的，公家果然送一個奶媽；一胎生下兩個的，果然由公家送上很多的肉。這樣一來，越國的人口，也就一天天的增加了。

越國有了卓越的精神，豐富的物資，又增加了大疊的人口；如果統治王朝，要高興和那一個國家作戰的話，不但吃不盡，用不完，而且也怕死不光的！可是，這些物資和人民，也要犧牲得有代價才行。他們所謂代價，就是鞏固統治王朝，擴大越國江山。爲要達到這目的，又非得到謀臣策士不可。所以他於外來人士的待遇，是「累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磨厲之於義。」一般的解釋，「義者，事之宜也。」只要是對於統治王朝有利的，都可算得「事之宜」。外來的人士，只要住得安，穿得好，吃得飽，所謂「事之宜」那一套，他們是懂得的。越國要鞏固王朝，擴大江山，他們自會去作積極的打算的。果然，滅吳以後，王朝便鞏固起來了；至江山的擴大，據童警業氏說：「越都會稽（今浙江紹興縣），其勢力範圍，約佔今浙江省之大部，兼涉江西省境。自浙江舊杭州以南，又東至於滬，皆越分也。越滅吳後，北會諸侯於徐州，蓋其勢力已達山東省南部矣。」（氏著中國疆域沿革略第二二頁）越國勢力，既擴大到揚子江以北，直達山東境，其霸業，當然可與晉齊秦宋等國相抗衡了。不過當時國際情勢，已構成兩大壁壘。前文說過，其一爲「尊王派」，如晉齊秦宋等；其一爲「非尊王派」，如楚吳越等。「尊王派」，擁護「尊王攘夷」；「非尊王派」，反對「尊王攘夷」。這兩派主張不同，戰爭疊起。儘管錯綜複雜，但站在「民族意識」的觀點上，是絲毫不稍假借的。因此，楚吳越等國，始終站在「非尊王派」的立場，而作反對「尊王攘夷」的運動。從王桐齡氏所列：「尊王

派——齊、宋、晉、秦；非尊王派——楚、吳、越。」的表（見前）看來，更感覺他們旗幟的顯明。這兩個對立的形勢——「尊王派」與「非尊王派」，由春秋一直到了戰國，即公元前七二二年，到公元二二一年，還是沒有消失。儘管後來吳被越滅，越被楚滅，但他們——蠻夷民族的意識，却沒有因為政權的轉移，而遭受一些影響。相反的，却因政權的轉移，正好集中他們的力量，擴大蠻夷（即苗夷）的領域。梁啓超氏說：「春秋時，越滅吳，吳子孫有避越於嶺外者，始築南武城於廣州。戰國時，楚滅越，越人公帥出復入粵，增修其城，是爲江南人士入廣州之始。」（見前）這樣看來，「入廣東之始」的，還是江南人士的吳越，也就是蠻夷民族。考春秋至戰國，中間相隔七十八年，他們還是本着苗夷民族的意識，完成他們在歷史上應負的使命。試問，古今來，如此偉大的工作，能有幾個民族做得到？

戰國閉幕了，楚被秦滅了！但「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豈僅楚人，就是吳人越人，對於「亡秦」的工作，也會流了不少的血汗！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說：「至闔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闔君，皆其後也。」便是事實。

第三章 秦漢以來

說到秦政劉邦，大家都知道他們是秦漢兩代開國的始祖。他們能够統一六國，推翻前代王朝，坐上第一把交椅，當然是有眼光，有本領，比較一般更高明的人。他們的高明，從表面看來，大抵是善於用人，而且能够打仗。不錯，這是他們成功的條件。可是他們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條件，往往被人忽

略了。這條件，露骨些說，就是他們能够尊敬苗夷民族始祖蚩尤。蚩尤不僅長於用兵，而且長於政治。他們爲達到目的，必得在蚩尤遺教中，誠意的去揣摩。所以秦政東遊海上，祭山川八神（一天主，二地主，三兵主，四陰主，五陽主，六月主，七日主，八四時主。）時，於封禪書上，把蚩尤稱爲「兵主」（史記始皇本紀），位列第三。就是劉邦立爲沛公，也會「祭蚩尤於沛廷」（前漢書高帝紀）。應劭對於他們祭蚩尤的意義，有一個正確的解釋：「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故祠之，求福祥也。」秦漢的「福祥」，尙且去向蚩尤祈禱；難道蚩尤的子孫——苗夷民族，還不會承繼蚩尤的傳統精神，使自已日漸成長和繁榮嗎？的確，他的子孫——苗夷民族，已在成長和繁榮了。梁啓超氏說：「苗族與我國交涉最古，自黃帝迄舜禹，爲劇烈之競爭，盡人知之矣。自春秋戰國秦漢以來，苗名不顯，通稱曰蠻，秦半皆苗之裔也。」（氏著中國民族之觀察第五頁）從這一說話，我們可以了解苗夷民族，在秦漢以後，不管稱苗稱蠻，或其他，總是一脈相承，自黃帝以至現在，都是嶄然存在，而且繼續不斷的發展着。

本來秦在西周末，社會經濟發展，完成了封建制度的轉變，成爲周代西土的一大獨立領主。春秋時，勢力益強，征服了齊晉諸國，成爲五霸之一；戰國時，又成七雄之一。到了始皇秦政併吞六國以後，而六國的領主經濟，則日趨沒落，轉變爲商人地主經濟。商人地主們，盡力收買土地，不數年間，土地向地主集中。一般失去了土地的農民，因貧困而降爲佃農，反而減少生產。始皇爲增進收入，不能不捨稅地而稅人。人民負擔既重，除了甘心餓死者外，惟有挺而走險，反對暴秦的苛法。由此戰爭四起，社會幾無寧日。

苗夷民族——不管是南越或百越，自然有些不滿；而躍躍欲動。其準備南下而牧馬的，還是漢南漢北的匈奴族。但始皇權衡輕重，竟決定了將欲北征，必先統一南方何計劃。廿五年（公元前二二一年），先遣王翦乘滅楚之威，進兵平定江南，降伏百越君長，設會稽郡以資鎮攝。而浙東浙西兩地，從此也不敢活動了。卅三年（公元前二一四年），發諸常連亡人，及贅婿賈人為兵，略取南越陸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五十萬戍守；而廣東廣西以及越南北部，也歸入了始皇的版圖。南方既平，始皇便整軍北伐，遣將軍蒙恬率師卅萬伐匈奴。收復河南地帶，設置四十四縣。始皇還不甘心，又征集民工四十餘萬人，構築萬里長城，作長期之屏障。於南方，征集民工五十萬人，構築南越城，以防止蠻夷（即苗夷）。此外，修築阿房宮的七十餘萬人，據說，大半是老弱和婦女充當的。無怪乎，農民失地不得耕，就是有田的人，想耕，也無能力去耕了。「賦稅如毛，徭役無期」，即是當時的寫照，雖有一些工商業者，在那里大賣氣力，企圖調劑社會的盈虛；可是在呂不韋為首的商人、地主、官僚三位一體的獨占政治之下，對於人民疾苦，也是無從解救的。由始皇到二世，只有一天天的加重了社會的嚴重性！

戊卒一叫，陳勝、吳廣起來領導農民暴動了！其他如韓趙魏齊燕殘餘的一羣，也各站在自己的崗位來叫喊。他們共同的目的，就是要打垮秦家的天下。惟有苗夷民族，除了項籍和劉邦們鬪一鬪法寶外，大家都不願多事。因為他們鑒於春秋戰國，羣雄割據，給予人民痛苦太深了。如秦氏王朝，能够作政治軍事之統一，也未始不是與民休息的機會。秦始皇和二世，均貪而無饜，仍同苗夷民族進攻。閩越東甌，在忍無可忍之下，才起來響應吳芮，擁護項籍，共同促進秦家的滅亡。後來他們離開項籍

走到劉邦那一邊，還是爲謀中國的統一。

劉邦，沛縣人，他當泗水亭長前後，常常和一般地痞流氓往來，如破落戶之張良，刀筆吏之蕭何，刑徒之英布，屠狗之樊噲，獄吏之任敖，里區門之酈食其，酒保之樊噲，吹簫之周勃，乞食之韓信，陳平等。這些人很了解卜屠社會，對於達官貴人，諸多不滿，但他們的內心，還是在追逐功名富貴的。當劉邦在咸陽看見秦始皇出巡時，前呼後擁，熱鬧非常！他站在一旁，歎了一口氣說道：「大丈夫當如是也！」他上述的那些朋友，都想找些事做，聽見劉邦「口出大言，必有大用」，便把他抽抬起來，和項籍比一比武藝。不多時，果然打败項籍，把秦家天下奪到手裏來了。當劉邦入關的時候，就「與父老（當地土豪劣紳，地主們）約法三章……除去秦法（當然限於極小部份），吏民皆案堵如故（可見漢代本質上是完全承襲秦的社會經濟制度的）……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吳澤氏著中國歷史簡編第一三二頁引前漢書高帝紀）他們「喜」的是地痞流氓抓住政權，而土豪劣紳，從此可望減少一些賦稅。對於一般農民的負擔，他們還是照樣的推行着。不僅如此，每個農民，還要向政府繳納入頭稅；所謂「算賦」，「口賦」是也。政府爲什麼要向農民們多多征稅呢？就是漢承秦制，增加了官府，地主，貴族，商人們的生產，尤其是鹽鐵酒紙……之類。他們爲尋找市場，就不能不向四夷發動戰爭。要發動戰爭，一切糧餉，當然要向廣大農民剝削。地痞流氓，土豪劣紳，既站在統治王朝高祖劉邦這一方面，一切一切的負擔，當然要減少得多了。繼劉邦而起的惠文景武……諸王朝，大體上，都按照「蕭規曹隨」的原則來行使。

第一節 閩越與東甌之消長

苗夷民族發展史

秦始皇吞併六國以後，不但六國——韓趙魏燕齊楚，隨時想起來報仇；就是敗亡得較早的吳越，也沒有一天不在作復國的運動。閩越王無諸，東越王搖之響應鄱陽令吳芮，在陳勝吳廣，農民大暴動之後，也一致擁戴項籍，向秦暴進攻，都有他的意義。這意義，不一定是基於狹隘的民族主義，而是因為秦秦殘民以逞的獨裁政治，非一致起來把他推翻不可。項籍不了解此中意義，以為越人對他擁戴，是為獵取功名；便有些忽略了他們的動機。越人也因此離開項籍，另走劉邦的路線。劉邦得到越人的幫助，却增加力量不小。這力量，不但可以亡秦，而且可以覆楚。項籍生長貴族之家，那裏意識得到！

劉邦勝利之後，果然立無諸為閩越王，把閩中一帶地方劃給他，都城設在東冶，也就是今福建省會的閩侯。搖，亦因功而立為東海王，都城設在東甌，即今歸建甌縣；所以有些人稱他叫東甌王。不管是閩越王或東甌王，在越人的眼光看來，不過是掩護苗夷民族生存的一件外衣。只要有了良好的機會，他們決不忘懷自己民族前途的開展的。到了景帝三年，即公元前一五四年，吳王濞起來造反，便是他們脫離漢家王朝的統治，來建立自己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的機會。可惜他們的步調不齊了！東甌實成了吳王的起義，而閩越又有些不同情。不僅這樣，而東甌又中途背盟，作了一「賣客」的勾當，竟把吳王殺死在丹徒，以要好於漢家王朝。這種行動，却失掉了苗夷民族本來的真面目。無怪乎，吳王濞的兒子子駒，要聯合閩越，前向東甌報仇了。東甌的行動，不但閩越王非議，就是東甌境內的人民，也認為太不合理！所以閩越發兵圍東甌時，東甌人民，却少起來抵抗；而且紛紛向着敵軍投降。沒有正義的戰爭，是抓不住人民赴湯蹈火的。東甌王沒了法，只好派人赴漢家王朝告急！乞援的文件

將將送列，又被田蚡開了一個玩笑。他說：「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叛，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史記東越列傳）自己已不圖振作，專靠外援接濟，却是一件危險的事！好在後來得莊助說了幾句好話，漢家王朝，才批准派遣會稽之兵前去營救。等待漢兵開到東甌，而圍攻東甌的閩越大軍，已先一日，主動的撤回今福州去了。漢家官兵，好容易開到東甌，殊不知到了東甌，只是撲了一個空。漢家官兵真不高興！所以把東甌男女老少，當成俘虜，一個個押解回國，并分派到江淮一帶做苦工，以作賠償漢家王朝軍費的損失。這就是史記說的「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衆來處江淮之間。」的官場話。

閩越王，真多事，建元三年，向東邊進軍圍攻東甌，已使東甌遭受很大的損失。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年），又向西邊進軍，襲擊南越。南越雖有損失，但是不敢還手。他的目的，希望漢家王朝，主張公道，出兵解圍。果然，漢家王朝，派了兩支大軍。一支山大行王恢率領，向豫章推進；一支由大農韓安國率領，向會稽推進。兩軍分進合擊，取道武夷孤嶺。殊一進入閩境，即遭閩越王鄢之兵伏擊，吃了一個小敗仗。閩越雖略占優勢，其弟餘善，頗覺不滿！尤其是無故發兵攻南越。所以他——餘善對有關係的族人說道：「今漢兵衆強，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他的結論，就是「殺閩越王以獻漢天子」。族人多同意他的主張，便把閩越王鄢殺了，而且把王的頭割下，送到大行王恢營裏去。王恢見人頭，很高興！以爲這次與兵動衆，爲的削平閩越王鄢。王的頭，既經割下，最好轉送「天子」，請即罷兵息民。奏文送去不久，奉到王朝「聖旨」，准如所請了。并說，這次事變，無諸孫繇君丑，不會參加，不如立弁爲越繇王，讓他祭祀祖先，免結仇怨，而且也是一「懷柔」

的辦法。至餘善大饑滅親，殺了王郢，就給他立爲東越王好了。

元鼎五年（公元前一二二年）呂嘉等又在南越暴動，殺穆太后，並殺漢使者。東越王餘善，接得這情報，上書漢家王朝，請派精兵八千，協同樓船將軍，會同攻擊呂嘉等。殊餘善行抵揭陽，爲風所阻，致稽延時日。及樓船將軍楊僕，攻下番禺，還不見餘善部隊開到；以爲餘善停兵不進。便報告「天子」，請求一併解決東越王。「天子」對這報告雖還沒有批准，而餘善却得了消息，并聯想到「非我族類」，難以相處。遂於次年，即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一一年）揭開「反漢」旗幟，而且任命驪力等爲「吞漢將軍」。「吞漢將軍」們，人強馬壯，朝氣勃勃！不顧一切的回白沙，武林一帶殺來。軍次梅嶺，竟把漢家三個校尉拉來開刀。漢使大農張成，聽得對方來勢驍勇，也不敢作正面的衝突。餘善在這優越情勢下，把玉印刻好，自己便稱起「武帝」來。漢家王朝，怎願意他這樣發展下去呢？唯一手段，只有派兵解決，於是，橫海將軍韓說奉令出句章，從海道推進；樓船將軍楊僕奉令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奉令出梅嶺；越侯爲戈船，下濊將軍奉令出若邪，白沙。大家按期出發，齊頭并進。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〇年），各軍進入東越境，便展開了一場攻防戰。東越方面的徇北將軍守武林，首先擊潰樓船將軍楊僕，并殺了幾個進攻得力的幹部。別的幾支人馬，聽得這不好的消息，大家都遲遲不敢前進。後來因爲越衍侯吳陽率衆七百人叛變；而建成侯敖，又勾結繇王居股謀害餘善。內部糾紛一起，時局發生巨變。漢家王朝，便乘著這機會，利用一般叛軍降將，給與不必要的虛名，如繇王居股封東成侯，建成侯敖封開陵侯，越衍侯吳陽封北石侯……這些侯，都只願一人一家的私利，而忽視了整個國家民族的前途；結果，國家敗亡，私利也隨著崩潰的頹勢而幻滅。

第二節 南越王國之建立

南越，就是南蠻，也就是苗夷民族遷入南方後的一部份。他們的建國，原來不是從南越王趙佗開始的。不過到了趙佗稱南越武王以後，他們建國的條件，才越發具備了。說到趙佗，據史記所載，他是中原真人。真定，就是現時的正定縣，屬於黃河流域。他的祖先，也許不是蚩尤後裔；可是，他對於南越人民，非常愛護，沒有一點狹隘民族主義的偏見。據史記說，趙佗初到南越，還是在龍川地方做官。他做官，當然和那些貪官污吏不同。所以他的上司——南海尉任囂臨死的時候，交給他一個很大的任務。這任務，就是「南越地方，負山險阻，可以立國」。

今來這地方——南越，在秦始皇時代，便被征服了的。那時，「秦併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秦爲什麼要以「謫徙」之民，與南越人雜處呢？他一方面，把這些習勇辯力的人們，送到邊區，以免在中原搗亂；另一方面，藉此鎮壓南越人民，迫使他們不能不按期向中原的統治王朝納貢。任囂奉派赴南海任校尉，大抵是担任這項使命。但任囂對於這項使命，是不大感興趣的。從他告給趙佗的一段話，便可看出。他說：「秦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興兵聚衆，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便知道他志願之所在了。

任囂死後，趙佗便執行了他的遺囑。他——趙佗，不但肯鎮壓南越苗夷民族；相反的，且把秦家王朝所設置的什麼「長史」之類的官吏，一個個的抓來殺了。南越苗夷民族，對於趙佗這一緊急措施，甚表擁護！而趙佗也就在這羣衆擁護聲中，掃除秦家王朝的苛政，解放桂林、南海、象郡各地的

人民，正式登上南越武王的寶座。那時，公元前二〇六年，秦已覆滅，代之而起的，乃是沛縣亭長劉邦。劉邦當亭長，也和現在的鄉保長一樣，他對於基層的實際政治生活，却有深切的了解。他知道趙佗在南越稱武王，便派遣代表陸賈，前去聯絡；同時，並承認他的政權，而締結「剖符通使」的和約。這樣一來，不但免除了劉邦對於南方的顧慮；而且在中原的聲勢上，也增加不少的威力。自然，南越苗夷民族，在趙佗領導之下，開發交通，促進生產，在軍事上，也完成了自衛的基本力量。但南越缺乏鐵的出產，所有兵戈刀矛，及一切鐵製工具，不能不仰給中原接濟。因此，他對於中原，和鄰近的國家如閩越，西甌等，都採取親善的政策。

劉邦死後，呂后於公元前一八七年，專政中原。她向南一望，頓覺南越內政外交，日趨進步，不免有幾分醋意！因此，便封鎖中原和南越的交通，並禁止銅鐵出口。這樣一來，却使南越在軍事上，經濟上，遭受一個嚴重的打擊。在當時，南越王趙佗的推測，以為呂后這種措施，或許是長沙王建繡的。不如興師北伐，給他一個血的教訓。南越軍次長沙附近，呂后才派遣將軍隆慮侯竈萌來迎擊。那時，天氣酷暑，疾病流行，漢家官兵不敢前進。趙佗爲一勞永逸計，特派代表赴南越，西甌等國，作進一步的聯絡，構成一條反統治，反侵略，反「大漢族主義」的苗夷民族聯合陣線。這陣線，「東西萬餘里」，可與代替劉氏政權的呂后王朝相對峙。

公元前一七九年，漢家政權仍回到劉氏手裏，知道中原之對於越南，不能再採用軍事鎮壓手段，只得變更懷柔政策。這政策，就是漢家王朝派人赴真定地方，尋找趙佗先祖坟墓，大加修理，並於春秋兩節，從優祭掃。同時，對於趙佗有關的親戚朋友，或送銀錢，或給官做，皆大歡喜！預計這消息

可能傳到南越時，漢文帝便派陸賈前去慰問趙佗。趙佗在這懷柔政策支配下，真是左右為難！不得已，只好寫封信去答謝，而自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這樣稱呼，照儒家眼光看來，是觸犯君王尊嚴的。可是漢家君臣，在南越苗夷的想像中，只不過是些吃人的野獸，用不着和他們客氣。不信請再看趙佗說的兩句話。他說：「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以帝號作自娛，這是何等的超脫，何等的瀟灑！比起那些抓着一官半職，臨死還不肯把老百姓放鬆，其器度不知相差多遠！

後來嬰齊以南越王公子的身份入長安，漢家王朝履行他祖宗傳統「和親」的國策，為嬰齊在邯鄲娶膠氏女為妻，攜回南越，生下一個名興的兒子。及嬰齊做了南越王，不用說，要立膠氏女為王后，興為太子了。嬰齊死後，太子興代立，其母膠太后，不大守規矩，與漢使安國少季相勾結，想把越王江山，送給漢家做屬國，以達到她委身南蠻的苦肉計。這種有辱國體的勾當，當然，像三朝元老呂嘉等，是絕對不會同意的。膠太后為目的不擇手段，設計置呂嘉等於死地。消息傳到長安，漢家王朝，便派遣韓千秋和膠太后的弟弟膠樂等，率領勇士二千多人，直向南方殺來，意圖「剪除」呂嘉，征服南越。殊不知韓千秋等，反被呂嘉發動南越的愛國健兒，阻擊於番禺四十里外，竟致全軍覆沒。而膠太后和漢使安國少季等，亦於南越發兵阻擊韓千秋等之前數日解決。并另立術陽侯建德為王，重振朝綱，消滅一切反動份子。漢家王朝，聽得這不好消息，頗為震恐！除一面封韓千秋之子延年為成安侯，封膠樂之子廣德為龍亢侯，以鼓勵後方功狗奴才外；另一面動員全國罪人，及江淮以南的壯丁，又向南越之地殺來。

第一支人馬，由路博德率領，出桂陽，下淮水；第二支人馬，由楊食率領，出豫章，下橫浦；第

三支人馬，由歸義戴侯率領，出零陵，下離水，轉赴蒼梧。此外，如馳義侯，發兵夜郎，下牂牁江，集中番禺；更不在話下。各路人馬，分頭出發，構成向南越國境圍攻的形勢。南越王建德等，見敵人來勢兇猛，只好主動撤退，移轉有利地帶。漢軍入番禺，撲了一個空。到處搜索，竟無所獲。官兵在憤怒之下，大肆放火，延燒民房殆盡。其損失，實難以數字計。

南越王在敵我衆寡懸殊的情況下，竟放棄了祖國，而讓漢家王朝，把它分成詹耳，珠崖，南海，蒼梧，九真，鬱林，日南，合浦，交趾九郡，使不再團結，長期的放在漢家統治王朝的鉄蹄之下，以便爲所欲爲。其實，一個政權的轉移，決不會影響到他整個民族的發展的。換句話說，南越王朝，儘管被漢家武力奪取，可是南越苗夷民族的意識，始終不會隨着政權的改變，而有所破滅。我們看，今天詹耳，珠崖，南海，蒼梧，九真，鬱林，日南，合浦，交趾的苗夷民族，還是熙來攘往，日趨繁榮；而不見「漢代衣冠」之招搖過市者，便知某一民族，不顧人民利益，而專用政治力量，或經濟力量，以消滅另一民族，事實上，是做不到的！

第二節 建立多國的西南夷

漢之西南夷，即春秋戰國之羣蠻百濮；羣蠻百濮，即舜禹時之九黎三苗。我們在前文，已見過不少了！他們這樣演變，不是說明了他們退出中原；他們這樣演變，而是說明他們會經留下一部份在長江流域保守外，另一部份，又向着新的方向——西南邊地發展。儘管他們因爲發展而稱爲西南夷，其實，也就是九黎三苗的後裔。因爲苗與夷，都是一體的。不過我們所謂苗夷，却與東夷，西夷有所

不同。其不同者，只是血緣的關係；決不是像華夏民族，對西戎、北狄、東夷、南蠻各民族，看成什麼「化外」之人，而帶有些輕視或仇視的意思。自然，這不是說一般華夏民族都如此，而是說中原歷代統治王朝，大抵如此。

這是另一件事，我們用不着在此多說；要說的，還是西南夷是怎樣的發展？上文說過，他們的前身是羣蠻百濮。羣蠻百濮，原本居留於湘鄂西南西北一帶，靠近川黔，由湘鄂溯江而上，或者循着山脈，作輻射形的運動；其勢力，可能延展到今之川滇康藏等地。漫說他們祖若宗隨時受着外力的壓迫；即使沒有外力的壓迫，他們也要向着草木暢茂、禽獸繁殖的地方移動。因為這些地方，最容易滿足他們生存發展的條件。

翦伯實氏說：「分佈於雲南貴州及四川西部的諸蠻，到漢初，已分化為幾百個氏族。其分佈於滇緬交界一帶者，有幾十個氏族，哀牢（永昌）最大。其分佈於雲南中部者，有幾十個氏族，滇（昆明）最大。其分佈於雲南西部者，有幾十個氏族，夜郎（安龍）最大。其分佈於貴州北部者，有幾十個氏族，且蘭（平越）最大。其分佈於四川西昌境內者，有幾十個氏族，邛都（西昌）最大。其分佈於成都西南者，有幾十個氏族，冉駝（茂縣）最大。……」（氏著中國史綱第二卷第一六七至一六八頁）翦氏所說的「諸蠻」，是歷史沿用的名詞，不會有歧視的意思。況「蠻」字的解釋，是含有「國」字的意義，如「南蠻」，「南國」，是也。徐松石氏說：「蠻字，并非野蠻；乃是古代南方人的自稱，具有國字的意義。」（氏著秦族僮族粵族考第三頁）似此，則翦氏所謂的「幾十個氏族」，也就是幾十個國家。否則，滇王當羌對漢使未說話時，便不會有「漢孰與我大？」的口氣；就是漢使者回去

報命，也不致說出「漢大國，足事親附」的話了。這些考據，都出自史記西南夷列傳；想司馬遷氏，決不會騙人的。至於他們立國的精神，我們從蜀伯賈氏繼續說的一段話，也可看出。他說：「在當時，在雲南中部（滇），貴州西南（夜郎），和西昌（邛都）一帶……有許多垂推左衽的蠻人，在那些地方，耕種稻田。在大理一帶（雋異昆明），有許多編髮的蠻人，驅着畜羣，遊牧於山谷之間，他們不知道何謂君長。在成都西南一帶（徙與笮都），有許多披髮左衽的蠻人，或耕田，或畜牧，或與言笑辯論，談吐風生。在今日松番一帶（冉豸）的山溪之間，有不少蠻人和羌人的石室，其高十餘丈。在那里，有畜羣，也有麥田，更有奇異的犏角牦牛，其重千斤。此外，也有馬、鹿、和五角羊，出入於叢林之間。在貴州的西北（且蘭）濃密的竹林之中，也有蠻人不少的村落。」（同上書第一六八至一六九頁）上述國家——西南夷，或耕田，或牧畜，……有吃有穿，又有房子住。他們「言笑辯論，談吐風生。」自由自在，瀟灑之至。這，簡直是理想的社會，人類的樂園了！假使沒有窮兵黷武的一些傢伙，如漢武帝等，橫衝直闖，到處挑釁，他們當然「與木石居，與鹿豕遊。」過着太平盛世的日子，不會引起人間的仇恨，更不會發生漢家王朝征匈奴，通西域，伐西羌，平交趾……積年累月的戰爭。這些戰爭，不僅勞民傷財，而且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屠戮人之父母；致造成各民族間長期相攻相殺的積怨。然而製造戰爭的統治王朝，有朝一日，也會自食其惡果的。武帝在位十八年，即公元前一二三年，因國用不給，賈官鹽爵，尤其是什麼「武功爵」之類，官爵既屬買賣；一般獲得官爵的人，無不向着人民頭上打主意。換句話說，就是剝削人民，剝削窮了，便濫發通貨，如白鹿皮等，強迫行使。弄得全國人民衣食無着，痛苦不堪；可是少數豪門資本，如孔僮、桑弘羊、東郭咸陽等，則

借着「均輸」，「權酷」等題目，大肆搜刮，富不可當！加以一般貪官酷吏如張湯、趙禹、義縱、王溫舒之流，專用嚴刑峻法，殺害人民，尤其是廣大的農民。人民在這些各種各樣的壓迫剝削之下，不能不挺而走險，來和反動的漢家王朝拚命。這就是「東方盜賊蠱起」的根源。

說到西南夷各個國家，自然也遭受不少的犧牲；可是，他們不願屈服。即使暫時妥協，不久也要起來反抗的。這就是歷史上常常說的「叛服不常」的道理。用事實來證明：「蜀人司馬相如，爲中郎將，通西夷邛笮，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數歲，道不通，夷人叛反。發兵興擊，耗費而亡功。」（章嶽氏中華通史第二冊第四二四頁）這是指的西夷；就是南夷，又何嘗不是一樣。「迨南越叛漢，漢因發南夷兵助征，且蘭不從，殺漢使。」（同上書卅頁）西夷的邛笮，南夷的且蘭，都曾經附漢過。他們的附漢，却帶有勾踐事吳王夫差的意思。一旦有機可乘，當要力圖報復，那里還替漢家作工具，去征服別的國家呢？儘管漢武帝，雄才大略，打得狠，殺得狠，但他是始終消滅不了西南夷的。不但漢武帝在世時不可能，就是他死了以後，西南夷還是照樣的活躍着。所以歷盡西漢王朝，一直到光武興，爲東漢的時候，西南夷還是做了漢家的死對頭。

本來西南夷諸國，在西漢時，都被追改爲郡，削除原來的國號。在他們——西南夷看來，只要罷兵息民，相安無事，也未始不可的。到了西漢末年，公元八年，王莽借「復古」做題目，奪取漢家的天下。不久，又鬧了一陣什麼「改官名，立九廟，更幣制，禁止買賣田土及奴婢；更定六筮（一）鹽、二酒、三鉄、四名山大澤，五均賒貸，六銅冶。」之禁……（章嶽氏中華通史第二冊第四五六頁）他的這些辦法，不能說沒有好處，不過那時社會條件不具備，加以推行的人不徹底，所以就失敗了。

但這，只是一個失敗的原因。另一個原因，是他不會改變西漢對各個民族的作風，仍向匈奴、西域、西南夷挑釁。關於匈奴，西域，暫時不提，且說西南夷一件故事。上文不是說過，西南夷諸國，在西漢時，都被迫改郡嗎？到了王莽代漢時，又派遣人馬，向西南夷示威，迫着他們照西漢時更降格服從。例如『改句町（建中）王爲侯，王邯怒！莽諷牂牁大尹周歆誅殺邯，邯弟承起兵，殺歆，州郡攻之不能服。』（同上書冊第四五七頁）莽這樣行動，怎能够使各民族佩服呢？所以他不久就滅亡了。王莽滅亡，劉秀起而代管漢家的天下，號光武，爲東漢。但他對於各個民族，還是和西漢一樣，犯了「歧視」的毛病。從他到明章兩帝之平匈奴，通西域，伐西羌，征交趾南蠻……的歷史看來，便是事實。歷史是不斷前進的；戰爭也隨着歷史不斷前進而改善。西南夷諸國的根據地，原來是在今雲南、貴州、四川、西康……一帶。現因漢家王朝一再壓迫，他們爲自衛和發展計，除留下一部與壓迫者相周旋外，其大部則轉移有利地帶——越南、緬甸、暹羅……。

第四節 南蠻反漢持久戰

漢光武打敗王莽，奪回劉氏江山，而武陵蠻等，并不因此屈服，相反的，他們的勢力，也隨着局勢一天天的強大。到了建武廿三年，即公元四十七年，他們的首長相單程，號召人馬，攻略郡縣，多少地方軍隊，不敢和他抵抗。漢家王朝，爲鎮壓蠻夷，統一宇內計，特派遣武威將軍劉尚，發動長沙等地萬餘人，溯沅江而上，取道武陵，進攻武陵蠻。劉尚看不起蠻兵，由水道逆江上駛。相單程等知道劉尚勞師遠征，人馬疲憊，特據險扼守，向機襲擊；雙方殺來殺去，一直到漢兵糧盡援絕，才自勵開始

撤退。而相單程等，便乘着劉尚撤退的時候，分派精兵，沿路追擊。劉尚所部官兵，被打得七零八落，潰不成軍。相單程等復跟踪猛攻，佔領臨沅。而附近居民，都樹起歡迎的旗幟！漢王聞訊，且愧且憤！特派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帶兵前去應援，藉此收容劉尚殘部。殊相單程等，攻勢太猛，李馬兩部，也好像西風掃落葉般，一同陷於失敗的命運。第二年，公元四八年，派伏波將軍馬援，中郎將劉匡、馬武、孫永等，各帶一支人馬，突向臨沅地方殺來！相單程等，因眾寡懸殊，不願和漢軍死拚，特提出和談，暫保實力。所謂「投降」，只是一句空話。

建初三年（公元七八年）的冬天，漢中蠻兒健等，揭起反漢旗幟，向零陽挺進。作唐、驛陵一帶人民，不免有些誤會，致引起盲目的戰爭，燒燬房屋不少。後來大家諒解，共同組織聯軍，以維護雙方利益。消息傳到漢廷，即連令嚴加防範！同時，發動荊州七郡常備隊，并征用汝南、潁川，等地的地痞、流氓、罪犯五千人，分佈零陽要隘防守，阻止漢中蠻兵侵入。情況緊張時，又招募充中，五里蠻之中立份子，組織成軍，驅赴前綫迎敵，死傷慘重！五年，覃兒健等，鑒於連年戰爭，犧牲太大。加以糧餉缺乏，官兵厭戰。所以逕向漢軍提出和談條件，藉此休養生息。殊漢軍好亂成性，一面舉行和談，一面節節進兵。漢中蠻忍無可忍，在宏下地方，給與漢軍一個最大的打擊；覃兒健也因此而殉難。其餘官兵，則撤退漢中整補。

和帝永元四年（公元九四年），漢中蠻與澧中蠻，又重組聯軍，推潭戎爲總指揮，向四面八方進剿。大兵所至，勢如破竹。只因發展過速，不久又遭挫敗了。這次的挫敗，又給與貪官污吏的機會，嚮黨向人民剝削。所謂「澧中蠻以郡縣徭役失平，懷怨恨，遂結充中蠻二千餘人攻城，殺長吏。」（

同上書）是也。其實，徭役失平，豈僅漢中，就是其他地方，如漢中、充中等，又何嘗不是一樣。因此，大家又聯合起來，復向漢軍進攻。其兵額雖號二千，實在不止此數，所以他們作起戰來，十分驍勇！攻堅城，殺長吏，凡所經歷，貪污土劣，俱難幸免。後來中了漢軍反間計，利用五里六亭蠻兵從中搗亂，其損失亦不小！可是這損失，不但不能削減蠻軍的勢力，而且促進他們的認識和進步。

以順帝永和元年（公元一三六年）一件事情來說，有位武陵太守，曾經上了一封書。他說：「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賦稅。」（後漢書南蠻傳）既是可比漢人，當然應與漢人同賦稅；爲什麼還要增加他們的賦稅呢？既增蠻夷的賦稅，便是民族間待遇的不平等。民族間有了不平等，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如果關心人民，就應防止戰爭。可是漢家君臣，見解太偏，他們對於這太守的主張，竟致多致釁成。假使沒有尚書處詔出來反對，真是找不出一個主張正義的人了。他反對的理由是：「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獸心貪婪，難率以理，是故讎靡而綏撫之。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失，必有後悔！」（同上書）儘管他的出發點不見得正確，他的主張，却是對的。但漢家君臣，始終一場糊塗，堅絕的拒絕了他的建議，而採取重稅政策。蠻夷真個負擔不起，只得起來反對了。禮中、漢中兩地蠻夷，也因爲「爭貢布，非舊約」，而殺戮官吏，舉援武陵蠻。明年（公元一三七七年），蠻軍萬人，圍攻充城，八千人佔領夷道，遠近蠻夷，爭先響應，發動了更廣泛的戰爭。

永壽三年（公元一五七年）十月，長沙蠻反！盤據益陽，招兵買馬，日施訓練。到延熹三年（公元一六〇年）的秋天，出擊鄰近郡縣，收編人馬，當在萬數以上。武陵，零陽諸蠻，亦前來響應；其

勢日益高漲！除將附近地方佔領外，并派出一支人馬，北取江陵。義軍所過，如入無人之境。荊州刺史劉度，謁者馬睦，南郡太守李肅等，一經交手，無不披靡逃命。當時，李肅部下，有姓胡名爽的人，會向他建議道：「太守爲國家大臣，連城千里，如果舉旆鳴鼓，各處號召，其應援當在十萬以上。奈何委符守之重，而爲逃逃之人？」李肅聽得這話，十分惱怒！便拔刀把胡爽殺了。這樣糊塗的人，派他去當太守，不知枉死多少人民。至長沙、武陵、零陽諸蠻的暴動，也決不是偶然的事！漢家君臣，不知革新政治，徒恃武力征剿，派度尙爲荊州刺史，進攻長沙；派馮緄爲車騎將軍，進攻武陵。接觸之初，還打了幾個勝仗。正擬凱旋之際，諸蠻一致反攻。不但長沙武陵，被諸蠻收復，就是桂陽一帶，也被蠻軍佔領，而桂陽太守廖祈，棄城脫逃，人民恨之刺骨！後得太守陳季，率領大軍應援，斬首三千餘級，才把諸蠻打敗。

上述諸蠻，都在古三苗國的地區。也就是「左洞庭，右彭蠡，衡山在東，岐山在北」一帶。有時向西南移動，也不過是春秋戰國時代，羣蠻百濮所居之所。爾後由蒼梧等地延伸到九真、日南、合浦、鬱里等地區，還是守着苗夷傳統精神，隨時和中原人民聯繫。漢家君臣，應當相互提攜，共謀發展。不宜過份排斥，使他們無立足之地。不幸，適得其反！漢家君臣，不但不容湖廣間之武陵、潭中、漢中、長沙、零陽……諸蠻生存；就是遠隔數千里的徼外南蠻，如交趾支那等地，也用武力去征剿。這種暴行，爲血性男兒所難忍，就是微弱的婦女，也要起來和他們反抗的。建武十六年（公元四〇年），交趾女子徵側，和着她的妹妹徵貳之造反，便是歷史的鐵證。

徵側，是雒冷縣雜將之女，朱載人詩索之妻。她是一位富有正義感的女人，作事頗爲勇敢。當時

，交趾太守蘇定，貪污無能，妨害其夫詩索的自由，還要說「以法繼徵側」。其實，蘇定就是一個違法的人，「越史謂其貪苛，」（黎正甫氏著郡縣時代之安南第三一頁）徵側不服，聯合他的妹妹徵貳，立馬造起反來了。她們的造反，完全仗着人間的正義感！所以登高一呼，九真、日南、合浦、罽里……等地豪傑，羣起響應，不多時，佔領了六十五個城市。大家都擁護她做女王。這女王，精明強幹，殺伐厲害，所有交趾刺史，和着一些太守們，都聞風而降。這是交趾國內問題，用不着中國干涉！殊漢光武劉秀接着情報，以為有機可乘。馬上通令長沙、桂陽五地負責人員，迅速準備船隻，修治道路，儲蓄糧秣。一直耗費兩年工夫，到十八年，即公元四二年，才挑選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率領長沙、桂陽、蒼梧、零陵各處官兵萬餘人，前赴交趾，和徵側徵貳作武力之周旋。交趾天氣炎暑，瘴癘流行，馬援等勞師遠征，死者十之六七。打到第二年，才把頹勢扭轉，可是精練官兵，已死亡殆盡了。漢家王朝，為補充人馬，揚威國外起見，到處拉壯丁，籌糧餉，華南人民，怨聲載道！然而一般歷史學人，反而常常誇耀漢家王朝的武功，而忽視了大多數人民的疾苦。「大漢族主義」到這時，又更明確的提高了！

第五節 諸葛亮與孟獲

巴蜀為苗夷故土，古史多所記載。秦漢以後，雖因血緣漸趨混合，但在民族屬性上，還是有所區別。若從政治觀點來說，只要統治者不歧視他們，他們對於任何民族，也是同樣擁護的。華陽國志說：「建安十九年，先主之定蜀，以鄧方治永昌，夷漢敬其威信。」禪考也說：「蜀先主之定成都也，以

鄧方爲朱提太守，驟降都督，方輒財果穀，夷漢服其威信。」足見劉備治蜀，是夷漢并重。所以夷漢都一致擁護他；他便可起來和吳魏對峙了。『章武元年，（公元二二一年，夏四月，大赦，改年，以諸葛亮爲丞相。秋七月，率軍伐吳，孫權遣書請和，先主不許，吳將陸議，李異，劉阿等也巫山，秣歸。將軍吳班、馮習，自巫山攻破異等，軍次秣歸，武陵、五溪蠻夷，遣使請兵。』（通志蜀紀）次年，（公元二二二年），『漢自恨山通武陵蠻，使侍中馬良，以金銀賜五溪蠻夷，并授以官爵。』（同上書）可是五溪蠻夷，并不重視蜀漢的金銀官爵，而注意在夷漢一體。先主——劉備死後，他的兒子劉禪，不了解他爭取「夷漢服其威信」的政策，以致武陵蠻夷皆反，而且把宜都、武陵、零陵、南郡四個地方，送到孫吳那邊去了。

事態一天天的嚴重！到建興元年，即公元二二三年，『越雋夷守高定元，殺郡將軍高瑨，舉郡稱王以叛，益州大姓雍闓，亦殺正昂，更以蜀郡張裔爲太守。』（貴州通志前事志引華陽國志）據考，則說「雍闓殺太守鄭昂，以通孫權，而託云昂病卒。漢復命張裔爲益州太守。闓見裔來，私與孟獲謀。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蘊。殺之不足，縛與吳。」這不一定因爲吳的勢力擴大，闓等故棄蜀而親吳；實由於蜀漢君臣不明白蠻夷在巴蜀所處地位之重要。越雋昆明諸夷不相安，可以影響武陵、五溪……蠻夷的。上述不幸事件，就是由此而發生。蜀漢君臣，能够看到這一點的，恐怕只有諸葛亮一人，所以他——諸葛亮在這些事件發生之後，主張「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關息民，民安足食，而後用之。」（寧雲歷年傳第三卷）他是一位言行一致的人，後來他對於孟獲七擒七縱，就是執行他的政策。

雍闓既把張裔縛送吳國，吳孫權便遂委雍闓爲永昌太守。消息傳到永昌，永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便起來反對。『闓使孟獲屢攻永昌，凱伉同心拒守，故獲不得入。然已佔據昆明、東川、武定、烏撒、沾瓊等地。方數千里，衆數萬人。』（三國志）諸葛亮見情況嚴重，勢不能不設法解決了。建興三年（公元二二五年），『亮南征，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巂，而別遣馬忠伐牂牁。李恢向益州。高定元自旄牛、定筰，多爲壘守。亮欲俟定元兵衆集合，併討之。軍卑水，定元部曲殺雍闓，孟獲代闓爲主。亮既斬定元，而馬忠破牂牁，李恢敗南中……』（貴州通志前事志）雍闓算解決了，可是他的政權，又轉移到孟獲的手上。解決孟獲，在諸葛亮的眼光看來，也許不成多大問題。不過他內心中，有一個很大的矛盾。這矛盾的癥結，是如何實現先主——劉備在時的「夷漢服其威信」？如其專靠武力，不講信義，不但蠻夷不服，就是漢人，也要起來造反了。諸葛亮之七擒孟獲爲此，七縱孟獲也是爲此。假使南方不安定，是不能出師北伐的。要安定南方，決不可殺掉孟獲，而且要聯合孟獲。如果孟獲能够和蜀漢合作，是不需增加蜀漢百十萬生力軍。因爲「孟獲素爲夷漢所服」（三國志）之故。孟獲，本夷人。以夷服夷，且尙不易；以夷服漢，而并服漢，古今來能有幾人？這是諸葛亮嫉他而又愛他矛盾心理的根源。七擒七縱，就是諸葛亮對於孟獲矛盾心理的反映。否則，皆對空言重言，不是處子，便是傻瓜。

諸葛亮七擒孟獲的史實，各家記載不同，茲擇其比較正確者述左：

三國志後主劉禪傳：『建興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平，改益州爲建甯郡，分建甯永昌郡爲寧南郡；又分建甯牂牁爲興古郡。十二月，寧遠成都。』

三國志諸葛亮傳：「建興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金資所出，國以富饒。」

漢晉春秋：「亮在南中，所戰皆捷，聞孟獲者，爲夷漢并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只如此，卽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豈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卽其渠率而用之。」

華陽國志：「建興三年春，亮南征，自安上由水路越雋……夏五月，亮渡瀘，進征益州，生虜孟獲，置軍中間曰：我軍如何？獲對曰：恨不相知公，易勝耳！亮以方踴在北，而南中好叛亂，宜窮其詐。乃赦獲使還，合軍再戰，凡七勝七赦，獲專心服，夷漢亦思反善。亮復問獲，獲對曰：公天威也，邊民長不爲惡矣。秋，遂平四郡。」

漢考：「建興三年，春三月，丞相南征，後主親饒於郊……丞相臨發，謂參軍馬謖曰：雖同謀之歷年，今可更悉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今日破之，明日復反。今公方圖傾北伐，以事強賊，彼窺吾勢，內虛，其叛亦速。如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概非仁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丞相深然之，議兵三路入。遣馬忠爲牂牁太守，攻朱褒；李恢向益州。（亮）躬率步騎，由水路入越雋。李恢得檄，乃按道向益州。諸縣皆獲黨，糾合圍恢。時恢衆少，以計給之，圍稍怠，督兵出擊，大破之，追至盤江。令人報馬忠，與大軍聲勢相連。五月，丞相渡瀘水，進益州，師次白崖，聞孟獲爲蠻漢所服，募生致之。遂擒孟獲，使觀營陣之間。問曰：此軍如何？獲對曰：向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陣，若只如此

，則易勝耳。丞相笑而縱之，使更戰。獲引舟部至銀坑，坑名獾狗洞，在鄧川東，下有龍潭，石壁數千仞，非人力可到。丞相進師攻破，再擄之，復縱去。其洞壁感不殺之恩，相潭壁上爲龍形，及日月星辰人馬揮霍之象以紀德。獲縱後，退保佛光寨，拒險堅壁，漢兵不得入，乃禪師由漾灘川而北，遇毒泉，得藥苗解之。進至寨後，獲謬以爲神，遂又擒獲。丞相因駐師點蒼山之麓，登覽形勝，縱獲北徙浪渠。浪渠，卽今瀾滄衛，有山虎形，常出爲祟，丞相祭禱，令衆斷其山爲三。已而進兵，遇獲，一鼓擒之。未至，遣人傳語曰：吾無面目見爾。仍縱令去，於渠內祭斬虎之鋒，曰，祭鋒台。又就東山澗上石壁爲摩崖碑，以示後人。獲因南走慶甸。慶甸，本名百濮。獲之宗黨在焉。丞相追之，道險遠，無餉，幾困。幸髡州夷蠻從賧北運蕃菽至，慶甸人謀曰，諸葛丞相，仁德遠被，累擒獲不殺，獲嘗欲叛亂，逆天不祥，於是開壁納我軍，獲又就擒。丞相曰，此親戚叛之也。復縱去，獲欲入哀牢，糾合諸蠻。而慶甸既下，永昌道通，大軍俱渡江，與呂凱等會，樹旗台，樓八門，休兵養士，命人使牛以代刀耕，夷衆感悅！孟獲計窮，復入驃國，驅象獸以戰。漢兵預備獅虎狀蒙之，用火攻，象皆反奔。丞相駐兵怒江之澗，六擒孟獲。獲至是，縱無所投，攜重賂入緬木鹿等國，借安都魯兵，皆藤帽藤甲，不畏刀劍。漢兵與戰，稍却，見衆夷渡水，以甲爲筏。丞相曰：吾得破敵之術矣！利於水者，不必利於火。乃誘入山谷中，舉火焚之，蠻無噍類焉。擒獲至，備置去。獲止。甲首曰：承雨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諸葛亮之對於孟獲，七擒七縱，却有類於神話。讀了上述記載，又儼確屬事實。假定是事實的話，必得有孟獲不屈不撓的毅力，和着諸葛亮「化敵爲友」的誠心，才可以做得到。諸葛亮爲什麼一

定要羅致倔強的孟獲，來做他的戰友呢？一句話道破，就是前文說的孟獲「爲夷漢所服」。孟獲如願和諸葛亮合作，則蜀漢大後方一切疑難問題，便可迎刃而解了。大後方沒有顧慮，傾全國之師，以從事北伐，當屬順而易的事。果然，精誠所致，金石爲開，而孟獲亦本着苗夷民族傳統的精神，不合作則已，一合作，必堅持到底。由是互信互助，一致團結，共同建立「夷漢相安」的基礎，支持蜀漢衰朽的局面，繼續和魏吳鼎立一些時候。

第六節 巴氏李氏建立成漢國

晉惠帝元康七年（公元二九七年）七月，雍秦兩州大旱，接着又是疫癘流行。八年九月，荆豫徐揚冀五州，又遭大水，其災情更較雍徐嚴重！多少人民，都在啼飢號寒，找不着一條生路。而齊萬年等，反而在關中地方，造起反來，越發加重人民的痛苦！一般人民，在天災人禍壓迫下，只好到處流亡，寄食四方。

李特在遼空前大飢餓流亡圖中，一道漂流到漢川。

特，略陽人，屬巴氐族，亦即王桐齡氏所謂「今之苗族」。（氏著中國民族史第六一頁五胡十六國興亡一覽表）其先祖，「陳君之苗裔也。曹操克漢中，李氏率五百餘家歸附，拜爲將軍，遷之略陽，號爲巴氐」（同上書第一一〇頁）當時，關中大飢，略陽、天水等六郡人民，流亡入漢川者，數萬家。道路有疾病窮乏之人，特兄弟振救之。由是，甚得衆心。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李苻表上說道：「流亡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賑贖。蜀有倉儲，宜令就食。」（通鑑輯覽）李特的兄弟

，就是李輔，李庠，李流，李驥，一共五人。這五個兄弟，真是精幹異常，而且急公好義。所以同道流亡的難民，大家都是擁護李氏兄弟，尤其是李特。

益州刺史趙廞，見晉室衰亂，陰有據蜀之意。故對流亡來蜀的難民，開倉施賑，企圖收拾人心，以作他政治資本。李特兄弟，既屬精幹，又得人心，其黨羽又多巴西人，與趙廞同郡。廞因此，更看重李特兄弟，而以他們做爪牙。永康元年（公元三〇〇年），趙廞在成都宣佈獨立，脫離晉家的統治，而李庠率領四千多人，首先倡言擁護。趙廞見李庠部隊整齊，軍紀良好，後面又有幾個得力的兄弟做背景。反而疑懼起來！因此，便把李庠殺了；同時，還有三千多個家屬遭殃！李特接得噩耗，不由得怒火中燒！便率領大批人馬，先赴綿竹走一趟，回頭就攻成都。警報傳來，趙廞非常驚恐！於是帶着妻兒細軟，僱乘小船至廣都，竟為其下人朱竺所殺。李特兵至成都，尙稱紀律嚴明。除了宰殺幾個貪官污吏如西夷護軍姜發，長史袁治，及廞少數死黨外，對人民無絲毫騷擾。事變傳到洛陽，惠帝便派遣羅尚爲平西將軍，率領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同行者爲廣漢太守辛冉，蜀郡太守徐儉等，凡七千餘人。到了巴蜀，即限令流亡難民於七個月內，一律出境。而辛冉等貪污殘暴，想殺難民首領，沒收難民財物。李特聞訊，急起反對。且說，「即令遣散難民回籍，也要在秋收以後。」這時，一般難民，正流亡在益梁兩州各地，爲人傭工度日。遣散消息傳來，「人人愁怨，不知所爲！」又知李特兄弟，爲他們請求緩期遣散，甚爲感激！且雨水將降，年谷未登，流亡難民，又沒有路費。所以大家去找李特。特在綿竹地方，搭蓋一些臨時房子，叫難民們搬到那裏去住。

李特兄弟見難民太苦了，又代他們向辛冉要求寬恕。殊辛冉不但不准，而且大罵特罵，并懸賞通

緝李特兄弟。李特憤憤不平，決心造反！「旬日間，聚過二萬，李流亦聚衆數千。」（十六國春秋轉，長安行鎮東將軍，弟乘，驍騎將軍，少子雄，爲前將軍。」）（同上書）李特兄弟父子，平地一聲雷，個個當了將軍，可算得盛極一時了！而貪污殘暴者流，如辛尋等，每戰必敗，出奔江陽，李特遂入據廣漢，進攻成都。成都刺史羅尚，還不是一個貪污殘暴的官僚嗎？那里能够抵擋得過千萬流亡難民在飢餓中發出來的怒火！敗，是客觀條件早已決定的。

李特雖屬巴氐族，卽王桐齡氏所謂「今之苗族」，但他不是狹隘民族主義者；他用漢姓名的人物甚多，如「李含爲西夷校尉；李國，李離，任回，李恭，上官鼎，李攀，黃陀爲將帥；任藏爲德陽太守；上官暉爲司馬；揚爽，李珪，王蓬，麴欣爲爪牙；李遠，李博，夕斌，嚴粲，上官琦，李壽，王懷爲僚屬；圖式爲謀主；何巨，趙肅爲腹心……」（王桐齡氏著中國民族史第一四五至一四六頁五胡十六國中漢姓名人物表）這些人物，不只是漢姓名，而且是漢民族。自然，李特部下，除了漢民族而外，也有其他民族的。不過他的用人，是以人才爲本位，並沒有帶有一點「大巴氐族」，或「大苗夷族」的色彩。李特佔領成都，便與蜀人約法三章：「施捨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所以「百姓爲之謠曰：李特尚可，羅尚殺我。」（同上書）成都秩序恢復，李特自稱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改元爲建初元年，卽公元三〇二年。凡因嫌疑，或證據未確之罪犯，一律下令開釋。人民大悅！

李特的兄弟李輔，李庠，李流，李驥等，都各有他的建樹，成就他們的功名。

苗夷民族發展史

李雄，是李特的第三個兒子，會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他不但對流亡難民的子孫頗多愛護；就是被李氏兄弟先後打敗了的敵人，也給與他們一個就食的機會。他——李雄真是一位敦厚愛民的雄主啊！只要是肯替人民想辦法的人，他沒有不羅致部下，甚至願爲其部下的。那時，西山有位范長生，岩居穴處，據說是求道養志之士，且對人民生活很關心！李雄知道了，要請他前來當皇帝，雄自己只願做一個僚屬。長生那里敢當，只好仍推李雄，并聯合一般文武官員，一致擁護！雄在衆人擁護之下，於建興元年，即公元三〇四年十月，在成都登了王位。大赦境內一切囚犯，并除曹苻法，與人民約法七章，改組了各級機構。關於用人一層，雄決本李特作風，沒有什麼「大苗族主義」的偏見。從漢族中居要職的，如「范長生爲丞相；董融，文應，王叡爲太子班賓友；任回爲鎮南將軍；上官惇，趙肅爲司空；楊褒爲丞相；王蓬爲司徒；閻式爲尚書令；張寶爲將；費黑爲征南將軍；任發爲征東將軍；何點，李釗爲太子班師；韓豹爲太史令……」（同上警表）看來，便是明顯的例子。而且李雄對於漢族人物，特別優禮相加。

無怪乎，范長生等，在此優禮相加之下，感激涕零，高呼萬歲，而「請雄稱尊號」了！雄接受他的要求，於晏平元年（公元三〇六年）六月，袍笏登場，踏上了皇帝的寶座。同時，又大赦境內一些囚犯，改國號爲「大成」。并「追尊父特爲景帝，廟號始祖，母羅氏爲太皇后。」這是歷代皇帝在登位時幹的一套公式，值不得我們注意！十月，加丞相范長生「天地太師」之號，封爲西山侯。長生地位，可說是坐上了第二把交椅。有時他這把交椅，還比李雄坐的第一把交椅高貴些。因此，他越發「竭智盡忠」，以漢苗合作的精神來穩定李氏政權，并擴充大成國的領土。茲把十六國春秋輯補蜀錄

的幾段話抄在下面：

「二年，遣李國李崇等，率衆二萬寇漢中，梁州刺史張殷奔於長安。國等陷南鄭，盡徙漢中人於蜀。」

「三年，先是，南土頻歲飢疫，死者千萬計，南夷校尉李毅，固守不降，雄誘建甯夷討之。毅病卒，城陷，殺壯士三千餘人，送婦女千口於成都。」

「四年，時李離據梓潼，其部將羅義，張金苟等，殺離及闔氏，以梓潼歸於羅尚，尚遣其將向奮，屯安漢之宜福以逼雄，雄率衆攻奮，不克……」

以上幾次用兵，或勝或不勝，都是范長生的設計。他的設計，總是有利於大成國的。長生善天文，有術數，他在王衡八年（公元三一九年）四月死了之後，人民奉之如神。因爲有了范長生這樣的胸襟，才能够打破狹隘民族的偏見，共同建立大成國。那些高唱「嚴夷夏之防」，致使人民肝腦塗地者，不知是存何心。

李雄死後，養子班即位。班賢明多才，富於正義感！他當太子時，便有這樣主張：「古者墾田均平，貧富獲所，今貴者廣占荒田，貧者種殖無地，富者以己所餘而賣之，此豈王者大均之義乎？」（十六國春秋輯補蜀錄）李雄採用他的主張，還沒有全部執行。他升任國王，正擬澈底實施，消滅貧富階級，使人民各得其所。殊班在位一年，便被雒子李越暗殺，而立其弟李期。期驕虐無道，又爲李壽所殺。壽自立爲王，改國號爲「漢」，故兼稱「成漢」。再傳一代，至李勢，便滅了。

第四章 唐宋時代

唐宋時代，是苗夷民族發展的大好時代。因為當時的統治王朝，正窮兵黷武，向着四方異族侵略；但有時，也焦頭爛額，應付異族進攻之暇。在這樣的情勢下，苗夷民族，自然有些發展的機會；最低限度，也可減輕中原統治者的全力壓迫。

以唐代來說，它攻突厥，攻饜勒，攻高昌，攻龜茲，以及攻吐火羅，吐谷渾，吐蕃，高麗，百濟……其目的，無非希望這些國家，對唐室臣服。或効力，或貢獻，或朝聘。最大限，也無非達到消滅。說到某一國，要消滅某一國，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所以唐室君臣，天天勞心焦思，都在打這些主意。對於人民的生活，置諸九霄雲外，一點也不關心。不懂這樣，還要隨時加重人民的負擔。這些負擔，除了賦稅，還要當兵。

京城有羽林，龍武，飛騎，神武，神策各軍，以拱衛中央政權；關內，置府三百六十一，積兵士十六萬。舉關中之衆，以鎮壓四方。所以又置十二軍。人民廿歲當兵，六十歲免役。能騎射的爲越騎，其餘則爲步兵。「每歲冬季，則集兵訓練，平時則使之耕作。」（陳安仁氏著中華民族抗戰史，第一二五頁）這些人民，當然全屬農民。從「平時則使之耕作」來說明，便是事實。農民平時耕作，終歲勞苦，比較可能休息的，只有冬季。況且冬季還要種植蕎麥等物。如果把冬季都拿作訓練時間，不但妨害身心的休養，而且可能影響他們的生活。

苗夷民族，就乘着唐人全力從事外征的時候，埋頭做他們的工作，尤其是屬於農業生產方面。因

爲苗夷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爲農民。農民生活得到保證，也就是苗夷民族生活問題的解決。只要他們生活得到解決，不但他們不願向任何國家找麻煩；就是統治王朝要來消滅他們，他們也只好迴避，不加抵抗。除非太使他們無路可走，他們才會作無情的反擊！

邛，眉，雅三州僚民之反唐，便是這個道理。豈只三州僚民，就是其他被壓迫民族，也忍耐不下去了！南詔之與唐人周旋二百多年，一直到終唐之世，也無非爲解除唐朝的束縛，而建立一個理想的國家。這國家，却已建立起來了。可是它和唐室立國的精神不同。它不是想侵略別的國家，而是鞏固自己國家，不受別人侵略。從南詔政治體系看來，它分爲九爽、三托、三都督、六節度、十賧。組織嚴密，應有盡有，其目的，都在自衛，不是想臣服別的國家，更不是想消滅別的國家。至土地問題，它有更好的制度。它把國家土地劃分爲畝。每五畝爲變。上官授田四十變，以下減等。人民不分貴賤，須自耕所得之田。租佃制度，他們是不許存在的。我們不談土地問題則已，要談土地問題，南詔的制度，是值得我們參考的。

南詔有了這良好的制度，而又能够身體力行，所以發生偉大的力量。這力量，不但使它周圍各小國，不致引起糾紛；就是崇拜武力的唐代王朝，也不敢向它作正面的攻勢。因爲它有着廣大人民作後盾，比一切的一切還老靠些。

說到宋代國家，便和唐室大不同了。唐室是向別人找麻煩的國家，宋室是別人向它找麻煩的國家。宋室主要的麻煩者，爲夏、爲遼、爲金、爲元。這些國家，或雄踞西北，或崛起東北，大家都想南下牧馬，問鼎中原。宋室對於這些國家，真是不好應付。他們應付的唯一的方法，就是祖若宗傳下來

的那一套——「以夷制夷」或「尊王攘夷」。本來這套方法，是儒家得意之作。在春秋戰國時代，也會收了相當效果。可是宋人用來對付夏遼金元，便結成了自食的惡果，促進了本身的滅亡。

宋人處境如此惡劣，應付夏遼金元之不暇，那里還有大力拿來消滅苗夷民族呢？因此，苗夷民族，在承繼南詔之後，而建立大理國，便有充分的時間了。它最大的成就有三點：一、政權由人民決定。大理人民，對於國王，看得很平凡，不像中原皇帝的尊嚴。如段素興爲王，好「挾妓載酒，鬥草簪花」以爲樂，人民認爲妨害政治，便把他廢除了，而另立段思廉爲王；可是素興還是很誠懇的接受了。二、皇帝多避位爲僧。中原傳統思想，做了大官，想當皇帝；當了皇帝，又想變成神仙。而大理國王，不敢存這思想。自己把國家事情弄壞了，只有削髮爲僧，閉門思過。舉幾個例子，如國王雲隆、思廉、正明、正淳……等，都是如此下台。三、吸收別國文化。他們不像什麼「堂堂天朝」，輕視別人的文化；相反的，而且很愛好別人的文化。只要別人有好的文化，他們都接受進來。舉例說，如高泰運入中原，求經籍得六十九家，并方藥書六十二冊以歸。智廉遣使入臨安，取得大藏經一千四百六十五部，置五華樓，供人民閱覽，這是他們的特長，所以到元蒙把宋室江山吞沒以後，大理還能夠維持好些年。

宋室君臣還有一個大毛病，他們在夏遼金元的威脅下，還認爲什麼「尊王攘夷」是很有效的東西。所以苗夷民族要來和他親善，它便拒絕了。它的看法，也許認爲宋室江山，是鐵桶的，誰也不敢動搖。儂智高之反宋，建立南天國，主要原因在此。假使宋人接受智高的要求，必然給予宋人一個很大的助力。只因他——儂智高，是蠻，是苗夷種，是再嫁婦人的兒子，便輕視了他。豈僅對智高如此，

就是對交趾，也是一線的。

本來交趾不願和宋室開釁。可是宋室不肯放鬆他們，一定要和他們找麻煩。從劉彝代理沈起的軍職以後，即從事備槍杖、治戈船，進窺交趾邊境看來，便知道宋室在夏遼命斷途的利益，想在交趾找補償。殊不知在熙寧八年（公元一〇七五年），和交趾打了一仗，反遭很大損失；而失去欽州、廉州，死傷官兵在千人以上。

當交趾官兵進入欽州廉州時，貼出佈告，公開指撻王安石新法之不對。特別提出「青苗法」與「助役法」兩項。的確，這些法，都是擾民的東西。「青苗法」，雖含得有一點輕利農貸的意味，結果，反而變成了複利的剝削，至「助役法」簡直是爲增加兵額，而給予人民一個更大的負擔。他們這些佈告，完全代表大多數窮苦人民的呼聲。所以交趾官兵到達的地方，都得到人民的擁護。儘管宋室君臣，對交趾不滿，想利用「以夷制夷」的傳統錯覺，聯合占城、占臘，共同協擊交趾。交趾雖然吃了一個敗仗，太子洪真且因此而陣亡。可是交趾官兵，決不遷怒到宋室鐵蹄下的人民；且和他們通商交好。他們的意思，認爲仇視交趾，是宋室的君臣，而不是宋代人民。如果宋代人民，遭受不合理的打擊，他們還是會仗義而起，發揚苗夷民族的固有道德的。文天祥「結山獮蠻萬人勤王」，便是這一事實的表現。前文一再說過，蠻，即苗，亦即苗夷。山獮蠻，亦即山獮苗夷。山獮苗夷，在文天祥孤軍奮鬥的正義感之下，起來勤王，他們的目的，不是維護行將破滅的統治權貴，而是救濟流離失所的廣大人民。只要人民救濟得了，再大的犧牲，他們也是願意承受的。

節一節 三州僭反唐

唐太宗貞觀廿二年，即公元六四八年十月，朝廷有個較大的決議。這決議，就是準在明年，即公元六四九年，派遣薛萬徹等，集中三十萬大兵，進攻高麗；并想把高麗作澈底的征服。但高麗，遠處東方，其自衛力量還不衰弱。非有強大兵力，爭取快速時間，是不會生效的。

中原各地，在唐朝奪得政權以來，東征西討，年年用兵，尤其對遼東之役，犧牲最大！只有劍南一帶，還保存一些實力。他們不但沒有參加遼東之役，就是歷年征兵征工，也從來沒有舉行過。家給人足，正好爲國家效勞。邛、雅、眉三州，更適合這個條件。

邛州，即今邛崃縣，居伏牛山南部；雅州，即今雅安縣，居大雪山之北；眉州，即今峨眉縣，則居邛崃山之東；再南，則爲大涼山。以上諸山，產杉、樟、柏、桐、梓、楊、柳等木材，建屋造船，均甚適用。平陸地交通，不甚發達；水道，則尙稱便利。即岷江自北來，大渡河自西來，兩江匯合於嘉定；東南流，迎接金沙江，水勢益大；船隻上下，不成問題。此即揚子江上游也。這是邛雅眉三州天然之利。

邛、雅、眉三州人民，以僚人爲最多。徐松石氏說「僚卽佬，或羅羅。」因處高山窮谷間，故稱山僚。其分佈在劍南道各地，「東連牂牁，西界吐蕃，南接羣蠻，北通劍閣。」（金北豐氏著中國通史第二二六頁）這些地方，亦即漢時西南夷之邛都（西昌），徙（天全），犍都（清溪），冉駹（茂縣）……概括一句，今松番以南，西昌以北，都是西南夷繁殖之區，所有人民，不管稱僚，稱佬，稱羅羅，都是苗夷民族。他們的生活，土著耕田也好，隨俗轉徙也好……總是離不開這些地方。這些地方，除

了上述所產的木材，如松杉樟柏桐梓楊柳等而外，還有各種蕎麥青稞。在動物中，「有鹿牛，無角牛，肉重千斤，毛可爲毡。出名馬。有犏羊，可療毒。又有食藥鹿。鹿麕有胎者，其腸中糞，亦療疾。又有五角羊……」(翦伯贊氏著中國史綱第二卷第一六九頁引通考四裔考)

邛、雅、眉三州，有了上述種種財富，隋代以後，不但沒有征兵征工，就是租庸調方面，也未嘗担負了如何的責任。唐時的租庸調，據許立群氏說「租，每丁每年繳兩石穀子；庸，每丁，每年要爲國家服役二十天；調，每丁，每年繳絹、綾、絁(綿綢)各二丈。」(氏著中國史話第七一頁)舊唐書食貨志也說得有：「賦役之法，每丁歲入稅粟二石，調則隨鄉土所產，綾、絹、絹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黻、綾、絹、絁者，兼調綿三兩；綸布者，麻三斤。凡丁，歲役二旬。若不役者，則收其備，每日三尺(絹)。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則租調俱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

這些——租庸調法則，不但僻處西南的邛雅眉三州僚人不能負擔，就是比較富庶的中原人民，也怕不易負擔。而唐室君臣，以爲這些年來，三州僚人，必然有錢有力，無妨加重他們一些負擔，使他們多負一點責任。叫他們出木材，造船隻，準備王室東征高麗。殊不知邛雅眉三州，雖產木材，不一定都能够造船。因爲這些僚人，大抵居高山窮谷間，所以才號山僚。既屬山僚，自然比較接近水的時間要少些。儘管有岷江、大渡河、金沙江的便利，但他們由山谷到江岸，還是有着相當的距離。況且他們不會造船，而且也不會划船的。

唐太宗，要征高麗，向他們征集木材是可以的；向他們征集勞力，砍伐木材，運輸木材，也是可以。一定下令估着他們造船隻，他們却有些爲難了！唐室君臣，堅決的強迫山僚已不可能，山僚

在無可奈何之下，只有「造反」之一途。這是「官逼民反」，並不是什麼「野性難馴」，竟敢抗拒王師！可是朝廷方面，是不講理由的。他們的理由，就是「食茅踐土，須報王恩！」「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凡屬唐代人民，均要替唐王報恩效死。報恩效死，尚且要做，僅僅征伐木材，征集勞工，便違犯王命，造起反來，那還了得嗎？

太宗不顧一切，赫然震怒！即，遣派茂州都督張士貴，右衛將軍梁建方，率領隴右峽中二萬多兵馬，一直向邛、雅、眉三州殺來。三州僚人，雖承襲漢西南夷傳統精神，揭起反唐旗幟，和唐兵一再周旋。但因衆寡懸殊，犧牲太大。若長此相持下去，人民更痛苦不堪了！因此，特向唐室提出條件，願早罷兵息民。唐室征討山僚的目的，就是要他們製造大批船隻，以便東征高麗。當即答覆，只要船隻造好，如數點交，皇恩浩蕩，決不會追究既往的。否則，大兵一到，玉石俱焚！這消息傳到劍南，不但山僚震恐，就是邛、雅、眉三州以外的人民，都人人自危，社會騷然！

三州僚人，沒了法，只好以重資央請潭州人造船。潭州，即今之長沙。長沙有山有水，船工便利。如果把船造成，又可減少岷江、大渡河、金沙江到武漢一段航程。無如船隻數量過大，船工趕造不及。而酷吏張偉等，又加緊督催；晝夜趕工。還是於事無濟。人民最後出路，只有一賣田宅，鬻妻子（通鑑輯覽）之一法。但人民以有限的財力，共是羞麗大均芻餉，事實上，能夠維繫多久呢？百物昂貴，市井蕭然！劍南內外，真是民不聊生。

噩耗傳到宮廷，唐王開始注意！不多時，特派司農少卿長孫知人前往視察。據知人的報告說，「蜀人脆弱，不耐勞劇，大船一艘，需絹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山谷已伐之木，挽曳未畢。二事并集，民不

龍艦，宜加存養。」（資治通鑑唐紀）漫說「蜀人脆弱，不耐勞劇。」即使銅頭鐵筋，一面伐木，一面造船，一面起運，同時，還準備大量的綾絹，事實上，真是來不及。唐王到了這時，才有了相當覺悟，下令潭州官員，就地征用木材船工。所需經費，全部由國家負責。

三州僚反唐的旗幟，也漫漫的捲起來了。

第二節 南詔之建國

滇考：「南詔之始，不過苗僇一種耳。」（倪蛻氏著滇歷年傳第四卷第六〇頁）其佔領之區域，即晉武帝時之寧州，唐降；三國時之益州、牂牁、越嶲、永昌；東漢明帝時之益州、永昌；漢武帝時之犍爲、越嶲、益州、牂牁等郡；亦即西南夷之故土。唐初，分爲六部：一、蒙濤詔（今四川越嶲縣）；二、越折詔（今雲南麗江縣）；三、浪穹詔（今雲南劍川縣）；四、遷陵詔（今雲南鄧川縣）；五、施浪詔（今雲南沮源縣）；六、蒙舍詔（今雲南蒙化縣）。詔字，夷語譯爲酋長，或帝王。蒙舍詔在最南，故稱南詔。其王蒙氏，父子以名相屬。據王桐齡氏說：「自舍龍以來，有譜次可考。舍龍生獨邏，是爲高祖奇嘉王。獨邏生羅盛炎，是爲世宗與宗王。羅盛炎生炎閣。炎閣卒，弟盛羅皮立，是爲太宗威成王。盛羅皮生皮羅閣，封合登郡王。皮羅閣浸強大，五詔微弱。開元末年，逐瀾河蠻，取大和城，求合六詔爲一。朝廷許之，冊皮羅閣爲雲南王。」（氏著中國史第二編第七一三頁）

元宗廿五年，即公元七三七七年，皮羅閣統兵擊吐蕃，又破劍川，瀾河二蠻；其勢漸盛，儼然西南一大國。廿六年，入朝，唐封皮羅閣爲越國公，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賜名歸義侯。以其子閣邏鳳爲

左余吾衛大將軍，旋拜都知兵馬大將，前後兩賜璽書。天寶四年（公元七四五年），雲南王歸義侯，遣其孫鳳迦異入朝，授鴻臚少卿，賜軍樂隊一部，并以宗室女爲公主，下嫁鳳迦異。七年，歸義侯卒，子閣羅鳳立，唐續封閣羅鳳爲雲南王，升遷其子鳳迦異爲鴻臚上卿，兼瓜州刺史都知兵馬大將軍。九年，雲南王閣羅鳳起兵，討唐宰官員之貪鄙無狀者。其原因，係由雲南太守張虔陀所引起。

「張虔陀爲雲南太守，貪淫狡詐，故事，蠻酋謁都督，必率其妻子與俱。閣羅鳳既立，率妻子逼虔陀，虔陀皆私之。又多所徵求。不應，輒使人辱罵。由是，怨恨甚深！鳳陰修城壘，結吐番，置鐵橋於金沙江，以通往來。天寶九年，虔陀奏南詔將反。閣羅鳳亦特表陳虔陀之罪。朝廷使中官賈奇俊詳覆。奇俊入虔陀賄，是虔陀。鳳怒！發兵攻姚州，虔陀戰不勝，飲鴆自殺。遂陷姚州，撥嵩州，虜西濤令鄰回以歸。」（倪蛻氏著滇史歷年傳第四卷第二三頁）

這樣的太守，誠禽獸之不如，怎能够負邊遠地方的重任？中官賈奇俊，貪污無能，顛倒是非，更不成話了。大家一榻糊塗，就是閣羅鳳不造反，人民忍受不住，也會起來造反的。張虔陀死後，朝廷又遣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等，三面出兵，進攻閣羅鳳。仲通性褊急，苛刻軍餉，人不爲力。黔蒼山之役，仲通「將兵八萬，一戰而死者六萬人，鳳遂取夷州卅二。」（同上書）十一年（公元七五二年），閣羅鳳遣使赴吐番告捷，大喜！吐番遂冊封閣羅鳳爲東帝。給金印，號贊普鐘。譯意，贊普爲君，鐘爲弟。謂兄弟之國，吐番爲兄國，南詔爲弟國。鳳遂改正朔，稱贊普鐘元年，號大蒙國。

鮮于仲通戰敗以後，楊國忠藉口募兵，枷送軍前。臨行時，父母妻子走相送，所到哭聲震野。李隆基爲劍南留後，何履光爲廣府節度，各率所部，分進合擊。殊中閣羅鳳誘敵之計，全軍深入，至太和

城，堅壁不肯應戰。士卒受瘴毒而餓死者，在十之七八。不得已，自勦撤退。鳳軍乘機追擊，竟致全軍覆沒。據報，前後死者廿萬人。大歷元年（公元七六六年），閩羅風更築羊苴啤城於太和之北，改號大禮國。十四年（公元七七九年）九月，閩羅風卒，其縣異牟尋立，追諡尋父鳳迦異爲悼惠王。異牟尋爲人，有智數，善撫人民，頗知書，師事鄰國，有古帝王風。鄰國，卽前此騰獲之西滄令。鄰本漢人，自勦打破狹隘民族意識，貢獻大禮國人很大。

興元元年（公元七八四年），異牟尋遷居羊苴啤城，改元上元，封岳禮，立三臯廟，自稱曰東王。所謂岳禮，卽前文說的五岳四禮。五岳——一、中岳點蒼山；二、東岳絳雲露山；三、南岳蒙樂山；四、西岳高黎共山；五、北岳玉龍山。四禮——一、黑惠江；二、瀾滄江；三、金沙江；四、怒江。異牟尋對於五岳四禮，是要定期或不定期前往祭祀的。他的祭祀，不是迷信，而是尊重自己的領土，了解山川的形勢。

關於政治方面，他設官分職，應有盡有。不但古代，就是現時，也有許多值得我們效法的。他的政治體系，前文說過，分爲九爽，三托，三部督，六節度，十驗。

九爽——一、幕爽，主兵事；二、踪爽，主戶籍；三、慈爽，主典禮；四、罰爽，主刑法；五、勸爽，主官人；六、厥爽，主工作；七、萬爽，主財用；八、引爽，主外交；九、禾爽，主農商。三托——一、乞托主馬；二、祿托主牛；三、巨托主倉廩大府。三部督——一、設上元；二、設會川；三、設通海。六節度——一、弄棟（今姚安）；二、永昌（今景東，鎮沅）；三、銀生（同上）；四、劍川；五、麗水；六、拓東、劍川、麗水、拓東三地，在今安寧昆陽及上元之間。十驗——一、雲南

險；二、白崖險；三、品澹險；四、遷州險；五、蒙舍險；六、大理險；七、苜噠險；八、蒙秦險；九、矣和險；十、趙川險。其機構之組織，可算完備了。

吳牟尋關於田制租稅之訂定，不但遷地民族，從前沒有施行過；就是中原國家，也有許多是想不到的。上文也會提到：「國中田土，凡五畝爲變。上官授田四十變。以是爲差。人無貴賤，皆耕不徭。役人，歲輸米二斗。」（漢考）這辦法，甚公允，多少帶有點社會主義的意味。不能因它是苗夷民族的政制，便把它忽略了！

憲宗元和三年（公元八〇八年）七月，南詔王吳牟尋卒，唐室復冊立其子尋閣勸爲南詔王，并賜永和斬印。尋閣勸立，其國人上尊號稱驪信。以善關爲東京。太和爲西京，四年，尋閣勸卒，子勸龍晟立。勸龍晟淫虐無道。其臣弄棟節度使王嵯巖，根據人民的要求，把勸龍晟殺了，而立其弟勸利晟。勸利晟卒，而立其弟豐佑。豐佑親仁善鄰，對教育頗爲重視，設學校、置教官，并以張永讓、趙永本主其事。溝通華夏苗夷文化，促進大唐與南詔的團結。

後來因唐室成都節度使杜元穎，不睦軍事，而又刻扣糧餉。士兵不堪其苦，往往逃至南詔軍營。南詔官兵，多解衣推食，逃兵頗爲感動，告以成都虛實；并請解除其痛苦！豐佑允逃兵之請，襲資崙，陷邛州，直抵成都。俘虜子女技工數萬人，并搜羅經籍珍品多宗以歸。此種行動，頗爲成都人民所不滿！但南詔得了一批技工，及大量書籍，對於它的工藝和文化，增進了快速的進步。

宣宗大中十年（公元八五六年），豐佑於東京建立五華樓，以會西南夷十六國君長。樓方寬五里，高百尺，可容萬人。又樹碑金馬山，以紀方物。這樣偉大的工程和盛會，在中原却少聽見。十四年

，鹽佑卒，子世隆立。改元建極，自稱皇帝，與唐室絕交。先後佔領播州，益州，武州；進攻成都不能，取萬壽寺石佛以歸，於人民尚無騷擾。建極三年，攻安南；四年攻交趾。兩陷交趾，殺虜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大將楊思績據交趾城。并進兵屯龍州，窺桂粵，溪洞夷僚皆降服。十年，世隆以唐宗殺其使者，遂領全國之師進攻。清水關屯將杜丹榮，知勢不敵，絕大渡河以去。南詔官兵搶渡，陷雞窩，佔榮陵二州，再進攻嘉州。刺史楊志力戰，九日不勝，自勳撤退。而嘉州旋亦陷落。唐將饒滂前來增援，南詔佯爲請和，滂信以爲實，不設防。南詔官兵，遂乘虛而入，滂不知所爲，竟倉皇出走。黎州陷，入邛崃關，攻邛雅，二州皆陷。接着，又進攻成都。僖宗乾符四年，（公元八七七年）世隆卒，子隆舜立。謚其父爲景莊皇帝。改國號爲大封民國。年號貞明。廣明元年，隆舜復攻安南，其勢洶洶，似難抵禦。唐室聞訊，也只好拿出傳統的「和親」政策，圖一時的安定。當派陳敬瑄，李龜年，徐云虔等前往交涉，願介紹安化長公主，嫁給隆舜爲妻。如此便利，隆舜認爲有何不可。中和三年，隆舜派楊奇肱赴唐朝答謝！并迎接長公主完婚。長公主安化，卽唐僖宗之妹。妹嫁隆舜，隆舜對僖宗稱兄弟而不稱臣。光啓元年（公元八八五年），崑崙國想要好南詔，又採用唐室的「和親」政策，貢獻一個黑美女給隆舜。隆舜把黑美女收下，仍派楊奇肱護送安化長公主返唐。

隆舜卒，子舜化貞立。天復二年（公元九〇二年），南詔清平官鄭買嗣弒其君舜化貞，自立爲帝。號大長和國。改元安國。買嗣信佛，於昭宣帝天佑三年，建普明寺。

五代梁太祖開平三年（公元九〇九年）八月，鄭買嗣死，子文立。貞明三年，通海建武節度使劉岩稱皇帝，建都廣州，國號越。明年，改號漢，卽南漢。鄭文向南漢求婚，劉岩以女增城公主妻之。

五代唐莊宗同光四年八月，鄭文死，子隆亶立，改元天應。明宗天成元年，南詔東川節度使楊千貞，弑其君鄭隆亶，而立侍中趙善政。善政立，改元尊聖。二年，趙善政改國號為大天興。六月，楊千貞廢趙善政。四年，楊千貞自立，改國號為大義安；改元光聖，又改興聖。長興元年，楊千貞改元大明。千貞為政貪虐，中外咸怨！滇涪節度使段思平攻之，千貞命弟拒之，戰敗，千貞奔永昌。在位八年，謚肅恭皇帝。

五代晉高祖天福二年，段思平自立，建都大理，號大理國，改元文德。以董伽羅為相國，免黑鏃、松雞等州七部差役，深得民心。……繼之而起者，為思英、思良、思聰等，無甚建樹。

第二節 大理之建國

宋太祖開寶二年（公元九六九年），段素顯立，仍建都大理，改元明正。在位十七年卒，子段素英立。素英改元廣明，又改明應、明聖、明德、明治。在位廿四年卒，子段素廉立。素廉改元明啓，又改乾興。在位十四年卒，姪段素隆立。素隆改元明通，在位五年，避位為僧，禪讓段素貞，後十八年乃卒。段素貞立，改元正治，在位十五年卒，孫段素興立，改元聖明，又改天明。素興在位五年，為大理國人廢除了。其原因，據說，素興年幼，好逸遊，廣齊宮室於東京，隨時挾妓載酒，鬥草簪花，以為樂。對國事頗多妨害。素興廢除以後，共立段思廉為王，實行民主式的政治。思廉多材幹，有遠志，與宋宗聯歡，打破「尊王攘夷」的傳統錯誤觀念。在位卅一年，即避位為僧。子段廉義立，改元上德。在位六年，被其臣楊義貞殺了。楊義貞自立，稱皇帝，改元廣安，義貞當了四個月皇帝，為

岳侯高智昇，命其子昇泰殺了，而另立廢繼之姪壽輝。壽輝立，改元上明。以高智昇躋難有功，晉封太保，封德侯。其子昇泰，封善闡侯，代智昇爲首相。壽輝在位二年，避位爲僧，立思廉之孫段正明。段正明又避位爲僧，大理國首相善闡侯高昇泰，遂取而代之，改國號爲「大中國」。

高昇泰爲大中國王，僅二年，心頗難安！仍將政權交還段氏。據倪蛻氏說：「昇泰立二年，將死，謂其子泰明日，段氏不振，國人推我，我不得已而從之。今其弟已長，可還其故物，爾後人勿效尤也。昇泰死，泰明遵父遺命，立段氏正淳，正明弟也。」（氏著滇雲歷年傳第五卷第一二頁引滇考）這種手段，試問中原歷代士大夫階級，能有幾個人做得到？段正淳立，改國號「後理」。改元天授。仍以高泰明爲相，一切賞罰政令，皆出泰明，頗有責任內閣意味。泰明勤政愛民，免除差役積習，提高大眾文化。遣高泰運入中原，求經籍，共得六十九家，并方藥書六十二冊以歸。政通人和，各得其所。卽波斯、崑崙、緬甸等國，亦向大理進貢白象、香物。苗夷民族之建國，頗得鄰邦愛戴！正淳在位十三年，仍避位爲僧。而立其子正嚴。段正嚴立，改元日新，又改文治、永嘉、保天、廣運。承繼父志，與民休息。人民感政治之修明，貢獻正嚴金、銀、羅、綺、犀、象、珍、珠，以億萬計。貢馬遍蒼山。政和二年，卽公元一一二二年，緬人亦貢金花、犀象於大理。

政和六年（公元一一二六年），段正嚴遣李紫微等使宋，締結和約。七年，宋徽宗信贈封段正嚴爲紫金光祿大夫檢校司空雲南節度上柱國大理國王。段正嚴在位四十年，還是避位爲僧。而立其子正興。正興立，改元永興，又改大寶，龍興。正德在位廿五年，又避位爲僧。而立其子智興。智興立，改元利貞，又改盛德，喜會，元亨，安定。智興在位廿九年卒。立其子智廉。智廉立，改元鳳歷。嘉泰二

年，遣使入臨安，取大藏經一千四百六十五部，置於五華樓，供人民瀏覽。智廉在位六年卒，立其弟智祥。智祥立，改元天開，又改仁壽。智祥在位卅四年卒，子祥興立，改元遠隆。淳佑四年，即公元一二四四年。蒙古兵出靈關，段祥興遣將高禾迎戰，戰敗自殺。六年，祥興遣廉佑赴宋，宋亦遣使致答。并贈經籍多種，白銀百兩，另有祭文一通，以祭抗拒元兵戰死之高禾。興祥在位十三年卒，立其子興智。興智立，改元天定。淳佑十二年，即公元一二五二年，元太祖弟忽必烈進攻雲南大理。其首相高泰祥，率民兵拒戰。因犧牲過大，便自動撤退。寶佑元年（公元一二五三年），元軍關抵志刺，以大將兀良合台總管諸軍事，分爲三路併進。自臨洮徑行山谷，二千餘里，至滿陀城，過大渡河，遣使三人入大理，要求興智迎降。興智不從，并發元軍三使者。十二月，元軍逼大理城，興智及其首相高泰祥，屢戰，皆敗。興智出奔善闡，高泰祥則撤退姚州。城陷，忽必烈入，令熾樞訪鬪籍，祭三使者。元軍追興智不及，僅獲泰祥於姚州。勸降，不屈，斬於五華樓下。臨刑時，歎曰：「段運不回，天使之然，爲臣隕首，吾事畢矣。」（同上書第二頁）忽必烈見其慷慨激昂，遂以禮祭之。次年，即公元一二五四年，元大將兀良合台，攻善闡，拔其城，虜興智，赦之，大理國亡。

第四節 儂智高建立南天國

我們研究儂智高，還拘泥成見，以爲他是蠻，是苗夷種，是再嫁婦人生的兒子，根本就是錯誤！惟其是蠻，是苗夷種，是再嫁婦人生的兒子，他歷盡萬苦千辛，建立南天國，爲一切被壓迫者吐口氣，才值得可貴，才值得主張公道的人們佩服！說到他的世家，據說：「儂氏自唐初，卽雄於西原。世

爲廣源州首領。唐末，交趾張盛，廣源州服屬之。知儂猶州儂全福，爲人所殺，其妻改適商人，生智高，冒姓儂氏。旣壯，與其母據儂猶州，交人攻而執之，釋其罪，使知廣源州。智高怨交趾，乃乘機襲據安德州，潛稱南天國，改元景瑞。因招納亡命，貢獻中國。『通鑑輯覽第七卷』儂智高爲什麼要怨恨交趾，貢獻中國，是不是想藉中國的力量，爲全福報仇呢？我們沒有史實作根據，未便下斷語。不過我們從他——智高——乘機襲據安德州，潛稱南天國——一點看來，他不願臣服交趾，而且謀推翻交趾政權，建立一個新興的國家，却是鐵般的事實。他爲達到這目的，自然，非聯繫一個與國不可。因爲初創一個國家，其力量是很脆弱的。殊不知宋室君臣竟把儂智高的善意拒絕了。智高雖一再「奉金函書」前去請求，宋室始終不肯答復。

因此，儂智高也就怒了宋室王朝的君臣。同時，他又連想到他的家鄉廣源，是個形勢險要的地方。『南邕州西南，鬱江之源也。峭絕深阻，產黃金丹砂……善戰鬥，輕死好亂。』（續資治通鑑宋紀）以這樣先天優越的條件，未嘗不可做一番非常的事業。於是，抹馬厲兵，招賢納士。就是遠在廣州的進士黃師宓等，也前來擁護。師宓等，足智多謀，提供不少意見。先謀佔領廣南，乃出散衣，易穀食，聲言地方飢饉，部落離散。邕州知事陳瑛，信以爲真，毫無戒備。智高忽在某夜，縱火焚燒營寨，并當衆說道：「平生積聚，今爲大火所焚，生計窮矣。當取邕廣以自王，否則共死耳！」大家聽了這席話，一致贊成。便率領子弟五千人，浩浩蕩蕩，沿江而下。於宋仁宗皇祐元年（公元一〇四九年），攻下邕州橫山砦，守將張日新等戰死。

四年，智高攻下邕州，虜獲知州陳瑛等以下人員，照常錄用。惟司戶孔宗旦，都監張立等不從。

邕州，即今之邕寧。左右兩江來匯，名爲鬱江。交通尙稱便利。其東北爲崑崙山脈，不啻天然屏障。加以物產豐饒，人民困苦，誠建都之地也。智高在衆意決定之下，即在該地建立大南國。大南國，即南天國之陪都。自稱仁惠皇帝。設官分職，秩序井然！部署已定，仍繼續出兵東征。初佔廣南，旋即攻下橫（橫縣），貴（貴縣），藤（藤縣），梧（蒼梧），康（德慶），端（高要），龔（平南），封（封川）等州。大兵所指，官吏多棄城潛逃。惟封州知事曹觀，康州知事趙且等，尙能舉兵抵抗。但均戰死！智高戰爭順利，勢如破竹。乘勝順鬱江而東。不多時，便逼近廣州。知州魏瓘，薛斌等，率衆數千人抵禦，終難挽回頹勢。宋室在無可奈何之下，採取卑劣手段，竟斬殺黃帥愆之父以要挾。廣州雖未攻下，而宋人頗震恐！於是，先後派遣陳曙、余端、李樞、楊啟等，赴廣東、廣西抗拒。

七月，儂智高佔昭州（平樂縣），九月宋室派孫沔爲廣南安撫使。本來宋帝以孫沔知秦州（天水縣），召見時，曾以秦州重要相勸勉。而孫沔的答復：「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爲憂。臣觀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宋史記事本末三一卷）不一月，昭州鈐轄張忠果以敗聞。宋帝乃任沔爲湖南、江西安撫使。沔奉命之後，即請發騎兵，及武章所存精甲。梁適等以爲沔太不沉着，易啓紛擾。沔引孫子：「不恃敵之不來，恃我之有備也。」以答之。且說，「前此各州之失敗，就是沒有準備。沒有準備，而號爲鎮靜，危亡之道也。」宋帝以爲然，給予精兵七百人。沔憂儂軍渡江而北，乃傳檄湖南、江西，說大兵且至，人民多準備糧秣。消息傳出，儂軍遂不敢度嶺南而北。這，也就是有備無患的功效。其實，儂軍并不想越嶺而北，增加自己的困難。因後方殘敵沒有肅清，進展太快，也是很危險的。因此，略取賓州（賓陽縣），復入邕州。積極從事一切準備。

皇祐五年，即公元一〇五三年，宋將狄青率大軍，夜度岷崙關，與儂智高戰於邕州。儂軍敗績，死事者爲黃師宓，儂建中等百五十七人。智高縱火燒城，斷敵前進。自己收集餘部，作有計劃的撤退。遂取道合江，直達大理。大理國王嘉其志，不以失敗見輕。便收編其官兵，分配其任務，人人有了出路，對於宋人同仇敵愾之心，還是不減於往昔。大理國增加這一部生力軍，更不難與宋人周旋；一直周旋到宋亡爲止；而且給與代宋而起的蒙元以相當打擊。

第五節 交趾進攻欽廉

王制說：「南方曰蠻，雕題交趾。」這里所謂「趾」，即是唐虞時代所說的「南接交趾」，指五嶺以南一帶地方而言。這些地方，包括越南北部，及粵桂之一部。這些地方所有的民族，史人通稱爲蠻。蠻，卽苗，卽南越族，亦卽苗夷民族之血統。梁啓超氏說：「自春秋戰國以來，苗名不顯……今按舊史，通稱曰蠻。」（見前）也就是這個意思。

從上文看來，蠻——苗夷民族之進入交趾，原不自春秋戰國始。不過到了春秋戰國以後，苗夷民族之被壓迫由粵桂而遷入交趾者日益加多罷了。他們的生活，主要的靠農業。因爲農業日漸開展，也促進了手工業不少的進步。秦的末季，交趾曾露了相當頭角。漢唐以來，他們已形成國家的體制，而逐漸擺脫其部落的形式。但因中原歷代王朝不斷向他們壓迫，他們也因此而遭受阻礙不小！到了宋開寶八年，即公元九七五年，交趾人民在丁璉領導之下，才建立了一個獨立的國家。國號暹越，定都花間。暹越國王黎桓，派他的兒子明提出使宋國，其目的是在「親仁善鄰」。黎桓卒，子龍敏立；其

弟龍鉉弒而代之。宋真宗祥符二年（公元一〇一〇年），交趾大將李公蘊，又遂龍鉉而自立。并遣使與宋人修好。龍越雖三易其主，其政權，還是在苗夷民族掌握中。後來，經過德政、日尊兩朝，都沒有多大的變化。日尊卒，乾德立，興兵伐占城。不幸，反爲占城所敗。消息傳到宋廷，竟爲王安石所利用。安石以爲交趾新敗，正好發兵進攻，以緩和他的反對派。

話說，宋寧探行王安石新法以來，贊成或反對者，都大有人在，而王安石以爲爭取同情，減少反對；建立邊功，擴張領土，却是移轉目標的好辦法。時神宗熙寧十年（公元一〇七三年），邕州知事蕭汪，多少帶點機性，便奏上一本說道：「交趾雖奉朝貢，實包禍心，失今不取，必有後憂……」其理由雖甚空洞，却打動宋帝的心扉。宋帝召他入朝，問個究竟。殊帶汪見「宋帝，還是說不出什麼道理。度支判官沈起站在一旁，替他着急，隨便放了一炮：「南交小醜，無不可取之理。」宋帝看法，認爲「口出大言，必有大用」。便叫王安石下道命令，叫他辦理！沈起接了命令，便隨時向交趾邊地騷擾，致激起交趾人民的反感！

本來交趾一向不多事。歷史上多少戰爭，都是中國統治者向他們找麻煩。沈起既不斷挑釁，他們爲生存計，不能不起來作自衛的準備。可是雙方沒有大的接觸，所以也沒有大的犧牲。後來，沈起調差，派劉彝前往代理。劉彝不明真相，以爲交趾易於征服，於是，備槍杖，治戈船，水陸分道，進窺交趾邊境。凡往來行人，都加盤詰。稍不如意，卽行扣留。交趾人民，感覺很大的不便。他們在忍無可忍之下，只得先行下手爲強了。

熙寧八年（公元一〇七五年）十一月，交趾向宋人大舉進攻。軍分三路，一路自廣府，一路自欽

州，一路自崑崙關。分進合擊，士氣旺盛。不上一月，連陷欽廉二州，殺死宋軍八千餘人。惡耗傳到宮廷，宋帝非常惱怒！當即降旨免劉彝之職，并坐貶鄧州。但頽勢已成，難於挽救。明年，即熙甯九年正月，交趾官兵，復圍攻豈州。豈州知事蘇絨，悉力拒守，以待外援。殊遲之又久，外援仍不見到，而城內居民，又彈盡援絕，無法突圍。蘇絨在這危險狀態下，自動把全家卅六口殺了，并縱火焚屍，同歸於盡。城內五萬八千人，也因此而共同犧牲！

交趾攻下欽廉，率兵入城，并出安民佈告，撫綏流亡。其佈告要點，據說是「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濟……」等語。王安石聽着這樣佈告，却也有些難過。只得自己草擬文書，給交趾一個反駁。

究竟青苗助役法，是個什麼制度，推行起來，對人民是好或壞，我們值得檢討檢討！據金兆豐氏說：「青苗——貸錢於民，俟穀熟還官，號爲青苗錢。陝西轉運使李參嘗行之。至是依陝西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民願預備者，給之，出息二分，隨夏稅輸納。助（或募）役往時，民充役者，輒破產，乃計民貧富，分五等輸錢，曰免役錢。若富戶、女戶、寺觀與單丁，未成丁者，亦得分等以輸。曰助役錢。又先視州若縣，應用雇值多少，隨戶等均取雇值。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曰免役寬剩錢。」（氏著中國通史第九八至九九頁）

這制度，在創導者的出發點，也許是好的。可是推行起來，它的毛病就多了。所以當時的人民，遭受煩苛，致使社會日趨窮困。交趾對於這制度表示不滿，也許只是一種手段。但這手段，却已博得中原人民不少的同情。交趾官兵佔領欽廉二州，比較順利，他抓住中原人民的心理，却是一個較大的

原因。

事態一天天擴大，宋室再派遣天章閣待制趙鼎爲招討使，宦者嘉州防禦使李憲爲副招討使。另募大兵，赴前敵招討。後來，因趙李意見不合，對軍事諸多掣肘。宋室不得已，復另調郭逵爲招討使，而以趙鼎副之。這固然由於趙鼎之推薦郭，而宋室之接受趙氏的推薦，也是件不容易的事。郭逵奉命以後，聯合占城，占臘，一致向交趾突擊；敗交趾兵於富良江。富良江，卽湄江，在今安南北部，其上流，卽雲南之瀾滄江。

初，郭逵奉命到長沙時，卽遣將先行恢復邕廉，而自己親率一支大兵，直攻富良江。交趾以精兵乘船迎戰，阻止宋兵不前。但交趾在宋兵分進合擊之下，真是顧彼失此，打下敗仗。其太子洪真，也在這次戰役陣亡了。交趾國王李乾德，鑒於兵連禍結，必將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其慘痛有甚於太子之陣亡者。因此，提出罷兵息民意見，遣使與宋人講和。其實，宋人之犧牲比較交趾還大些。據說，宋室「官兵八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通鑑輯覽第七八卷）郭逵雖曾佔領富良江，自願兵單械缺，勞師遠征，已不敢再渡江前進。所以他回頭來，固守廣源，門州、思浪、蘇茂、梳榔等地。保持他一點勝利的顏面。郭逵回朝，詳報各情，卽與交趾國王講和，而治劉彞，沈起等無故向鄰邦開釁之罪。一場戰禍，就此告一結束。

交趾交還俘虜，宋人亦退還六縣二州，另行劃定兩國的邊界。

第六節 文天祥結溪洞蠻勤王

宋人所謂的蠻族，即苗夷民族。蠻族有個特性，就是只注意經濟生活，沒有政治野心。中原任何統治王朝，你不打他，他也不會打你。你一定要打他，他也只好和你周旋。成敗利鈍，他是在所不計的。可是你一旦放手了他，不再打他，他也不會對你仇恨。不僅如此，你如果需要他的時候，他們還是替你忠實幫忙。北宋平蠻，討蠻的史實太多了；可是在高宗南渡以後，自顧不暇，也就放手蠻族。蠻族不但不在南宋君臣防夏防金防遼防元忙亂之下，打他一個湊手不及；而且給了一個空前的幫助。這幫助，就是在宋德祐元年（公元一二七五年），「文天祥結溪徇山蠻萬人勤王」。在別的民族看來，也許認爲一個奇蹟；但在蠻族，即苗夷民族，則看成平常的事。因爲他們不計恩怨，也沒有什麼企圖。如果要算舊賬，宋人就太對不起蠻族了。寫下幾件例子，讓我們讀一讀！

景祐四年（公元一〇三七年），宣州蠻區希範（原來是一位進士），和他叔叔區正辭，應募從軍，解決了安化州的叛亂。他們以爲在事出力，有些微勞，要求政府錄用。殊宣州知事馮伸己，不但允錄用，而且斥爲妄誕！其實，希範叔侄的功勞，大家都是知道的。因爲他們是蠻族，知事馮伸己，不免有些歧視！而且要殺戮他們。他們心頗不服，就造起反來，接着推舉白崖山蠻蒙逞做皇帝。招兵買馬，四出攻略，短期間，佔領夔州及鎮甯等州。他們的造反，只是爲「不平」吐一口氣。不一定想做什麼皇帝？所以鬧不多久，也就掩旗息鼓了。

熙甯五年（公元一〇七二年）十月，宋人派遣章惇招降梅山峒蠻，編列戶籍，共爲一萬四千八百餘戶，其田土共廿六萬零四百餘畝。每年納稅，總比較別的地方多些。梅山，據說在湖南資慶安化之湘，東接潭州，南接邵州，西接辰州，北接鼎澧。土地肥沃，氣候也還不壞。該地人民，宋人呼爲峒

蠻。一層，由於他們是蠻族；另一層，也許人民多居山陬之故。大家叫成習慣，縱然不是寄居山陬，也一律稱爲鬪蠻。梅山鬪蠻，一向墾井而飲，耕田而食，與宋人無大往來。他們受降以後，就在該地築武陽，開峽二城，置安化縣，隸屬邵州。六年，章惇又招降湖北蠻向永晤，償光銀等。永晤等均願就降，惟田元猛力持反對。章惇派兵進剿，破懿州，南江州鬪蠻悉平，遂將該地置沅州，以懿州新城爲治所。後改賊徽州，卽今之靖州。

熙甯七年，瀘州蠻夷造反，宋派熊本爲梓夔察訪使，對於蠻夷之處置，得以便宜從事。所謂便宜從事，就是生殺予奪，悉聽其便之意。熊本曾經做過戎州通判，蠻夷生活，相當了解。接事之後，藉口「夷人擾邊，皆以村豪爲嚮導。」於是，大插村豪（卽今鄉鎮長），先後得百餘人，盡把老壳割下，持向瀘州示威。瀘州人民，頗爲驚恐！惟有一個「鬪酋」，名叫柯陰的，不肯前來受戮。熊本怒！以爲不遵王法，開兵進剿。柯陰怎能抵擋得過，只好負荆請降。熊本接受要求，把全部財產沒收，給他一條生路。大家知道王法厲害，就是涪井（鉞府），長寧（同上）烏蠻，羅氏鬼主，也不敢反抗，而願做一個順民。熊本奏報宋帝，宋帝極爲欣悅！

熙甯八年，熊本又進攻渝州僚。渝州，卽今重慶。當時渝州，南川僚民，羣起反宋。其首領木斗，善戰，有號召力。熊本進兵銅佛壩時，雖曾有較大犧牲，結果，還是把木斗打败了。木斗戰敗之後，便將秦州（秦江松坎一帶）五百里地方，整個送給宋人。渝州，南川亂事，算解決了。

渝州，南川解決不久，瀘州又鬧起來了。上文不是說過，烏蠻羅氏鬼主，也不敢再專反抗嗎？其實，這是隨宜問題。任何一個民族，誰肯長期在人鐵蹄下當順民呢？烏蠻，原來就有兩個首長，一名

晏子，一名簡恕。熊本打敗柯陰，并會向晏子，簡恕招降。晏子不久死了，簡恕授任歸休州知事。簡恕的兒子乞弟，也做一個蕃部巡檢。那時，羅布夷造反，侵佔納溪。宋寧涇原副總管號存寶，前往剿辦。存寶以茲事體大，約乞弟派兵協助，一致進攻。羣蠻既平，乞弟率步騎六千，赴江安城下索賞，都監王宣，就此與乞弟妥協，且結攻守同盟。但乞弟別有作用，乘王宣兵援熟夷時，竟全部予以消滅。惡耗傳到宮廷，宋遣驛令存寶率兵前往征討。存寶知勢難敵，怯懦不敢進。明年，元豐四年（公元一〇八一年），宋帝殺存寶，遣使以環慶副總管林廣代理。乞弟請降，帝不許；并飭林廣迅速進兵。廣打敗乞弟，斬首二千餘級。乞弟率部逃去。廣督師追擊，深入數管間。時雨雪兼旬，不易前進。士兵在飢寒交迫下，死者甚衆！一直追到鴉飛不到山，不得乞弟而還。

徽宗崇甯四年（公元一一〇五年），王江（榕江）蠻內附，宋詔置懷遠軍。本來王江各地，甚爲安靖。只因蔡京提出「開邊」政策以後，一般吏胥，都想藉此升官發財。貴州知事王祖道，誘王江蠻楊晟勉等，獻土歸降，并誇大其詞，爲百二十峒，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又說「王江山川形勢，據山峒要害。宜開建城邑，置諸峒司主之。」朝廷准如所請，置尤格二州，并增設提舉溪峒官。王江一帶峒蠻，與宋人逐漸接近。五年十二月，宋發兵討南丹，宜州蠻，拘留長莫公佞。公佞之弟公晟不服，結溪峒蠻以報復。掠州邑，殺刺史，到處騷然！蔡京匿而不報，且置庭，孛，乎，元，從，宜，柳，融，觀等九州。功加太尉！而涪州夷，亦請內屬，以其地爲珍（桐梓）承（綏陽）兩州。

政和五年（公元一一一五年），晏州（敘府）夷反，宋以趙適爲招討使，馬覺，張思正爲別將，率陝西軍三萬人，分道前進，期會於晏州。晏州夷酋卜漏，據險搏大圍（興文）。其山掘起數百仞，

林箬深密，諸村團夷，凡爲趙適擊敗者，皆赴該地集中。壘石設柵防守，適軍不能進。巡檢鍾友直所部，多屬黔中土兵，習山險，甚狡捷，趙適用奇計，以「火猱」攻團夷，遂克服。生擒卜漏，晏州平，拓地千里，適爲建城池，畫縣畝，募人耕種，相安無事者又若干年。

上述各情，都屬北宋閒事。對於蠻族，即苗夷民族之鎮壓，似像很有辦法。殊不知宋人這種辦法，只在傾全力以鎮壓西南的蠻族（苗夷民族），而放鬆了北地的夏遼金和蒙古。這正所謂「螳螂捕蟬，不知黃雀在後」也，但蟬還沒有捕到，而黃雀已飛到螳螂面前，使類於螳螂的宋人，已經不能動彈了。自然，宋人會採取儒家「以夷制夷」的傳統辦法，聯金攻遼，聯元滅金的。然而到頭來，還是自食其惡果。

宋高宗南渡以後，固然，沒有力量再向蠻族（苗夷民族）征討；可是蠻族（苗夷民族），也不肯乘人之危，而給與宋人以報復。這是苗夷民族的特性，也是大多數人類的公心。德祐元年（公元一二七五年），宋帝晷快崩潰了。他除了還戴着一頂空頭的王冠，連什麼都沒有了！一般文臣武將，死的死，逃的逃，到儂州勤王的，只有張世傑。張世傑以外，恐怕就寡文天祥了。那時，文天祥只做江西提刑之官，但是，他有相當名望。以他這名望，我想號召十萬八萬人馬，是不成多大問題的。事實上，他在江西痛哭流涕的鬧了一陣，還是集合不到多少人。所謂英雄豪傑的忠臣義士們，不知那里去了！

前來響應勤王的，反而是被宋室歷代征討的苗夷之兵。只以溪峒山蠻來說，已有萬人以上。如果假時日，澧州，慈利，梅山，誠徽，南丹，廣源，黎州，瀘州，渝州，王江……等地蠻兵都趕到

，必然增加文天祥很大的力量。但，時間上不許可了！然而僅此蠻兵萬人，已提高文天祥的聲勢不小！文天祥與元兵轉戰數千里，主要得力於蠻兵。要是沒有蠻兵，他老早就被擒了。蠻兵爲什麼要參加文天祥勤王？一層，宋室君臣，只有文天祥匯事些；另一層，是表示苗夷民族的特性。這特性，就是「抑強扶弱」，不念舊惡。

苗夷民族發展史

第四篇 苗夷民族由澧水，沅水，烏江，柳江，瀾

滄江，金沙江等流域，發展到伊洛瓦底江，薩

爾溫江，湄公河等流域——元明清迄民國（公

元一二八〇年至一九四九年）

第一章 大元帝國

建立大元帝國者，爲蒙古民族。蒙古民族之由來，有說是東胡族；有說是肅慎族；有說是突厥族；有說是東胡肅慎混血族；有說是東胡突厥混血族；也有說是東胡肅慎突厥混血族。（林惠祥氏著中國民族史第五一至五四頁）可是我們着眼之點，不在怎樣追溯蒙古民族的淵源，而在探討蒙古民族突然興起的原因。據陳安仁氏說：『一、蒙古爲遊牧民族，從事遊牧，精於騎射，故能衝鋒陷陣；二、行一種征兵制，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盡爲兵，故兵力可以分配；三、慣於遊牧生活，飲食牛羊之肉與乳，臨時無糧餉缺乏之虞；四、大汗爲才智出衆之人，能領導人民，對外作戰；五、將官對部下，行法森嚴』。（氏著中華民族抗戰史第一九一頁）因爲有了這樣優越的條件，所以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自元太祖鉄木眞，至世祖忽必烈，已開拓不少的疆土，據王桐齡氏中國史第三編第三二八頁所載：

「太祖鉄木眞 征服內外蒙古，滿洲，中國本部，西北部，天山南北路，俄領中央亞細亞，阿富汗，波斯東半部，及高加索山附近。」

太宗窩闊台 征服中國本中部，朝鮮半島，西伯利亞西南部，歐洲東北部。

憲宗蒙哥 征服中國本西南部、西藏、法領越南北部、波斯西南部，美索波達米亞，敘利亞，小亞細亞，印度西北邊地。

世祖忽必烈 征服中國本部南部。」

忽必烈征服中國本部南部之後，建國號爲元，代宋而有中國。忽必烈以武力征服中國，他的一切政治，都以軍事爲中心，即現代語所謂「軍事第一」是也。因爲側重軍事，一切都採集權主義。爲要發揮集權主義的效力，所以事事都看重自己，輕視別人。這不僅忽必烈如此，就是繼忽必烈而起的各個帝王，也是一貫相承的。

以民族來說，元代統治王朝，把它分爲四等。第一等爲蒙古人；第二等爲色目人；第三等爲漢人；第四等爲南人。據范文瀾氏解釋：「蒙古人——有黑達達尼而倫派人二十氏，塔立斤派人九氏，白達達十五氏，野達達四氏。色目人——有畏兀族（回鶻），唐兀族（西夏），康里族，乃蠻族，欽察族，阿速族，烏思藏族，回回族等。漢人——腹裏漢族，及契丹、女真、通稱漢人。南人——黃河以南、及南宋遺民，稱南人」。（氏著中國通史簡編第四七四頁）林惠祥氏也說：「元代蒙古人種族觀念頗強，待遇他族，顯有異同，全國人民分爲四等，首爲蒙古人，次爲色目人，即西域諸國人，三爲漢人，即契丹，女真，高麗等族，四爲南人，即南宋人民」。（氏著中國民族史第八一頁）這些資料，

都是根據史實來的。不過他們對於南人一項，不免有些漏落。以我的看法，南人就是「南蠻」，也就是苗夷民族。決不單指南宋的人。充其量，南宋的人，也包括在內。我們如果不以元人看漢人、南人的眼光來看苗夷民族的話，南宋亡後，反對元人最激烈的，要算苗夷民族。不啻當時民族旗號，扯的是蠻，是僚，是苗，是僂，或是西南夷，或是交趾，剽國……總而言之，都是苗夷民族。

元人對於中國，除了民族等級的壓迫外，還有生活等級的壓迫。這些等級，就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同上書第八一頁引鄭所南集語）元人爲什麼要把官吏擺在最前面，而把讀書人和告化子放在最末呢？就是他鞏固集權主義的意思。因爲要加強官吏的權力，才好鎮壓一切。如果把讀書人和告化子的地位提高，他們一定要批評國家大事的。古今來，凡是講集權，講獨裁，講軍事第一的，他們都特別注意這一點。也許在形式上，不像元人這樣露骨罷了。

元人既定出這些等級，反映到法制上來的，當然也有特殊的規定，略舉幾個例子：

官制 如中書省，樞密院，御史台等大官，娶蒙古人、色目人，才有當的資格；漢人、南人是沒有可能的。即使漢人南人，對元氏王朝建立大功，提升了一兩級，但只可任副貳，不能任正職。

法律 蒙古人犯死罪，官司不得拷打，犯普通罪，官司不得拘留。蒙古人毆打漢人、南人，不准還手。如果把漢人、南人打死了，處罰蒙古人從軍，或賠償一點燒埋費。漢人南人打死蒙古人，要殺頭，而且殃及全家。

軍籍 要真正蒙古人，才編入蒙古軍，色目人只編入探馬赤軍。漢人、南人只編入漢軍，或新附

軍。蒙古軍駐中原，探馬赤軍、漢軍駐江淮以至南海。新附軍則雜屯其間。至鎮守京師的宿衛軍，漢人，南人，不得冒名投充。

禁藏武器：民間私造武器處死刑。私藏武器不繳官府，亦處死刑。神廟儀仗，只准用土木紙紮，不得用真武器。漢人、南人，不准打獵，不得習武藝，不得持弓箭兵器。不得藏鐵尺刀刃。私藏鐵甲全副者，處死刑；私藏弓箭十幅者，處死刑。

禁止言論出版 凡妄撰詞曲，意圖犯上惡言，處死刑。凡亂製詞曲，譏謔他人，處流刑。凡妄談禁書，處徒刑。凡寫匿名文書，重則處死刑；輕則處流刑。

此外，一切風俗習慣，如元人認為妨害他的統治權力，都得處死刑，徒刑，或流刑。真是一動輒得咎，天天都有死的可能。任是鐵打金剛，在元人大鎮壓、大屠殺的殘酷政治下，大多數都輾化俯首降伏了。其表現在事實上來的，女人入宮為妾，男人賜名做官。略舉一例：

漢族女子入宮為妾者——「郭氏，世祖宮人，賜答刺麻八刺為妾。洪氏，賂妃，武宗妾。龍妃，程妃，張妃，戈妃，祈妃，惠宗妾。也速貴（濟南公張榮女曾孫，襄陽統軍使妾女。）諸王忽刺忽兒妃」。（王桐齡氏著中國民族史第五一七至五一八頁）

漢族男子賜名做官者——「劉敏賜名玉出干，劉世亨賜名答答兒，劉世濟賜名答觀台，史天澤、張柔、張洪範，賜名拔都，張榮賜名賽用拔都兒，張宏賜名蒙古台，汪世顯賜名中山，汪德臣賜名田哥，楊傑賜名只哥拔都，劉思敬賜名吟八兒都，邱順賜名察納合兒……」（同上書第五四頁）

以上是漢族男女，在元人大鎮壓，大屠殺之下所降伏的。此外如色目人、契丹人、高麗人、女真

人、也有入官賜名的。惟有南人，卽苗夷民族，不肯降伏，更不肯入官賜名。所以他們遭受元人的打擊最深，而犧牲損失，也就特別的大。可是他們——南人，不怕犧牲和損失，仍拚命向元人抵抗！儘管元人的勢力擴大到歐亞兩洲，征服不少國家，而苗夷民族，始終不會被它消滅，且將和它作不盡期的持久戰。

『至元廿四年（公元一二八七年）廣東民鄧大獠、劉大獠、蕭大獠、閻大獠、曹大獠，（諸人當自有名，惡號疑元官所加）相繼起義。廿五年，賀州民七百餘人，畚族民千餘人……紛紛起義。廿六年畚族民邱大老集衆千餘人起義，廿九年，湖廣辰州蠻民起義……』（范文瀾氏中國通史簡編第四九九頁）

這，只是南人，卽苗夷民族初期的起義，今後更將由湖廣擴大到川滇黔，擴大到粵桂，擴大到越南、緬甸每一個角落。其反元的旗幟，無論其爲蠻、爲獠、爲苗、爲僞、爲西南夷、爲交趾、剽國……總而言之，都是苗夷民族。苗夷民族之反元，決不是打倒你我來，而是爭取「國內各民族的一律平等」。國內各民族得不到平等，他們革命的戰爭，是不會終止的。卽使元代王朝崩潰，代之而起的任何民族，如果還是以統治民族，壓迫其它被統治民族，苗夷民族還是起來反對，作繼續不斷的革命鬥爭。他們決不仇視任何民族，他們只以壓迫其他民族的統治者作對象。

第一節 宋隆濟、蛇節造反

蒙元對於漢人、南人，尤其是南人中之苗蠻，真是壓迫得轉不過氣來，假使還想做人，還想在人

開生活，就非起來抵抗不可。——最好就是造反？

宋隆濟與蛇節，都是貴州苗夷族。隆濟住雍真葛，蛇節住水西。元人征服了宋室，佔領了貴州，他們還是照樣的完糧納稅，過着順民的日子。因宋人與元人當皇帝，都一樣向着邊遠民族壓迫。所以他們在宋元之間，沒有什麼選擇，更用不着像溪峒蠻那樣，響應文天祥勤王，來爲腐爛的宋家王朝殉葬！換句話說，貴州苗夷如宋隆濟，蛇節等，可算對得起大元帝國了。然而元人不會諒解，只要時機一到，他就立即施以高壓的。

大德四年（公元一三〇〇年）成宗皇帝，爲要「揚國威于域外」，出兵攻八百媳婦國。八百媳婦，屬西南夷，因不得志于中國，才在緬甸之東，車里之西，建立小小的國家，以維護自己的生存。真是與人無爭，與世無汙的「女兒國」（通鑑輯覽第九六卷註：西南夷，其酋有妻八百，各領一寨故名）。可是元人一定要向他們進攻，以發揚元世祖「以神武統一海內，功蓋萬世」的大業。他們藉口，就是「未奉正朔」。在元人的見解，「未奉正朔」便有罪，有罪，國君就應討伐。這樣的藉口，據說元人哈刺哈斯，也曾反對過。他說：「山嶠小夷，遠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必遠動兵力」。儘管他的動機不同，他不願興師動衆，騷擾人民，是值得我們敬佩的！成宗皇帝，正趾高氣揚，那裏肯接受這話。所以立馬發兵二萬，叫劉深，哈刺台等率領前進，攻擊八百媳婦國。八百媳婦國，距雲南布政司有三十八天路程，如果軍隊由雲南出發，兩月或可達到，但元兵係由湖廣出發，取道順元（貴州）其里程就遠得多了。

大德五年，劉深、哈刺台等，果然率領二萬人馬，到達貴州。貴州山多田少，出產不豐，大兵到來

，真是難于應付。因爲元軍不僅要供給糧秣，而且補充「丁夫馬匹」。貴州人民，一向都是「安土重遷」，不慣遠征。劉深、哈刺台等一定要補充「丁夫馬匹」，却是一件最不容易的事！如因此而見怪宋降濟，降濟是不忍受的。不忍受到了無路可走，只有挺而走險——造反！宋降濟是相當有地位的人，只要他出面號召，也可能發生相當的力量。

宋降濟果然根據事實，曾向人民作了一個簡略的文告：「官軍征發汝等，將盡剪髮露面爲兵，身死行陣，妻子爲虜……」。人民見了這文告，非常恐怖！因此，大家下了決心，說道：「從軍三年不返，妻子爲虜，甯死不往」。一個統治者，把人民逼到「甯死不往」的處境，是什麼事都可以做得出來的。六月（大德五年），宋降濟聯合附近苗夷民族，宣佈獨立，進攻雍真葛總管府。總管府，是蒙元統治貴州苗夷民族的一個機關。當時負責的人，是蒙古達魯花赤也千里。他，怎能抵擋得了這革命的洪潮，只好送命于底窩楊黃寨。降濟命五百人攻楊黃寨，寨破，殺達魯花赤也千里，毀其印綬。龍骨長官司阿都麻，殺生祭鬼，前來響應，而洛邦、扎佐、農從、刀項……一帶，亦聞風影從。接着佔順元，定龍里，燒官糧……凡替蒙元當走狗，專吃人民腦髓的壞蟲，都一一捕來殺掉。

劉深，哈刺台雖率領大軍到貴州，但貴州烟瘴彌天，士卒死者已七八。關于糧秣事項，完全強征民夫搬運，而且一個民夫，要他們肩負糧秣八斗。雖說是輪流換班，減少疲勞，事實上，又那裏做得呢？因此，人民在疲于軍差勞頓下，也死了十來萬人！劉深、哈刺台等，不但不設法改進，減低人民死亡率，而且威脅水西土官之妻蛇節，出黃金三千兩，馬三千匹。當時人民已窮苦不堪，那裏還能夠担任這龐大的數字？所以毫不猶豫的，揭起反元旗幟，響應降濟，并將降濟文告「官兵征發汝等，將

盡剪髮黥面爲兵，身死行陣，妻子爲虜……」抄轉各地。水西人民讀了這文告，也非常恐怖，故一致決心擁護隆濟，蛇節，向元兵攻擊，以期死裏求生。計時，蛇節在八月起義，到了十一月，貴州西北部，如烏撒（威甯），烏蒙（昭通），東山，芒部（鎮雄），威楚（楚雄），武定，普安……一帶苗夷，都起來響應，聲勢日益壯大！其戰鬥能力之強，要算羅鬼國主阿女，阿女殺法厲害，料敵如神，而劉深、阿刺台等，率領官兵，不敢迎戰，只得往後撤退。宋隆濟、蛇節兩部，分兵追擊，元兵棄輜重，而人馬亦死傷殆盡。敗訊傳到宮廷，元室君臣，皆大吃一驚！

劉深、哈刺台等既被宋隆濟、蛇節、阿女等戰敗，元人只好另派大員，另調精兵前往增援。十一月，由劉國傑，也先忽都魯，率領萬餘人；八剌阿塔赤，率領五千人，分道由湖廣、四川，直向貴州推進。但紀律不佳，人心怨叛，行軍頗感困難！六年六月，國傑等軍，還未深入貴州腹地。其原因，正如陳天祥氏所說：『西南遠夷之地，重山複嶺，陡澗深林，竹木叢茂，皆有長刺，軍行徑路，在于其間，窄路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天，下如入井……毒霧瘴烟之氣，皆能傷人』（貴州通志前事志第七卷第三二頁）這，是副的原因；主的原因，還是在元兵不得民心。不得民心，任何精練部隊，都非失敗不可。

儘管後來宋隆濟、蛇節等先後放下武器，但元大帝國的精兵，亦已斷送將盡。雖然犧牲了一個貴州，却是阻喪了元人出征八百媳婦國的銳氣。站在整個苗夷民族的觀點上來，這不能說是一得不償失！

第二節 苗僮蠻僚之義軍突起

苗僮蠻僚對於元人最大的不滿，就是它把中華民族分爲四等。第一等爲蒙古人，第二等爲色目人，第三等爲漢人，第四等爲南人。苗僮蠻僚爲南人，屬於第四等，他們是誓死不承認的。不承認的終極，只有戰爭。戰爭固然是不幸的事情；可是不藉着戰爭，是無法推翻反動的元人統治王朝。爲要達到這目的，苗僮蠻僚，不惜犧牲一切，和元人鬥爭到底。但苗僮蠻僚每一個力量，都不够和元人單獨作戰。因此苗僮蠻僚，義軍突起，構成聯合戰線，一致向着元人「打堆捶」！

苗僮蠻僚這種企圖，元人是知道的。所以它在至元十五年，即公元一二七八年，十一月，派達春，程鵬飛等，爲荆湖北道宣撫使，安慰沈靖那蠻僚，使他們不作反元之想。至元十七年正月，派阿爾哈雅，呼圖特穆爾等，率領大軍，鎮壓荆南，江西、廣西、海南等地。經過五十八州，擄獲喃僚。山僚三萬三千多人，帶回做農奴。并派役吏監督，責其賦稅。後來，廣西、湖南。到處起義，而官兵補調頻煩、人民不堪其擾，因而流亡離散，不可勝數。元兵爲鎮壓計，往來不息，真是疲于奔命。

至元廿五年，湖南爲一存，糾合衛永寶慶武岡僚民，嘯聚四望山，其勢力一天天的強大。行省左丞劉國傑，率領大軍，把他們打败了。有些軍官建議道：「蠻夷爲人，急則降，降而有讐復反，不如盡坑之」。國傑答復：「多殺不可，况坑降乎？」（語資治通鑑元紀）因而選擇要隘，設三個屯壘，派兵堅守。叫苗民刀耕火種，變爲「好人」。這里所謂「好人」，就是大元帝國的順民。可是他們始終是立于反對地位，不肯就範。至元廿六年，即公元一二八九年，設了四個總管府，來管轄三十州縣

，百六十個溪洞僚蠻；還是管理不住。加以天候惡劣，派去管理各官兵，大批受了瘴癘，陸續死亡，或逃散了。元人在無可如何中，只得下令南人，尤其是苗僮僚，禁止挾帶弓矢，就是集合多人打獵，也是在所必禁的。

這樣一來，湖南方面苗僚，好像安靖了一些，而廣西方面，又掀起革命的狂潮。湖廣行省左丞劉國傑，鞍馬未停，又率兵轉入肇慶。在清遠和聞大僚打了一仗，在懷集和蕭大僚打了一仗，在桂林又和曾大僚打了一仗。這仗，越打越多，真使劉國傑湊手不及。兩廣地方，也僚湖南一樣，瘴癘流行，國傑進軍賀州，官兵死亡甚衆。國傑亦因病而移轉道州治療。廣東陳大僚追至道州，幾使國傑全軍覆沒。消息傳到貴州，次年，即廿七年六月，貴州苗蠻三千餘人，也揭起反元旗幟，向着順元進軍；順元官兵，及大小倉污官吏，被屠殺者，總在百人以上。消息轉到湖南，湖南苗僮僚，又起來響應。至元卅年十月，巴洞何世雄佔澧州，泊崖洞田萬頃，楠木洞孟再帥佔辰州。元室震恐，提出妥協條件，把泊崖洞升成施溶州，委田萬頃爲該州知軍。彼此都是應付。不多時，萬頃又舉起反叛的旗幟。元人爲討平萬頃等，命湖廣行省樞密院副使劉國傑，率兵進攻。國傑馳至辰州，正向明溪攻擊前進的時候，而另一支反元軍魯萬丑，忽擁衆自上流而下，氣勢驍勇，向國傑軍猛撲，國傑率領之千戶崔忠，百戶馬孫兒前往迎敵，均皆戰死，元軍轉移陣地，取道桑木溪，萬丑復以千人跟踪，次辰出擊，國傑潰不成軍，後來，將百戶李旺等率領敢死隊馳援，國傑才得喘了一口氣。

延祐二年（公元一三一五年）四月，橫州僮蠻嚮應魯萬丑；六月柳州僮蠻亦揭起反元旗幟。六年，廣東僮蠻龍郎庚，招兵買馬，大肆活動。影響所及，如常德、澧州、沅陵、辰州一帶僮蠻，均遙爲

譯按。

至治二年（公元一三二二年）十月，八番，順元及靜江，大理，威楚諸路僭蠻，一時蠶起。各路官兵，均懼迎敵。湖廣，雲南兩省上級官員，均主張招撫，不敢再提「討伐」二字了。泰定二年（公元一三二五年）果然有平伐苗蠻率衆十萬，前來就撫，并有官佐三百六十人，聲請朝覲元王。湖廣行省大員，見人馬太多，紀律森嚴，反而懷疑起來；只准四十六人朝覲，朝覲不朝覲是另一問題，打仗的還是照樣的打。靜江僭在打，柳州僭在打，潯州僭在打，播州蠻也在打。打的範圍，一天天的擴大，打的情況，一天天的激烈，元室派遣湖廣行省右丞奇珠，兵部尙書李大成，中書舍人邁闡，帶兵二萬二千餘人出征，還是沒法解決。同年，又下令禁止飢民結社，以免附和苗僭。并重申前令，禁止漢苗人等挾帶弓矢彈弩。就是鎌刀斧頭，也要加以限制！十二月，朝議「選任宗室大員，前往各地鎮攝」，其意，不但認爲漢人南人不可靠，就是色目人，蒙古人，也有些不可靠了。可靠的、只有大元帝國的嫡系宗室。其實皇親國戚，也有些在動搖了。元江路總管普變，坐賦免職，遂結合蠻兵作亂，便是鐵的事實，儘管後來恢復了他的原職；他還是要繼續造反的。

泰定三年以後，苗僭更爲活躍！二月，廣西全茗州主官許文傑，率諸僭以叛，寇茗盈州，殺知事李德卿等，四年四月，高州僭電白縣，率衆千人，殺千戶張額。天歷二年（公元一三一九年），廣源僭佔領湖廣州縣數十。至順元年（公元一三三〇年）羅羅斯土官撒加伯，合烏蒙蠻兵萬人，圍政建昌。七月，廣西僭于國安佔領修仁，荔浦等縣。九月，佔領橫州，永淳等縣。元統元年（公元一三三三年）廣西僭佔領湖南道州。二年慶遠僭佔領全州。元室震恐，詔平章政事特默齊，統兵二萬擊之，大

遭失敗。

大元帝國，以爲苗僞蠻僚，到處起義，是由于統治者行使嚴刑峻法還不够。因此，重申禁令：「強盜罪皆死。盜牛馬者劓。盜驢騾者黥額。再犯劓。盜羊豕者墨項。再犯黥，三犯劓，劓後再犯者死。盜物者，照其數估償贖」（續資治通鑑元紀）。元人以爲用了這些嚴刑峻法，便可鎮壓漢人和南人，尤其苗夷。殊不知他們反對大元帝國，是在民族間的不平等；並不是什麼盜牛盜馬的問題。實言之，苗僞蠻僚到處起兵，就是他們發動了廣泛的民族革命運動。元人始終不覺悟，還是頑極的壓迫，凡是漢人南人，除了攜帶武器而外，「有馬者，一併沒收入官」。因此，越發增加了被壓迫民族的仇怨。革命風潮，由此更加洶湧！

至正七年（公元一三四七年）五月，僞人吳天保佔領沅州不久，接着又進攻武岡。聲勢浩大，元人震驚！詔遣湖廣右丞實保，統率大軍前往討伐。實保審情度勢，不敢肩此重任，左右司郎中余闕說：「右丞受天子命，爲方岳重臣，不思執弓矢討賊，乃欲自逸耶！右承當往！」實保的回答：「郎中語固是，如芻餉不足何？」芻餉不足，兵心渙散，怎能抵擋得了含有民族意識的革命隊伍？果然，吳天保在七月間，又佔領澧浦、辰溪兩縣。八月，攻下武岡，佔領寶慶，并殺湖廣右丞實保於軍中。十月天保復攻下沅州，人民前來擁護者，動以萬計。元廷命湖廣行省平章政事紐勳前來截擊，官兵不敢接近。接着天保攻下靖州，紐勳官兵益復惶恐：元廷知事機危急，加派威順王庫春布哈，鎮南王博羅布哈，率帶湖廣江西兩省大兵，趕來應援，也是于事無補。而且這些兵馬，一經與天保僞軍接觸，便像秋風掃落葉般，到處飄零，簡直無法集中。自然，這僞軍，是有不少漢人參加在內的，也可以說，

這一支偏軍，是漢人南人反大元帝國的革命聯軍。次年，至正八年四月，元廷再派湖廣平章巴延征廣西，被天保別動隊伍襲擊，潰不成軍，巴延竟隻身落荒而走，不知所終。十一月，天保集合革命聯軍六萬人，在全州示威遊行，西南人心，從此更加振奮！而作戰地區，也漸漸向東南方面擴大。

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陷平口，嘉興正緊張的時候，有司告急，驛使不絕于道。江浙右丞達實特穆爾兵少，無法應付。檄調苗軍統帥楊鄂勒哲，率衆前來扼守嘉興。楊鄂勒哲部將蕭亮員成等，依期率領苗兵到來，紀律森嚴，甚得民心！原來駐防嘉興之王與敬部，和人民不大協洽，兩軍相形之下，頗爲不安。只得潛赴通波塘，投降張士誠。而嘉興人民生命財產，全靠苗兵保護。集慶有警，湖廣平章勒呼穆，又率領苗兵前往應援。事平，還鎮揚州。而呼勒穆帶兵刻薄，對人民威脅備至，苗兵仗義而起殺了勒呼穆，揭出反元的旗幟。另外一些苗兵，還是脫離不了元人的羈絆，可是元人對於苗兵，從此更加歧視。有一次，阿爾斯蘭統率五萬苗兵抵廬州，意在鎮壓東南反元的勢力。淮東都元帥余闕，接得這一消息，很不高興，他說：「苗蠻不當使之親中國！」（續資治通鑑元紀）立刻下令阿爾斯蘭，把苗兵撤回原防，苗軍有落伍者，即捕而殺之。考余闕爲漢人，同遭元人壓迫，其對南人，尤其是苗夷，如此歧視，甚爲可嘆！因此，在元人統治下一般苗兵，便逐漸脫離其隊伍，而加入奮發反元的集團。

自此以後，大元帝國漸次失却統治的力量，而形成了割據的局面。即方國珍佔據浙江溫台慶三郡；徐壽輝分據湖北、江西；陳友諒分據湖北、江西、安徽；郭子興佔據濠州；朱元璋分據安徽、江蘇、浙江；張士誠分據江南、江北！明玉珍佔據四川；陳友定佔據福建；何真佔據廣東……這種局面的

形成，而由四方英雄紛起，但造成四方英雄紛起的機會，又得力于苗夷民族，發動了長期的、廣泛的反元戰爭。這戰爭，將消滅一切反動的壓迫民族爲止，不僅是大元帝國。

第三節 緬甸越南反元

緬甸爲西南夷，亦即苗夷所建立的國家，漢時稱樺，唐時稱驃，宋時稱緬。這國家，儘管歷代稱呼不同，與中國却有密切的關係。其民族，酷愛和平，不嗜殺戮，刑法中，除「殺人者處死刑」外，別的罪犯，只是以五條竹子捆成一束，捶其背。重罪捶五下，輕罪捶三下而已。因爲國人都崇尚和平，所以對於陶冶身心的樂器，特別發達，唐貞元八年，即公元七九二年，驃王雍羌，獻其國樂至成都，據說，工具有二十三種，其音爲八，即「金、貝、絲、竹、瓠、革、牙、角、」。金二、貝一、絲七、竹二、瓠二、革二、牙一、角二、鈴鈸四」，（王夔楞氏著中國關係史綱第八頁）男女之間，極爲平等，有時好像女權較男權還高些。西人呼它爲「女權國」，却有道理。

宋時，緬甸與中國來往比較少些。據說，宋初，王金斌打平四川，即以雲南地圖獻太祖，他的意思，在進攻雲南，擴大領土。殊太祖向地圖望了一望，便拔出身佩玉斧，在大渡河界上劃了一下，說道：「此外非吾有也」。（馮醒氏著演考）因此，雲南與中國斷絕，而緬甸到中國的機會更少了。

元人佔領中國，征服雲南大理以後，接着又向鄰近的國家用兵。至元十四年（公元一二七七年）三月，蒙古千戶忽都，大理路總管信直日，把總千戶脫羅脫孩，率領大批人馬，向騰越、蒲、驃、阿昌、金齒各國進攻。忽都等正當晝夜兼程行軍之際，突與緬軍接觸，便展開了遭遇的戰爭。這時，緬

軍有衆五萬，象八百，馬萬匹，忽都等軍，不過七百人而已。緬人行軍序列，先頭爲乘馬，次爲象隊，再次爲步卒。象披甲，背負革囊，兩旁夾大竹筒，置短槍數十於其中，乘象者取以擊刺，謂之象陣。忽都等下令突擊，好像「以卵擊石」，徒遭覆沒而已。當時，忽都親率二百八十騎爲一隊，信直日以二百三十三騎傍河爲一隊，脫羅脫孩以一百八十七人依山爲一隊，戰了一陣，緬軍佯敗而退，元軍跟踪追擊，約三里，抵岩門，爲河水所阻，正猶豫間，有緬兵萬餘，繞出元軍之後，向忽都側擊，忽都受傷，收拾殘兵退去。此征緬元軍所受的第一次打擊。

同年（公元一二七七年）十月，雲南行省遣各路宣慰使，都元帥納速刺丁，率蒙古，驍騎，摩些軍三千八百四十餘人征緬，至江頭城，招降木朵、木充、磨欲等三百餘寨，三萬五千餘戶，但天氣酷熱，官兵死於戰爭者少，死於炎瘴者多，元軍爲保存實力，不能不退出緬甸，此征緬元軍所受的第二次打擊。

至元十七年，即公元一二八〇年，五月，元廷詔雲南行省發四川軍萬人，命藥次海率領，聯合前派之納速刺丁精兵萬人，協同征緬。十九年二月，令雲南四川邊地之亦奚、不薛、思播、敘等地蠻夷，發士卒征緬軍二千餘人。二十年正月，令藥次海領軍征緬；五月復派蒙古軍及新附軍前赴緬甸增援。二十一年正月，相吾答兒等遣人說降緬王，緬王加以拒絕，元兵進攻太公城，緬軍自動撤退，元兵入該城，據得珍珠、珊瑚、異綵、七寶，……無算。各官兵發了「接收」財，大吃大喝，受炎瘴而死者更衆，此征緬元軍所受的第三次打擊。

元人征緬，遭受了三次打擊以後，不但沒有悔悟，而且冒險進攻，至元二十四年，即公元一二八

七年，緬人受不了元兵的威脅，只有犧牲國王，暫與元人議妥協，每三年，給元人一點貢品，以減少大多數人的損失。可是緬人的心，始終站在反元立場的。這立場，一直堅持到大元帝國滅亡爲止。

元世祖至元十五年，索多以江南已平，遣人至台城招撫，并冊封占城郡王。十六年六月，占城遣使朝元，貢獻珍物及犀象等。元廷亦以衣服、幣帛、鞍勒、弓矢……等答賜。十九年（公元一二八二年）占城叛變，凡元使經其國者皆被執。元世祖忽必烈大怒，發淮、浙、福建、湖廣軍五千人，海船百隻，戰船二百五十隻，命索多率領征討，城破，燒倉廩，國王與其臣僚，逃入深山中。世祖想捨海路由陸路進兵占城，但由陸路，必須假道安南。

安南，具有悠久歷史的國家，大多數人口爲交趾支那族，亦卽苗夷民族，所以它和雲南、緬甸、暹羅關係極爲密切，雲南、緬甸受元人的威脅，安南也不會例外。元世祖爲征服安南，首先提出幾個要求：一、越王親朝元廷；二、要以子弟爲質；三、造報戶口冊；四、爲元廷服兵役；五、向元廷貢納賦稅；六、設「達魯噶齊」監督安南行政。此外，還責備越王不拜元廷詔書，不尊重元廷使臣。這些責備，無非希望越王投降。可是越王光壽，決不肯接受這單方的苛刻要求。光壽死了，他的兒子日烜繼立，不向元廷請示；世祖遣人召之，日烜也不買帳。元廷怒，以「警責備」如不自覲，則積金以代爾身，兩珠以代爾目，副以賢士、方伎、子弟、工匠各二，以代爾土民。不然，修爾城，整爾軍，以待我師。」（黃澤蒼氏著越南史五九頁）這意思，露骨些說，就是越王如果不來朝覲，必須送上幾千兩金子，兩顆很寶貴的珍珠，還要派代表帶些專門技術工人到元廷來。否則，元廷立馬派兵進攻安南。這完全是派威脅話，是元廷君臣貪污狂妄的寫真。越王不肯接受這無理要求，只派了他叔叔陳遠愛赴

元人周旋一番，元人將計就計，就立遺愛爲安南國王，爵安南宣慰司，以造成安南內部的紛爭。越王還是不睬，并拒絕索多假道伐占城。

至元二十一年（公元一二八四年）元人命脫歡征占城，次年——二十二年正月，元軍至越境，黃日烜運糧至占城接濟，日烜不承認，并說：安南至占城，水陸交通均感不便，運糧之事，恐屬謠言？脫歡一面交涉，一面進兵，不多時，佔了安南首都，而索多兵，又自占城來會。在這不幸的局勢下，日烜和他的父親所部撤退至清華。在清華閉事修葺，即行反攻，先戰敗脫歡的隊伍，接着便向索多部襲擊，索多戰死，其部隊盡被越軍解決。

敗訊傳到元廷，君臣無不惱怒，接着復派脫歡與右承程鵬飛，參知政事撻撻等督導各軍，再伐安南，分兵三路，水陸并進，先後打了十七仗，日烜始放棄都城，向再南方向撤退。脫歡率隊尾躡，還是追趕不上。時值天氣炎熱，疫癘流行，元兵死者甚衆，不能再事推進。越軍乘勢反攻，消滅元兵大半。元人所佔領之土地，一一爲越軍恢復。脫歡率領殘兵，邊打邊退，到了東關地方，又遭一個埋伏，參知政事撻撻與右丞相阿巴齊等皆戰死。脫歡雖脫險回朝，保全性命，他對於苗夷民族作戰的技術，已相當管够。可是苗夷民族，決非好戰份子。打了勝仗，還講講和，并用幾千兩金子，造成一個金人，派遣代表貢獻元廷，以滿足此前的要求。這樣和平精神，古今來，能有幾個民族做得到。日烜死，其子日燁立，還是照樣遣使朝元。元人氣勢正盛，威震歐亞，怎能容許南方小朝廷在那裏發號施令？因此又下討伐安南的命令。

後來世祖崩駕，而討伐安南的命令，不得不暫時擱下。日燁也和他父王一樣，只要減少戰爭，多

活幾條人命，上表稱臣，有何不可！所以日燁又預備一些方物做禮品，派遣代表朝元，并吊慰「國哀」，「國哀」是元人的「國哀」，在日燁看來，蟲蟲烈烈的帝王，一旦死了，還是兩手空空的回去，又何必多多謀財害命，來維護個人在生時的既得權益？因此，日燁也宣佈下野，讓他的兒子燁來做皇帝。

第四節 八百媳婦反元

八百媳婦國，就是明初的八百大甸司，這是後話，現在要說的，它爲什麼稱八百媳婦國？八百媳婦，有說是譯音的偶合；有說是西南蠻某酋長，有妻八百人，各領一寨，綜合起來，便號八百媳婦國（通鑑輯覽九六卷註語）。八百媳婦，在當時是很有力量的國家。它處在中緬、暹、越的交界線上，它如果不積極振奮，任何一個國家，都可以把它消滅。可是在它周圍的國家，都不一定要消滅它，要消滅它的，就是統治了全部中國的大元帝國。

大元帝國，對各個民族，都有些歧視，最歧視的，就是漢人與南人，尤其是南人中的苗夷民族。苗夷民族，直接間接受它屠殺的，不知有多少人？除了湖廣、雲南、四川三省的苗夷民族，先後遭蒙元屠殺外，最慘痛的，要算大理、金齒、緬甸和安南……這些國家，在血的鎮壓下，只好屈服，苟全他們的生命。惟有八百媳婦國，不是這樣想法。所以元人歷次向他們招降，他們總是不肯低頭。不低頭，大元帝國就開兵來打了。——要打就大打！

至元廿九年（公元一二九二年），元廷決議出征八百媳婦國。命令下了好久，還是沒有積極行動

。一層八百媳婦國的民族性是不可輕侮的；另一層，八百媳婦國地勢險峻，國際關係複雜，所以不能不加考慮。從下述事實，便可看得出來。元貞二年（公元一二九五年）十二月，元人在徹里成立軍民總管府，作進攻八百媳婦的基地。因爲大徹里與八百媳婦，壤地相接，犬牙交錯。大徹里胡念，已降元廷，當無問題。小徹里則持異議，胡念爲招降小徹里，派他的弟弟胡倫入朝，請對小徹里另設一安撫司，並物色通習苗夷情形的人前往負責，如此大小徹里都在元人指揮下，進攻八百媳婦國，就更爲便利了。

徹里，卽車里，亦卽廩里，介於中緬越之間。只要把握徹里，不但可以控制八百媳婦國，卽元廷有事於緬越，亦可左右支援。大德四年（公元一三〇〇年）十二月，雲南行省左丞劉深，發出侵略的宣言：『世祖以神武統一海內，功蓋萬世，今上嗣大歷服，未有武功，以彰休烈，西南夷，有八百媳婦國，未奉正朔，請往征之。』（續資治通鑑元紀）鄂勒哲對於劉深的宣言，頗爲贊成，而且勸成宗皇帝，採行劉深的計劃，立馬向八百媳婦國進兵。惟有哈喇哈斯，不大同意。他說：『山嶠小夷，遼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足以煩中國。』（同上）成宗聽了這話，不大贊成，而採取劉深的意見，準卽發兵兩萬，命劉深和哈喇岱率領，直向雲南遙遠的八百媳婦國進攻。上文說過，八百媳婦國，處在中緬、越、越的交界上，該地氣候炎熱，勞師遠征，是諸多不利的，可是成宗意志堅決，元廷一般文臣武將，都是唯唯聽命的奴才，惟有御史中丞董士選則提出異議。他說：『劉深出師，以有用之民，而取無用之地，就令當取，亦必遣使諭之。諭之不從，然後募糧選兵，視時而動，豈得信一人妄言，而置一百萬生靈於死地！』（同上）成宗在一股奴才包圍之下，不但不接受董士選的主張，反而把士選一脚

踢出了元人宮廷的門外——撤職！

大德五年（公元一三〇一年）正月，成宗和着朝廷一般奴才，正計議出征八百媳婦國的軍費。這軍費，據說是九萬二千餘錠，約合現時的硬洋一、二八八、〇〇〇元。一、二八八、〇〇〇元比不上現在澳門資本千萬分之二，不過在六百多年前的當時，要籌足這筆款子，不知要迫死多少人命！？征伐八百媳婦國的軍費籌足了，接着就是組織機構。二月，成立了兩個征伐八百媳婦萬戶府，每府設置兩個萬戶員，由這些萬戶員，發勦四川、雲南兩省的囚犯參軍。囚犯們聽得這個好消息，大家都很高興，除了囚犯參軍而外，又在雲南征調一部正式軍隊。正當厲兵秣馬，待命令出發的時候，湖北廉訪司簽事郭貫，建議罷兵息民。他說：「今四省軍馬，以數萬計，征八百媳婦國，深入烟瘴萬里不毛之地，無益於國。」等語。成宗聽了這話，還是不理。同時並下令各軍，由四川、湘、廣分道前進，集中雲南之後，即向八百媳婦國推進。四川一路兵馬，且按下不提，由湖廣收道貴州的一路兵馬，初入順元，便遭了宋隆濟一個打擊。各部官兵不知死了多少？就是爲元廷作走狗，歷來主戰的劉深，也被圍於荒山窮谷中，好容易劉深才脫了危險！殊不知脫了宋隆濟的危險，又鑽進蛇節的圈套。隆濟與蛇節，都屬苗夷民族，從來就不肯多事，只因爲劉深率領的官兵太沒有紀律，他們爲保衛家鄉，不得不和劉深相周旋。劉深兵敗，成宗才懊悔不用哈喇哈斯及董士選的話。可是好戰的情緒，還是和他祖若父一樣的熱烈，因此仍下令追着劉深前進。劉深左衝右突，始終不能解脫宋隆濟和蛇節的包圍。劉深糧盡道梗，只得引兵撤退。當其撤退之時，有些官兵逃散了，有些官兵向隆濟投誠了。劉深無法，收拾殘餘官兵，抱頭鼠竄而去。敗訊傳到宮廷，南詔御史中丞陳天祥，便奏上一本，說道：「八百媳婦，乃荒裔小夷，

取之不足爲利，不取不足爲害，而劉深欺上罔下，率兵伐之，經過八番，縱橫自恣，中途生變，所在皆叛，既不能制亂，反爲亂所制，食盡計窮，倉皇退走，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同上）接着他又說：「正當農時，驅此愁苦之人，往回數千里中，何事不省，比聞從征敗卒言，西南諸夷，皆重山複嶺，徒澗深林，其窄隘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天，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衆亦難施爲，或諸蠻遠遁阻礙，以老我師，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將不戰自困矣……。」（同上）成宗看了奏本，而好戰的情緒，似覺低減了一些，於是罷征八百媳婦國，沒收劉深等印信。劉深印信雖被沒收，代之而起的劄子手，又是劉國傑、蘇岱爾等，這些劄子手，和蛇節在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及武定、威遠、普安……一帶，打出打進，不下百十回合，還是沒有把貴州到八百媳婦國的道路打通。

由貴州到八百媳婦國的道路既不易打通，只好由雲南出兵，至大元年（公元一三〇八年）十一月，藉口八百媳婦國及大小徹里作亂，便派遣雲南右丞索勒濟爾威，前往招諭。殊不知他到了大小徹里，逐處擄掠，而且索取重賂，動輒就是幾千幾萬，大小徹里人民，不堪其苦，便聯合八百媳婦國，向索勒濟爾威爾部襲擊。索勒濟爾威爾部，言語不通，地形不熟，悉數被當地人民解決。元兵經過這次損失以後，它對於八百媳婦國，也和對川滇黔湘西苗夷一樣，不能不更加注意。質言之，就是知道，「以夷制夷」的政策，不大可靠；可靠的還是蒙古人。所以在皇慶元年（公元一三二二年）八月，仁宗下令雲南省右丞阿固岱等，率領蒙古兵多人，從雲南討伐八百媳婦國。怪事！蒙古兵也不爭氣，不但不能征服八百媳婦國，就是大小徹里，也構成了他們的絆腳石。元廷沒了法，只有再下令罷征八百媳婦國，及大小徹里。後來大家講和，由八百媳婦國送元廷幾條馴象來飼養。其實，幾條馴象，怎抵當得

了成千成萬人民的頭顱！

第二章 有明一代

明太祖朱元璋，濠州人，以一布衣，乘元室之亂，崛起東南，血戰十餘年，蕩平羣雄，有天下，稱皇帝，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他儘管是一個不學無術的人，可是他出身寒苦，有着豐富的經驗。多少才智之士，都在他奴役中。高興時，什麼人都給他官做；不高興時，任是朝裏重臣，也像豬狗般拉來殺了。所以大家見着他時，都不敢說話，要說話，只有「跪對」，若跪的距離稍遠，他不大聽得清楚，便叫跪對的人「膝行」而前。如果講得不對，觸犯「龍顏」，就非「廷杖」不可。所謂「廷杖」，就是當着皇帝面前打屁股。打屁股，是件可痛可恥的事。但這些重臣們，遭受「廷杖」，雖說有點痛苦，還不認爲可恥。有時，反對他們親戚故舊，講述自己承受廷杖的光榮。這不一定是沒有讀書的人，向着才智之士玩弄；而是才智之士，自己暴露他們卑鄙醜惡的醜惡。古今來，多少帝王，不把人民當做人，而任意剝削屠殺，大抵是這些所謂才智之士捧出來的。

像明太祖這樣不讀書的人，往往假裝瘋癲，構成一些文字獄，如「殊」認爲「歹朱」，「光」認爲「難髮」，及「淮西婦人，馬氏大脚」等等，簡直是他借題殺人的手段。其實，他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他知道中國人對於蒙元不滿，固然是受不了政治的壓迫。然而還有比較政治壓迫更厲害的，就是民族間的歧視！蒙元統一中國以後，便把中國人分成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漢人，第四等是南人，南人中尤以苗夷民族爲最賤，朱元璋知道這一點，他抓住人心，加深蒙元的敵

愼。

在至正二十七年（公元一三六七年），他準備北伐，開始提出種族的號召，他宣佈一道告中原人民的檄文，大意說：『自古以來，中國居內，制服夷狄，夷狄居外，尊奉中國，從沒有夷狄居中國治天下的道理。古人說，夷狄不能有百年的命運，今天看來，確乎不錯。上天當降聖人，來驅逐胡虜，恢復中華，建立紀綱，救濟人民。……』（范文瀾氏中國通史簡編第五一一頁），他這檄文一出，許多具有民族意識，不甘受蒙元統治的人，都來向他擁護，他不但統一了中原羣雄陳友諒等，就是曾經雄視歐亞的蒙元，在他民族革命的號召下，也逐漸陷於孤立。

明太祖起義以來，數十年間，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卒能消滅羣雄，取蒙元而代之，就是民族主義發生了決定性的作用。這一點，不但在當時的才智之士看不出來，就是後來的一些歷史學人，也引不起他們多大的注意。然而明太祖始終抓住了這一點，去消滅外來民族蒙元的壓迫，而且讓蒙元有一點復活的機會。看吧！『雜居內地的蒙古人、色目人，不僅受朱元璋的壓迫和侮辱，而且強迫與漢族同化。大明律規定，凡蒙古色目人，只准與中國人通婚姻，不許本類自相嫁娶，違禁的，兩家主婚人各杖八十，嫁娶的男女沒入官，男爲奴，女爲婢。律文註解說，胡元入主中國，族類散居天下，不易滅絕，所以禁止蒙古人、色目人自相嫁娶，免得人口繁衍。』（同上書第五一八頁）這種律令，一直到太祖死後，而承繼的王朝，還是照樣的行使着。

究竟蒙古人、色目人「滅絕」了沒有？一句話答覆，沒有！即使有些流落中原，與漢族同化，可是大多數的蒙古人、色目人，還是往西北撤退，團結他們的民族，共謀他們的生存，促進他們政治經

濟文化的前進。而大明王朝，原來爲反對蒙元民族的壓迫，漸漸地襲取他們的故技，轉而壓迫蒙古人、色目人。不僅如此。就是湖廣、貴州、兩廣、四川、雲南的苗夷民族，如蠻僚侬黎僮等……等，都逃不了大明王朝的種種壓迫，尤其是軍事的和政治的壓迫。太祖時如此，惠帝時如此，成祖時如此，仁宗時如此，即宣宗、英宗、景帝、憲宗，……亦莫不如此，然而苗夷民族，在古史上有名的蚩尤，他首先佔領黃河流域，後來雖因土地問題，和炎帝、黃帝戰爭，但他並沒有壓迫任何民族。相反的，只被別的民族壓迫。這些壓迫，使他們由黃河流域遷到長江流域；由長江流域，遷到沅水、澧水、烏江、柳江、金沙江、瀾滄江等流域。再由這些流域，遷到伊洛瓦底江、薩爾溫江、湄公河……等流域。雖說他們在這些流域，也曾建立了些國家，如唐代的六詔，宋代的大理，……以及緬甸、安南、暹羅；他們還是沒有壓迫別的民族。苗夷民族，既不會壓迫其他民族，而大明歷代君臣，就不應該以蒙元壓迫中原民族的手段，轉而壓迫苗夷民族。「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中國一句格言，可是大明歷代君臣，不肯這樣做，而且像兒不慣苗夷民族，非把他們消滅不可的蠻宇。苗夷民族，具有悠長的歷史，含着「生」的活力，是不願被人消滅的。如果你一定要消滅他們，他們只好和你作拼命的鬥爭。從明太祖起，到明桂王止，可舉出一些例證：

一、湖廣方面 太祖洪武三年（公元一三七〇年），討慈利蠻覃屋連，五年征三十六洞散毛。景泰六年（公元一四五五年）征湖廣苗蒙能，圍攻龍里、新化、銅鼓諸地。天順五年（公元一四六一年），城步僮僮起兵，攻橫水、城溪、莫蕪、中平諸寨，大軍深入苗疆，攻破八百餘寨，焚燬三千家，斬首三千三百餘人。正德七年（公元一五一二年），巡撫御史劉丙率兵深入，縱火燒山，苗人除死傷

外，敗退入天生崖，六龍山一帶，斬首八百九十餘人。嘉靖二十年（公元一五四一年），平頭苗人龍桑科率衆造反大獲勝利。

二、貴州方面 洪武三十年（公元一三九七年）五月，林寬率領所部攻龍里，守將吳得、井字等撤退。景泰元年（公元一四五〇年）苗蠻越集越多，在二十萬以上，佔領地區，東至沅州，南至武岡，北至播州，……。宏至七年（公元一四九四年）三月，都勻苗也富架，長脚等「作亂」，明廷命鄧廷瓚提督軍務征討。萬曆二十五年（公元一五九七年），四川之江津、南川、涪江、合江一帶，被楊應龍部佔領。二十八年，楊應龍率兵數萬，攻破龍泉司。

三、雲南方面 洪武十四年（公元一三八一年）明廷命傅友德爲征南將軍，藍玉，沐英爲副將軍，出征雲南。十五年，佔領中慶、武定、澂江三路……。斬首六萬餘人。十八年，平緬思倫發「造反」，臻洞、西浦、擺金、擺榜各地蠻夷響應。正統四年，（公元一四三九年）沐晟等兵開潞江，思任發請降，斬首二萬，生擒萬餘，象四十七隻。天順二年（公元一四五八年）雲南鎮守太監錢能，遣指揮郭英向安南求「夜明珠」。

四、兩廣方面 永樂五年（公元一四〇七年），十月，成祖派遣太守向廣西蠻僚近逼。宣德三年（公元一四二八年）柳慶蠻夷章朝烈等糾衆佔藤峽。天順四年（公元一四六〇年）僮蠻佔梧州，大藤峽僮人響應。嘉靖十八年（公元一五三九年）明廷命副總兵官張經率三萬五千人赴南甯、崇荆、石門，……。斬首一千二百餘級。二十八年，瓊州知州重賦錢，虐刑法，地方頭領那燕振臂一呼，崖州、感恩、昌化各地黎人響應。

五、安南方面 永樂四年（公元一四〇六年）七月，成祖命朱能爲征夷將軍，沐晟、張輔爲副將軍，率領大兵攻安南。九年正月，沐晟等率兵追擊陳季擴。十二年三月，張輔、沐晟在愛子江一戰，損失千餘人。宣德元年，（公元一四二六年）四月，宣宗命陳智討黎利，茶龍一戰，敗績。六年，安南人推黎利爲國王，明廷詔黎利權署安南國事。

六、緬甸方面 洪武十七年（公元一三八四年）平緬宣慰使思倫發遣使入貢。宣德二年，（公元一四二七年）明廷任莽得刺爲緬甸宣慰使。正統六年（公元一四四一年）英宗命沐晟率師追思倫發，九年，英宗命王曠，蔣青，沐昂等率大軍威脅緬甸，景泰二年，（公元一四五一年）以速刺擒獲思倫發，思卜發兄弟，獻明廷。永曆十三年（公元一六五八年）二月，清兵克永昌，明桂王奔緬甸，十二月，緬王執桂王送吳三桂，次年，三桂殺桂王於雲南。

從上述事實看來，恐怕大明王朝壓迫苗夷民族，比較報復蒙古人，色目人還厲害些？否則，爲什麼一斬首就幾千幾萬級呢？大明王朝如此傾全力壓迫苗夷民族，所以他對於國內政治，就減低不少的注意力。換言之，明朝的政治，就交給一些寡廉鮮恥的人來辦，所謂「廷杖」，所謂「跪對」，所謂「膝行」……等等，爲國家，有氣骨的人，能够忍受得了嗎？不忍受，只好讓給一些閹官，浪人去負責。「君子道消，小人道長」。一切的一切，都落在歷代宦官山壽，王振、汪直、魏忠賢，高起潛一類人的手裏。政治腐敗，貪污橫行，簡直無法維持其政權。這種濫局，好人一定要批評的，但魏忠賢等，根本就不讓人批評，因爲他們有的是東廠西廠和錦衣衛，誰批評他們，他們就要誰的命。由是鉗口結舌，還有誰替國家前途打算呢？如此，只有崩潰，只有覆滅。到了崇禎年代，清兵入關，而大

明王朝，就像日西雪人般，不多時，就變成水了。

可是苗夷民族，並不存報復的觀念，像吳三桂們幫助滿清，消滅明朝天下。相反的，苗夷民族還有支持垂死的明朝，去和清軍相周旋。別的不提，只以明桂王退入貴州的安龍所來說，便了然苗夷民族的胸襟，畢竟與「尊王攘夷」的狹隘民族主義者不同。他們——苗夷站在「扶弱抑強」立場，即刻發動安龍所漢回苗夷，組織聯合陣線，反攻清軍，並在永曆十年（公元一六五五年）消滅清軍賴塔率領的十萬大軍於梅子關一帶。義氣凜然，苗夷民族，真令人可欽可佩！然而桂王內部不健全，各懷鬼胎，結果還是被清軍趕走雲南，流亡緬甸。緬甸苗夷，還是和西南苗夷一樣，決心爲他支援。殊不知明室君臣進入阿瓦，還是吊二郎當；甚且有些文臣武將，赤身裸體，去找緬甸姑孃開玩笑。緬人知道這些都是混蛋無能的傢伙，怎能够肩負復國的責任。反不如把這一些傢伙捆送清軍，還減少日後的麻煩。果然，在桂王流亡緬甸的第二年（公元一六五九年），緬主就把他們捆送雲南，爲吳三桂所殺。殺桂王者爲吳三桂。緬人並沒有提到大明王朝一點新仇舊恨！

第一節 湖廣蠻僚大動亂

湖廣爲楚地，古三苗國，位居長江中流，即左洞庭，右彭蠡，衡山在南，岐山在北是也，放大大一點說，它奄有今之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等省之全部或一部（王桐齡氏中國民族史第二一頁）；是古代文化相當發達的國家。後來變遷很大，又稱爲巫郡黔中地。元明時代，建立土司制度，以管理湖廣苗夷，尤其是湖南的西部，如永綏保靖龍山鳳凰乾城這一帶地方。西接貴州之

松桃，銅仁，天柱，錦平，黎平；及四川之酉陽，秀山。南接廣西之龍勝，資源，全州，灌陽，富川，賀縣。在湖南的苗夷民族，儘管有時稱蠻，有時稱苗，有時稱僞或僚，但他們都是一個血統。在大明初年，同血統的苗夷民族，反對蒙元統治王朝最厲害！陳友諒佔領湖湘地區，得着他們的幫助很大。也可說陳友諒這一支人馬，是漢苗反對蒙元的聯軍。

明太祖打败友諒於鄱陽，克服武昌，湖南諸郡以後，苗夷民族，不但不反對大明皇帝，就是元時設立的宣慰，安撫等土司，也先後向太祖投降。太祖爲維持社會的安定，也不向苗夷民族找麻煩；而且承認了土司們原來的地位，仍委託他們代管苗夷民族，洪武三年（公元一三七〇年），慈利覃塘巫結合諸蠻入寇；五年（公元一三七二年）散毛等卅六洞蠻作亂，並不是苗夷民族，對於新興統治王朝的不滿，而是新興統治王朝對於苗夷太壓迫得厲害了。豈僅湖南，就是貴州的古州。五開，二百廿三洞蠻僚，也是一樣。五開蠻吳血兒等，縱橫貴州，廣西，湖南各地，確使新興統治王朝的官兵，每個都要捏上一把汗。太祖見勢危急，不免有些疑懼，所以特派他的兒子楚王禎，督率征南將軍湯和，向九溪各處蠻僚進剿。幾經戰陣，黔桂、湘邊區地帶，知靖、道、沅、澧各州，才漸漸削平。然而他們叛變的行動，時起時滅，幾年來，都是沒有停止。

景泰六年（公元一四五五年），湖廣苗王蒙能圍攻隴里，新化，銅鼓諸城，巡撫尙書王永壽，無法應付，後來應援官兵雖到，可是不能解上述各城之圍，而且把亮寨，羅圍堡各要隘失掉。都指揮汪迪，也在這一戰役中陣亡。假使官兵兩守一年，平蠻將軍還不統率大兵來援，其前途真是危險極了！湖黔方面，如此緊張，而湘桂方面，還是不會安靖的。天順五年，（公元一四六一年），城步僞僮起兵

，攻橫水，城溪，莫宜，中平諸寨，所向克捷，不上兩個月，長驅至廣西西延。西延即今之資源，爲廣西西北門戶，在當時頗有軍事價值。僑僮佔領西延以後，搜獲戰利品不少。明將李震見節節失利，只得把軍隊撤回，變更軍事計劃，由銅鼓、天柱分成四路進攻。又收買少數苗民爲嚮導，沿清水江深入苗僚中心地帶。兩個月來，苗區被攻破八百餘寨，廬舍被焚燬三千餘家，苗民被斬首三千三百餘人。而在桂陽起義的廣西僑，也被李震官兵斬殺三千八百餘人。李軍如此大燒大殺，造成一個恐怖的局面，每個苗夷人民，無不慄慄爲懼，所以湘西黔桂一帶苗人，都呼李震爲金牌李。金牌李，是善設釣餌。也猶之乎現在呼某人爲王屠戶，或李屠戶的意思。

湘西鎮寧（即鳳凰縣）是紅苗羣居地帶，它與貴州銅仁，四川西陽等地相連結。設有土司管理。這些地方，犬牙相錯，關係密切，治安不成問題，後來因爲官吏貪污，土司壓迫，忍不住又起來「造反」了。一呼百應，不多時，便影響到湘西全部村寨。即黔東銅仁一帶；如苗人龍童保等，也揭竿響應。聲勢浩大，官軍震盪！有人說，這次苗人暴動，是土司李椿縱容所造成；有人說算子坪百夫長龍真，曾經參加計議。他們都是統治王朝的代理人，那裏會有這樣的事？假使他們都放棄了自己的立場，同情苗人造亂，必有他客觀的條件。但湖廣巡撫都御史劉丙，他不管這些。他有的是人馬刀槍，只會代理統治王朝殺人。該地苗人，怎能抵擋得住，只好逃入連山深箐中，力耕火種，維持生存。正德七年，（公元一五二二年）四月，劉丙率兵深入，放火燒山，並擄掠婦孺財物很多。苗人除死傷外，餘均避入天生崖、六龍山一帶。該地爲湘黔邊區，而丙又通知貴州巡撫都御史沈林，派兵合擊，連破數寨。童保等不支，敗退，被斬首者八百九十餘人；童保亦在此役被俘。另一支明軍，攻算子坪等寨

，而首領麻陽等一百六十人就難。民間財物，均洗劫一空，百十年，都不能恢復其元氣！

嘉靖廿年（公元一五四一年），湘西邊區平頭，（現屬銅仁）苗人，又造起亂來了。其首領爲龍桑科。桑科住蜡耳山，該山東部，與湖南鎮溪（即乾城縣），草子坪（即鳳凰縣）接近。他見着草子坪一帶人民，在大劫之後，一般貪污官吏，還不給他們一點生機。因此，便揭竿而起，殺戮貪污，釋放被拘囚徒不少。湘西邊區人民，慕義前來參加者十萬人。消息傳到宮廷，世宗一面下詔嚴懲貪污；一面派遣大兵，由副都御史萬鏗率領剿撫。明廷這一措施，糾正了他們過去剿而不撫的政策，卻收了相當安靖效果。

明廷知道統治者之對人民，專斷是不成功；採用撫的政策，反而有效些。因此，他們對於洪江倡亂諸苗，不得不實施撫的手段了。原來洪江一帶，甚爲安靖，因爲貴州台黎寨苗民關係，流浪到四川，意想找一個安息的處所。借此偷生。殊不知四川官吏的貪污，還是和湘西一樣。他們不僅壓迫苗夷人民，就是黃帝子孫的漢族，也是一點不容氣。關係實在生活不下去了，只好回到家鄉，造起反來！漢族中之反抗貪污官吏者，都前來擁護。從此越聚越多，簡直構成了一個反貪污的苗漢聯軍。這聯軍，目標一致，實力堅強，多少官兵，都抵擋他們不過。消息傳到湘西桂邊境，所有容山、洪江……一帶苗夷，都起來響應。這幾支革命軍，當以洪江爲更健全，更有力量。世宗採撫的政策。固然表示他的寬大；其實，非用撫的手段，也不易收拾這殘破的局勢。於是，聰明的總兵官石邦憲，傳檄十八個領袖村落，推舉代表，開和平會議，結束戰爭。史所謂「諸苗聽撫設盟，受約而還」是也。

第二節 苗夷力量在貴州

明太祖性最殘暴，他打得天下以後，襲取元人歧視漢人南人的手段，轉而對付苗夷民族。貴州苗夷民族，不管是僮人僮人，水家洞家……，在各級官吏剝削下，差不多失去了做人的興趣。軟弱的人，只好聽其宰割。而血氣方剛之輩，有時不能起來反抗了。古州蠻林寬的作亂，就是由於貪污官吏所激起。當時，貪污官吏，見着苗蠻蠢笨，不懂漢話，凡是民刑案件，無不重科罰金。苗蠻過的窮苦生活，那得許多銀兩來繳解？因此，寬田宅，鬻妻子，到處流浪乞食。乞食的人越多，社會秩序，就不免要受波動。打家劫舍，差不多無日無之。洪武卅年（公元一三九七年）五月，林寬率領所部，進攻龍里。龍里守將吳得井等不支，向後方撤退。於戎馬倉皇中，竟爲敵人射死。敗訊傳來，太祖惱怒！即命齊讓爲平蠻將軍，另率兵馬討伐。林寬不但未被齊讓擊敗，且因齊讓率部前來，補充了林寬不少的武器。林寬實力充足，氣勢更壯。接着佔領新化，直攻平茶。凡所經歷，官兵均不敢抵擋。明太祖見這些將領不行，只得叫兒子楚王禎、湘王柏率兵進剿。兵出黔陽，轉辰溪，風聲甚爲吃緊，而楚王湘王均不敢向前推進。他們的藉口，說是飢軍乏食，非發軍餉卅萬，是不會激動官兵，參加作戰的。太祖對於這個請求，認爲不滿。但因血緣關係，又不得不將兩王調回，另派總兵官楊文前往代理。文未到差，齊讓就把林寬擒獲，以獻朝廷。然而太祖并不加讓之功，反而把讓殺了。甯非怪事！

林寬讓部解決了，便進一步，讓所以統治整個貴州。本來貴州是苗夷繁衍之區。在蒙兀時代，曾設八番，順元……等宣慰（或宣撫）使司，以資鎮攝。太祖打平陳友諒，思南宣慰田仁智、思州宣

撫田仁厚，率先來歸。太祖仍加委爲土司，命世守其地。後來，思南田宗鼎與思州田琛，因意見相仇殺。明廷屢下禁令，他們都不肯接受。太祖怒，命鎮遠侯顧成，帶領一批兵馬，前往貴州，擒田宗鼎、田琛，押解京師。并把他們管轄的區域收回，分設八府——思南、鎮寧、銅仁、烏羅、思州、新化、黎平、石阡；四州——鎮遠、安順、永寧、普安。并設貴州布政使司以資全責。此外，又設七十五個長官司，分掌其事。貴州之稱爲內地，就從這時開始。

貴州土司制度，雖重新建立，但不能解決貴州苗夷問題。因爲苗夷問題，不是鎮壓屠殺辦得了的。辦不了，他們只有造反！景泰元年，（公元一四五〇年）苗蠻越集越多，其人數在廿萬以上。所佔領地區，東至沅州，南至武崗，北至播州，聲勢極爲浩大！當其圍攻龍里平越時，可說水洩不通。城中人民，飢餓不堪！甚至皮鞋革屨，也把它煮來吃了。而總兵王驥，御史黃鑄，見苗夷來勢洶湧，不敢赴援。幾經周折，才由湖廣總督侯璉，總兵田禮，冒險前進，解了龍里平越之圍。接着，進攻水西，修治畢節驛道。黔東重安、黃平、鎮遠等地，也是同時恢復。苗王富崇等，因此就縛解京。富崇解京以後，在表面上，貴州似已安靖。不圖有蒙能其人，竄入深山苗寨中，作妖書，用神話鼓動，糾合生苗三萬多人，進攻龍里、新化、銅鼓各地，所向披靡，景帝爲加強力量，命方瑛爲平蠻將軍，石璞總督軍務，前往增援，都督指揮鄭泰，以火槍射擊蒙能，能負傷敗走。可是他的殘部，還是繼續作戰。佔武崗，分陷藕塘各寨。方瑛針對事實，另作計劃，分兵三路前進。一自清浪，一至平溪，一自鎮遠；按時合圍，擊破蒙能軍，收復鬼板等一百六十餘寨。這戰爭才告一段落。然而別的方面，又燃起熊熊的烽火！

宏治七年（公元一四九四年）三月，都勻苗七富架，長脚等作亂，明廷命鄧廷讚提督軍務征討。廷讚與兵備副使英偉商議，採用「以夷制夷」的方法，派遣熟苗前往，詐降富架。富架不疑，便以伏兵擊之。果然，富架中了詐降之計，兵陷伏擊，遂敗。廷讚所部官兵，乘勝追趕，連破十餘寨，生擒長脚以歸。戰事平定，明廷在都勻稍平設兩個衛，又在都勻、平浪、邦水、陸洞、九姓、豐寧、樂平、平定、爛土設九個長官司。它以為有了這些長官司，鎮壓苗夷，可以高枕無憂了。殊不知鎮壓苗夷過於厲害，也會激起叛變的。土司本身，就是一個導火線。

宣慰使司楊應龍，就是「以夷制夷」的執行者。朝廷征討苗夷時，他每次都很有力。戰亂平靖以後，他「替天行道」，鎮壓苗夷，差不多使苗夷換不過氣來。他對大明王朝，可算得一個忠實走狗了。但他「恃功而驕」。在明廷體制上，是不會容許的。萬曆十八年（公元一五九〇年）貴州巡撫葉夢熊，巡按陳效，曾經向明廷奏上一本，說應龍「恃功而驕」。的確，應龍「恃功而驕」，又好殺人。多少苗夷，本來不願服從他；可是在他積威之下，又難於擺脫。所以黃平、草塘、白泥、餘慶、重安一帶，及田、張、袁、盧、譚、羅、吳七大家族，反而被他利用起來造反了！只有他的叔丈張時照不同意，密告巡撫。巡撫葉夢熊，接得密報，便轉報朝廷，請兵進剿。

神宗接到情報，加以考慮！他的意思，希望應龍赴巡撫衙門陳訴。但應龍與巡撫葉夢熊嫌怨太深，自願「赴蜀，不赴黔」。二十年（公元一五九二年）他到重慶，審結下來，擬處死刑。他知罪案一定，生命難保！願出二十萬兩銀子贖罪；而且願率兵五千，出征日本。因那時日本寇兵，正向中國沿海一帶地方滋擾。這請求，便為神宗採納了。但「落水思命，上岸思財」。應龍說雖囚籠，他一切一

切都否認了。神宗氣憤，決心用兵徵討。二十一年巡撫王繼光到重慶與總兵劉承嗣商量，分兵三路，直攻婁山關。婁山關，地勢險峻，不易仰攻。等待官兵進到相當地點時，應龍便開關迎擊，把官兵殺得弱弱而敗。敗訊傳到宮廷，神宗便免了王繼光的職。二十二年，派南京兵部侍郎邢介爲總督，查辦應龍事件。應龍譴罪其黨羽黃元、阿羔；并將元、羔緝送總督衙門，殺頭示衆！應龍有的是錢，又顯出四萬兩金子贖罪；且把他第二個兒子可棟，留贖重慶。應龍免死，回到播州，還是不改驕傲脾氣。後來重慶當局，把他的兒子可棟殺了，他還是照樣的驕傲。那脾氣，不但不改，而且聯合附近苗夷又造起反來了。焚掠草塘、餘慶二司，及興隆、都勻諸衛；進攻黃平、重安，殺戮各大小官吏。四川方面，如江津、南川、綏江、合江一帶，都被應龍部屬佔領。聲勢浩大，朝廷亦爲之震驚！這是萬曆二十五年（公元一九五七年）的事。

應龍戰禍，越演越烈！貴州巡撫江東之，令都勻楊國柱，指揮李廷棟等，統率官兵三千，進剿應龍。應龍派遣他的兒子朝棟，弟弟兆龍，迎擊於於草塘司北之飛練堡。將一接觸，朝棟等裝着敗仗的樣子，向着草塘司之西北天邦圍地方退去。都勻楊國柱等，認爲朝棟真吃敗仗，跟蹤追擊，致陷重圍，竟全軍覆沒，而國柱也同時陣亡。國柱官兵敗亡，神宗認爲貴州巡撫江東之指揮錯誤，便把東之撤職，而代以郭子章，并令李化龍總督四川、湖南、貴州三省軍務。同時，把東征日本的各軍如劉挺、麻貴、陳璘、董一元等，調到西南，討伐應龍。

應龍接到情報，乘大兵未到時候，向綏江襲擊。這時，守綏江的新兵不滿三千，連稍息立正還沒有學好，那裏抵擋得住應龍久經戰陣的八萬子弟兵呢？可是新兵不知死活，敢於接受巷戰；不上兩三

回合，新兵都死傷殆盡了！就是老於軍事的參將房嘉範，遊擊張良賢，也因此一戰，而結束他們的生命。應龍搜索一般貪污官吏，追繳歷年賦款，犒賞出力官兵。賦款繳完，就把貪污官吏殺掉，一個個投下江裏去。秦江解決以後，集中人馬，向着城南之三溪地方撤退。同時，分派代表，聯合九畝生苗，及黑脚苗等爲聲援。神宗接得秦江失守的消息，知道非統一指揮，實不易挽回頹勢。因此陽化龍方向寶劍，准他便宜從事，斬殺自由。十月，化龍移駐重慶，便於指揮。而應龍亦屯兵官壩，聲言攻蜀。但他對湖南方面，又不能不嚴加戒備。於是焚東坡，毀欄橋，破壞楚黔交通，使湖廣軍隊，不易開進貴州。

神宗爲征服邊地苗夷，尤其是播州事變，不能不大肆征兵。兵征得太多，糧餉也開支得太大。在統治王朝的辦法，惟有向人民剝削。四川、湖廣的田賦，從此增加了幾倍。役吏催收，民不堪命；武昌稅使陳奉，恣行威虐，慘毒備至。巡撫以下官吏，都不敢和他們抗衡。人民無法，只有暴動。武昌首次倡義，繼之而起者，有漢口、黃州、荊州、荊門、襄陽、寶慶、德安、湘潭等數十州縣。

萬曆二十八年（公元一六〇〇年）六月，楊應龍率兵數萬，分五道出擊，破龍泉司，正向目的地推進。當時，李化龍，亦征集大兵，在重慶宣誓，照計劃出發。川軍分成四路：總兵官劉從，由秦江推進；總兵官馬孔英，由南川推進；總兵官吳廣，由合江推進；副將曹希彬，受廣節制，由永甯推進。黔軍分成三路：總兵官董元鎮，由烏江推進；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使安疆臣，由沙溪推進；總兵官李應祥，由興隆推進。……分進合擊，戰於烏江河畔。應龍兵敗，官軍乘勝佔領婁山關，并追至海龍圍。應龍雖督飭苗夷兵勇，打了幾個勝仗，結果，還是不能挽救頹勢；而應龍亦因此自殺。他的兒子朝棟，弟弟兆龍等百餘人皆被俘。

第三節 西南夷反明

洪武十四年（公元一三八一年）明廷命傅友德爲征南將軍，藍玉，沐英爲副將軍，率諸路兵，出征雲南。友德軍至湖廣，分遣都督郭英、胡海洋、陳桓等，率兵五萬，由四川永甯趨烏撒；友德親率大兵十萬，由辰、沅趨貴州。師次普安，即發生遭遇戰，對方不支，當即撤退，跟踪追擊，短期間即佔領曲靖。

傅等作戰的目的，當然爲消滅西南夷，但在西南夷的前面，還有蒙元的殘餘勢力，藍玉、沐英軍至板橋，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知大勢已去，不能與明廷作軍事之抵抗，率其妃屬，及其親信驢兒達德等，投滇池自殺。右丞觀音保，亦以城降。蒙元在雲南的政權，可算轉移到大明王朝的手裏。友德等一面接收蒙元政權，一面派兵四路征討。十五年正月，佔領中慶、武定、澂江三路；嵩明、晉寧、昆陽、安甯、新興、路南、建水七州；昆明、富民、宜良、南甸、河陽、陽宗六縣。聲威所播，勢如破竹。達魯花赤割麻等官，亦前趨藍玉、沐英軍營請降。友德搜索元梁王家屬，及威順之子白白等二千一百十八人，送至京師。

蒙元在雲南的政權既經轉移，而大明將軍傅友德出征的箭頭，又轉而對付西南夷了。西南夷的主力，當然首推大理。大理是一個組織健全的國家，會與唐代相對峙。宋太祖當國，曾以玉斧劃地圖，說道「此（大渡河）外非吾有也」，換言之，他承認大理是一個獨立國家，不願干涉其內政，儘管後來國號有些變更，其傳統精神，還是一致的。蒙元崛起，威震歐亞，但他統一中國以後，還是把大理看成

一個半獨立國。因爲得不到段氏同情，許多事情是不易推行的。友德深知這一點，所以解決元梁王而後，即出兵威楚，暗示大理國王請降。國王段世感覺大理立國很久，其文物不讓中原，蒙元雄踞歐亞，尚不甘心屈服；今明廷不折一矢，即斬絕大理政統，未免太便宜了。因此派遣使臣張元亨李洪等，與友德一再協商，只承認「奉正朔，定朝貢，以爲外藩」，友德不同意，堅決主張投降，并扣留來使元亨等，段世聞訊，頗爲憤怒：然而始終堅持和平解決，不願以兵戎相見。從他最後通牒，便可看出。

『耗民之食，是絕其命；取民之財，是剝其心；擄民妻女，是亂人倫；遷民土地，是拔根本。汝皆中國之人，千百中，豈無一二卓達士哉？』（滇雲歷年傳卷六）段世這幾句話，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場，在理，友德應釋放來使，重開和談，可是友德迷信武力，立即下令進攻大理，段世爲自衛計，在龍首、龍尾二關，部署防線，沐英將兵圍關，吃了一個敗仗。友德改換目標，命王弼率兵由洱水東趨上關，沐英直撲下關，胡海洋繞出點蒼山後，三路前進，入馬驍牲大半，才克服一個空城——大理。殊不知大理人民已轉移到有利地帶去了。雖說佔領一個大理空城，友德等也值得向明廷報功，然而不幸得很，洪武十五年四月，烏蒙、烏撒、東川、芒部，又在那裏紛紛起義了。七月，友德、沐英等自大理還師，會剿烏蒙……等處蠻夷，還是撲了一個空。結果只把烏蒙、烏撒、芒部，剽歸四川，減輕自己責任。

友德、沐英等部，時而進攻大理，時而調征烏蒙、烏撒、芒部。由大理至烏蒙，距離在千里以外。當時交通梗阻，工具缺乏。非卅日不能達到目的地，如此一來一往，而大理烏蒙等地，竟成重要據點。在此兩據點的中間，如雲南省城，反而變爲真空地帶。所以蠻夷首領楊苴，乘虛煽動，糾合黨羽廿

萬人，圍攻雲南省城；許久無兵援應。好在都督謝熊，都指揮馮成等還能固守，然而不敢出擊。等待沐英自烏撒移兵快趕到雲南省城時，蠻夷等又自動解圍，開拔到安甯、羅次、邵南、晉甯、新興、江川等處去了。救了雲南省城，放棄烏撒等地。所逼得的，只是友德，沐英官兵，疲于奔命而已。後來，沐英奏報明廷：「斬首六萬餘級」，其大半，是民間冤鬼。十六年（公元一三八三年）三月，明廷以友德、薩玉等南征有功，調回京師，其中有無別的用意，要明太祖才明白其中的道理。

說到這裏，有一段插話，即明廷征服大理以後，命陸仲亨前往鎮守。不久，又以都督馮誠代理之。誠對大理人民，不事殺戮，頗邀愛戴，且願誠長期鎮守大理。消息傳到宮廷，太祖深為嫉憤！後來說他寫的「兩關虎踞吞滄海；三塔飛龍上碧霄」的兩句詩，有些反動，便把他用鐵索釘住了。友德、沐英等不要民心，一斬首就是六八萬人，真比馮誠高猾些！

十八年（公元一三八五年）平緬思倫發造反，瘞洞、西浦、擺金、擺榜……各地蠻夷，一致響應。傅友德及耿炳文等，一再征討，均不能解決；而且官兵們每因交通斷絕，糧食不濟，反而打下敗仗。因此，沐英提出一個建議，請設「屯田」制度。即每六十里設一堡，留兵屯田，其田可向人民征用，或沒收會經作亂者。這制度，明廷已批准施行，發生相當作用，然而思倫發等，還是照樣橫行，佔領孟定、孟良、孟養、曼里、厥制、緬甸、木邦、南甸、干崖等地；并遣使聯合廣西、東川、芒部作聲援。所有蠻兵共卅萬以上，其戰鬥之象，亦有百餘頭；會向定邊進攻，官兵死傷大半。沐英兼程應援，始轉危為安。是役也，據沐英公佈，斬首一萬，生擒萬餘，獲象四十七隻，這戰爭始告一段落。廿一年，曲靖、普安、孟定、龍海、曲靖、馬乃等處戰事發生。沐英進軍曲靖、普安的時候，而趙州蠻

夷首領阿資，又在那裏造起反來了。兵連禍結，大家都希望停戰。思倫發徇人民之請，在廿二年（公元一三八九年）的春天，遣使謝罪，願歲入貢賦于明廷，并請停止戰爭。

戰爭雖然暫停，但軍費還是照樣開支。「屯田」有一點收益，只是彌補軍糧一部份。其他開支，還是不能銳減。相反的，有時還要增加。因此，舉行卅分之一商稅。在雲南、大理、臨安、楚雄、永昌五府設稅課司；在霧益、六水、騰衝等地，設稅課局。人民負擔既重，各地更感困難！廿六年，明廷特許雲南先納賦稅，除金銀外，卽海貝、布疋、生漆、硃砂、水銀等，亦可折繳組稅。但海貝、布疋……等，雲南出產不多。催科嚴峻，人民只有死路一條。太祖不了解此中原因，還認爲傅友德、沐英等不大可靠，故派出他的兒子猷王，前去鎮守雲南。

太祖的兒子猷王出鎮雲南，應該安靖一些；但事實不盡如此。廿八年，（公元一三九五年）阿資餘黨，在越州叛變；卅年，刀鋒孟在平緬叛變；永樂二年，（公元一四〇四年）夷人刀邏答在車里叛變；三年，八百大甸首領在各該地叛變；四年，思宗、元江、富州、維摩諸蠻，亦相繼在各該地叛變；十年，元江土官那榮叛變；十七年，富州土官沈絃叛變；正統元年，（公元一五〇六年）麓川思任叛變；并侵取孟定、灣甸、騰衝、南甸、孟養、潞江。勢甚猖獗！明廷調四川官軍九千，雲南官軍二萬，遣右都督張榮等，統率進剿都無法削平。不僅如此，往往還被苗夷聯軍打敗。

四年，沐晟等兵開潞江，思任發請降；晟相信以爲眞。楊安說：「未戰卽降，誠恐有詐，」晟不聽，縱兵深入，毫無顧忌。方政率都渡江，追至景羊等寨，虜獲戰象卅餘頭。政及其子瑛，高興異常！乘勝再追，直逼思任于上江。有頃，伏兵四起，將方政父子緊緊包圍。政求救沐晟，晟又不給援兵。

。後來晟雖派小部兵力前往，實在無濟于事。政自審糧糈援絕，不能衝出重圍，便向他的兒子瑛說道：「你趕快逃回，延續方家後代，我死是應該的」。瑛奉父命，化裝逃回；而方政策馬突圍，竟爲敵兵刺死。所率全部官兵，死的死，降的降，能够逃回的，只是極少數。敗訊傳來，沐晟震恐！會春瘴大發，官兵死者日衆，只得焚燒江上屯糧，輕裝離去潞江。師次楚雄，沐晟鬱鬱不食，仰藥而死。思任發聞沐晟已死，加緊追擊，斬殺官兵殆盡。

六年，明廷另派蔣貴爲平蠻將軍，兵部尙書王驥爲提督軍務，再征麓川。王驥兵抵金齒，分三道前進：命右參軍冉保率衆三萬，自東路出發；以候璉爲監督。王驥親督蔣貴，率兵一部，分兩路推進。另一部在冉保軍後，跟續前行。十一月五日，兵會上江，夾擊三日，不能攻下思任發一個堡壘。驥甚！遷怒附近人民，大燒大殺，廬舍爲墟。據云，官兵斬首四萬級。思任發爲減低人民死亡計，只得作「連環式」的撤退；一直由馬鞍山退入緬甸。所遺妻女象馬金玉無算，悉爲驥軍俘擄。這是苗夷民族有計劃的進入緬甸之一次。

王驥征服麓川以後，對於蠻夷，頗爲歧視，且多殺戮消息傳到維摩，蠻夷極爲驚恐！爲自衛計，大家推舉韋郎羅爲廣新王，指揮防守，捍禦官兵。後來指揮萬噶，果然率官兵五千，到達維摩；并聲言王驥將率大軍百萬且至。郎羅與部屬計議，知衆寡懸殊，不能與戰。遂決定率部退入安南，暫避敵鋒，以減少人民的死亡。這是苗夷民族有計劃的進入安南之一次。

思任發既走，未知死活。八月，雲南守臣，以思任發在緬，報告明廷，英宗令王驥等再督諸軍往取之。劉球上言：「麓川連年用兵，死者十之七八，今瘡痍未起，又遣遠征，縱得首寇以歸，不過獻諸

廷，礙諸市，梟首通道而已。倘緬首挾以爲功，求與木邦、分有麓川之地；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合隔夷地，勢益強。除一麓川，添二麓川也……」（滇雲歷年傳卷七）英宗正致力窮兵黷武之際，什麼「死者十之七八，今瘡痍未起」一類話，他是毫不在意的。結果，他命王驥兼兵部尙書，提督軍務，再征麓川。八年春，王驥率師至金齒，派代表向緬甸接洽，索取思任發，并要求金銀土地。緬甸不理；王驥羞惱成怒，密令蔣貴率師順江而下，將一接觸，便被緬軍焚船數百支，斬首三千人，大敗而歸。蔣貴之子蔣英，年少氣盛，回頭挑戰，兵又大敗，遂自刎而死。餘衆盡漂沒江上，無一生還。王驥甚悔！但仍以捷奏京師。九年，王驥奉詔班師回朝。後來，王驥又奉命出征金齒、麓川……強弩之末，無濟于事，只增加殘害人民的數字而已。十四年，河西教諭詹英劾王驥「貪功冒賞，死有餘辜」，一點也不錯！

第四節 大藤峽之倭僮

明太祖打败蒙元，佔領中原以後，他對兩廣僞黎，還不算大壞。洪武二年，（公元一三六九年）中書省建議，請把廣西僮、僚，遷入內地，防止他們在邊區作亂。太祖不同意，并說了兩句公道話：「溪峒僮蠻、一向不知禮義，只要不妨害他的生活，他就會服從你，又何必逼着他們遷移呢？」因此，相安無事好幾年。

太祖死後，惠帝成祖的看法，就有些不同了。他們對於邊區，放棄懷柔政策，而採行鎮壓手段。永樂五年（公元一四〇七年）十月，成祖無故派遣大軍，向廣西僮僚進討。一路由韓觀率領，由柳州

攻馬平，來賓、遷江、賓州、上林、羅城、融縣。另一路到象州會師，再向武宣、東鄉、林桂、貴平、永福出擊。據說，這次戰役，共斬首萬餘級；生擒一萬三千餘人。這些殘酷手段，都出自韓觀。成祖認爲很對，升他徵征夷副將軍，仍佩原印，追剿蠻僚，前往交趾鎮攝。

韓觀因濫殺而升官。他的部下，也是「蕭規曹隨」，到處亂搞。柳州一帶人民，尤其是蠻僚，真是忍受不住了；於廿一年（公元一四二三年）正月，便揭起「造反」的旗幟。他們這次造反，是有準備的，不像韓觀前次那麼便宜了。所以都指揮使鹿榮，付出不少代價，才把他們打平下來。可是他們還是暗暗中，又作第二次「造反」的準備。宣德三年（公元一四二八年），柳慶蠻章朝烈等，糾合各地豪傑，佔據山岳地帶。掛藤于木，壘石其上。官兵到來，則斷藤下石，死傷纍纍！山雲所屬官兵，真個吃虧不小。後來山雲知道個中原因，夜半束火牛羊角上，以命鼓臨其後，馳之前進。蠻僚以爲官兵至，割掛藤，石盡落下，死的都是牛羊。次晨，官兵鼓譟而上，竟破蠻僚寨營。九年，思恩縣蠻覃公紫，爲嚮應章朝烈等，招兵買馬，到處與韓觀爲難。殺人不眨眼的韓觀，便因此而惱怒畢命。韓觀死後，蠻僚更爲活躍！潯柳、平樂、桂平、宜山一帶，都充滿了他們的勢力。慶遠、鬱林，各地苗僚，均前來聯絡，聲勢更爲浩大。官兵見着蠻僚，簡直不敢言戰，後來廣東補充山雲數千人，軍容始稍稍振作。據說，山雲得到補充之後，曾經打了一個勝仗，斬首一萬二千二百六十人，奪回男女二千五百八十個。他所屬官兵的傷亡，最低限度，也在一萬以上。正統三年（公元一四三八年）山雲死，停止戰爭，社會才得安靖一些時候。可是一殺貪官污吏，還是不肯絲毫把人民放鬆。十一年九月，廣西僞「作亂」，活捉化州知州茅自得，殺死千戶汪義，就是爲着被壓迫的人民雪憤！事態日益擴大，廣西

田州頭目呂趙也起來響應，並自稱「敵國大將軍」，攻南丹，陷向武州，縱橫城鄉數百里。天順四年（公元一四六〇年）梧州亦爲僮苗所佔。大藤峽一帶僮人，遙爲聲援，其勢焰尤爲兇猛。參將范信等，不敢正面和僮僚作戰，反而濫殺人民冒功。如宋泰永平二鄉，人民純樸，被誣爲匪，屠戮殆盡。參議朱英出來檢舉，請釋放無辜人民，反遭范信埋怨。七年，范信守潯梧，名爲平僮，其實勒索僮人不少賄賂以自肥。所以雷州、廉州、高州、肇慶各地，爲僮僚佔領時，而信兵均不顯出擊。

成化元年（公元一四六五年）編修邱濬，上書大學士李賢說：「賊在廣東者宜驅，在廣西者宜困，欲宿兵大藤峽，扼其出入，蹂其禾稼，期一二年盡賊」。《明紀卷十八》李賢認爲他這意見很對，轉報朝廷，朝廷通令各將領探行。在我們看來，人民受生活壓迫，才去當匪，今剿匪反「蹂躪其禾稼」，是「逼人民造反」，想不當匪的，也要當匪了。因此大藤峽造反的人，越來越多，不上兩三月，集中三千人以上。陷南平，剽縣印，殺典史周誠，并擄去其妻子。這是成化元年五月間的事。到了十月，大藤峽的事變，就更嚴重了。佔縣城，掠官庫，如入無人之境。當時總兵官歐信，一面將情況報告朝廷，一面通知趙輔與各將領協商計劃。大家都同意邱濬的辦法——「賊在廣東者宜驅，在廣西者宜困」，韓雍獨特異議，他以為無論驅或困，都要使用兵力的。他說：「不必驅，也不必困，保全實力，直攻大藤峽。攻大藤峽，南可以援高肇、廉、雷；東可應南詔，西可取柳慶，北可斷陽關各路敵兵。如果分兵四出，敵人奔突，郡邑殘破，是救火而噓之也」。因此，大家又放棄了邱濬的辦法，而贊成韓雍的主張。

雍等率兵至全州，解決佔領興安之陽峒苗。至桂林，又提出有矢機宜之指揮李英等四人斬首。召

集高級軍官會議，從地圖上，判斷敵人以蔭仁荔浦爲羽翼，決定先行收復該兩縣，以孤立敵人，再督飭官兵十六萬人，分五路挺進。先破修仁，追至力山，俘虜一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荔浦也爲官兵佔領。十一日，師次潯州，雅訪問地方父老，都說，「藤峽天險，不可攻，宜以計困」。雅認爲藤峽周圍六百餘里，圍困不易，「兵分則力弱，師老則財匱」，便督飭各軍，直驅至峽口。并斬停留在峽口之儒生里老數十人，解支體，剝腸背，分掛林叢中，向附近人民示威。

雅等計議已定，分幾路進攻，一自象州、武宣攻其北；一自桂平、平南攻其南；一從水路前進；一守諸山隘口。消息傳到大藤峽，峽裏首領候正昂，甚爲驚異！先令各家英雄豪傑，把行李輜重，搬運桂州橫石塘等處藏蓄；回頭來，在山南各寨，設柵固守。并多置滾木，礮石，標槍，藥弩，憑險拒敵。十二日，雅等將率各軍，水陸并進，蠶踴登山，被滾木，礮石，標槍，藥弩，打死射死的不少。幾經困鬥，才破石門、林峒、沙田、古營等要塞。僞衆不支，向桂州橫塘撤退。雅等督兵進躡，伐木開道，直抵橫石塘下。僞衆登山之後，復立柵數重，仍用滾木，礮石，標槍，藥弩固守。官兵久伺無隙，只好緣木攀藤而上；至半途，僞衆滾木，礮石，標槍，藥弩一齊發放，官兵頭破骨折，隨着滾木，礮石下落的，總在半數以上。歷史上說：「雅在此役，連破三百二十四寨，生擒七百八十二人，斬首三千二百七級，僞衆墜溺死者不可勝計」。而雅的官兵，好像一個沒有死，沒有傷；全是騙人的話。後來，言官交劾韓雅趙輔，而廣西巡按御史端宏也說：「賊流毒方甚，而雅輔妄言賊盡，冒封爵，不罪雅輔，無以示戒……」儘管端宏出發點不同，而指摘韓雅等殘殺妄報，圖冒封爵，確是對歪曲史事的諷刺！

廣西僚蠻係黎，爲什麼要隨時造反呢？簡單一句話，就是受不了貪污官吏壓迫。濫殺冒功，只是一個副作用。從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秦繇的建議，便可看出。他說：『中官武將總鎮兩廣者，率隸私人，授商賈，高居私家，擅理公事，賊殺無辜，交通土官爲姦利……』（明紀卷廿一）這樣的壓迫剝削，誰也活不下去的。因爲僚蠻係黎，還是人，他的要求，要過着人的生活。人不能過着人的生活，他一定要向統治者拚命的。廣西僚蠻係黎不能鎮壓下去，就是爲此。戶部主事馮容說道：『黎人（符南牁等）之亂，乃知府張桓、余潛貪殘苛斂所致』（明紀卷廿三）便是一句極公道的話。大明歷代皇帝，如果嚴懲貪污，不用迴護自己的短處，我想減少用兵的支出，一定抵償得了貪污的收入。然而大明君臣，還是不想覺悟。不覺悟，只有繼續戰爭。

兩廣戰爭，是一個普遍的戰爭，除了上述大藤峽等地而外，還有斷藤峽，上連八寨，下通仙台、花相，各洞蠻。盤亘三百餘里，糧食均能自給。王守仁想率兵進討，却有些顧慮。後來他知道僚蠻沒有作戰的準備，才將令官兵突進，乘其不意，連破油榨、石壁、大坡、牛場、六寺等十餘寨。守仁等跟蹤追擊，僞蠻渡橫石江，溺死六百餘人，被俘斬首者不少。殘餘各部，循江而下，守仁等繼續壓迫，攻克仙台、花相、白石、古陶、羅鳳各地，直抵八寨，破石門。守仁報捷，世祖不大相信。乃下手令問楊一清，一清答以「守仁自誇大」。同時又有人說：「守仁輦載金帛」。是真是假，固屬另一問題；可是講「良知良能」的人，隨便殺人；一殺就是五六百，實在有些說不過去。王守仁尙且如此，無怪指揮潘翰臣誘殺斷藤峽僞倭勝海，而派土目黃貴、韋香率三百人往戍，并奪勝海田園廬墓也。

嘉靖十八年（公元一五三九年）朝廷命副總兵張經，率領三萬五千人爲左軍，赴南寧，攻紫荊、

石門、梅嶺、木昂、藤冲、大坑等寨。都指揮高乾，率領一萬六千人爲右軍，赴賓州，攻碧灘，羅溪，上中下等寨。南北夾擊，僞人不支，向林洞以東撤退。官兵與蹤追擊，斬一千五百頭，餘則向羅邏山逃竄。砍巨木，塞隘口，布堯黎窺窺，伏機弩毒鏢，懸石于樹梢上。俟官兵接近時，則搖撼樹枝，石墜如雨，官兵死者不少。但僞人爲避免報復起見，相率遷入安南或渡海赴瓊州者以千萬計。然而安南瓊州，還不是安業之鄉。關於安南，另文記載。至瓊州政治腐敗，官吏貪污。與內地不相上下，嘉靖廿八年（公元一五四七年）瓊州知州邵濬，重賦稅，虐刑法，人民不堪其苦。地方領袖那燕，振臂一呼，崖州、感恩、昌化各地黎人，相率響應，戕官陷城，掠取財富。給事中鄭廷鵬，以「瓊州諸黎，盤踞山峒，其地彼高而我下，其土狹膏腴而我絀，故自開郡以來，千六百餘年，還是不能征服」。要想征服，非擁有一萬以上兵馬，由萬州陵水向連郎、濕脚等地進攻不可。明廷採行延鵬計劃，果然全部佔領瓊州，沒收民田，設兵屯守，并建參將府于德霞各州，特許便宜行事。瓊州黎人，在血的鎮壓下，無聲無臭的，又安靖了好些年。

第五節 黎利建立大越國

安南卽越南，又名交趾，其民族大多屬于南越族。「南越（族）佔領廣東，廣西及越南北部等地，屬于苗族血統」。（王桐齡氏中國民族史第一五頁）宋文炳氏說：「現在此族（苗夷）所建立之國家，有安南、暹羅、緬甸三國」，（氏著中國民族史第二一頁）他們——苗夷民族，爲什麼要到遼遠地方，建立這些國家呢？梁啓超氏說：「其族（苗夷）之馴良者，漸同化于我（漢）族，其凶頑者，則遠竄

南服。歷數千年至今，尚有存者。其一部，且滋殖緬甸安南諸地，及南洋羣島云。」（氏著太古及三代載記第十五頁）從梁氏這一段話看來，便知道「遠竄南服」這一批人，不是「馴良者」，而是「凶頑者」。惟其是「凶頑者」，所以才不會被人征服。否則，早已同化他族了；還有什麼「歷數千年至今尚有存者」的說話呢？似此，則苗夷民族的凶頑，正是他們保障生存的武器。況且這武器——「凶頑」，不是他們自稱的，而是別人侮辱他們的術語。若以進步的眼光看來，「凶頑」二字，即是鬥爭的精神。因為他們不拚命鬥爭，只有日趨滅亡。秦漢以前如此，秦漢以後也是如此。多少統治王朝，派遣大兵出征越南，然而終不能把它克服，就是他們有着一股「凶頑」之氣——鬥爭精神。

大明統一中國以後，他對於「遠竄南服」的「凶頑」之徒如南越民族，是不容許生存的。然而他們要有一個藉口，才好興兵動衆。試舉一例，明惠帝時，黎季犛殺了越南國王陳日焜，自己起來做皇帝，而且把帝位傳給他的兒子胡查。這是越南國內政變問題，并不影響中國。可是明成祖不服這口氣，應許陳日焜的弟弟陳天平的請求，替他復仇，遣都督俞瑄、黃中、呂毅率領大兵，護送天平到安南，想在安南建立一個傀儡政權。殊軍隊開到諒山的芹站地方，胡查兵四起，殺了天平，而黃中等率領官兵，倉皇向後撤退。這是永樂元年（公元一四〇三年）十一月的事。敗訊傳到明廷，有損天朝神威，成祖就不能不正式宣戰了。

四年七月，成祖命朱能為征夷將軍，沐晟、張輔為副將軍，各率大兵，分進合擊。一路出廣西，一路出雲南，意在踏平安南，收入版圖。但成祖在表面上，還是像「貓哭老鼠」般，下了一道聖諭：「安南皆朕赤子，惟黎季犛父子，首惡必誅，他脅從者勿治罪」。等因，奉此；大兵一齊出發。張輔

由廣西憑祥挺進，大破隘益，雞陵兩關，直抵芹站。沐晟由雲南蒙自間道前進，逢山開路，遇水搭橋，掃除不少障礙，在白鶴江岸設營。安南王室，爲防止明軍的進攻，沿途建碉堡，設障礙，綿亘九百餘里。明軍冒險前進，死者疊疊；但因衆寡懸殊，安南守軍，不能不向機撤退。即政治中心的西都清化城，也因此而放棄，轉移到另一有利地帶。所謂有利地帶，就是滔滔汨汨的富良江邊。安南守軍，以一部乘船誘戰，以一部沿岸掩護。張輔、沐晟兩軍，不顧一切的猛撲，致被砍殺投入江中者以千計。季犛父子，乘着小船，指揮安南守軍，進退自如，無不一以當十。但季犛父子，不願因戰爭而多所犧牲，只得捨舟登陸，以求避寇。殊行至海門涇，突遭驟雨，水漲數尺，不能徒涉，又無舟楫擺渡。徘徊至再，竟爲明軍所俘。

季犛父子被俘，大明王朝并不履行諾言，爲安南陳氏重建王國；就是傀儡政權，也被明軍的勝利衝垮了！他的企圖，是把安南改爲交趾，設十七個府，卽交州、北江、諒江、諒山、新安、建昌、率化、建平、鎮蠻、三江、寶化、太原、清化、義安、新平、順化、升華等。五個直轄布政司州：卽屬威、宣化、歸化、嘉興、渾州等。其他重要地點，另設十二個衛，以資控制。在各個組織之上，又設三個司，以尙書黃福兼掌布政、按察二司，呂毅掌都司，黃中爲副都司。這樣一來，明廷之對於安南，不是「救災恤鄰」，而是「藉題發揮」其侵略性，已昭然若揭了。

當明軍出征黎氏時，陳氏故官簡定，首先擁護，并擬親赴京師致敬。後來看見明廷作風改變，是在吞併安南，才立即表示反對，并號召安南革命份子鄧悉等，發起復國運動，稱號「大越」，并以化州爲根據地。風聲所播，英雄雲集，攻賊子關，扼三江府往來通道，層層包圍，竟將明軍斃死，簡定却

明廷統治者代理人尙書參政劉備、呂毅、劉昱……等殺了之後，爲安南被壓迫民族出了一口氣！同時，他自己也宣佈下野，不做皇帝，而立陳氏遺裔季擴爲王。人民感覺他人格的偉大，稱他做「上皇」，他只是笑了笑！這是永樂六年（公元一四〇八年）八月間的事。

消息傳到明廷，成祖大怒！令箭張輔等迅速進兵，破賊子關，大肆焚掠。進至太平海口，和越軍鄧景異部打了一仗，互有死傷。兩軍對壘，各不相下。季擴發表聲明，說他是陳氏後代，并述「恢復陳氏江山，曾得明廷同意，奈何失信稱兵？」張輔答道：「吾奉命討賊，不知其他！」一味強橫，大燒大殺。七年（公元一四〇九年）十一月，簡定死難于美良山中，而季擴便得安然脫險！

九年正月，沐晟等率領大兵，追擊季擴，戰於靈長海口，不分勝敗。季擴不忍兵連禍結，徒苦人民！特向明軍提出停戰講和的條件。明軍驕慢，迫使季擴投降，并派爲交趾布政使。這樣的侮辱，季擴怎忍受得了！只好重申前令，「抗戰到底」。十二年三月，在愛子江和張輔沐晟等打了一仗，損失千餘人。接着在羅蒙江又和張輔等打了一仗，誘其深入山箐中，斬獲不少；而越將鄧景異，阮鐸等，亦在此役死難。季擴在此情況下，不能再戰，便決心轉老搗。後因糧盡援絕，竟爲明軍所俘，不屈而死！

季擴雖死，其部屬仍繼續與明軍抗戰；即一般人民，莫不以復國爲職志。明廷以爲季擴已死，一切可爲所欲爲。當派中官馬騏到安南，藉口採辦特貨，大索民間珍寶。稍不如意，即以天朝聖旨威嚇，任意殺戮。因此，各地革命人士，紛紛起義。即已接受明廷招撫的俄樂巡檢黎利，義安知府潘傑等，也是忍無可忍，起來樹立反抗的旗幟。而參政侯保、馮貴等，不識大體，竟向黎利挑戰，結果，全

軍覆沒，而俘貴等亦在是役殞命，勝利之聲一響，處處宣佈獨立，成祖見勢不佳，轉而採用輾化政策，編戶口，定賦稅，興學校，設機關，并隨時召集地方父老，宣揚朝廷德意。但言論與事實不符，始終挽回不了安南的人心。明廷無法，回頭來，仍用血的鎮壓。

宣德元年（公元一四三六年）四月，宣宗命陳智討黎利，在茶籠打了一仗，陳智潰不成軍，官兵散到四方，悉爲人民俘虜。宣宗實智用兵不謹慎！其實，違反民意的軍隊，再謹慎也是無用的。宣宗爲挽回頹勢，加派成山侯王通爲征夷大將軍，充總兵官；馬瑛爲參將，尙書陳洽參贊軍務，率領大軍，前赴安南，討伐黎利。沿途騷擾人民，怨聲載道，了解軍事的人，都說這種軍隊，是不能打仗的。

王通尙未到達交趾，黎利的弟弟黎善，進攻交州府，正與都督陳濬打得激烈的時候，參將馬瑛亦率兵進入清城，與王通部會於石賢。三部會合，力量很大。正在商討出擊計劃中，有說甯橋地方，形勢險惡，恐有伏兵，宜審慎推進。而王通不聽，麾兵前進。渡河，人馬悉陷泥淖中，不成行列。一時，伏兵四起，喊殺前來。王通等部大潰，死傷在三萬人以上。王通負傷，化裝潛逃；尙書陳洽，亦墜馬自殺。那時，黎利在清化。捷報傳來，甚喜！親率精兵數千，馳往東關截擊。王通見勢不佳，陰遣代表向黎利乞和；并劃清化以南地帶，爲和談先決條件。

宣宗聽說王通兵敗，大吃一驚！決心分兵兩路進討。第一路，命柳升充總兵官，保定伯梁銘副之；都督崔聚爲參將，尙書李慶參贊軍務。擬由交趾前進。第二路，命沐晟及興安伯徐亨，新甯伯譚忠，擬由雲南向交趾前進。同時又命黃福仍兼交趾布按二使司，在柳升官兵後跟進。至王通則令其固守原庫地，待命行動。交州被圍既久，通閉門不敢出，只待援兵之至。殊援兵久不至，通只好再向黎利

請和，并派高級將領陪同黎利赴京師。

柳升輕敵前進，連破關隘數十，直抵鎮夷關。郎中史安，主事陳鏞，恐敵示弱以誘官兵，且引甯橋事以爲戒。升不介意，及至倒馬坡，與百餘騎先行過橋。橋壞，後續隊伍不得跟進，升亦陷落泥潭中。伏兵突出，升中鏢死。從者百餘人，悉被殲滅。後續部隊，無一人幸免者。王通聽說柳升敗死的消息，越發恐怖！願同黎利請和；并放棄侵略政策，仍立陳嵩爲越王。所有明軍大小官吏，均發誓退兵，不再擾越。王通拿出外交手腕，大宴黎利，并賜給黎利錦綺等物。利亦以貴重寶貝，獻給王通。通將和談意見，轉報宣宗，宣宗亦表示同意。於是，由明廷派遣侍郎李琦，羅汝敬等爲代表，撫慰交趾，并稱贊利對陳氏興滅繼絕之功。同時詔令王通、馬瑛及三司、衛所、府、州、縣官吏、撤還北還。詔未至，王通已由陸路回廣西；陳智及中官馬驥等，由水路還欽州。明廷先後征越官兵，得生還者，八萬六千餘人。歸見父母妻子，皆大歡喜！

六年（公元一四三一年）安南人民推黎利爲國王。明廷即詔命黎利署安南國事。兩國友誼，也較前促進一些。正統元年（公元一四三六年）九月，黎利死，以其子麟權知國事。事聞明廷，英宗尊重黎利遺意，亦封黎麟爲安南國王。兩國友誼，從此又進一步。南越族，即苗夷民族，他們擺脫了外力的干涉，才得從容管理自己的政治，發展自己的經濟，提高自己的文化。雖然對明廷有時貢獻一些禮品，也不過是國際間一種應酬而已。

第六節 明廷利用緬甸土司造亂

苗夷民族發展史

緬甸，古朱波國，漢稱樺，唐稱驃，宋元稱緬，到明時始稱緬甸。緬甸位於印度支那半島西部，東北界麓川，東南界木邦，南接八百大甸，西爲大古喇。這些國家，多屬苗夷民族，而緬甸也不例外。

明太祖打敗蒙元，奪得天下，他對於邊遠省區或附近小國，仍採元朝籠絡政策，設置些宣慰使，安撫使，及什麼長官司之類，選擇豪紳巨族，做他的代理人。如平緬宣慰使司思倫發，便是明朝土司的典型人物。

洪武十七年（公元一三四八年）平緬宣慰使思倫發派遣他的部屬刀合孟入貢，并繳回蒙元所授的印信，聽候大明皇帝安排。太祖頗爲嘉獎。而且把麓川與平緬合併，加委思倫發爲宣慰使，管理該兩地的苗夷人民。十八年，思倫發反，攻景東之北吉寨，都督馮誠率兵擊之。值大霧，突然遭遇，官兵部署不及，千戶王昇等戰死。此後「時叛時服」，前文已說了一些。

二十七年（公元一三九四年），明設緬中宣慰使司，以卜刺浪負責。這兩個土司——思倫發與卜刺浪，壤地相接，糾紛頗多。其主因，大抵爲土地之侵奪。明朝正好利用其矛盾，以收「漁人」之利。因此，不但不誠意替他們調解，有時還因風吹火，暗地加油。二十九年，麓川，平緬土司思倫發，進兵緬甸，便中了別人挑撥之計。卜刺浪那知道個中道理，只得遣使向明廷申訴。太祖裝作好人，派李思聰，錢古訓前赴緬甸講和；同時又詔諭思倫發，盼望他推誠接受調解。思倫發也和卜刺浪同樣天真。奉到詔書，俯伏謝罪！并願罷兵言和。這事將要結束，而部長刀幹孟又以叛變思倫發的消息傳出。次年，刀幹孟遂走思倫發；明廷派沐春、何福討刀幹孟。倫發便乘此機會，投奔明廷。明廷授與

機宜，仍回故土，與乃幹孟同爲土司。

卜刺浪任緬甸宣慰使時，會分配長子那羅槍，管大甸；次子馬者速管小甸。卜刺浪死後，那羅槍盡收小甸土地，據爲己有。馬者速不服，遣使赴明廷訴苦。明廷爲抓住兩方，擁護自己，詔諭那羅槍兄弟，要他們和好如初，勿干天討。詔諭到達，那羅槍亦遣使入貢，謝罪！願各安本份。不再糾紛。緬甸「鬪牆」之爭，算是告了一個段落。不料木邦，孟養的外患，又從此發生了。這種外患，表面上爲的劃疆界，爭土地；其實是沒有主見，易爲別人利用罷了。宣德二年，（公元一四二七年）明廷任莽得刺爲緬甸宣慰使，豈不是又在增加緬甸的麻煩嗎？史所謂「莽得刺之權襲也，出於共推。」這話是靠不住的。至明廷叫莽得刺不要侵略木邦等地，也是一句靠不住的話。因爲明廷對於緬甸，要造成多頭政治，才好從中操縱。

平緬麓川宣慰使思發倫死後，由長子思行發襲其職。長子不久亦死，其職遂由次子思任發承襲。思任發有智勇，甚精敏，他感覺緬甸，木邦……相互對立，徒供人利用，不如把它們統一起來，建立一個獨立國家，還有些好處。因此，他乘着緬甸木邦……糾紛之際，出兵干涉，收復父兄所失故土。聲勢浩大，引起明廷的注意！正統六年，英宗命沐晟率師進討思任發，以都督方政及晟弟昂爲偏師。在進軍麓川途中，方政中伏而死。大軍不能前進，只好回後撤回。殊行抵楚雄，沐晟亦因受瘴癘而殞命。那時，中書王振用事，主張滅麓川。兵部尙書王驥附和振意，亦請再征麓川。英宗接受他們的請求，命定西伯蔣貴爲征夷將軍總兵官；王驥督軍務，中官吉祥爲監軍。發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勞民傷財，爲的征討思任發。賊奏舉廷臣，隨軍管糧，如李蕓、候璉、楊甯、蔣琳等，均一齊出發。

。刑部侍郎何文淵，侍讀劉球等上書諫阻，均不從。蔣貴等至雲南，分兵三路進攻，所經城寨，焚掠殆盡。佔領蘆川時，人民被屠殺者十餘萬。大軍凱旋，英宗封蔣貴爲定西侯，封王驥爲定遠伯；餘各陞賞有差。這一戰事，只是憑着少數人私意，屠殺十餘萬人民。可恥可恨！還值得獎勵他們嗎？

思任發兵敗，過金沙江，走孟養，又遭緬甸伏兵夾攻。前途甚爲危險；奏聞，英宗下令說：「木邦、緬甸、既顯自效，勸令沐昂加勵圖成，果能生聚胤首（思任發父子）前來，其蘆川土地人民悉與之」。果然，緬甸在正統八年（公元一四四三年）擒獲思任發，要求明廷割與蘆川土地人民，以履行諾言。殊明廷不但不履行諾言，割撥土地人民給緬甸；反而在正統九年，（公元一四四四年）命王驥、蔣貴、沐昂等，率領大兵，威臨緬甸。緬甸得着情報，亦動員人馬，積極準備。不願將思任發交給明軍；而且用小船把思任發載走。這時，思任發尙據蘆川，明軍如與緬甸戰爭，必受雙方夾擊。王驥等，躊躇再三，乃令蔣貴等潛棧緬軍船隻；緬軍不得已撤退。而王驥等，也好像中了瘋魔一樣，班兵回朝；道經蘆川，捕獲思任發等妻女九十餘人。沐昂真是高明，向英宗上了一個奏本：「緬甸恃險，黨蘆川，本應加兵，但滇中連歲征討，財力困疲，旱潦相仍，糧餉不給，未可輕舉，臣已遣人諭緬甸，願福，俾獻思任發，想宜聽從」云云。其實主張用兵的是他們，主張不可輕舉的也是他們。是非倒置，利害因人，還說出一些關心民瘼的話，可算狡狴之至！

十二年（公元一四四七年），木邦宣慰使罕蓋法，緬甸故宣慰使那羅楛之子馬哈省，以速刺，遣使偕千戶王政等，獻思任發首級至京，并貢方物。英宗便命馬哈省，以速刺并爲宣慰使。宣慰使以速則要求孟養，曼里等地，且請派大兵消滅思任發兄弟。英宗告以生擒思任發兄弟，不必藉大兵，盼從

速辦理，來領土地。否則，恐爲他人得也。這明明是「以夷制夷」的故技。計未得售，而緬甸已成立了三個宣慰使——莽得刺，馬哈省，以速刺。

景泰二年（公元一四五一年），以速刺擒獲思機發，思卜發兄弟，欲獻明廷，領取土地。若二人齊送，又恐明廷認爲問題解決，不給土地。因此，只送思機發，而放走思卜發。但思機發送去很久，還是沒有得到土地。五年，緬甸至雲南索領土地。參將胡誌，以銀裏等地與之。至思卜發已經遠逃，難於追獲。卽追獲，也不會再得土地的。可是緬甸對於土地的慾望，始終不會減低。成化七年（公元一四七一年），又來索取孟養，貢章等地。并說這些土地，舊日爲緬甸所轄。其實，孟養原爲思洪發屬地，貢章又爲木邦、隴川分治；那里是緬甸轄境？憲宗不許。緬甸既不得手該兩地，對於該兩地人民，多所歧視，甚至相互砍殺。嘉靖初年，孟養宣慰使思陸之子思倫，糾集木邦及孟密多人，擊破緬甸，殺宣慰使莽紀歲，并其妻子，分據其地。緬甸遣使訴於明廷，未置可否。

嘉靖六年（公元一五二七年）黔國公沐紹勛召集鎮守太監杜唐等商議，委永昌知府嚴時泰，及衛所指揮王訓，雲南後衛指揮馮鳳鳴，干崖宣慰使刁恆落等往孟養；大理通判周浩，楚雄衛指揮張淮往木邦，及隴川；永昌通判殷柏，永昌衛指揮樊泰等往孟密。拘捕其土官及通事頭目等，分別議處。這就是大明君臣關懷緬甸的好處？緬甸之對於大明君臣又怎樣？

永曆十三年（公元一六五六年）二月，清兵克永昌，明桂王由榔奔緬甸，到達緬邊囊木河，緬人勸從官鑿去武器，方許入境。至蠻寨，緬人以四舟迎之。從者六百四十餘人，至阿瓦，緬人於赫磴置舨屋居由榔。李定國，白文選進攻阿瓦，使人求由榔。緬人不許，以彘兵與定國戰，定國失利，文選

引兵橫擊。緬人大敗，退保新城。然終不肯出由榔。清兵直趨緬城，傳諭緬王布達刺令執送由榔。布達刺不許，爲其弟怕刺都木所殺，竊據王位。緬王懼！執由榔并其家屬送清寧吳三桂。三桂於明年——永曆十四年四月殺由榔於雲南。

第七節 苗女奢香與米魯

明太祖征服貴州苗夷之後，其目的在改土司爲流官。如果流官一時建立不起來，必須置土司於朝廷統治勢力之下。卽一般人所說的「以夷制夷」，如宣慰使司，宣撫使司……之類是也。這些官職性質，從形式看，好像是臨時的，流動的；其實還是永久的，世襲的。所以皇帝頒給他們的印信，都是鋼鐵所鑄成，在土司鋼鐵印信管制下的區域，不但全部土地是他的，就是每個人的生命也是他的。他簡直是遼遠地方的小朝廷，具有生殺予奪的權威者。

奢香的丈夫霽翠，就是在某一個區域裏，具有生殺予奪的權威者。因爲他是土司，是大明皇帝頒給他鋼鐵鑄的貴州宣慰使的印信。大明江山存在一天，他的宣慰使也存在一天。卽使他不幸死了，他的妻子，也可承襲貴州宣慰使，而繼續執行其職權。奢香之爲貴州宣慰使，就是這樣來的。據說，奢香，很有本領，她在霽翠死後，就執行其職權，并沒有一點差錯；而且有些地方，還比較霽翠來得高明。因此，這區域里的人民，并不因她是一位女人，而輕視了她的權力。不過她有一點特性，見不得貪污殘殺的文武官員。

大明皇帝統制了貴州，除採用「以夷制夷」，設置一些宣慰使司……而外，同時還特派邊疆大

真，前往鎮守，馬嘩就是鎮守貴州的一位都督。這都督，不但貪污無能，而且殺人眨眼。苗夷民族，無故而死在他刀杖之下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因此，一般人民，尤其是苗夷民族，大家都痛恨他，而奉給他一個「馬閻王」的綽號。馬閻王很看不起土司，他想乘譚翠死後，收復該土司管轄區域，改成流官縣地。殊不知譚翠一死，他的愛妻奢香，立馬承襲下來，執行了宣慰使司的職權。上文說過，她並沒有有一點差錯，而且有些地方，比譚翠來得高明。可是在都督馬嘩的眼光看來，是不同意的，不同意，只有找個機會把她解決了。恰巧，有人向馬嘩說道：「奢香頗桀敖！」他聽了這話，很不高興，接着便派人去傳奢香。那時，奢香正害着病，不能即見馬嘩。馬嘩以爲違抗他的命令，叫人去把奢香抓來。奢香到了馬都督行營，不由分說，喝令壯士脫下奢香上衣，拿着皮鞭亂抽。一連抽了百十下；真是打得皮開肉綻，血脈四溢；可是奢香咬着牙關，決不肯說一句「告饒」的話。這消息傳了出去，四十八部苗夷，都代鳴不平；而且有些拍拍胸脯，願爲奢香雪恥。人多嘴雜，「造反！造反！」的呼聲，不到半月，便響遍了貴州每一個角落。

奢香頭腦極冷靜，有一次對衆人說道：「貴州元氣未復，造反是中了馬嘩的毒計」。大家聽得這話，也慢慢的散走了。奢香在大家散走之後，就去找劉賸珠商量。賸珠是貴州宣慰同知宋欽之妻。宋欽死，她也同樣承襲宣慰同知。賸珠多才智，一向都爲着受屈的人幫忙。既是同樣苦境，不用說，當更有一番精密計劃了。

在人不知，鬼不覺的某一時期，賸珠不分晝夜的跑到南京，見了明太祖，把貴州情形陳訴一番；并說三五年來，苗夷民族很安定。而都督馬嘩，太把貴州人民不當人，貪污殘殺，人人怨憤，若不從

嚴懲處，大亂一起，恐將影響朝廷！太祖聽了這話，立刻轉告高后，且說：「馬擘是一個忠實的奴才，不會有別的心腸，不過奴才等於猿狗一般，破個把奴才以安定地方，何樂不爲？」高后當然贊成，叫贖珠到宮裏，問道：「你能爲我把奢香帶來嗎？」贖珠答道：「這不成問題」。贖珠領了聖旨，密催奢香赴京，不多時，奢香果然到了南京，面見太祖，陳訴家世，并說爲朝廷宣慰情形，及馬擘貪污殘殺的事實。太祖安慰她說：「妳真是受了馬都督的氣啊！我要替妳解除痛苦；可是妳拿什麼報答我呢？」奢香感激涕零，倒頭便拜，且答：「若蒙聖恩，當令子子孫孫做土司，鎮壓人民，不敢生事。」太祖笑了一笑說道：「這是土司應當執行的職務，怎算得報答我呢？」奢香是一位很聰明的女人，掉個話頭，便說到交通事業來了。

那時，貴州的交通，比現在還困難得多，不但沒有鐵路，就是公路，也還沒有想得到。所以明廷每次對貴州用兵，在交通問題上面，都感覺有些頭痛。奢香深知這一點，便提出個意見：「貴州西北間道，可通四川的，都梗塞得久了，我回到貴州之後，願發動人民，開闢這條驛路——即龍場、陸廣、水西、奢香、金雞、關雅、歸化、威清、谷里……以便朝廷運兵險阻之用」。太祖高興極了，頻頻點頭，奢香也就退回她的寓所。

朝廷聖旨一下，召貴州都督馬擘到南京開會。馬擘一向在貪污殘殺上用工夫，想不到有什麼壞的消息。到了南京之後，才知道有些風聲不對。再過幾天，又才知道他自己的行爲，已被劉贖珠奢香向太祖和高后報告了。他估量這次進京，前途頗多危險！所以常常自言自語的說道：「誰想到我殺人不眨眼的馬閻王，竟被兩個苗姑娘陷害了，曉得結果這樣，應早些把貴州苗子苗孫，斬盡殺絕！」有一

天，太祖召見馬都督，擡出他貪污殘殺的罪狀。馬不能申辯，只說了一句，「自分鼻首久矣！」鼻首就是砍腦壳。太祖砍下馬的腦壳，送給奢香說道：「我爲你忍心除害了」，奢香默然無語，只是不斷的叩頭。太祖認爲只殺馬陣還不夠，同時并封奢香爲「順德」夫人，劉燾爲「明德」夫人。高后又天天請她倆至宮里聚餐，還送了不少名貴的禮品，臨到她倆回貴州時，朝廷又下聖旨：奢香等經過的大小城邑，須代皇上檢閱地方武力。這樣一來，逢州吃州，逢縣吃縣，很榮幸的到達了她們自己的家鄉——貴州。這是明洪武十七年（公元一三八四年）的事。

米魯，雲益州土知州安民女，普安司土判官降暢妻，後來與降暢意見不合，離婚，又愛上了營長阿保。從封建意識說，以一位土判官的太太，而下嫁部屬營長，難免不遭物議的。可是米魯一意孤行，要向舊社會制度抗議，不，簡直是「造反」！造反，是上至尊王，下至土司，都在所嚴禁的。米魯不顧一切，硬要「造反」，而且重用阿保，作她的助手。這助手，從生命源泉的交流看來，就認爲夫妻，米魯也不算一回事。因爲米魯早已把人爲的高下尊卑的倫理觀念粉碎了。一般文武官員，以爲米魯這種行動，是「離經背道」，非討伐不可。米魯爲自衛計，在宏治十二年（公元一四九九年）於普安擇地築三個營壘，相互犄角，而命令阿保防守，她自己另駐一個寨子，以便發號施令，策劃全局。她這寨子，名「承天寨」，自號「無敵天王」。其副作用，在掃除天尊地卑，重男輕女的積習。

的確，她的主張，已得着大多數人民的擁護，所以一般文武官員，如張亨等和她交戰時，無不被她打敗，孝宗皇帝知道米魯造反，非一般盜匪可比，于是詔令黔國公沐昆，率領十衛官軍，及各地土兵萬餘人，前往征伐。殊不知這些官兵不爭氣，在宏治十三年（公元一五〇〇年）六月，戰於普安，

被米魯消滅了大半，總兵焦俊戰死，其職由曹愷暫代。愷自知孤軍難勝，遂與巡撫錢鏞，中官楊友等聯合，一致向米魯進攻。正在進攻的時候，其副將劉福，暗地與米魯通消息，索取賄費。米魯有的是錢，收買劉福，緩兵前進。等待米魯部署停妥，明年一開始攻擊，便戰敗於阿馬坡；而總指揮吳遠，竟爲米魯俘虜。以下官兵，或投誠，或逃散，更不在話下。敗訊傳到宮廷，孝宗命南京戶部尚書王禩兼左副都御史提督軍務，前往貴州討伐米魯。在王禩軍隊尚未到達貴州之前，一般官兵，真是支持不下去，只得推舉中官楊友爲代表，向米魯乞和。米魯在表面上接受和談，暗中則派精兵圍攻普安，安南；并破壞盤江交通線，使明軍無法應援。右布政閻鉅，按察劉福，都指揮李宗武、郭仁、史韜、李雄、吳達等，在兵盡糧絕之下，一個個被米魯擒來殺了。沒有殺的，只是和談代表楊友一人。提督王禩率領萬人進入貴州時，而明軍已遭慘敗。孝宗爲審慎計，只得加調廣西泗城，四川播州、酉陽；湖廣永順、保靖各地兵馬，一致共討米魯。這是宏治十四年（公元一五零一年）的事，其進攻米魯人馬數字，據貴州通志前事志所載：

十四年調播州兵五千，征賊婦米魯等。

十四年調酉陽兵五千，征賊婦米魯。

十四年世麒（永順土司彭世麒）以北邊有警，請率土兵一萬赴延綏，助討賊兵，部議不可，賜敕獎諭，并賜奏事人錢千貫，以方聽調征賊婦米魯故也。

十四年以保靖宣慰等，方聽調免，明年朝覲時，有征貴州賊婦米魯之役故也。

入馬增多，兵力強大，宏治十五年（公元一五零二年）王禩在貴州普安把米魯解決。可是爲着被

視一個苗妖蠱米魯，竟遭受諸大損失，實在爲大明王朝不值！

第三章 滿清迄民國

明崇禎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破北京，朱由檢自縊死。而山海關守將吳三桂，降自成。行至灤州，聽說陳圓圓被劉宗敏奪去，三桂大怒！奔回山海關，改降清軍，并請清軍進攻李自成。四月廿三日，清攝政王多爾袞率兵扣關，三桂開關迎入，合力擊敗自成，乘勝追擊。五月一日，清軍抵北京，明廷文武百官，出城拜降；多爾袞進朝陽門，居民老幼，焚香跪迎。十月一日，福臨入北京，在大批明臣擁護下，居然以極少數的滿族，登上了統治中國的皇位。

當着清軍入關時，合滿蒙漢八旗兵，不過廿萬人。如果滿人八旗占半數，兵數不過十萬。依常例三丁抽一，滿族男丁，不過卅萬人。再加上婦女老幼一倍，滿族全人口，最大限度，不會超出六十萬人。以六十萬人的能力，絕無統治中國的力量。然而滿人畢竟統治了中國，這不一定靠着他們的明君賢相；而是有着大批的漢奸如范文臣、孔有德、洪承疇等爲之幫助。那些幫助，的確，是可以抓着大部份的人心，儘管這些人心是盲目的。

明廷的文武官員，明明是降了滿清，如顧着他們的面子，還發出些什麼「男從女不從，生從死不從，陽從陰不從，官從隸不從，老從少不從，儒從而釋道不從，娼從而優伶不從，仕官從而婚姻不從」（大學士金之俊語）的謬論，以欺騙一般人民。其實，滿清對於中原人民，是絕對歧視的。

舉例來說，穿衣理髮，是平常的事。滿裝可以，漢裝未嘗不可以；辮髮可以，留髮亦未嘗不可以。

但是清廷不是這樣的想法，他以為滿人是統治者，凡漢蒙回藏苗夷，非穿滿人的服裝不可，非雍髮和滿人一樣不可。如果你不這樣做，他就執行「殺勿赦」的命令。這命令，也就是「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所以清廷派了不少理髮匠挑起担子，分赴各地，強迫剃頭，改成辮子。不願意的，便把人頭割下來，掛在担子的椀竿上。因此，不知死了多少冤枉人？惟有苗夷民族，堅決反對！雖然遭受任何犧牲，都是在所不惜。此外還有些文字獄。所謂文字獄，就是在文字上「吹毛求疵」。如雍正時，翰林院徐駿上書奏事，把「陛下」寫成「猴下」，便遭受革職。又江西典試官查嗣廷出了一個「維民所止」的題目，便把他——嗣廷父子抓來殺了。殺他們父子的理由，說「維止」二字，是「雍正」去了頭，真是冤枉之至！苗夷民族，不大諳漢書，這類的冤枉，比較要少些。但他們受清廷貪污官吏的剝削，就厲害得多了。所以苗夷民族之對滿清，是始終抗戰到底的。不過他們的出發點，不一定是狹隘的民族意識。因為在他們的眼光下看來，滿人當皇帝也可以，漢人當皇帝也可以……如果要蹂躪人民，他們就非打不可。我們從苗夷民族發動的幾個反滿清的戰爭，便可看得出來。

一、「改土歸流」之役、廢除土司，改設流官，在表面上看來，好像是一個政治進步的改革。但其內容，恰恰與此相反。名為「改土」，實際使土司制度合法化，加強了他們的權力。設置流官，更使苗夷民族增加了一重負擔，是沒有絲毫好處的。這就是苗夷民族因「改土歸流」而引起的戰爭。

二、大小金川之役 苗夷民族，對於中國人民，曾有很大的貢獻，在前文說過不少，後來因為戰爭，由黃河流域，退至長江流域，再由長江流域，退至西南各地，從事刀耕火種，以延續其子孫，并不願與中原人民爭尺寸土。如大小金川，真是苦寒之地，滿清由東北而佔領中原，不自滿足，還來侵略

大小金川。大小金川人民，爲自衛計，只好起來和他們拚命。

三、土司苗夷聯合反清之役 不特改土歸流，或者停流設土，都是滿清的鎮壓政策，是一種以夷制夷的手段。這手段的施行，不知犧牲苗夷多少生命！後來大家有了相當覺悟，共同反抗清軍。清軍在執行他們主子的策劃下，也曾付出一些血的代價。

四、清軍征緬越之役 苗夷民族在滇、黔、川、湘、桂、粵和清軍撕殺，雖會收回一些代價。但衆寡懸殊，除留一部固守原防外，大部向越緬暹羅等地撤退，希圖避免戰爭。殊清廷好聽成性，復遣吳達善（雲貴總督）孫士毅（兩廣總督）許世京（提督）……等，一再向各該地進攻，致使兵連禍結，前後死者，殆不可以數字計。

五、安屯設衛之役 清廷用七省兵力，尙不能征服苗疆。苗疆者，乃黔桂交界之區，爲苗、僮、洞、僮、水、六甲、麻介……各支族雜居處所。地廣三千餘里，人在三百萬以上，其中心區爲古州。環繞古州村落，僅生苗一部，已有二千餘寨。洩攻數年，不能解決。清廷沒了法，征集各地旗營漢兵參戰。滿人雖善騎射，已敵不過苗夷民族的長槍勁弩。因此，旗營滿兵，戰死苗疆者大半，清廷爲長則鎮攝苗疆計，又不相信漢人，只好留下旗營滿兵未死之一部，監督漢軍，安屯設衛，固守苗疆。從此，善於騎射的滿兵，便葬送苗疆了。

六、苗夷與太平天國聯軍之役 太平軍興，苗夷爲主力。自洪秀全在金田起義以來，征桂征黔，征湘征川，都是苗夷出力最大，而收到勝利的果實亦豐。清廷殘留在苗疆的嫡系部隊——旗營滿兵，連根已拔除罄盡。後來清廷與太平天國作最後的掙扎時，只是會國濫的湘軍，沒有旗營的滿兵了。雖

說在成都、荊州、西安、甯夏、廣州、福州、杭州、江甯……還有些旗營滿兵了，但已失掉原來傳統的精神，不知道什麼叫騎射了！并且騎射在當時，已失了牠的時代性，誠如范文瀾氏所說：「八旗兵丁，已成賭博，進戲園、酒館、鬥雞、鬥鴉、蟋蟀、雇人當差，放印子銀兩，典賣錢糧田地房產的遊蕩子，破落戶，既不能自謀生計，又不能騎射當兵」（氏著中國通史簡編六五七頁），後來清廷得着英美帝國主義的「洋槍隊」幫助，打敗了太平軍，但至咸同兩代以後，清軍已不能打仗了。

宣統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八月十九日，（即十月十日）武昌革命軍熊秉坤、蔡濟民等起義，砲擊督署，嚇走總督瑞澂，而張彪率領的清軍，不敢出而應戰。同盟會會員張振武等，便推舉黎元洪爲湖北都督，成立新的臨時政權。但這一政權，不純是革命的集團。就以黎元洪來說，還是清軍的標統。他的部下，大多數都是傾向清廷的。這種新政權，一點也不穩固。其所以不敢向革命軍反攻者，他們以爲湖北新軍，皆屬革命份子。而清廷嫡系部隊——旗營滿兵，早在百十年前，已爲苗夷民族解決故也。否則，以黎元洪爲中心的新政權，決不會產生什麼「五族共和」的政體的。後來，「五族共和」產生了，大家便歸功到孫中山先生之努力。其實，孫先生對於「五族共和」，他是不感興趣的。從他反對「五色國旗」的論點，可以看得出來。他雖沒有說出「漢滿蒙回藏」之外，還有苗夷民族；但他總覺得只是「漢滿蒙回藏」，實不能代表整個中國各民族。況清廷嫡系精銳部隊——旗營滿兵，是被苗夷民族在貴州消滅了的。消滅清廷嫡系精銳部隊——旗營滿兵，在歷史上已奠定了武昌起義的基礎的苗夷民族，在新興的共和政體的國家內，得不到一個合法的地位；反而使曾經犧牲了成千成萬人民的革命對象——清廷，提出來約「五族共和」，竟歸南方代表所承認，豈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時至今日，還有些人在走着過去的路。

錯路，只知道漢滿蒙回藏，而忘却了苗夷民族。這，不是有意歧視苗夷民族，就是甘心做亡清的殉葬者。

第一節 「改土歸流」的功罪

中國歷代帝王，對於邊疆民族，尤其是西南的苗夷，往往採用兩種政策，即鎮壓與籠絡是也。所以每次用武力征服苗夷之後，即施以殘酷的鎮壓；接着就設置土司來管理，作長時期的隔離。土司人選，多由苗夷酋長中委派；有時也委任一二漢人。但漢人出任土司的，還是少數的極少數。其名稱為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等使司。又有土府、土州縣等。不管是土司、土府、土州縣、其官職、皆為世襲。即父傳之子，子傳之孫，非有特殊變故，雖屬帝王，也不便把他們更調或撤銷。這制度，似含有半獨立國的意味，而握有強大的自治權。

本來滿清征服西南苗夷，得着土司的助力不少。它不但替滿清收了「以夷制夷」的效果，同時，對於三藩之亂，也出了很多的兵力。所以清廷對於土司，事實上，不得不稍加放任。在清廷的眼光看來，只要他們擁護王室，雖然對苗夷人民殘酷一點，又算什麼一回事呢？但土司們不大知趣，越來越不成樣子。有時對於官兵，也不客氣起來，甚至繳了他們的武器。這不但為帝王所難容，就是封疆大吏，也是不許可的。雍正四年（公元一七三六年）鄂爾泰巡撫雲南兼總督事，曾對清廷上了一封奏摺說道：「雲貴大患，無如苗蠻。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須改土歸流」。他說的理由很多，我們可從下述幾項事實來看。

一、四川土司 東川、烏蒙、鎮雄、皆四川土司地。東川至寧省城四百餘里，至川省城一千八百里。烏蒙、鎮雄、也是距滇黔省城較近，而距四川省城較遠。東川雖已改流三十年，仍爲土司盤踞。所有四百里肥沃土地，竟無人敢去開墾。其中根源，雖由土司祿鼎乾之跋扈貪殘，而距離省城太遠，指揮調遣困難，却是最大的原因。所以鄂爾泰的主張：須把東川、烏蒙、鎮雄，改隸雲南，并向機改或流官，設三府一鎮，以鎮壓邊民。

二、廣西土司 廣西土司，大概有五十多個，分隸南甯、太平、思恩、慶遠四府。除泗城土司外，餘皆屬於土目盤踞，而以土司名義相號召者。廣西之西隆。與貴州之普安州聯界。中隔牂牁江（卽南盤江），苗寨稠密，過江往來，隨時發生事端。而江岸文武官員，相互推諉。故鄂爾泰主張：「應以江北歸黔，江南歸粵」，使他們形格勢禁，不相聯絡。而政府又增州設營，即令土司欲圖異動，也是無可如何了。至梧、柳、思、慶、諸土自之改流官，是屬必然之事。

三、雲邊土司 瀾滄江蜿蜒滇之西南，其江外，則爲車里，緬甸，老撾諸土司。江內，則爲鎮沅、威遠、沅江、新平、普洱、茶山諸夷。山深林密，氣候溼潤，元明以來，都沒有全部征服。論者謂「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內宜流不宜土」，鄂爾泰頗爲同意。

四、貴州土司 鄂爾泰對於貴州看法，他認爲「苗患甚于土司」。他感覺苗數遼闊，周圍三千餘里，其村落在一千三百以上。古州（卽榕江）踞其中，羣寨環其外。「左有苗江，北可達楚，右有都江，南可通粵。皆爲苗蠻蟠據，梗阻三省，遂成化外」，他的主張，迫使「改土歸流」。其方法：「誅擒爲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爲上，勸懲次之」。這些政策，在貴州逐步推行，耗費五年（雍正

四年至九年）工夫，貴州土司日漸減少，而苗夷亦陸續歸化。

五、湖廣土司 雍正五年，張廣泗聯合湖南副將劉策名進剿繆冲花苗。七年，銅仁知府姚謙，率苗目田金保，招安楚泉諸苗。惟四川西陽土司冉元齡，湖廣美容土司田曼仍不服。鄂爾泰奏請「改流」，并請將該兩土司改隸貴州。他的理由，以爲「西陽距重慶十八站，距貴州銅仁不及三百里，其所屬土目至銅仁僅百餘里」。永順，保靖，桑植，容美四大土司，亦先後奏改郡縣。惟容美稍用兵力，而永順彭氏土司，則自請獻土，優獎回籍。

在當時，也還有不少土司尙未改流者。根據魏源聖武記，略述如左：

四川宣撫使三：一、印都；二、寡塘；三、巴塘。安撫使廿二：一、長壽；二、沃日；三、瓦寺；四、梭騰；五、瓜別；六、木裏；七、畢東革什扎；八、巴裏；九、綽期甲；十、喇袞；十一、瓦述餘科；十二、竹窩；十三、霍爾章谷；十四、霍爾孔撒；十五、霍爾扎；十六、霍爾林葱；十七、霍爾甘孜；十八、麻書；十九、東科；廿、春科；廿一、下膽對；廿二、上納零。長官司廿六：一、靜州；二、隴州；三、岳希；四、松岡；五、卓客基；六、威隴州；七、普濟州；八、蜀州；九、沈邊；十、冷邊；十一、瓦述崇喜；十二、瓦述毛了；十三、瓦述曲登；十四、瓦述他色；十五、瓦述更平；十六、霍爾納林冲；十七、霍耳白利；十八、春科高日；十九、上膽對；廿、中膽對；廿一、蒙葛結；廿二、泥溪；廿三、平夷；廿四、蠻夷；廿五、沐川；廿六、九姓。又副長官司一，馬喇。

雲南——宣慰使一，車里。宣撫使四：一、耿馬；二、隴川；三、干崖；四、南甸。副宣撫使二：一、遮放；二、盞達。安撫使三：一、潞江；二、芒市；三、猛卯。副長官司三，一、納樓；二、勸

容；三、十二關。土府四：一、蒙化；二、景東；三、孟定；四、永寧。土州四：一、富州；二、澗甸；三、鎮康；四、北勝。

貴州——長官司六十二：一、中曹；二、白納；三、養龍；四、虎墜；五、程番；六、上馬；七、小程；八、盧番；九、方番；十、途番；十一、羅番；十二、川龍；十三、小龍；十四、大龍；十五、金石；十六、大平；十七、小平；十八、大容龍；十九、小容龍；廿、木瓜；廿一、麻哨；廿二、新添；廿三、平伐；廿四、羊腸；廿五、募役；廿六、頂營；廿七、沙營；廿八、楊義；廿九、都勻；卅、邦水；卅一、思南；卅二、豐寧上；卅三、豐寧下；卅四、爛土；卅五、平定；卅六、樂平；卅七、印水；卅八、偏橋；卅九、蠻夷；四十、沿河；四一、郎溪；四二、都坪；四三、黃道；四四、都寨；四五、施溪；四六、潭溪；四七、新化；四八、歐陽；四九、亮寨；五〇、湖耳；五一、中林；五二、八舟；五三、巖里；五四、古州；五五、洪州；五六、省溪；五七、提溪；五八、烏羅；五九、平頭；六十、垂西；六一、抵寨；六二、岩門。副長官司三：一、西堡；二、康莊；三、石門。

廣西——土州廿六：一、忠州；二、歸德；三、果化；四、下雷；五、下石西；六、思陵；七、憑祥；八、江州；九、思州；十、萬承；十一、太平；十二、安平；十三、紀英；十四、都結；十五、結安；十六、上下凍；十七、結倫；十八、茗州；十九、茗盈；廿、鎮遠；廿一、那地；廿二、南丹；廿三、田州；廿四、向武；廿五、都庚；廿六、上峽。土縣四：一、羅陽；二、上林；三、羅白；四、忻城。長官司三：一、還隆峒；二、永定；三、永順。

在四川青海之間，別有土司數十，別隸西藏達賴喇嘛者，不在此數。凡宣慰、宣撫、安撫、及長

官等司的承襲，隸兵部。土府、土州縣之承襲，隸吏部。凡土司貢賦，或兩年一貢，或三年一貢，各因其土產谷米牛馬、皮布、皆折以銀。而合計于戶部。

從上文看來，不管已經改土歸流；或者未經改土歸流。而受了這次的考驗，在土司制度上，又奠定了一個新的基礎。當然，已經改土歸流的，便不用說了。所謂奠定新的基礎，就是「土司佔有土地合法化」。不僅如此，土司一切權益，都是奉旨保障的；而且承認他們子子孫孫的享受。

但有時，也會因土司權力擴大到與地方官吏權力發生衝突時，而引起一些戰爭。這戰爭，往往發動于土司，而轉移到苗族方面去。鄂爾泰改土歸流成功，清廷嘉其志，雍正九年（公元一七三一年）任爲武英殿大學士。十年，奉命經略西北，出巡阿爾泰巴里坤，旋命張廣泗代岳鍾琪爲甯遠副將軍，駐防西路。而以元展成巡撫貴州。展成不了解雲貴情形，對苗疆多所輕視。十年秋，田稻將熟，而展成命人拔去，建立營房，控制苗疆。苗族人民，在表面上俯首聽命，趕築營房；暗地里遷延時日，以期收獲。收穫既畢，即聯合上下九股數百苗寨「造反」。圍大營，并扼排略大關險要，以阻絕交通。營中士兵，砍柴挑水，都成問題。飢革乏食，吃盡樹皮草根。死守彌月，援兵到，其圍始解。十三年，苗疆將吏，又因征糧失平，激起民變！總兵韓勳，開兵鎮攝。戰于古州之王家嶺；久攻不下。而清江，台拱間之苗民，號召日衆，遂爲騷擾。同時又分一支人馬，圍困番招官兵。副將宗朝相率領五千兵馬赴援，行抵中途，又爲苗衆所困，官兵進退失據，一籌莫展。而苗衆遂乘機大攻，佔凱里，佔重安江，佔黃平州，佔岩門司，佔清平縣，佔餘慶縣。鎮遠思州，危在旦夕，而台拱，清江各營汛，早已爲苗衆收復。大勢已去，所有清廷官兵，沒有一人敢作正面的抵抗。哈元生乃以親兵三百，自

出督師，抵清平，楊老驍。苗衆聞清兵至，以爲後續部隊，必有大軍，故不敢攻略平越都勻以上。

是年，即公元一七三五年，六月，清廷詔令雲南、四川、湖廣、兩廣各省官兵會剿。特授哈元生揚威將軍，湖廣提督董芳副之。七月，命刑部尚書張照爲撫定苗疆大臣，副都御史德希壽副之。時，尹繼善已遣雲南兵二千，星夜赴援；湖廣之兵亦繼至。苗衆見各援兵漸集，便自動放棄所佔城邑，仍回原來陣地。元生進軍凱里，又合攻重安江，以打開一條封鎖線；讓各地官兵，得互通聲息。苗衆既回原陣地，稍加整頓，即分別圍攻新聚各營汛，阻截運道。所謂新疆，即台拱、清江、丹江、都江，八寨，古州六廳是也。這六廳，成立不久，兵力有限，經苗衆圍擊，營汛均同時告急；時，廣西兵八千已至古州，廣東兵亦正湖江而上。湖廣方面的軍隊亦先後到達鎮遠。元生遣古州鎮韓勛進攻附近各寨。又分兵三路，一攻台拱；一攻清江；一走都勻轉援八寨。本來八寨苗民，一向都很純樸。只因副將馮茂，不明大義，誘殺苗民六百餘人，及頭目卅餘人冒功。於是，苗衆大譁，傳檄四方，誓死撲滅清軍，甚至手刃妻女，而後出抗官兵者。其意志之堅決，數百年來，猶言我們敬佩！五月，苗衆佔青溪縣城，而清江、柳寧、都勻、丹江，亦同時被圍。各地官軍，糧盡援絕，至九月以後，始得突圍。而入馬已死亡殆盡了！

張照奉令赴苗疆，不僅在督導部隊，而且有考察苗疆情形的任務。在他的眼光看來，「改土歸流」，當時似不相宜的。所以他到達鎮遠時，即向清廷密奏，力言「改流」非策。且致警各將領，倡議：「築地誑兵」；并贊成董芳主張「招撫」，反對哈元生屠殺政策。元生不同意，只好分疆而治。施乘以上，用廣黔兵，隸哈元生；施乘以下，用楚粵兵，隸董芳。董芳寬大，施乘以下苗衆，相安無事。

。元生殘酷，而黃平、清平一帶，竟爲苗衆佔領；施秉亦甚危急。哈元生部，願此失彼，瘦子奔命。直到鄂爾泰認錯辭職，解除兵柄，這事才稍趨緩和。

爲征服苗疆，而犧牲愛新覺羅氏兵力大半。得不償失，雍正皇帝于十四年（公元一七三六年）八月氣憤而死！

第二節 大小金川之戰

金川在四川西南境，卽大渡河的上流，一名大金川，源出松潘縣西北境之巴細土司。一名小金川，源出理番縣西境之雪山。漢時爲再龍外徼地，唐隸維州，明隸雜谷安撫司。其地萬山叢錯，中多溪流，皮船窄橋，曲通一線。深寒多雨雪，惟產青稞、蕎麥。夷人居石砌，與緯斯甲布、草布什扎、巴旺、丹孛、沃白、瓦寺、明止、木坪等土司相接壤。信喇嘛教，生活非常艱苦。順治七年（公元一六五〇年）小金川土司卜兒吉細，向清廷輸誠，授原任土司。康熙五年（公元一六六六年）大金川土司嘉勒巴，向清廷投降，授演化禪師，仍領其土司之家。這都是清廷籠絡西南夷的方法。西南夷在籠絡政策之下，只求相安無事。

康熙五十九年（公元一七二〇年），嘉勒巴庶孫莎羅奔，從岳鍾琪出征西藏羊爾番，有功，奏授安撫司，居大金川。而舊土司澤旺，居小金川。莎羅奔勢強，謀併吞鄰近各部落，以女阿扣妻澤旺。澤旺孱弱，爲妻所制。乾隆十一年，（公元一七四六年）却澤旺歸，奪其印。四川總督出面干涉，始送澤旺還故地。十二年，又改革布什扎，及明正。巡撫紀山遣副將率兵彈壓，莎羅奔不受約束，抵抗官兵

，并擊傷官兵多人。清廷以張廣泗在貴州征苗有功，擢于軍務，調任四川總督，進剿金川土司。是年六月，廣泗進兵小金川之美諾，（今懋功縣）以澤旺之弟良爾吉爲嚮導，展開他「以夷制夷」的策劃。這時，莎羅奔居勒烏圍，其兄子郎卡居噶爾崖，皆屬大金川範圍。東阻雪山，地勢險要，當堵夷人，長于構築防禦工事，能以堅石築壘，其高酷似中土之塔，名爲「戰碉」。大小林立，皆爲要衝，易守難攻。張廣泗調兵三萬，分攻河東、河西、專用「以卡逼卡，以碉攻碉」之去。且毒藥一圍，頗不容易；攻佔一碉，其犧牲常在數十百人以上。曠日持久，勞而無功。

十三年春，清廷命大學士訥親爲經略，復起用岳鍾琪爲四川提督。訥親至軍中，下令限三日奪取噶爾崖。戰事非常激烈！總兵任舉，參將賈國良等皆戰死。士氣沮喪，久攻不下，土司勢態越張。可是廣泗仍自恃其天才，輕視訥親。兩相猜嫌，而將士亦因之解體。五月至八月，軍事沒有分寸之進展：軍中嘖嘖，均說廣泗處置失當。鍾琪俯順輿情，密奏廣泗于前，而訥親又交劾廣泗于後。清廷逮廣泗入京，廷詢不服，斬首示衆。訥親不久也就賜死，而命大學士傅恆代理他的職務。

傅恆十二月至軍中，悉改廣泗等一切所爲，撤除各處碉堡，只留少數官兵護路。自己率領一支人馬，由卡撒直攻噶爾崖；命鍾琪率領一支人馬，由黨壩進攻勒烏圍。兩軍齊發，深入險阻。夷人知道此次用兵，與過去迥然不同，連同土司一起驚散了。莎羅奔見勢不佳，只有向官軍乞降。鍾琪接受了他的請求，次日，便攜帶莎羅奔父子，前赴傅恆大營，舉行受降典禮；并接受了清廷幾項要求：一、歸還土司侵地；二、獻出挑察首要；三、搜繳軍械；四、放回被俘官兵；五、担負兵工糧款。這是乾隆十四年即公元一七四九年正月間的事。

莎羅奔老了，命郎卡掌理金川土司事。廿三年（公元一七五八年），郎卡驅逐澤旺，及革布什扎土司，意在侵佔其土地。總督開泰聞訊，力主調停。郎卡堅不奉命。卅一年，清廷命總督阿爾泰率九土司向金川環攻。九土司中，巴旺、丹聯，區域很小，非金川敵手。而瓦寺、明正，區域雖然較大，地形又感不利。其土地、兵馬、財力，能够與大金川抗衡的，只有綽斯甲布與小金川。

阿爾泰施用「懷柔政策」命郎卡退還土司侵地，即以安撫司印給郎卡。且介紹郎卡與綽斯甲布聯姻，以女妻澤旺之子僧格桑；使他們一致擁護清廷。殊事實適得其反，兩金川雖然團結了，但他們不是擁護清廷，而是共謀合理的發展。時，澤旺老不管事，郎卡一以病歿，而兩金川事，便由郎卡之子索諾木與僧格桑分治。卅六年，索諾木誘殺革布什扎土官，而僧格桑復攻沃日。官兵前往應援，僧格桑遂掉轉槍頭，逕與官兵迎戰；且給予官兵很大打擊。

清廷認爲這不幸事件，係由阿爾泰養成，遂免職賜死。另派大學士溫福，由汝川攻金川之東；又以桂林爲川督，由打箭爐攻金川西南。索諾木密遣人馬，協助僧格桑，另開闢一個新戰場。三十七年五月，桂林前鋒薛琮，以兵三千，憂五日糧深入。夷人得悉，截其歸路。桂林雖欲派兵營救，其勢已來不及。因而全軍覆沒。死傷甚慘！消息傳到清廷，而清廷罷免桂林，以阿桂爲參贊大臣，另率一支入馬，由南路前進，襲擊小金川。小金川戰敗，擒澤旺；僧格桑奔大金川。阿桂函索諾木，將僧格桑縛獻！索諾木置之不理。

清廷聞訊，頗爲震怒。當命溫福爲定邊將軍，阿桂，率甲額爲副將軍。分兵三路，直攻大金川。溫福性剛愎，屯兵木梁木，襲取張廣潤故智，採用「以礮攻礮」辦法。建築礮堡千餘，耗費兵力三萬

。官兵散據各卡，進攻頗爲遲滯。士氣消沉，將心懈怠，簡直不像作戰的樣子。三十八年六月，索諾木陰使小金川頭目，煽動降卒，襲擊木果木大營。各守卡官兵，聞風潰散，而溫福亦因而就擒被殺。惡耗頻傳，阿桂亦全軍退屯翁古爾壩。

清廷改變計劃，授阿桂爲定西將軍，非仲穎、明亮爲副將軍。阿桂由沃日攻其東，明亮由瑪爾里攻其南，拚命前進，連日皆捷。十月，克服小金川，再分兵三路，進攻大金川。一軍由小金川攻其東，以阿桂督之；一軍由黨壩渡大金川，攻其西北，非仲穎、明亮先後督之。另一軍渡大金川下流，自革布什扎攻其西南，參贊大臣富德督之。三路出發，頗爲順利。自三十九年正月至七月，阿桂屢克要害，距勒烏圍漸近。索諾木見勢不佳，就殺僧格桑。獻其屍及其妻女頭目至軍，乞赦罪。而阿桂置諸不理。十月，進攻墨克山，距勒烏圍僅廿餘里。適雨雪交加，官兵竟不能前進。四十年四月，才和明亮西北路軍取得聯絡。八月，攻破勒烏圍。而莎羅奔、索諾木，已先期奔噶爾厘。十二月，三軍合圍噶爾厘。四十一年（公元一七七六年）二月四日，莎羅奔、索諾木率家族以下二千餘人投降；金川戰事，遂告一結束。清廷詔以小金川爲美諾廳（今懋功縣）、大金川爲阿爾古廳（今綏靖屯），隸于四川省。而于勒烏圍駐重兵以防守。

大小金川既平，捷報至京師，清廷命刻四塊碑文，一立大學，一立美諾，一立勒烏圍，一立噶爾厘。定爲土司分年入覲或朝貢。阿桂以功封誠謀英勇公。其餘官兵，亦計功分別升賞！

清廷進攻大小金川，是件繁複艱難的事。現在把它總述一下。乾隆十二年，清廷命張廣泗侵奪四川西邊大金川地。大金川土司莎羅奔，堅守戰備，廣泗軍失利。十三年，起用革職將軍岳鍾琪，逮張

廣濟解京斬首。十四年，岳鍾琪深入大金川，莎羅奔不戰降服。卅一年，清廷命阿爾泰督川，發動九土司攻大金川。卅六年，兩金川合兵擊敗清軍。清廷怒，殺阿爾泰，而以溫福、阿桂先後代領進攻。卅七年，分兵三路擊大金川；四十一年，金川平。金川算是平了，而清廷以如此悠久的歲月，用盡七八萬人馬，消費七千餘萬兩白銀，僅收到三萬窮戶，千里崖疆，實在不值！然而清廷必須窮兵黷武者，一層因為要滿足統治者——皇帝個人的私慾；另一層，就是因憂歷代王朝歧視苗夷民族專流觀念。

第三節 西南土司苗夷反清

苗夷民族，真是不易征服的民族；滿清消滅明室，統一中國，歷盡順治十八年之久，他們還是「叛服不常」，在深山窮谷間，培養其「叛亂」的勢力。這勢力，在康熙初年，便活躍起來了。

康熙元年（公元一六六二年）二月，貴州丹平土司莫之廉，聯合附近苗夷，組織反清機關，曾向清軍襲擊。兩次接觸，都收不到多大的效果。他們為加強自己力量，參與明廷遺老劉鼎等相商，擴大組織，以圖再舉。時貴州總督楊茂勳，會同提督李本深前來進剿。在高巖地方打了一仗，莫氏隊伍，居高臨下，弩矢齊發，清軍官兵傷亡不少。後因衆寡懸殊，莫氏隊伍，不能不放棄原有陣地，轉移另一區域。所有沒有脫險的苗夷，尤其一般老弱婦孺，被清軍殘殺殆盡。莫氏亦因憤恨而絕食致死，平丹戰役甫告結束，而隴納之亂又起。但隴納之亂，係由賀雲率領，其嚴重性，就比平丹莫氏厲害多了！隴納距上下木賸不遠，地勢甚為險要。當明桂王進入安甯時，曾在上下木賸及梅子關，石門坎一帶，發動苗夷民族，組織聯軍，在各該地佈防，會同威遠營十萬大軍。時明永曆六年（公元一六五一年

事也。自此勝利之後，該地苗夷民族，越發緊密的聯繫着。而且木賚土目陸亮與賀雲爲至親，往來尤爲密切！兩個力量聯合，當然不是貴州總督楊茂勳所解決得了的。因此吳三桂另遣王會、趙良棟、張鵬程等三路會剿。賀陸等利用天然地形，構築防禦工事。清軍接近，砲弩交發，死者殆以千計。這是康熙二年（公元一六六三年）十二月的事。後來陸賀等，雖因彈盡援絕，慷慨自殺，而臨納木賚兩地苗夷義軍，還是堅持抗戰，不肯降服。

水西土司安坤等，爲驛援臨納，木賚苗夷義軍，便在畢節威甯一帶，樹起「叛亂」旗幟，吳三桂知事體軍大，親赴畢節督剿。由大方、烏西、直搗成遠。總兵沈應時等，又由成遠、果勇、臨勝、大方等處，分路進擊。而都統吳園等，大敗安坤于矣列，并追至天生橋。安坤雖迭遭挫敗，而臨納、木賚方面，還是不斷的抵抗。三年十一月，清廷復派總兵李世耀等，自烏蒙進發；安坤遂派隊伍在中途截擊，斬獲官兵數百人。波羅等一役，戰績尤爲輝煌！清軍遭受重大打擊，於四年正月，增加大量人馬，復向烏撒，即今之威甯一帶進攻；并將安坤部團圍住。安坤陷于孤軍重圍中，猶能指揮其部屬安如鼎、王波熊等，左衝右突，斬殺清軍數十人。結果，事雖失敗，至今該地父老，尙神話式的相傳安如鼎爲「虎將」云。

水西軍事方告一結束，而雲南迤東土司王耀祖等，又在新興（今休納縣）揭起「叛亂」的旗幟，并建國號「大慶」。四方苗夷，聞風前來響應者數萬人。當即決定，先行佔領省會——昆明，然後分兵平定各縣。進攻省會一支人馬，由王義、齊正率領。四月，攻佔易門、昆陽、河西；所向勢如破竹。而甯州土司祿易賢，另率一支人馬，攻陷江川、通海、宜良、潞江，遂爲聲援。潯城縣土司佔領

曠；開國公薩應選佔領彌勒；龍韜等攻取石屏，并佔領小廣西；王朔，李世藩等占領臨安。烽烟四起，整個滇南，差不多落在反清聯軍的手裏。清總督卡三元，巡撫袁懋功，提督張國柱等，調兵遣將，忙個不休。卽遠在水西之吳三桂，亦不能不率領兵馬，折返雲南。三桂真算得清廷功狗，在事非常出力。四月初七，俘王躍祖于新興，進援易門。易門收復，并俘獲王義等多人。三桂更乘勝遣左都督何進忠等，攻擊宜良之竹工山，收復甯州。祿易賢等敗走。總兵王輔臣等援彌勒，攻破木城九座；趙應選亦同時被俘。副都統高拱辰收復禮峨；總兵趙得勝等擊敗龍韜，并解石屏之圍。總兵嚴鎮等擊敗王朔、李世藩，并解臨安之圍。其餘爲反清軍佔領之州縣，均先後被清軍收復。

康熙五年，三桂向清廷上了一道奏章：「滇東諸酋平，改設流官，建置開化一府，永定一州。開化府設知府同知經歷教授各一；永定設知州、州判、吏目、學正各一」。三桂的意思，以爲廢除土司，改設流官，便可分散地方力量，集權中央，而最高統治者的皇帝，就可高枕無憂了。殊不知事實不這樣簡單！土司制度，誠然有時對最高統治者皇帝不利；但此種勢力的高漲，還是由於最高統治者皇帝所造成。因爲皇帝要厲行「以夷制夷」的政策，不能不把生殺予奪的權力，交給土司。土司有了這權力，行之日久，當然要變成尾大不掉的。卽使一部土司被消滅，而別的土司，又在那里造起反來了。同年八月，郎岱土司隴安密，水西土目阿豆，締結攻守同盟。其目的不一定爲的「改土歸流」，也許他們覺悟到不要再爲最高統治者皇帝所利用，轉而鎮壓一般人民，尤其是苗夷人民了。皇帝對於這樣的土司，他是非消滅不可的。六年命應麟等生擒隴安氏黨羽萬餘人，就是這個原因。然而苗夷民族，并不因爲土司制度變更，便向清廷屈服。相反的，正因爲土司制度變更不合理，反而引起了苗夷反清更激

烈的戰爭，這戰爭將由雲貴輾移到粵方面去了。

順治時，有響戶（苗夷中之一支族，深入南方沿江棲止，習于水，能划船，競渡時，其勢如飛。昔年廣州長堤之遊艇，多爲響戶婦女所操持。她們技術優越，性情和藹，而索價又甚低廉。故一般遊客，均樂于就範。但廣州人很輕視他們，把他們認爲賤族，只許水棲，不准陸住。所以他們的家小，都住在船上。孫中山先生任非常大總統時，始明令將響戶解放，不准漢人歧視。自此以後，響戶棲水住陸，却得到充分的自由了。）周玉者，治快船數百隻，三帆八棹，衝波若飛。十八年（公元一六六一年）廣東政府，誠恐快船接近碼頭，發生事變。當即發布文告，勒令快船開出港灣，而將划船的人，悉數押解城市。周玉見着這文告，心頭不服，便率領所部亡命入海，自稱「倭粵將軍」，佔領順德，以作發號施令根據地。數年間，其勢力已散佈東浦海島一帶。同時，并與福建沿海之畚族，廣西山地之僑族相聯絡，聲勢甚爲浩大。

康熙三年（公元一六六四年），福建官兵會剿茶仔畚山，其首領余角被俘。廣西總督屈靈美，進攻恭城僑民，誘俘首領黃天貴，附近僑寨，大抵降服。周玉等從此勢孤力弱，不能再與清軍抵抗；清軍在粵閩一帶，更毫無忌憚的橫行着。

八年，清軍進剿各地響戶日急，大家無以爲生，只得焚屋毀器，潛赴東浦，海島，參加「叛亂」。東浦海島，形勢險要，不易進攻，清軍接觸，常遭失敗。而黃明初等，又善操舟，往來馬流門一帶，運糧接濟軍食。清軍雖圍剿多年，還是不能把東浦海島克服。官兵爲敷衍朝廷，使亂殺居民以邀功。并且每次殺戮，均甚殘慘；有一次斬殺四百人，大半都是老弱婦孺，從廣東巡撫王來任的奏章看來，更可

了然。他說：「粵東盜賊潛伏，兵臨其地，輒稱盡行驅洗。容有捕獲，則稱負傷難行，或報已經斬首；從未有審判者。且善惡雜處，未必盡附盜，請嚴飭官兵，俘獲賊犯，務必解審，以便根究餘孽。亦須分別善惡，勿得委害良民。」巡撫是一省高級官吏，不能制止官兵，必須轉奏朝廷。一層固知官兵之跋扈，另一層還是由於中央之集權。但當時的集權，還是有相當限度，所以王來任的奏章一到，清廷即准如所請，「禁官兵不許妄殺良民，違者并罪其長官」。王來任把這聖旨轉達各官兵以後，濫殺之風始息。而粵閩各處各民族，又得相安一時！

第四節 清兵征湖南貴州苗

湖南貴州之屬苗區，從遠古到現在，都是一樣。他們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不願與任何人爭執！更不敢見一切大小官吏。俗話說：「苗人畏吏如官，畏官如神」，確是真的事實。因此，大小官吏，都向他們壓迫。就當時情形說，壓迫他們最厲害的，第一是滿漢官兵；第二是土司胥吏。這些官兵和胥吏，沒有接觸苗人的機會則已，如有接觸苗人的機會，無不立使苗人傾家蕩產，一貧如洗的。舉個例說：永綏勾補寨苗人某，因竊牛之事，起訟官廳，而官廳不但不替他們決訟案，而且沒收全寨財產，使全寨苗人，飢寒交迫，無家可歸。雖說苗人數千年來，處於被壓迫地位，「畏吏如官，畏官如神」，不願與任何人爭執，但一危及他們的生命，他們還是不能不起來作垂死的掙扎的。石滿宜之倡亂，就是一般滿漢官吏，及土司吏胥所激成。

其實，這次激成事變的主因，只是在霸佔他們的土地。本來永綏城外附近土地，原為苗人所有。

父死子承，不知傳了多少年代。他們沒有意外巨變，決不出賣外人的。殊滿漢官兵和土司吏胥相勾結，竟于乾隆五十六年（公元一七九一年）前後，盡把苗人土地強佔了。苗人不善工商，唯一謀生之路，只有耕田。他們的土地既被官兵吏胥佔去，怎能維持自己的生活呢？他們正在飢餓線上找出路，而官廳又因一家竊牛案件，而沒收全寨財產。全寨苗人，就不能活下去了！

大家活不下去，只有「造反」。「造反」也就成了當時飢寒交迫中苗人唯一的出路。他們的口號很簡單：「逐客民，復故地」。所謂逐客民，指的是滿漢官兵。復故地，就是要以流血向滿漢官兵及土司吏胥鬥爭，奪回他們自己的田地。口號雖甚簡單，意義却很明確。一唱百和，不多時，便傳遍了湖南貴州任何一個苗村。五十九年（公元一七九四年）正月，貴州銅仁石柳邨，率先倡亂，官兵前來進剿，大戰松桃正大營間，官兵死傷甚衆。柳邨派人赴湖南聯絡。永綏黃瓜寨苗石三保即起響應，聲勢尤爲浩大。永綏副將伊薩納，同知彭鳳堯，派兵六百名進剿，結果吃了一個敗仗。惡耗傳來，鎮寧總兵明安圖，派兵八百名，攜帶繩索前往，意圖將首惡捆送營門斬首。殊八百官兵一開拔，而鎮寧（即鳳凰縣）苗民吳半生、吳隴登、吳八月等，即樹起獨立旗幟，宣言「造反」；并喊出「打到黃河去」，「不到黃河心不死」的口號！同時，克州三岔平寨苗，亦在當夜高舉火把響應。光燄奪目，數十里如同白晝。

明安圖官兵八百名，只帶短刀，沒有長槍，在火光中照得清清楚楚；走到乾州境地，竟爲苗人堵截。想轉回鎮寧，沿路又喊殺連天。在進退維谷之際，苗人越集越多，竟將八百名官兵，像豬羊般緊緊的圍住。總兵明安圖無法突圍，只得下令官兵，交出短刀，束手就縛。次晨，官兵改編，而明安圖

于廿三日被斬首示衆。明安圖是一個殘忍好殺的傢伙。既經斬首示衆，人心大快，且甚興奮！永綏、乾州、鎮寧各城，均在苗人包圍中。滿漢官吏，如陳綸等，悉抱頭鼠竄。乾州同知宋如椿逃避不及，被驅逐清軍者，日有數起或十數起。敗訊傳到宮廷，老于事故的乾隆皇帝弘曆也爲之戰慄！因此，他！弘曆詔令雲貴總督忠銳，嘉勇公福康安，四川總督和琳，及湖廣滿漢官兵合力進剿。可是，他還認爲不大可靠，復命侍衛額勒登保，德楞泰，往贊軍務。福康安一支人馬，進解松桃正大營之圍；和琳一支人馬，亦將秀山苗衆擊退。而總兵花連布，將兵三千，馳援永綏。是年三月十一日，戰于城郊，苗衆圍解。湖南提督劉君輔一支兵馬，約二千餘，正與總兵張廷彥會師，約攻永綏西北。迫行抵花園，竟爲苗衆所阻。原來花園有一道浮橋，可通人馬。該橋竟爲苗衆截斷，官兵不得已，只好結筏而渡。但波濤洶湧，木筏又不堅牢，渡至江中，被水冲沒者甚衆。

四月十三日，福康安率部至永綏，進攻黃瓜寨，被阻於鴨保。兵疲糧乏，官兵時有嘩變之虞！花連布聞訊，即派遣精兵一部，由貴州運輸糧餉接濟。行至中途，遇苗衆埋伏，不但糧餉被截一空，即官兵亦傷亡殆盡。其時，湖廣總督畢沅，駐辰州，主管糧台。總兵福甯，率領大兵，駐防鎮寧。當決定由福甯帶兵六千，備足糧秣，由迴溪迂迴乾州，襲擊苗衆。行至狗爬巖，突與苗衆遭遇，倉卒應戰，措手不及。苗衆四面包圍，殺聲震天，官兵悉抱頭鼠竄，而福甯僅以身免。自是而後，官兵不敢再由東路向苗衆進攻。

苗衆居乾州既久，一切已補充完備，遂取道瀘溪境，向巴斗山出發。佔浦市，攻麻陽，再逼鎮寧

。繭甯已成謬弓之鳥，又以漢兵不可靠，乃急調荊州滿兵二千坐鎮鎮寧（即鳳凰縣）。滿兵入城，每日藉口清查漢奸，逮捕良民邀賞。而苗衆出入城鄉，反而不敢過問。五月，荊州將軍魏成到來，下令禁止不法行爲，軍民間的情感，始稍爲融洽。而劉君輔的孤軍，又以軍民隔膜，在鴨保陷入重圍了。

苗衆勢大，潛伏永綏附近，北接保靖，西接松桃，南連鎮寧，東通乾州。又於平隴、鴨保地方，設置營寨聯繫。一連通的苗寨，介於四廳之間，皆疊障險阻，不易深入。所可通行者，只鎮寧一路而已。而福康安、和琳等，由貴州來，經銅仁，正大營，山路崎嶇，透過苗衆多少警戒線，始能到達乾州。劉君輔所謂五路進兵之策，事實上不可能辦到。苗衆據險死守，專伺軍營動向。而軍營官兵，進退失據，也不敢出而挑戰。後來劉君輔被困隘圍，而苗衆亦分一部圍永綏。晝夜急攻，兩月餘，軍民死傷在千人以上。副將富志那，十次遣人告急，均爲苗衆捕獲。惟最後一次，始有二卒到達。清廷知道貴州湖南官兵，不能再與苗戰，特令調四川提督穆克登阿，另率兵馬援救。四川部隊進入湖南，苗衆并力拒戰。劉君輔部，始得乘機突圍。然而官兵死者大半！

次年春，保靖土人誘擒石三保；四月清軍克復黃瓜寨，五六兩月，清軍被阻大烏草河，不得進；七月，渡大烏草河，抵古丈坪。八月，清軍攻克烏龍岩、楊柳坪。是時，雙方情勢緊張，而苗族首領吳八月，據平隴，遂稱「吳王」。吳王登大賚以後，傳檄四方，而石三保、石柳鄧……以及黔湘邊境苗夷，均一致擁護。從此聲威大震，而清軍更趨頹勢。清廷爲挽回頹勢，一面下詔數吳王之罪；一面加封福康安貝子，和琳一等宣勇伯。十月，清軍克毛豆塘、摩手寨、龍角洞；圍攻鴨保。鴨保距吳

王行營（平隴）七十里，層層戒備，不易侵入。而清軍首腦，遂利用「以夷制夷」之慣技，向吳隴登活動。隴登接受清軍「花翎頂戴」，和着大批金錢，便出賣吳王。吳王雖然被擒，可是他的兩個兒子廷禮、廷義，智勇兼全，殺伐厲害，立將吳隴登解決；仍團結吳王入馬，與清軍相對峙。每一出擊，總提着清軍百十個人頭回營。可是廷禮，廷義與苗衆的關係，始終不像吳王之深切，後來還是打下敗仗。十一月，清軍克崇水營；十二月克峯頭坡。嘉慶元年（公元一七九六年）正月，克鷲營山；二月克堅多山，高吉陀；三月克兩叉溪、平宣坎；四月克長吉山，結石岡。結石岡距吳王行營卅里，兵不能進。清軍改變方針，由鎮寧總兵袁敏等趨濶溪，轉攻乾州。兵至丑坨，又爲大水所阻。七省官兵近萬人，在此相持年餘，竟無尺寸之進展。而附近村寨人民，又爲之遷徙一空。飢軍乏食，相率爲匪。至水土不服，中暑毒而死者日衆。清廷焦勞，日盼捷書之至；殊不知適得其反。而大學士忠銳，嘉勇貝子福康安，竟於五月敗於彌子巖。惡耗傳來，清廷大吃一驚！而畢沅，福甯，及巡撫姜晟等，知兵連禍結，終非清廷之福。特提出和議辦法，藉此告一段落。其辦法：即「民地歸民，苗地歸苗，盡罷舊設營汛，分授降苗官兵」。（魏源聖武記）清廷用意，是在羈縻。但無信義而專恃欺騙人民的政府，早晚是要崩潰的。

嘉慶四年（一七九九年），苗族首領吳陳受，又在湘西起義。事聞清廷，對邊區將領頗爲不滿。於是，福康安，和琳等，大受責備，并加懲處。從此，不敢輕舉妄動，再向苗疆用兵了。後來傅爾丹鳳凰（即鎮寧）廳同知，總理邊務，募勇修禍；但他的目的，只在守而不在攻。守則不犯人。不犯人，人又何必來犯我。況苗族個性堅強，決不是以攻擊征服得了的。從他——傅爾丹總督百餘營看來，

他說：「三苗自古叛服無常，治之爲剿撫兩端。叛則先剿後撫，威克厥愛乃濟。邇者，楚苗之役，驛和二大帥，以七省官兵，撻伐一載，而未抵定，何哉？論者謂始則恃搏象之力搏兔，以爲功成指顧，而無暇總全局以商定算；繼則孤軍深入苗巢，前堅後險，實有抵羊觸藩之勢……」他儘管站在清政府治者的立場，缺乏民族意識，但他對於苗族的認識，却有相當見解。的確，全憑剿來征服別人，不僅苗族做不到，就是任何民族，也是做不到的。

嘉慶六年（公元一八〇一年）貴州苗變復起，湖南苗同時響應，傳籍以鄉勇千五百人馳赴銅仁。而貴州巡撫伊桑阿亦至；并叱籍越境要功。籍還楚界，而伊桑阿亦返貴陽。七年九月，永綏羣苗爭佔舊城，鬥爭彌月，聲聞黔境。貴州苗人，亦起來響應。籍以鄉勇數百，深入彈壓，反而激起了苗衆反感。苗衆交圍官兵，彈如雨下，籍按兵不動，苗衆亦不敢近逼。由是激械之讖遂起。而石宗四等，則倡議反對繳械，并糾集苗衆數千，對官兵作積極之準備。某日深夜，萬苗突至，四面譟攻。時清廷彈盡援絕，危如累卵。會雨雪紛飛，苗槍盡濕，而火繩亦爲冰凍。拂曉接觸，苗兵持短戟鏖戰，竟至白刃衝鋒。殺來殺去，積屍坑谷。而石宗四亦因此陣亡。羣龍無首，苗衆敗績。一日間，被掠十六寨，刀矛之損失，亦在三千以上。這是嘉慶十一年間事。然而要想把苗衆悉數撲滅，又是萬萬做不到的！據傅籍說：「苗兵有三長，輿察重讖，足仄目棒，獸驟猝騰，如鸞平地，此一長也；地不容容大衆，其進無步武行列，退則鳥獸竄。罔邇管遼，賊忽中發，內暗外明，猝不及防，此二長也。銃鏡以長，踏山起伏，命中莫當。惟腰繩藥，無重衣裝，耐肌渴，耐寒暑，此三長也。有此三長，竟爲傳籍擊取，「因苗地，用苗技」，所以他的軍隊在湘西，便站立得起。」

傳籍還有一個制苗的方法，就是礮堡政策，「鳳皇廳礮堡八百，需丁四千輪守，并留千人備戰，共需屯田三萬餘畝，乾州廳礮堡九十餘，守丁八百，屯田三千餘畝。保靖縣礮堡四十餘，守丁三百，屯田千五百餘畝。古丈廳苗馴，止設礮堡十餘，守丁百，屯田五百餘畝。永綏廳新建礮堡百餘，留勇丁二千，亦屯田萬餘畝。」這樣一來，苗衆簡直不能動彈了。而滿清統治王朝，遂得從容控制苗夷族，漢族及其他民族。

第五節 湘粵僑蠻之亂

僑，爲苗夷支族，前文已經說過。喜高山，結寨而居。如湖南、衡、永、郴、桂各州，便是僑人集聚之所。這一地帶，南界廣東連州，西接廣西全州，踞五嶺山脊。所謂五嶺，卽王桐齡氏引鄧德明氏南康記說的：「大庾嶺、騎田嶺、都廬嶺、萌渚嶺、越城嶺」是也。這些嶺地，谷深林密，民俗純厚，除採藥赴城市出售外，少有與漢人往來。漢人欺其愚，攘奪侵侮，時有所聞。而一般貪污官吏，又常常向僑人壓迫剝削。僑人積怨已深，有機會時，便起來叛變。

趙金龍者，湖南永州錦田僑人。與常甯僑趙福才等，常以鬼神號召羣衆。時，楚粵一批壞人，締結天地會，強劫僑寨牛馬谷物。僑控官廳，每不得直，由是益加怨恨！金龍等在忍無可忍情況下，煽動羣僑，倡言復仇。由趙福才糾集廣東散僑三百餘，湖南九冲僑四百餘，約共七百餘人，於道光十一年（公元一八三一年）十二月起義。進攻兩河口，斬殺天地會黨二十餘人。十二年正月，江華知縣林先標，永州鎮左營游擊王俊，率兵往捕。時僑衆已千餘人，據長塘、夾冲等地，紀律森嚴，深得民心。

永州鎮總兵鮑友智，調兵七百，永州知府李銘紳，桂陽知州王元鳳，各募鄉勇數百，聯合進剿，直搗夾冲，大肆焚掠，并擄僑衆祖墳雪憤。二十三日，僑衆向藍山之五水僑山移動。沿途募義參加者二三千人。人數日增，遂決以九疑山爲根據地。參將成喜聞訊，派兵分段截擊，反爲僑衆各個擊破，并佔領甯遠。

清廷命兩廣總督李鴻賓，廣西提督蘇兆熊，嚴防邊界。俟鮑友智將寶慶各部調齊，卽向僑山合攻。而川撫吳榮光，提督海甯阿等，見友智行動遲滯，便劾其遺誤軍機。及藍山告急，榮光檄調寶慶全體官兵應援；又令提督海甯阿逕赴甯遠督戰。命令既不貫徹，指揮又不一致，手忙腳亂，於此可見一斑。二月十四日，海甯阿率寶慶協副將馬麟，以兵五百人，由甯遠之下灌襲擊藍山。藍山路險菁密，行進不易，僑人又化裝力夫，與官兵逕送槍械。行至池塘壩，山溝陡狹，埋伏四起，而官兵槍械，悉爲僑衆搶奪。倒戈相向，官兵死者成堆。而海甯阿等，亦在此役送命。

清廷始終不覺悟，復命總督盧坤，湖北提督羅思舉等進剿。同時，又調貴州提督余步雲赴湖南，飭吳雲光回長沙。這時，僑衆羣集萬人，器械亦甚犀利。爲解決清軍，特分幾路出擊。趙金龍率八排散佈，及江華、鋪田各寨僑爲一路；趙福才率常甯桂陽僑爲一路；趙文鳳率新田、甯遠、藍山谷僑爲一路。每路二三千人，犄角出沒，運動自如，一齊向清軍進攻。而應戰之常德水師，及荊州滿騎，不習山戰，被僑衆砍殺并俘虜者大半。盧坤至永州，見情況惡劣，始改調鎮守苗兵援應。苗兵既到，戰局改觀。與趙福才一戰，卽捕滅僑衆五百人；與趙文鳳一戰，又驅散僑衆過半。其他沒有苗兵參加的戰役，如新田官兵，則一敗塗地。而知縣王鼎銘，亦同時殉職。游擊李方玉，守備王楷等聞訊，均戰慄

不敢前進。清廷「以苗制苗」的手段，真是毒辣極了！

五嶺山嶺，圍結堅固，行動狡捷，官兵始終不是敵手。清廷因此另想方法，擬誘僑衆至山外平野之地，予以解決。三月十日，羅思舉至永州，以南路之藍山、甯遠、江華等地，俱爲入粵門戶，隘口甚多。乃決遣大兵由新田後路前進，逼其南竄；并與桂陽北路來兵夾攻。扼其西通通州、零陵、祁陽各小路。官兵依照計劃，一致進行。而三路僑衆四五千人，及婦女二三千人，在官兵壓迫之下，不能不相率出山。行至洋泉鎮，地勢開闊，長約數里。所有民房，大抵牆垣堅厚。僑衆看準方向，正擬轉移目標間，忽遭官兵合圍，彈如雨下。僑衆窮極計生，正擬穴牆突圍；忽而東北牆上，躍進鎮守官兵數十。僑衆認清目標，以優越的勢力，把他們一個個殺掉。殊殺了一批，又來一批，前仆後繼，一連死傷千餘人。然而深陷重圍，一時難於解脫，只好大呼願意「投降」！

四月七日，舉行受降典禮；而僑衆擬乘此機會，再竄深山。羅思舉見勢不佳，勒令繳械，并縛其首領。僑衆不從，奪門巷戰，喊殺連天！幾進幾出，一直殺到廿二日，才算告一結束。是役也，趙金龍戰死，其妻女及死黨數十人就擒，清軍勝利了，盧坤、羅思舉等各予一等輕車都尉世職，賞戴雙眼花翎，余步雲，亦加授太子少保。在事文武，晉秩有差。這就是他們用人血向清廷換得的代價。

五月四日。復有金龍餘黨趙子青，自連卅八排，竄江華藍山，率衆二千餘，聲勢還不算小。羅思舉，余步雲派兵截堵，破於錦田之綠江沖。據云，殲僑五百，餘衆瓦解。這事解決不久，接着又有廣西賀縣僑，盤均華之變，均華率衆二千餘，六月，爲廣西參將滿承緒擊敗於芳林渡。逃至江華界，爲湖南守卡兵所獲。賀縣僑解決了，清廷又命喜恩瑚松額，率余步雲赴廣東，進剿連州八排僑，先是，八

排僑被吏胥擄掠，訟於官，連州同知蔡天培審訊，判償僑千二百金。吏胥不肯償，僑遂出而報復。打家劫舍，裹脅日多。總督李鴻賓令提督劉榮慶，署按察使慶林，以兵二千防堵。劉榮慶以僑無逆狀，且各寨峭險難攻；故主張招撫。惟新任廣東按察使楊振麟等，則主張進剿，以便「報答皇恩」，爭取功名。李鴻賓遂於五月十三日會同提督，率兵六千，分三路攻擊八排僑。僑領八人，上山跪迎，願縛黃瓜寨僑首以獻。鴻賓正想回清廷領賞，就一齊把他們八人殺了，加大數字，奏明皇上，說是一連斬殺僑衆七百餘。因此，僑皆負嵎死拒。

僑山四百餘里，峭險箝密，而鴻賓部隊前進時，既無偵探，要路又爲僑衆所破壞，官兵行至險隘之處，卽被僑衆突擊，死者不少。至後續官兵，因驚潰而相互殘踏，或墜岩傷亡者，游擊都司以下數十人，士卒殆以千計。而高縱將領，反以「行營硝藥失火，誤焚官兵傷亡」奏報；不知是存何心？榮慶老病，鴻賓去職，因而有龍恩瑚松額之任命。龍恩等至粵，銳意用兵。及探知僑峭天險，不易深入，乃敷衍應付。第一次奏報大木松，大橋頭之捷；第二次奏報六對冲僑之捷。所奏皆以殺僑數百計。但必須有僑人首領，才算完事。於是振麟日遣人赴各寨招撫。僑人鑑於前此八人之死，均不敢出；官兵鑑於前此僑山之失，又不敢入。旬日間，尙不得見一僑人之面；而盧坤又有到廣東的消息。龍恩急，資楊振麟，刻期招降僑衆。否則，嚴劾振麟。振麟不得已，懸賞購募，并令熟僑爲質，生僑始偶有出者。每一僑出，果得洋銀、鹽、布以歸。僑甚窮苦，易於利誘。旬日間，得斬數百人頭，并縛黃瓜寨僑三人以至。諸將算盡了責任，此役始告一結束。然爲鎮壓僑衆計，不能不酌留兩廣兵三千人，令會勝防守連山，盧坤至，以善後事委會勝，交代卽行。

條紫纓壓下去了，清廷詔禔恩爲輔國公，賞戴三眼孔雀翎；瑚松額、余步雲，均世襲一等輕車都尉，賞戴雙眼孔雀翎；會勝加提督銜襲雲騎尉……；利祿博得奴才們的慘笑，統治者的王朝——滿清，又在刀尖上重新建立他的政權。

第六節 清軍一再征緬

遷徙到緬甸這一支苗夷民族，到了元明以後，他們的政治前途，便一天天的開展。元時的土司制度，純粹是羈縻政策。到了明時，土司制度，尤其是緬甸土司制度，便漫漫的蛻化而爲半獨立國的狀態了。滿清入主中國，大都沿襲前明政制。關於土司制度，雖會倡「改土歸流」；但他有一個原則，就是「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內宜流不宜土」。所謂江外，指的是雲南瀾滄江以外，即緬甸、大古刺、底馬撒、靖定、平緬、木邦、孟養、八百、車里、老撾等是也。的確，這些地方，在統治王朝看來，距中原遙遠，風俗異趣，實在不宜流官的設置。換句話說，最好仍用土司制度，以控制當地人民。只要當地人民完糧繳稅，不要造反；同時，土司按年朝貢，執行了最高統治者——皇帝的命令，便可相安無事了。然而有時也會多事的，這，要看最高統治者——皇帝的意旨來決定。皇帝愛好和平，便是人民之福；如果他好大喜功，就非用多數頭顱，來做他的犧牲品不可！

明以前，不用說了。現在要說的，就是滿清入主中國以後。雍正九年（公元一七三七年）緬甸與景邁發生軍事上的衝突。景邁估計自己力不從心，恐怕不是緬甸敵手。特派代表到普洱交涉，願向中國朝貢，請求保護，雲南總督鄂爾泰，以爲事出突然，疑有他意，便拒絕了。

木邦、孟良之間，有卡瓦山，地饒礦產。乾隆初年，雲南石屏人吳尙賢，得該地頭領蜂筑之許可，設廠開採，聚衆到數十萬人；有警，輒率衆防禦。因此，茂隆銀廠之聲勢，傳播附近各地方。尙賢說蜂筑內屬，已得到清廷贊誦；再說服羅王弄達拉朝貢，清廷更爲倚重。乾隆十八年（公元一七五三年），緬王弄達拉，履行諾言，前來入貢。而雲南總督碩色，嫉尙賢功名，捕下獄，誣罪處死。茂隆銀廠，也因此而瓦解。

次年——十九年，白古頭領撤翁，破阿瓦，殺弄達拉。木梳頭領雅藉牙，起兵擊白古，據阿瓦，并征服附近各部落。桂家頭領官裏雁不服，與木邦連兵抗拒，桂家兵敗，退至近邊孟連土司地；意欲內附中國。桂家者，從明桂王入緬官吏家屬之後裔。世據茂隆銀廠，頗雄富。雲南總督吳達善，羨其富，索取重賄。官裏雁不與，乃下令放逐之。孟連土司刀派春，復乘機沒收其武器，搶掠其財產，并想竊占官裏雁之妻囊占。囊占怒，乘夜襲殺刀派春，奔孟囊。吳達善誘執官裏雁，殺之。木邦勢孤，亦爲緬甸所敗，緬甸從此坐大，滇邊各土司，都受他的威脅。這時，雅藉牙已死，其子紀覺繼立。囊占自孟囊轉徙至緬甸，怨吳達善殺其夫，欲藉緬甸之力報仇。乃改嫁葬紀覺之弟孟駁。隨時勸孟駁弟兄向中國挑戰。

原來滇邊各土司之近緬甸者，每年要向緬王貢獻一點禮品的。雅藉牙自立以後，大家都沒有貢獻了。緬人爲索取貢獻，常與滇邊土司發生糾紛。但緬人的目的，只是在滇邊各土司，并不一定想和中國爲難。而中國邊吏，貪功輕敵，便向緬甸開釁。中甸邊釁一開，恰中了囊占之計。

乾隆卅年（公元一七六五年），「紀覺死，孟駁立，得囊占助理，併吞西南結些，白古諸部落後

又轉而注意東北，發兵侵略九龍江（普洱境內瀾滄江之稱）方面諸土司。清軍協助諸土司迎擊，則三路皆敗。卅一年，雲貴總督劉薄，憂懼自殺。清廷命楊應琚前來代理。應琚至邊，會療療大作，緬軍漸退。官兵便乘機收復車里，孟良，整欠諸地。騰越副將趙宏榜，承順應琚意旨，首言：「緬甸新造、木邦、蠻莫，諸邦皆願內附，緬酋勢孤易取」。邊吏從而附和，遣人勸誘各邦獻土，或招致其子弟，及所屬小土司代獻；皆言所屬一二千里，戶十數萬。應琚信以爲真，一一奏報清廷。其實土地戶口，皆懸緬境，中國沒有方法控制的。應琚又回想到空言不足以塞責，非佔領幾個地方不可。是年八月，進軍永昌，移檄緬甸，言天兵數十萬壓境上，不降即將進討，於是，派趙宏榜部，進據蠻莫之新街。

新街扼大盈江（伊洛瓦底江上游）水口，乃中緬互市場所；據阿瓦上流，爲緬甸必爭之地。緬人以舟師溯江而上，抵新街。宏榜兵少，不敢戰。焚燬器械輜重，走還銅壁關。緬兵數萬，尾蹙而入。提督李時升調兵分別出邊，緬人伴派代表談和，而分兵繞入萬仞關，圍永昌，騰越各邊營汛。情況雖甚嚴重，應琚不以奏聞。三十二年，緬兵圍猛卯，正值清廷侍衛傅靈安奉令赴滇，慰問應琚病狀。靈安知情，據報清廷。乾隆皇帝弘曆大怒！詔逮應琚賜死。另以明瑞爲將軍，兼總督；額爾景額爲參贊大臣。發兵二萬餘人，進討緬甸。

是年九月，分兵二路出發，明瑞由宛町向木邦攻東路；額爾景額由虎踞關赴孟密，進佔新街。兩軍擬會師於首都阿瓦。師出，額爾景額即死於軍中；清廷另派額爾登額代理。十一月明瑞至木邦，守將望風先逃。搜其糗糒，留參贊珠魯額，以兵五千守之；并輸通餉道。明瑞率親兵一萬二千人，渡錫

箔江，至登結，擊破緬衆。同時據獲糧秣械彈不少。緬人知勢不可敵，便燒村寨，藏器物，堅壁清野以抗清軍。清軍不堪險阻，戰馬乏食，死者甚衆。勉強前進，至象孔，迷失路途，找不到阿瓦；乃撤兵北返，向孟龍驛進。據說孟龍屯糧很多，到達後，人馬給養，皆不成問題。

時明瑞軍已深入二千里。到了年底，北路之兵，還是沒有消息；甚感躊躇！據報，波龍多積谷，途取道該地，燒木邦，回到滇邊再議。緬人偵知清軍糧盡，悉衆夾攻，而官兵且戰且退。每日，先以一軍拒戰；另以一軍退至數里外，擇險掩護。俟作戰官兵安全到達目的地後，而掩護官兵又負背拒止敵人。如此交相背進，便不會有重大犧牲。殊明瑞與領隊大臣魏晉保，總兵哈國興等行近木邦；而木邦又爲緬甸另一支人馬所佔領。額爾登額亦在此地爲緬衆所阻。明瑞斟酌情形，改道小猛育。小猛育距宛町糧台僅二百里，緬人仍繼續跟追。明瑞令官兵乘夜趨宛町，而自己與諸領隊大臣及巴圖魯數十人斷後。次晨，緬衆追得前來，越寨襲衆，明瑞竟爲亂兵殺死；餘部亦被殲滅。時乾隆三十三年也。

戰事失利，朝廷詔誅額爾登額。命大學士傅恆爲經略，協辦大學士阿里衮，尙書阿林爲副將軍，再遣大軍伐緬。傅恆、阿里衮率領一支兵馬，由伊洛瓦底江上流之憂馬江西岸前進。經孟拱、孟養兩土司境，陸行直趨阿瓦。阿桂另率兵馬一部，由東岸沿江而下，進取孟密，並在蠻莫製造船隻，以通兩軍聲勢。三十四年七月二十日出發。時緬方正當秋穫，召集人馬，頗感不易。又孟拱、孟養非其腹地；故深入二千里，還沒有和緬人作軍事上之接觸。惟天氣炎暑，人馬多病。而阿里衮尤其病得厲害！因此，將兩軍合併，便於指揮，由蠻莫出伊洛瓦底江。十月，大破緬衆於江口，而傅恆之病遂大作。

情勢轉惡，不宜再進。只得停攻阿瓦，姑取老官屯以報朝廷。

老官屯，臨伊洛瓦底江；緬人夾江爲營。官兵進攻，反爲所敗！阿里衰死後，而官兵亦紛紛染疫死亡。其死亡率，據說在一半以上。卽水陸兩軍共三萬一千人，現僅存者一萬三千人，傅恆據實以報，清廷乃詔罷兵；並召傅恆返京。至京，傅恆死！留阿桂鎮守雲南。征緬之事，暫時放下。千百萬人馬，白替統治王朝——滿清犧牲！

乾隆三十六年，緬甸與暹羅交戰，情況甚爲激烈，阿桂奏請乘機攻緬，以雪積憤。宏曆別具見解，不但不准，並免除阿桂官職。四十一年，大小金川既平，緬人甚爲憂慮！願請輸誠納貢，以免兵連禍結。計議未定，接着緬王孟駁亦病死。孟駁死後，贅角牙繼立，便展開了緬暹戰爭；而且緬軍常爲暹羅所敗。四十六年，暹羅遣使赴清廷獻捷。四十七年，孟駁之弟孟魯，殺贅角牙而自立。緬人又殺孟魯而立雍籍牙季子孟雲。緬亂屢作，國勢日衰！五十一年，清廷冊封暹羅鄭華爲國王，緬人因是而益懼！五十三年，緬甸遣使向清廷講和，五十五年，願開闢互市，並以珍品多宗，致賀弘曆八旬大壽。弘曆高興之餘，承認孟雲爲緬甸國王。其附帶條件，就是定十年朝貢一次。從此清廷便不再向緬甸用兵；緬人亦得在十年一貢的屈辱條件下，埋頭苦幹，培養自己的國力，以延續苗夷民族的子孫。

第七節 暹羅向清廷朝貢

暹羅是中南半島一個大國，其地東界安南，西北界南掌，（卽老撾，當時爲中國屬國，）南臨暹羅海灣，西南達馬來半島所屬各小國。其都城設在盤谷；傍湄南河。水深而闊，可容船舶出入；沿河

頗爲富庶。其國古稱扶南。隋唐時代爲赤土；後分暹與羅斛二國。北部稱暹，地多山林，不便耕作；南部稱羅斛，土地肥沃，宜於耕種；每歲產兩穫至三穫。暹與羅斛合併後，卽稱暹羅。

暹羅民族，據張弼，吳友清氏說：『暹羅人口，主要部份爲泰族。他們祖先，曾在公元六五零年（唐初葉），建南詔國於滇粵之境。南詔國，到一二五四年，爲蒙古滅亡以後，同族始南徙暹羅。暹羅國，係在十三世紀建立的。』（氏等著亞洲弱小民族剪影）泰族是一個強大的民族。據美國社德博士調查，此族除居住暹羅境外，還散佈在別的地方不少。

泰族散居各地之人口：（陳禮頌著暹羅民族學研究譚叢第三八頁）

暹羅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

安南 二,〇〇〇,〇〇〇人

緬甸 一,〇〇〇,〇〇〇人

中國 六,〇〇〇,〇〇〇人

海南島 二五〇,〇〇〇人

以暹羅來說，除了泰族之外，也還有苗僇等族。據陳紫花說：「亶古以來，苗僇與泰族，關係殊密，常相比鄰，或一地雜居。夜郎爲苗僇之國，鄰於南詔，夜郎之內，泰族亦雜居之。南詔之內，且多苗僇。以西南各邊民言之，苗僇於黔桂爲多；泰族古代，於滇爲多。泰族於晉宋及元初南遷，入昭披耶河流域。苗僇亦步其後塵，續有遷入昭披耶河之上源；故成爲泰族之附屬」。〔同上 第九七頁〕

至苗僑民族在暹羅的分佈地；接着陳氏又說：「暹語稱苗爲 Miao。其在暹羅北部之分佈地，爲暹北山林，而迄於緯線十七度；及東北碧差汝府。僑，則暹語稱爲 Kuo，但切音稍異。其分佈則暹北之難麻，及其附近。暹北之苗，爲白苗及花苗。至僑族，則一切紀載，均不及苗族」。《同上書第九八頁》其實，秦揮苗僑，都屬苗夷民族，前文已屢屢言之。目前所謂苗、夷、僑、黎、儂、僚、僚、羅、擺夷（秦揮）水家、洞家、勉人、越人、蠻人、舍人……只是各個支族中一種別號而已。

秦族及苗僑之南遷，非一朝一夕之事。其由中國西南部，而遷入今日之暹羅領土者；所歷時間，當以千年計。其遷徙的主因，是受歷代戰爭，尤其是元明以後戰爭的影響。戰爭是有幸，有不幸的事。幸而勝利了，不但可以固守自己的領土；同時還可發展其勢力到別的領土去。不幸而失敗的話，爲求生命的安全，和着繁殖其子孫，就不能不放棄自己的領土，逃到別的地方，去過着流寓的生活。這種生活，是最難受的！非因戰爭之火威脅，誰肯過着這樣生活呀？然而除了戰爭之外，也還有別的原因。這原因，大抵是人口激增，不得不疏散；或因疫癘流行，不能不逃到鄰境求生存。秦族和苗僑生存的條件，就是「吃苦耐勞」。所以他們流寓到暹羅；暹羅土著民族，都把他們當成兄弟般看待。他們也用弟兄般的熱忱，和土著民族們緊緊的攜着手。所以他們到了暹羅，也和住在自己的家鄉一樣。苗夷民族，是決不願和任何鄰邦開釁；但鄰邦一定向它——暹羅開釁，他們也不能不出來應付的。

乾隆三十六年，（公元一七七一）緬王孟駁，傾全力以攻暹羅；并佔領其國都猶地亞。暹羅人民，雖羣起反抗；但因衆寡不敵，只好向後撤退。不意在撤退中，竟使暹王殞命！四十三年（公元一七七八年），暹羅遠臣鄭昭，立舉義族，出兵反攻；不多時，便把緬兵驅逐，而恢復了國都猶地亞。

西人感激，遂推鄭昭爲暹王。據許云樵說：「昭乃暹文之譯音，其意爲王，并不是他的眞名，據暹史以載，他的原名爲信。所以一般暹籍，都稱他爲佛昭達信。佛是聖的意思，冠於昭字前，卽所謂聖王之意。達是地名；最初鄭信受封在該府爲太守。故暹人稱他昭達，卽達王之意。」（氏著暹王鄭昭傳）中國史籍稱他（鄭昭），因爲他在乾隆四十六年（公元一七八一年），曾向清廷進貢，表上自稱「鄭昭」之故。四十七年，鄭昭因「癩病」致死。國人遂推鄭昭之一養子華策格里繼位；號另榮由提耶工。改名鄭華！鄭華精明強幹，能繼父志。一連在景邁，東浦寨，打了好幾個勝仗，使緬甸不敢再向暹羅侵略。五十一年，入貢清廷；清廷詔封鄭華爲暹羅國王。緬甸聞訊，甚爲驚恐！五十三年，緬王出木邦寄金葉表一張，金塔一個，馴象八頭，及寶石番毯等入貢；并歸還清軍俘虜楊仲英等。清廷接以這些禮品，立卽詔令暹羅罷兵。五十五年，冊封孟雲爲緬王，定十年一貢。

戰事既經解決，大家得從容從事各種生產事業之發展。終滿清一代，暹羅與中國，可稱相安無事。

第八節 越南之再生

越南，卽南越；而南越民族，又屬苗族血統。從王桐齡氏說的「南越佔領現在之廣東，廣西及越南北部等地，屬於苗族血統」（氏著中國民族史第一五頁）看來，便是事實。梁啓超氏也說：「此族在今之貴州雲南廣西一帶，猶存苗及擺夷等名，以示別于吾（漢）族。其在境外，則安南（苗），暹羅（擺夷），其胥胥也。」（氏著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第七頁）說得更具體的是宋文炳氏。宋氏說

「現在此族所建立之國家，有安南（苗），暹羅（擺夷），緬羅（羅羅）三國。而在我國所分佈區域，以五嶺山中及雲南、貴州、廣西、廣東、海南島、四川爲多。而又有苗，僮，俚，黎，擺夷，羅羅等區別」。（氏著中國民族史第二一頁）是不但說明了越南民族，是苗族血統，同時，還說明了苗，僮，俚，黎，擺夷，羅羅等，都屬於苗夷民族。是見苗夷之在越南，確係一個主要的民族。換句話說，除了苗夷民族之外，也還有別的民族：如「占人，摩夷人，達加爾，及其他原始民族」（黃澤蒼著越南第八九頁）等。但越南的苗夷民族，對於其他民族，無論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是一律平等的。決不會有什麼「內中夏而外夷狄」，及「尊王攘夷」一類騙人的鬼話。儘管他們在清朝二百多年間，發生了不少的內憂外患，但他的病根，都是導源於政治、經濟。自然，也有因民族間相互仇視，而引起不幸戰爭的。不過它的矛盾性，不像中國這樣的嚴重！這話又說得遠了，只好按下不提。

清順治十六年（公元一六五九年）。吳三桂略定雲南，越南國王黎維禛遣使至軍中致敬。康熙五年（公元一六六六年）向清軍繳所受明桂王印信。清廷封黎維禛爲安南國王，并以莫元清爲高平都統使。使黎英成對峙的局面，清廷便于操縱。六年，維禛兵襲高平，元清不支，率領三千人馬，向雲南撤退。清廷據報，遣使諭黎氏，囑黎氏把高平四州，交還元清示恩。十三年（公元一六七四年），吳三桂反清，維禛又乘機攻高平。莫氏敗亡，而黎氏便統一交趾。再六傳，而有阮氏之亂。

黎氏回國，光復故土，阮文惠，鄭棟二姓之功爲多。由是，阮氏世爲左輔政，鄭氏世爲右輔政，既而鄭氏專國，出阮氏于順化，號廢南王。輔政之權，也從此統一。及黎維禛嗣位，輔政者爲鄭棟。

鄭棟欺主闇弱，遂殺世子，據金印，有篡志。因忌廣南之強，乃誘致廣南所屬西山頭領阮文惠等攻滅之。而阮文惠遂據有其地，自立爲泰德王。鄭棟在京（河內）聞之，亦自立爲鄭瑋王。棟死，其子鄭宗、鄭幹不相睦。幹遣其臣貢整，乞兵于文惠以滅宗。于是，阮文惠專國。黎維楷死，其孫維祈嗣立，貢整欲挾黎以拒阮。文惠知情，遣其將阮任攻殺貢整；維祈亦逃匿民間。阮任遂據河內，大有自立爲王之意。文惠復攻殺阮任，請維祈復位。維祈知其居心叵測，不敢出面，竟逃奔廣西乞援。這是乾隆五十三年（公元一七八八年）的事了。

清廷聞訊，詔兩廣總督孫士毅，提督許世亨，及雲南提督烏大經，率領大軍，分道入越。士毅傳檄各地，諭以順逆。安南各土司，爭先縛送叛黨。文惠大懼，叩關請免。清軍拒絕，并深入河內。文惠棄城逃遁，清廷封黎維祈爲安南國王。

士毅既克文惠，兵驕將惰，不顧人民，留河內月餘，其弱點完全暴露。文惠偵知虛實，傾全力以反攻。時正月朔日，官兵正飲酒作樂。忽報敵至，始倉皇抗禦。而阮軍人馬巨衆，直向清軍衝鋒。清軍手足無措，黑夜中自相踐踏而死者千人。士毅率少數衛士，衝出重圍，渡過紅河，斬浮橋以斷追兵。南岸清軍，如提督許世亨，總兵張朝龍，及官兵萬餘人阻于河，皆溺死，士毅奔回鎮南關，盡焚關外糧秣火藥數十萬，免爲敵人所利用。

士毅折兵損將，大敗而歸，清廷遂以福康安代之。意在重振旗鼓，再征越南。阮文惠自知賈禍，便向清廷謝罪請降，并改名光平，表示他徹底「自新」。代表他晉謁清廷的，就是他的哥哥光顯。光顯向清廷說道：「守廣南已九世，與安南爲敵國而非君臣，今蠻夷相爭，非敢抗拒天國，願准年年朝貢，表

示徵忱。至天國死亡將士，願立廟長久祭祀」。這明明是敷衍門面，但清廷也不得不准。至於黎維新方面，只好賞他一個三品銜，編入滿人旗下，暫時安置京師。五十五年（公元一七九〇年）光平滿載來朝，大受封賜。越二年，病死，子光贖立。

光贖繼位，沒有到十年，其寶座又發生動搖。當阮文惠攻滅廣南的時候，尚有廣南王之右輔阮某，逃入農耐。農耐本屬真臘舊都，即今之嘉定省。生子福映，匿于民間。及長，奔暹羅。暹王妻以女弟，并願協助兵力，攻克農耐，自稱舊阮。乾隆三十年（公元一七六五年）有法人畢多祿者，自印度入越南傳佈天主教，乘機說福映，願爲先容，求兵于法，以敗文惠。但須以峴崙、都郎兩島，及許法人有傳教之自由等條件相酬。福映急于得國，一切皆承認；并派他的長子景濬隨從爲質。在乾隆五十二年（公元一七八七年）訂下了法越凡賽爾條約。

法人企圖侵略越南，雖漸見頭緒。但當法王路易十六世爲革命黨所殺，社會不很安定。拿破崙雖已嶄然露頭角，亦正用兵于歐陸，未暇同時東顧。畢多祿之計劃，大受挫折。然其野心，却較法國政府爲尤烈！乃自招勇士數十名，攜景濬東歸。至印度本的至理地方，以其企圖告之該地法總督，法總督助以商船二艘，及武器官兵各若干。抵越後，福映下令攻伐阮光贖，光贖不支，敗退，遂佔廣南，取東京，時嘉慶七年（公元一八〇二年）也。新阮（即阮光平父子）共傳二世，十二年而亡。

新阮既滅，即遣使向清廷入貢，備陳精兵始末，爲先世黎氏（福映之母爲黎氏女）復仇。并說：「其國本古越裳地，今兼併安南，不忘世守，乞以各國爲例，詔封南越國王」。清廷照准，但嫌其與漢之南越相混，賜名越南。封福映爲越南國王。自號嘉隆王。

阮福映又以兵力佔領河仙一帶，分全國爲三十省，廣南廣義爲右圻。廣治、廣平爲左圻。河靜、海陽、廣義、清化、義安、南定、甯平、興安、河內、北甯、諒山、高平、太原、山西、賓光、興化十六省爲北圻。平順、甯安、廣和、邊和、嘉定、安江、河仙、永隆、定祥九省爲南圻。廣義、廣治二省，因疆域狹小，改爲道區。又以東京屢燬于兵，而其先人世居廣南，遂遷都于順化；改東京爲河內省。清使至其國，仍循例駐節于此。

嘉慶廿三年（公元一八一八年）法國遣使至越南，要求福映履行條約，福映拒絕，法人以國內多事，只好暫擱下來。道光元年（公元一八二〇年）嘉隆王死，子福皎立，是爲明命王。當福映臨終遺囑于福皎說：「一、敬法國，愛法人；二、確守封疆，勿失寸土，勿割土地與法人」。道光十一年（公元一八三一年）法國又遣畢多祿之徒弟名塞玉者，爲駐越南代理公使。寄國書于越。明命王以爲有損主權，拒而不納。同時，又注意外國間諜行爲。因此留越法人，及天主教徒，遂不易活動。道光廿一年（公元一八四一年）明命王死，子福璣立，是爲紹治王。對於監視外國間諜之態度，仍不少變。道光廿七年（公元一八四七年）法國又遣軍艦至越，要求履行前約，越人拒之如故。法人不講道理，竟捕越南軍艦一艘，加以毀壞。紹王感覺國難嚴重，憂憤而死。子洪任立，稱嗣德王。嗣德王見法帝國主義之醜態畢露，痛恨益烈！咸豐二年（公元一八五二年）越南懸金三十粒（每粒值銀元三十）購傳教師之頭。因爲某教師，外爲傳教，實卽法帝國主義之間諜，故毅然出此。法國聞訊，遣使責難，其目的就在挑釁。因其鑒于英之割據香港，爲競爭遠東殖民地計，尤不可不「積極扶植勢力于印度支那」。是以咸豐六年（公元一八五六年），法國又遣使至越，要求越王承認四款：「一、越南對于法

國之傳教事業有扶持保護之義務；二、開放口岸數處，以便法國通商；三、法國派遣外交官，駐于越都順化；四、依凡賽爾條約，應割讓都郎島與法，并其附近島嶼。」嗣德王怒！大罵法國主義，并擲返其國書。

法帝國主義的醜惡面貌畢露了，當即命令將官魯理約爾，率兵一隊，毀都郎附近越人所築之礮堡。越人大怒！知係法國傳教師地亞士之勾結所爲，遂擒而殺之；并請嗣德王下令驅逐國中之天主教徒。法人正好藉口，乃于咸豐七年（公元一八五八年）九月，遣兵入越，先據都郎及順化。次年，進攻西貢。越人激于愛國熱忱，會殺死法帝國主義官兵不少。法人優勢已漸轉弱。若再延緩兩月，不難把法帝國主義的惡勢力，驅出越南領域以外。無奈清廷昏庸，處理失當，致讓法帝國主義移攻天津之兵以攻越南，遂遭受意外的損失。損失的結果，就是在同治元年（公元一八六二年）訂立法越西貢條約。依該條約規定，越南須割交趾南部三洲，并償二十萬佛郎于法。

自此不平等條約締結之後，越人的遭遇，一天天的惡劣，幾致亡國滅種。但越人在法帝國主義不斷的數十年壓迫之下，培養他們的新生命，今天又以新興的民主國家和世人見面了。自然，他們的前途，還望他們作更進一步的努力！

第九節 苗疆安屯設衛

這里所謂苗疆，是指雍正初年所建立的新疆六廳而言。新疆六廳，就是古州、清江、台拱、丹江、八寨、都江。這六廳的人民，苗、僜、洞、僮、水、六甲、麻介……各族占絕對大多數。他們反對

滿清，亦較爲激烈。自順治至乾隆年間，滿清進攻苗夷民族，從沒有停止過。不過在清高宗弘歷卽位以來，苗疆軍事，就漸漸的轉變了。尤其是在牛皮大箐（卽今雷公山）決戰以後。這次決戰的時期，據說是乾隆元年（公元一七三六年）¹¹五月。根據張廣泗的奏報：『斬獲苗首萬餘級』。袁枚也說到這次戰役，『苗人餓死四十餘萬』。¹²此死亡數字，真是令人不寒而慄！至于焚燬的苗寨，搜繳的武器，據魏源說：『共燬除千有二百廿四寨，赦免三百八十有八寨，陣斬萬有七千六百有奇。俘二萬五千有奇。獲銃砲四萬六千五百有奇，刀矛弓弩標甲十四萬八千有奇，宥其半俘，收其叛產，設九衛，屯田養兵戍之』。¹³（氏著聖武記雍正西南夷改流記）屯田養兵能够成功，苗夷人民，真是只有死路一條了。上文說過，清軍征苗，一次就斬首幾萬人，這些人死了之後，他們遺留下來的土地，只好招募漢人來耕種。但漢人也是有限得很，而且對耕種不大感興趣。因此，張廣泗便提出一個有效的辦法。這辦法，就是「安屯設衛」。

所謂安屯，就是把新疆六廳苗人的土地，不管是死絕的，或「附逆」的，都一切沒收。改爲屯田，另行招人耕種。其對象爲現役軍人，及軍人之子弟。軍人受田以後，名爲屯軍。屯軍受田，是有一定標準的。上等田就分配少一點；中下等田，就分配多一點。上田一畝，可能出谷五石；中田一畝，可能出谷四石；下田一畝，可能出谷三石。根據這資料，屯軍每戶，配給上田六畝，或中田八畝，或下田十畝。所收米谷，可供五口之家一年之食。

每一屯軍受田之後，由政府發給蓋修房屋費銀三兩，購買牛具籽種費銀五兩。又另外發給口糧，使得專力耕種。秋冬應募者，接濟到夏收爲止，春夏應募者，接濟到秋收爲止。每大口，給米八合三

勺；小口一半。隨時都可講領，手續甚爲簡化。如果田未授盡，則劃爲「餘田」。餘田可招漢人耕種；或由漢人承領，轉佃苗人，而訖收一部谷米。

屯軍，平時耕田種地，冬季農隙，是要講武的。講武，也就是現時所謂的訓練。訓練科目，固不如當前具體，但他們的目的，一層在擁護滿清；一層在鎮壓苗夷。儒家「尊王攘夷」的主張，是他們唯一教條。所需武器，由苗人所繳刀矛弓弩礮甲等……擇其鋒利可用者，按戶發給，以資操練捍衛。其屯軍之組織，每十戶設一小旗；小旗爲十戶之長。每五十戶設一總旗，總旗爲五十戶之長。每百戶設一總，百總爲百戶之長。每千戶設一千總，千總爲千戶之長。凡屬訓練、征調等事，均皆分層負責。

所謂設衛，就是把新疆六廳——古州、清江、台拱、丹江、八寨、都江的屯軍，編制起來，成立幾個較大單位的組織。這組織，就叫衛，或者叫衛千總。衛之上，冠以廳名，如古州廳衛，清江廳衛，台拱廳衛，丹江廳衛，八寨廳衛；但亦有不冠廳名者，如凱里衛，黃施衛，石硯衛是也。古州衛，設衛千總二員，清江、台拱、丹江、八寨，各設衛千總一員。專司一切訓練、征調事宜。各該廳同知通判，均加以清軍衛，令其兼轄屯軍，而總隸於古州巡道統屬。據不完全的統計，清江可安屯軍二千六百餘戶；古州三保，可安屯軍一千一百餘戶；八寨可安屯軍八百餘戶，丹江可安屯軍九百餘戶。其他如古州山苗一帶，及台拱、凱里、黃平、施秉、勝秉、清平等處，約計可安屯軍五六千戶。合計下來，總在萬戶左右，每戶平均五人，也可能養活五萬人。

在新疆六廳，突然增加五幾萬人，好像田地不够耕種。其實五幾萬人中，婦女小孩，都是在本地生長的。如果我們估計，二分之一在本地生長不計外，外來增加的人口，不過二萬五千人。儘管增加

二萬五千人的食糧消耗，但新羅六廳死亡的數字，當在二萬五千以上。據張廣泗的奏章，也和魏源說的差不多。『臨陣斬首者共一萬七千六百七十餘名，生擒（待殺）者二萬五千二百二十餘名，梟首示衆者一萬一千一百三十餘名，充賞爲奴者一萬三千六百餘名』。屈指一算，共計六萬七千六百餘名。這就是苗疆減少的人口數字，雖然新增二萬五千人，也還是四萬二千六百餘人的缺額。苗夷部是自耕而食馬份子，減少四萬二千六百餘人，就是減少四萬二千六百餘人的糧食生產。換句話說，也就是四萬二千六百餘人的田地，還沒有人來耕種。所以聰明絕頂的統治者——弘歷皇帝，又決定採行了一個變通的辦法：『屯兵不能耕種，仍須招苗佃種』，（東華錄）招苗佃種，不但不于屯軍有益，就是對清廷，也有着很大的幫助。因爲屯田的收益，不僅養活屯軍，還要完納餉稅。不過屯軍的限額，比較其他輕多了。舉例來說：

斡里衛——正額六三二石，附加一二六石，餘田九四石。

八寨衛——正額五〇七石，附加七七石，餘田無。

清江衛——左衛正額五八八石，附加一一七石，餘田無；右衛正額五八六石，附加一一七石，餘田四九石。

丹江衛——正額四八三石，附加無，餘田四一石。

古州衛——左衛正額一〇二石，附加一九七石，餘田三四七石；右衛正額五三六石，附加一〇七石，餘田一三二石。

黃施衛——正額三九九石，附加七九石，餘田一九石。

台拱衛——正額五八五石，附額一一七石，餘田二九石。

石砦衛——正額一七五石，附加無，餘田一二石。

這樣一來，清廷還收得不少的國稅。這國稅，至少可能在七千石左右。有這七千石的糧食，而小旗、總旗、百戶、千總等開支，就不成問題了。屯軍各級官兵的開支既不成問題，設置墩台、塘房、驛站……當可能長期延續下去，使苗夷民族永遠不能動彈。

然而新疆六廳——古州、清江、台拱、丹江、八寨、都江的苗夷，并不會因沒收他們的土地，安屯設衛，廣招屯軍，便把他們鎮壓下去；相反的，正因為沒收他們的土地，安屯設衛，廣招屯軍，更激起他們反清的情調。試問乾嘉咸同以後，貴州那年沒有苗子「造反」？他們的造反，雖和過去不同，可是反對滿清統治者的勢力，是和太平天國沒有兩樣的。苗夷民族失去了土地，只好在高山窮谷間，實行原始的刀耕火種。儘管刀耕火種，收穫還于歉薄；但為維持他們的生命，繁殖他們的子孫，除此一途，還有什麼方法呢？有的，就是不斷的「造反」。

第十節 苗夷與太平天國聯軍

滿清入主中國，對苗夷民族，特別鎮壓得厲害！由康熙雍正一直到乾隆嘉慶間，都絲毫沒有放鬆。但苗夷民族之對清廷，也是持着反對的態度，而且作繼續不斷的鬥爭。道光咸豐以後，太平軍在廣西風起雲湧，都給予苗夷民族一個很大的興奮；咸豐四年（公元一八五四年）貴州苗夷首領張秀眉等，起義於清江（今劍河）台拱（今台江）丹江（今雷山）八寨（今丹寨）等處，與太平軍切取聯絡，互

爲聲援，展開了民族革命的新戰爭。

關於太平軍方面的戰爭，擬請從略。至苗夷民族的反清運動，本文當然要多說幾句話。道光以前不用提了，現在要說的，是在咸豐以後。咸豐苗夷反清運動的再起，實由於征糧的不合理。本來苗夷民族，是相當富有的。只因年年遭受清軍的屠殺，人口大減，所以許多土地都拋荒了。清廷雖說減免他們的民糧，可是對於他們的屯米，還是要如期如數繳納的。

試舉一例，以台拱黃絲爾衛來說，年供屯米一千零九十九石，以作軍糧。但該兩衛所需軍糧，年定二千七百九十石。不敷之數，由施秉征運三百石，鎮遠征運一百三十石。其餘，仍在台拱黃絲探購。每斗定價銀一錢六分，由線道付出。但事實上，只責苗民出米，并未償還代價。咸豐三年（公元一八五三年）台拱同知張禮度，下令苗民，將應繳之屯米，折成生銀，限期繳納。但苗民生長岩疆，刀耕火種，僅自給自足，少有和外界交易，更沒有多量金銀存儲。勤繳生銀，是萬難辦到的。然而同知張禮度，不顧一切，派遣吏胥，四鄉嚴拿苗民，大小監牢，爲之填滿。五年，禮度又令吏胥催苛了稅，緝拿苗民，扣留官署者近千人。廳卒吳復，使用刑具太酷，激起公憤，竟被苗民捶死在大堂上，一聞而散。天柱苗民姜應芳等，亦感該縣橫征暴斂，不堪忍受，同時也起來暴動。官廳派兵拿辦，應芳等逃赴偏寨，轉上雷公山，途投入黔興王張報九麾下。報九稱「紅號」，自命「九大王」。高禾、九松等豪傑，風起雲湧，都前來投遞擁護。黔興王的領土，逐漸漸擴大到丹江、凱里、舟溪、下司、以及凱棠、凱掃、草夷、山內……等地。丹江通判嚴錫珍，參將烏爾濱珠，不度德量力，前來抵抗，均被黔興王一一解決。

咸豐六年（公元一八五六年）二月，台拱被苗衆圍攻，同知張禮度、韓超等突圍而出，逃五岔；又被圍於五岔之黃鼓屯。禮度被擊斃，而韓超脫險走勝秉。清廷不自反省，以爲是太平軍煽動。由此，對於漢回苗夷各民族，越發加以鎮壓。鎮壓之力越大，反抗之力越强，七年二月廿九日，下江苗衆佔領永從，代理知縣蕭廉，守備段鈞等均逃竄。七月二十三日，清江苗衆佔領古州，總鎮桂林被擊斃。桂林滿洲籍，對漢苗人民，均甚歧視。城陷之日，桂林全家就戮。七月二十九日，苗衆佔領施秉；知事劉玉麟被擊斃。八月，太平軍柳天成等陷都勻，貴東道鹿丕宗，知府石均，在籍陝西布政使陶廷杰等均擊斃。八月十三日，佔領清江，代理通判余宗梓、副將傅權等均擊斃。十月佔領黃平，知州楊承照，都司高毅等均擊斃。二十九日攻朗洞，守備劉勳被擊斃。長驅直入，佔領丁家營。提督孝順，逃竄不及，遂自殺。十年正月苗衆佔領平越，知府高本仁，幫辦王孜烈逃遁；游擊張傑等均擊斃。二十一日苗衆佔領柳瘳，縣丞沈志法，游擊邵益清被擊斃。

這一連串的勝利戰報，傳到太平軍中。時石達開正由湖南回到廣東，非常興奮！當即派遣大兵，由廣西北渡紅水河，組織苗漢聯軍，統一指揮，浩浩蕩蕩，直向興義、貞豐、歸化等地殺來。十一年（公元一八六一年）五月，佔領貞豐；更由貞豐進攻永寧。知州胡纓學，聞風而潰，被亂兵殺死。接着佔領歸化、廣順、安順、安平、定番、大塘、羅斛、青岩……。聯軍所至，大衆歸心！清兵如鷲弓之鳥，簡直不敢交鋒。七月，苗民回師黔南，而都勻、獨山……一帶的清軍，皆樹降旗。各地貪官污吏，被人民拉來宰殺者不少！

清廷知道頹勢已成，滿人不可靠，漢汗不足恃；回頭來採行「以夷制夷」的政策。「以夷制夷」，

也就是「以苗殺苗」。因此，特別重用田興恕。據梁啓超氏說：「咸同間，中興之悍將田興恕，卽苗族豪宗。」（氏著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第一五頁）所謂「豪宗」，卽苗族中之有號召力者。田興恕重用之後，漸將貴州頹勢扭轉，他的看法，以爲在封建時代打仗，完全靠的金錢。只要一面用武力鎮壓，另一面又用金錢來收買，苗藪是不會不穩定下來的。他這種看法，頗得清廷嘉許！只因清廷年年用兵，早已庫空如洗，實在沒有辦法。興恕畢竟是一個聰明的人，他把辦法想出了，這辦法，就是向人民剝削的「厘金」。

咸豐十一年下半年，田興恕督師貴州，用「厘金」割度，來推行清廷「以苗殺苗」的政策。於各縣交界地方，設置「厘金」局，征收稅款。其征收對象爲「百貨」。所謂「百貨」，言其多而已。換句話說，凡百貨物，都要抽稅。抽稅辦法，是「值百取一」。不但各種貨物加此，就是田產稻谷，也要同樣征收。一般來往商人，均感不便；因爲過於苛擾之故。「厘金」設置以後，收入大量金錢。不但充裕軍餉，而且可作特種開支。收買奸細，分化苗人，便可爲所欲爲了。清廷嘉獎興恕，於是年十二月，晉升爲提督欽差大臣，督辦貴州全省軍務。「以苗殺苗」的政策，就在貴州公開的雷厲風行着。

自從「以苗殺苗」的政策推行以來，不但貴州苗夷紛紛失敗；就是轉進四川涪州的太平軍，也因此遭受頓挫，而再退南川、綦江、正安、桐梓一帶，這是同治元年（公元一八六二年）四月間的事。十月，太平軍又自綏陽撤守黔西、水城、平遠、郎岱。在此情形之下，雖北有「白號」秦王固守桐梓；南有漢苗聯軍重佔古州；但聲威不像從前那樣煊赫了。因爲許多苗衆，和太平軍官兵，都經不住清廷

利誘與威脅之故。

自然，苗黨和太平軍官兵，也有不爲利誘，不受威脅的。如同治三年，苗領嚴大五之收復大定；潘名杰之收復定番……同治四年，九千苗之攻破荔波，擒斬游擊危定邦，訓導趙旭；扁担山苗之圍攻安順；郎岱苗之略取鎮甯，驅逐知州屠述鶴。同治五年十二月，苗領包大壯等自鎮寧回據銅仁馬脚岩，楚軍道員羅建章率軍追擊，竟爲大壯斬首。前參將周洪富，亦在此役斃命。同治六年，潘老冒再圍古州，總兵周玉成敗走。竄入平江，平引山地；柳天成攻取獨山，城鄉人民均不敢抵抗。但此種勝利，只是局部的；而整個反清革命事業，已漸漸歸於幻滅。

同治七年以後，苗夷與太平天國的聯軍日趨頹勢。七月，川軍攻克打鉄關，上塘、都勻、苗衆就降。接着楚軍又敗苗衆於青龍腦、江口屯，佔據柳霽、天柱等城市。十年九月，清軍周達武，檄諸將，近窺苗疆。楚軍席寶田戰敗張秀眉、包大壯、潘正洪於黃茅嶺、開懷等地。十一年七月，古州鎮將張文德會楚軍，擊敗下江苗變。十一月，張定中誘降頭首金萬照入新城。十二月，清軍克丹江之鸚鵡，苗衆走八寨，并深入雷公山；不敢再向清境作戰了。然而清廷經此戰役之後，已種下了覆滅的因素。革命史家說：『辛亥革命，兼謂滿清政權，如此容易；其遠因在苗夷與太平天國聯軍，消滅了滿清嫡系軍隊』。却有至理。

第十一節 「五族共和」之失敗

自從滿清佔領中國以後，苗夷民族，就起來和他們抗拒；由順治康熙，一直到光緒宣統年間，都

沒有間斷過。其抗拒得最激烈的，要算乾隆嘉慶和咸豐同治時代。滿清爲要維持他們的統治王朝，使用了七省以上的兵力，而且使用到他們嫡系部隊的滿兵。滿兵，也就是皇家軍隊。出身貴族，裝備優越，非常緊要關頭，是不會調赴前線參戰的。因爲這些滿兵，是清廷佔領中國的先鋒隊；也是它最後的一張王牌。這張王牌，不打出則已，一打出，必然對當時的戰場，發生勝利的決定性。但是，他們——滿兵，對於苗夷民族戰爭，尤其是咸同年間的戰爭，就恰恰與上述相反；不但不發生勝利的決定性，而且每一批滿兵進入苗疆，無不爲苗夷人民所消滅。至於七省拉雜調來的兵力，更不值苗夷人民一擊了。自然，苗夷人民，爲爭取自己的生存，拚命抗拒滿清，其死亡率之大，也是十分驚人的！據胡林翼的估計：『征服苗疆，前後斬首百萬以上』。這百萬人頭的犧牲，固然是「一筆空前的血債。然而付出這一筆血債，能够消滅了滿清統治中國的嫡系軍隊——旗營（滿兵）；在苗夷民族立場看來，不能不說是取得了最高的代價！

這代價，就是便利了辛亥年十月十日革命的成功。辛亥年即公元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陰歷八月十九日）爲什麼成功這樣便利呢？其原因，固然是孫中山先生領導革命之有方；而另一原因，就是上文說的苗夷民族，從順治康熙一直到光緒宣統年間，作了繼續不斷的鬥爭，已把滿清嫡系軍隊——旗營（滿兵），在苗疆消滅殆盡了。否則，武漢起義，決不會這樣容易的。我們從孫中山先生一段話，也可看得出來。他說：『武昌新軍，自予派法國武官聯絡之後，革命思想，日日進步。孫武，劉公等積極進行，軍中亦躍躍欲動。忽而機關破壞，拿獲三十餘人，迫不及待，熊秉坤首先開槍發難，而蔡濟民等率衆進攻，開砲轟擊督署，瑞澂聞砲，立逃漢口、上海。總督一逃，而張彭亦走，清朝方面，

已失其統馭之權，秩序大亂矣。於是同盟會會員蔡濟民，張振武等，乃迫黎元洪出而担任湖北都督。』（孫文學說第八章）接着孫中山先生又說：「按武漢之成功，乃成於「意外」，其主因則在瑞澂之一逃。」（同上）瑞澂爲什麼要逃，就是因爲新軍變了，已不可靠。所可靠的，只有旗營（滿兵）。但是旗營（滿兵），在咸同年間，已被苗夷民族消滅殆盡，後來連形式都沒有了。瑞澂之逃，原因在此。天下事，決沒有成功於「意外」的！

二十三、四兩日，革命政府由武昌派兵渡江，連克漢口漢陽。當即照會各國領事，請他們轉電各國政府，確守中立，并申明下述左列四款：

一、以前清政府所定條約，軍政府概認其有效。——但此後再與清政府訂約，軍政府概不承認；

二、承認各國既得權利；

三、賠償外債，應由各省如數攤還；

四、各國倘以軍用品助清，軍政府概須沒收。

各國在華權益，既沒有影響，而且得到保障。各國領事，是各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只要中國承認他們的「既得權利」，他們常袖手旁觀，宣告中立；并承認了革命軍爲交戰團體。從此以後，各帝國主義也不好再把革命軍看成匪黨了。

清廷得着武昌起義的消息，即以蔭昌督師，并令薩鎮冰以海軍赴鄂。二十二日，起用袁世凱爲湖廣總督；以馮國璋統第一軍，段祺瑞統第二軍，都歸袁世凱節制。袁世凱，是一個老於軍事的詭謀家。這兩軍在他指揮之下，自然要發揮相當作用的。那時，革命軍的總司令爲黎元洪。元洪鎮守漢陽，

不多時，就被清軍壓迫離開了。儘管革命軍遭受挫折，可是各省如長沙、九江、南昌、西安、太原、雲南、上海、蘇州、杭州、安慶、福建、廣東、廣西、山東、成都、甘肅、貴州……等地，已紛紛獨立。清廷更爲驚恐！只有提督張勳，很頑固的在南京死守。蘇浙兩省的革命黨人，組織聯軍進攻。張勳不支，撤退渡江；程德全遂移駐南京。後來清廷派兵增援，還是不能挽回戰爭的危局。慶親王奕匡，乃辭內閣總理職務，而以新任湖廣總督袁世凱升任。

武漢戰事停息，袁世凱又奉旨爲全權大臣，唐紹儀爲代表，與南方獨立各省，商討時局問題。各省合立之軍政府，推舉伍廷芳爲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廳開會。時十月二十八日也。十一月一日，復開第二次會議，南方各省代表，堅持「國體改爲共和」，要求宣統皇帝溥儀退位，予以年命。紹儀據情電達內閣，經數日之考慮，清廷始允許召集臨時國會，商議「政體」。雙方同意，即定期會商召集國會的方法。其方法，清廷主緩進，南方主急進。關於國會的代表，原來議定每省爲一單位，內外蒙古爲一單位，西藏爲一單位。每單位選派代表三人，每人有一投票權。若某一單位代表，到會不及三人者，仍有投三票之權。開會之日，各單位到會人數占四分之三時，即可開議。清廷恐遭失敗，願慮甚多，即開會地點，亦堅持設在北京。一再遷延，南方各省，遂選舉孫中山爲總統，設政府於南京。并改陰歷爲陽歷，以公元一九一二年爲中華民國元年，辛亥十一月十三日，爲元月一日。在鄂第一軍統領段祺瑞，聯合北方將士四十七人，軍隊十四萬人，電請清廷改建「共和」。由是，國會問題，一變而爲清帝退位問題。和議亦因此就緒。清廷降裕太后一再開御前會議，即議決宣統皇帝溥儀退位，宣佈「共和」，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爲「共和立憲政體」。由袁世凱組織臨時共和政府，時二月十

二日也。溥儀既願意退位，便議決優待皇室條件八款：

- 一、存清室尊號，民國以外國君主之禮相待遇；
 - 二、歲給清室用費四百萬元；
 - 三、以頤和園爲宮廷移居後之住所；
 - 四、保護清宗廟及陵寢；
 - 五、修竣德宗崇陵；
 - 六、留用以前宮內各項執事人員，惟以後不得再招闖人；
 - 七、保護清帝原有之私產；
 - 八、原有之禁衛軍，歸民國陸軍編制，額數奉前各知照。
- 又對於王族的優待，議定四款：

- 一、清王公世爵如舊；
- 二、皇族對於民國國家之公權與私權，與國民同等；
- 三、皇族私產，一體保護；
- 四、皇族免當兵之義務。

除了優待皇室，優待王族各款而外，還有優待滿蒙回藏各族七款。這七款，便奠定了「五族共和」的基礎，而置苗夷民族生存於不顧。所謂「五族共和」，是根據清廷隆裕太后在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即中華民國元年二月十二日下給溥儀的諭旨確定的。溥儀說：「朕領奉隆裕太后懿旨，前因

民軍起事，各省響應，九夏鼎沸，生靈塗炭……與軍民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內乂安，仍合「漢滿蒙回藏」五族領土，爲一大中華民國……。」

優待滿蒙回藏七款列左：

- 一、與漢人平等；
- 二、保護原有之私產；
- 三、王公世爵，概仍其舊；
- 四、王公中有生計艱窘者，設法代籌生計；
- 五、先籌八旗生計，於未籌定以前，八旗弁兵俸餉，仍照舊支放；
- 六、從前營業居住等限制，一律捐除，各州縣聽其自由入籍；
- 七、滿蒙回藏所有之宗教，聽其自由信仰。

上述三個條款，簡直是露骨的平等條約。這種條約，不啻孫中山先生說的「賣身契」。把中國人民出賣給帝國主義，我們固然應當反對；如果把中國人民，出賣給遜清皇室及一些殘餘王公大臣，難道我們不應當反對嗎？中華民國，應以全國人民爲主體，不應保留某種特殊階級，以及不合理的條件。更不應明定滿蒙回藏各族，應與漢族平等，而置苗夷民族於例外。這種條款，是不承認有苗夷民族嗎？或者苗夷民族，不應與漢滿蒙回藏平等呢？

辛亥起義，是以革命相號召的。「革命，就是打不平」。（孫中山先生語）推翻滿清，就是執行「打不平」的規律。因爲滿清入主中國，不以平等待漢族，同時，也不以平等待其他民族。所以孫中山先生

振臂一呼，各民族起來響應。其響應的目的，不是打倒甲民族的統治，而代以乙民族的統治。更不是某些民族應該平等；某些民族不應該平等。因為中華民國，是要整個中國各民族共同支持的。所謂「五族共和」，實不足以概括整個中國各民族。難道在歷史上光芒四射的苗夷民族，還够不上一個單位嗎？就退一萬步說，我們承認辛亥革命是分贓，不是革命；然則苗夷民族，在雍乾咸同間，把滿清嫡系部隊，尤其是旗營（滿兵）消滅在貴州雲南四川湖南廣西……一帶，以致百年來，不能恢復其元氣。所以武昌發旗一舉，才輕巧的把滿清傾覆了。論功行賞，苗夷民族，還不應分一杯羹嗎？五色國旗的象徵，只代表漢滿蒙回藏五族，不能代表中國全部各民族；苗夷民族是絕對不承認的。況且這「五族共和」的主張，出自清廷殘破皇室及一般亡國大夫。新興的民主國家，是不應踏着他們的死路前進！即使權變一時，只是當日一種手段；萬萬不該把這手段認成目的，致違反孫中山先生「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張。看吧！那紅黃藍白黑的五色國旗，各帶着一種色彩，是何等的不協調啊！雖曾把牠聯在一起，顯然是有條不可能打成一片的線縫。這線縫，無形中，暗示着漢滿蒙回藏，在事實上永遠是不會打成一片的。孫中山先生反對五色國旗，固然不一定是爲着這個道理。但他所主張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其意義真是比較好得多了。五色國旗之廢除，任何人都難提出反對的意見。說到中華民族，只聯想到五色國旗的漢滿蒙回藏，而忘記了苗夷民族之在歷史上已完成了不少的偉大任務，這是千萬不應該的。

假使推翻滿清，是帶着接受清降裕太后和溥儀皇帝的意旨，以建立「五族共和」；則辛亥的起義，不是革命，只是另一種封建政權的轉移。

第十二節 苗夷民族在民國時代的遭遇及其新的發展

推測滿清，建立民國，號爲「五族共和」。所謂「五族」，卽漢滿蒙回藏是也，而苗夷民族，是沒有計算在內的。可是苗夷民族，對於國家當兵應役，和完糧納稅的義務，是和漢滿蒙回藏各族一樣；有時還比較他們加重些。說到苗夷民族的權利，在國家根本大法上，就從來沒有規定過。不管是「臨時約法」，「民國約法」，「民國憲法」，與及三十六（公元一九四七年）元且公佈的「中華民國憲法」，都不會提到苗夷民族的字樣。

袁世凱當權時如此，黎元洪當權時如此，徐世昌當權時如此。卽後來的曹錕，段祺瑞、吳佩孚、孫傳芳之流當權時，亦莫不如此。惟有首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先生，說得有「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話。所謂「國內各民族」，當不限於漢滿蒙回藏各族；就是苗夷民族，也應該包括在內的。凡是研究中國民族問題的人，對於孫中山先生「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張，無不加以重視。到了蔣介石攘奪中國政權以後，他對於中國民族問題，則一反孫中山先生之所爲。他認爲「我們中華民族是多數宗族融和而成的」，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中國境內，只有「宗族」與「支宗」，並沒有「民族」。主張中國境內有「各民族」的，便是一個絕大的錯誤。（蔣著中國之命運）在他的推論，漢族，固是黃帝的子孫；就是滿蒙回藏苗夷各族，也是黃帝的子孫。這簡直是赤條條的「大漢族主義」者。而陳立夫、張旭光之流，竟根據蔣介石的錯覺，而發出「中國民族同源論」的邪說，以淆亂人心，妨害孫中山先生「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推行。

最可恥的如楊森等，捧着蔣氏意旨，執掌貴州政權，對於苗夷民族，特別施以鎮壓。即「苗夷」兩字，亦不准提及，而以「邊胞」兩字來替代。從楊森等所組織的「貴州邊胞文化研究會」看來，便是事實。他們的目的，在迫使苗夷民族，同化於漢族，以消滅其語言文字服裝，及一切生活習慣。在此，可提出楊森幾句話作例證。

「今宜公認中華民國境內，只有一個國族，一個領袖，以堅強國民之信念。而實現孔子大一統之理想。……故凡吾國國人，必需在思想方面，確定一種信仰（即孔子大同學說，總說言論）；行動方面，則爲統一中華文字，推行中華語言，劃一種服裝，由尙同以躋大同之先聲」。（氏著邊鐸月刊發刊詞）

但楊森猶以爲未足，他接着又說：

「竇則用「美國化運動」一口號，將全國任何種族之文字、語言、服裝，完全統一，實居重要因素。反觀吾國，一省而有數種語言，同縣而有不同風俗，服裝參差，習慣各別。雖由交通阻礙，實因倡導不力。尤以貴州邊胞（即苗夷），種族複雜，服裝奇異，語言詭屈，最爲歧。今宜倡行「中國化運動」，逐漸統一其語言服裝，并獎勵各族通婚，則大一統之中華民族，或當與北美盟邦，并駕齊驅」（氏著三年來黔政之檢討。）

這樣一來，各縣縣長，都照着楊森的指示，禁止苗夷民族說自己的話，寫自己的字，穿自己的服裝，行自己的風俗習慣。如有違背禁令，初則嚴加警告，繼則施以罰款。有些保警官兵，借着改良服裝爲名，剪苗夷婦女的裙子，割苗夷婦女的頭髮，甚至發生擄奪姦淫的情事。事實具在，苗夷民族，

至今言之寒心！此外如苛捐雜稅，重重剝削，在楊森等「大一統」的「中國化運動」之下，其痛苦更不堪言了！這些情形，不僅貴州爲然，就是廣西、雲南、湖南、西康各省；凡是有苗夷民族棲息的地方，在蔣介石及其走狗統治勢力之下，都是同樣遭受慘痛的。

人類爲求生存而鬥爭。中華民國成立以來，苗夷民族，不但不能解除他們在歷代統治王朝所受的痛苦，相反的，且加上一些新的鎖鍊。如兵工糧款，一次比一次增多，一年比一年加重。稍不如意，還要大加屠殺！苗夷人民，處在這惡劣環境中，實忍無可忍，只有起來暴動了。但這些暴動，都是農民自己組織的，沒有工人階級作領導；所以每次的暴動，都被反動的統治階級所鎮壓。可是他們不肯屈服，仍拚命作繼續不斷的鬥爭。近年來，廣西、雲南、湖南、貴州、西康各省的苗夷事變，就是這個原因。茲舉出幾個例子：

一、桂北「侬變」 廣西苗侬，受不住統治階級的壓迫，時思反抗。可是一般漢人，不了解此中意義，則認爲「發瘋瘋」，或說是「侬人頸上血癢」，非「比年一小征，五年一大征」不可。廣西全縣泗溪有「殺人塘」，界頂村有「人頭江」，文塘有「點將台」，楓木有「指揮殿」；據說，都是當年剿殺苗侬的處所。民國五六年之「苗變」，十二年（公元一九二三年）章權一之「作亂」，曾經騷動一時。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興安、全縣、灌陽、龍勝兩次「侬變」，更爲嚴重得多！苗侬爲什麼要「變」或「作亂」呢？主要原因，是受着貪官污吏的壓迫，使他們耕地日削，生活日困，不能不挺而走險，向駐軍進攻。當時桂北駐軍，力量薄弱，倉皇應戰，就吃了一個敗仗，只得退守黃牛市待援。後來廣西政府，調遣第四集團軍之一部，責令剿撫兼施，才算告一段落。但苗侬人民，也就死傷

不少了！從第四集團軍的軍事措施：「已蠢動之僑民，大加肅剿，一律繳械……」看來，便知道這是一件如何殘酷的事！

二、邱北「苗亂」 雲南邱北苗民抗拒官兵，也和廣西一樣，爲的生活不安，他們在二十二年發動「變亂」的時候，只是痛恨腐敗的政府，希望出一個「真命人主」。後來這「變亂」日益發展，便有編婦女爲食工隊，編壯丁爲戰鬥隊的組織。公開反對貪官污吏，并摧毀那些人吃人的制度。如去冬向地主借銅元十五枚，今春須付豆子一升；去冬向商人賒鹽一斤，今春須付洋烟三兩……均一律被他們否認了。而且向政府提出兩個條件：「一、將大地主楊應池、楊天賜、楊聯斗、王有義四人，交給人民處理；二、等待三數月後，才慢慢解散。」黃縣長接得情報，於三月十二日回城，召集各界會商進剿，但苗民越集越多，已有七八千人。文山、廣南、西畴、馬關、開遠各縣苗民，遠道前來響應者，途中猶絡繹不絕。步兵十七團開抵邱北，和苗民打了一仗，結果，陣亡營附一人，排長一人，士兵若干名，才知道專靠武力來鎮壓人民，是不可能的。

三、永綏抗租 湖南永綏屯租，數佔屯區全額三分之一。苗民負擔之重，可謂達於極點。加以經征人員，多所需索，其受害更大。二十五年（公元一九三六年）六月，屯務處清查二十四年以前積欠，苗民無力繳納，遂有「廢屯抗租」事件發生。這就是反革命湖南當局所謂的「苗變」。他們對於「苗變」，不從根本解決，只是大加殺戮。所以又激成二十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再度之「苗變」。這次「苗變」，較前此更爲激烈！當殺死土守備石明遠父子三人，焚毀龍潭掃地廳坊，及守備龍國漢房屋。一般良善人民，他們沒有絲毫騷擾。雖然如此，還是得不到省政當局的原諒，減免他們的租稅；而且

繼續派兵進剿。苗民龍雲飛等，不忍見這些情形，特以何何（即何鍾）抗日相號召，糾集漢苗羣衆萬人，由鳳凰縣之兩頭羊、新寨、鴨保寨，一帶出發；當即攻下乾城，殺專員公署職員二十餘人，爲人民雪憤。聲勢浩大，湘西震驚！湖南省府爲穩壓計，於二十七年（公元一九三八年）春天，任命龍雲飛爲湖南新編第一旅旅長。至屯田制度，妨害苗民生活，迄今還是沒人過問。

四、黔東事變 民國三十二年（公元一九四三年），抗日戰爭，已由湘西轉移黔東的邊緣。在貴州省主席吳鼎昌統率的一羣，藉着抗日大題目，隨時拉兵拉伙，苛派糧款。一般苗夷人民，在重重壓迫剝削之下，失去了他們的土地，失去了他們的耕牛，甚至賣掉了他們兒女，還是不能維持自己的生計。他們惱怒了，飢餓之火，在他們腔子裏燃燒着。他們爲着生存，不能不起來和一般貪官污吏反抗！那時，西南苗夷自主黨正在活動，而同善社陳信齋、吳宗堯等，又鬧着「呼風喚雨，洒豆成兵」的謠言。不多時，黔東各縣，如松桃、銅仁、玉屏、清溪、三穗、鎮遠、錦屏、劍河、台江、雷山……紛紛響應。許多地方，都插得有「打倒貪官污吏」，「抗糧抗款」的旗幟。貴州政府，爲要鎮壓這事變，曾在黔東設了一個剿匪總指揮部，吳鼎昌自兼總指揮。指揮四個保安團隊，以期剿滅他們所謂的「苗匪」。殊事不可能，七月間開兵一團出擊，被苗衆們打垮了；十月再開兵一團出擊，又被苗衆們打垮了。吳鼎昌沒了法，只好採取「燒殺」政策，對於苗夷區域，攻下一村燒一村，見着一人殺一人。自從這個政策施行以來，人民犧牲不少，松桃、銅仁、玉屏、清溪、三穗、鎮遠、錦屏、劍河、台江、雷山……各縣，在血的鏡壓下，幾乎不能動彈。而同善社的陳信齋、吳宗堯等，不知那里去了？只留下黔東一帶，赤地千里，踏斷人稀。五六年來，還是沒有恢復元氣！

五、西康血案 西康夷民種烟，官兵強迫收穫，致激起雙方械鬥，竟轉變成「剿夷」事件。據三十六年（公元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日小春秋所載：「本報越窩訊，靖邊部孫子文司令，頃令調遣馬維區夷兵二千名，限期開赴越窩，參加進剿。茲悉該區夷務大隊長李振才奉令後，即星夜調集，刻已全部征齊，分批進展……十五日，二次總攻普雄，今晨拂曉開始，前線戰事，極為猛烈！飛機（十五架）三次出動，由參謀長姚昌德駕駛指揮，向司雞溝一帶猛烈轟炸及掃射。孫子文部，在空中掩護下，正向前推進中。」鄒陽同志說：「此次進剿夷區，政府以十五架美式飛機，更番轟炸及掃射大小涼山一帶。夷民男女老幼，死傷近萬人。牲畜、房屋、田土、財物之損失，殆不可以數計。」夷民無故而遭受偌大的犧牲，心願不服，特由阿合魯木三發動附近夷區，自任「滅漢總司令」，對剿夷軍加以反擊。政府雖續派飛機助戰，動員了三個團，及靖邊部所屬一萬三千多人，還是不夠把西康夷人剿滅。如此慘酷血案，不知何日抵償？

上述片段史實，本來就不夠說明過去封建統治階級歷年對於苗夷民族之歧視與迫害，不過從這些片段史實當中，也可認識中華民國的建立，只是漢滿蒙回藏的「五族共和」，根本就沒有苗夷民族的地位。國家既沒有苗夷民族的地位，在一般封建統治階級的眼光下，這民族，是非消滅不可的了。可是苗夷民族，偏偏不給他消滅，而且作積極的抵抗。儘管這些封建統治階級用盡了長槍大炮，甚至用盡了現代化的美國飛機來轟炸掃射，還是不能夠達成他消滅的任務。這原因，是由於苗夷民族，在四千多年來被壓迫的環境中長成，有着他們祖若宗遺留下不少反抗壓迫者的實證經驗。他們有了這些實證經驗，所以他們對於中華民國三十餘年來一般封建統治階級的壓迫，尤其是蔣介石及其率領下大小

走狗的歧視與迫害，是絲毫無所畏懼的；而且要和他拚命到底，創造自己民族生命的前途。

今年，三十八年，即公元一九四九年，是「中華民國」結束，中國人民，開始走上新的歷史的另一階段。最值得寶貴的一天，就是本年——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這一日，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召開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三大法案。并於十月一日，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法的立場，固然有了苗夷民族的地位；就是在人的方面，苗夷人民，參加各級機關工作的也不在少數。這不但鼓動中原人民走上新時代的勇氣。就是僻處西南的苗夷民族，也知道要走上新的時代，才得到自身的解放。看吧！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中國共產黨及人民領袖毛澤東領導之下，解放大西南各省區——湘粵黔桂川康滇時，凡屬苗夷民族，無不扶老攜幼，鼓舞歡呼，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生，慶祝他們自身在四千多年來，第一次得到的大解放！他們高興極了！老的變成青年；幼稚的，也壯健起來了！他們要無條件的協助解放軍，消滅共同的敵人。這種新的見解，好像風浪一樣，由這縣傳到那縣，由這省傳到那省。就是遙遠的鄰邦，如越南緬甸暹羅的苗夷兄弟姊妹們，大家都唱着歡樂的歌曲，慶祝全中國的解放！并希望攜起手來，打倒共同的敵人——美英法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蔣介石、保大、鑾披汶，等等。

今天的苗夷民族，迎着這新的大時代，翻了一個身，站立起來了。他們有着一把好氣力——「苗勁」！這「苗勁」，是他們滇湘蚩尤領導下九九八十一個兄弟傳下來的。據范文瀾氏說，他們「全是獸身人語，吃沙石，耳上生硬毛，頭有角，能觸人。」（見前）因年代久遠，頗難斷定。然而這民族

之在當時，具有極雄厚的力量，却是毫無疑慮的。假定我們不否認「遺傳性」存在的話，苗夷民族，真是有一把好氣力——「苗勁」呀！

我們要運用這一把好氣力——「苗勁」，來共同鞏固「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并讓他們站在各級人民政府領導之下，一致努力，實現「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尤其是第六章的「民族政策」；以摧毀歷代統治王朝，或準王朝之「大漢族主義」者，所加給苗夷民族一切鐵枷鎖鍊；得享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實行團結互助，反對帝國主義和民族內部的人民公敵，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爲友愛合作的大家庭……」（共同綱領）的真幸福。

附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國人民

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

序 言

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已使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時代宣告結束。中國人民由被壓迫的地位變成爲新社會新國家的主人，而以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代替那封建買辦法西斯專政的國民黨反動統治。中國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權，而以工農聯盟爲基礎，以工人階級爲領導。由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人民解放軍、各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們所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就是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全國人民的意志，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組織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爲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政治

基礎，並制定以下的共同綱領，凡參加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各單位，各級人民政府和全國人民均應共同遵守。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爲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爲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而奮鬥。

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必須負責將人民解放戰爭進行到底，解放中國全部領土，完成統一中國的事業。

第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取消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一切特權，沒收官僚資本歸人民的國家所有，有步驟地將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變爲農民的土地所有制，保護國家的公共財產和合作社的財產，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發展新民主主義的人民經濟，穩步地變農業國爲工業國。

第四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依法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第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人身、居住、遷徙、宗教信仰及示威遊行的自由權。

第六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廢除束縛婦女的封建制度。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教育的、社會

第七條

的生活各方面，均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實行男女婚姻自由。

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鎮壓一切反革命活動，嚴厲懲罰一切勾結帝國主義、背叛祖國、反對人民民主事業的國民黨反革命戰爭罪犯和其他怙惡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對於一般的反動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資本家，在解除其武裝、消滅其特殊勢力後，仍須依法在必要時期內剝削他們的政治權利，但同時給以生活出路，並強迫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成爲新人。假如他們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必須予以嚴厲的制裁。

第八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均有保衛祖國、遵守法律、遵守勞動紀律、愛護公共財產、應徵公役兵役和繳納賦稅的義務。

第九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

第十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即人民解放軍，人民公安部隊和人民警察，是屬於人民的武力。其任務爲保衛中國的獨立和領土主權的完整，保衛中國人民的革命成果和一切合法權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應努力鞏固和加強人民武裝力量，使其能夠有效地執行自己的任務。

第十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聯合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自由的國家和人民，首先是聯合蘇聯、各人民民主國家和各被壓迫民族，站在國際和平民主陣營方面，共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

第二章 政權機關

第十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爲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用普選方法產生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各級人民政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各級人民政府爲行使各級政權的機關。

國家最高政權機關爲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人民政府爲行使國家政權的最高機關。

第十三條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爲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其組織成分，應包含有工人階級、農民階級、革命軍人、知識份子、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少數民族，外國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

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全體會議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組織法，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委員會，並付之以行使國家權力的職權。

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得就有關國家建設事業的根本大計及其他重要措施，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議案。

凡人民解放軍初解放的地方，應一律實施軍事管制，取消國民黨反動政權機關，由中央人民政府或前線軍政機關委任人員組織軍事管制委員會和地方人民政府，領導人民建立

第十四條

革命秩序，鎮壓反革命活動，並在條件許可時召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

在普選的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

軍事管制時間的長短，由中央人民政府依據各地的軍事政治情況決定之。凡在軍事行動已經完全結束，土地改革已經澈底實現，各界人民已有充分組織的地方，即應實行普選，召開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

第十五條 各級政權機關一律實行民主集中制。其主要原則爲：人民代表大會向人民負責並報告工作。人民政府委員會向人民代表大會負責並報告工作。在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政府委員會內，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制度。各下級人民政府均由上級人民政府加委並服從上級人民政府。全國各地方人民政府均服從中央人民政府。

第十六條 中央人民政府與地方人民政府間職權的劃分，應按照各項事務的性質，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以法令加以規定，使之既利於國家統一，又利於因地制宜。

第十七條 廢除國民黨反動政府一切壓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

第十八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國家機關，必須厲行廉潔的、樸素的、爲人民服務的革命工作作風，嚴懲貪污，禁止浪費，反對脫離人民羣衆的官僚主義作風。

第十九條 在縣市以上的各級人民政府內，設人民監察機關，以監督各級國家機關和各種公務人員

是否履行其職責，並糾舉其中之違法失職的機關和人員。人民和人民團體有權向人民監察機關或人民司法機關控告任何國家機關和任何公務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爲。

第三章 軍事制度

第二十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統一的軍隊，即人民解放軍和人民公安部隊，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統率，實行統一的指揮，統一的制度，統一的編制，統一的紀律。

第二十一條 人民解放軍和人民公安部隊根據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的原則，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以革命精神和愛國精神教育部隊的指揮員和戰鬥員。

第二十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應加強現代化的陸軍，並建設空軍和海軍，以鞏固國防。

第二十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民兵制度，保衛地方秩序，建立國家動員基礎，並準備在適當時機實行義務兵役制。

第二十四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隊在和平時期，在不妨礙軍事任務的條件下，應有計劃地參加農業和工業的生產，幫助國家的建設工作。

第二十五條 革命烈士和革命軍人的家屬，其生活困難者應受國家和社會的優待。參加革命戰爭的殘廢軍人和退伍軍人，應由人民政府給以適當安置，使能謀生立業。

第四章 經濟政策

第二十六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國家應在經營範圍、原料供給、銷售市場、勞動條件、技術設備、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調劑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使各種社會經濟成份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

第二十七條

土地改革為發展生產力和國家工業化的必要條件，凡已實行土地改革的地區，必須保護農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權。凡尚未實行土地改革的地區，必需發動農民羣衆，建立農民團體，經過清除土匪惡霸、減租減息和分配土地等項步驟，實現耕者有其田。

第二十八條

國營經濟為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凡屬有關國家經濟命脈和足以操縱國民生計的事業，均應由國家統一經營。凡屬國有的資源和企業，均為全體人民的公共財產，為人民共和國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主要物質基礎和整個社會經濟的領導力量。

第二十九條

合作社經濟為半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為整個人民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人民政府應扶助其發展，並給以優待。

第三十條

凡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營經濟事業，人民政府應鼓勵其經營的積極性，並扶助其發展。

第三十一條

國家資本與私人資本合作的經濟為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在必要和可能的條件下，應鼓勵私人資本向國家資本主義方向發展，例如為國家企業加工，或與國家合營，或出租借形式經營國家的企業，開發國家的富源等。

第三十二條

在國家經營的企業中，目前時期應實行工人參加生產管理的制度，即建立在廠長領導之下的工廠管理委員會。私人經營的企業，爲實現勞資兩利的原則，應由工會代表工人職員與資方訂立集體合同。公私企業目前一般應實行八小時至十小時的工作制，特殊情況得斟酌辦理。人民政府應按照各地各業情況規定最低工資。逐步實行勞動保險制度。保護青工女工的特殊利益。實行工礦檢查制度，以改進工礦的安全和衛生設備。

第三十三條

中央人民政府應爭取早日制定恢復和發展全國公私經濟各主要部門的總計劃，規定中央和地方在經濟建設上分工合作的範圍，統一調劑中央各經濟部門和地方各經濟部門的互相聯繫。中央各經濟部門和地方各經濟部門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之下各自發揮其創造性和積極性。

第三十四條

關於農林漁牧業：在一切已澈底實現土地改革的地區，人民政府應組織農民及一切可以從事農業的勞動力以發展農業生產及其副業爲中心任務，並應引導農民逐步地按照自願和互利的原則，組織各種形式的勞動互助和生產合作。在新解放區，土地改革工作的每一步驟均應與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相結合。人民政府應根據國家計劃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爭取於短時期內恢復並超過戰前糧食、工業原料和外銷物資的生產水平，應注意興修水利、防洪防旱，恢復和發展畜力，增加肥料，改良農具和種子，防止病蟲害，救濟災荒，並有計劃地移民開墾。

保護森林，並有計劃地發展林業。

苗夷民族發展史 附 錄

保護沿海魚場，發展水產業。

保護和發展畜牧業，防止獸疫。

第三十五條

關於工業：應以有計劃有步驟地恢復和發展重工業爲重點，例如礦業、鋼鐵業、動力工業、機器製造業、電器工業和主要化學工業等，以創立國家工業化的基礎。同時，應恢復和增加紡織業及其他有利於國計民生的輕工業的生產，以供應人民日常消費的需要。關於交通：必須迅速恢復並逐步增建鐵路和公路，疏濬河流，推廣水運，改善並發展郵政和電信事業，有計劃有步驟地建造各種交通工具和創辦民用航空。

第三十六條

關於商業：保護一切合法的公私貿易。實行對外貿易的管制，並採用保護貿易政策。在國家統一的經濟計劃內實行國內貿易的自由，但對於擾亂市場的投機商業必須嚴格取締。國營貿易的機關應負調劑供求、穩定物價和扶助人民合作事業的責任。人民政府應採取必要的辦法，鼓勵人民儲蓄，便利僑匯，引導社會游資及無益於國計民生的商業資本投入工業及其他生產事業。

第三十七條

關於合作社：鼓勵和扶助廣大勞動人民根據自願原則，發展合作事業。在城鎮中和鄉村中組織供銷合作社、消費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產合作社和運輸合作社，在工廠、機關和學校中應儘先組織消費合作社。

第三十八條

關於金融：金融事業應受國家嚴格管理。貨幣發行權屬於國家。禁止外幣在國內流通。

第三十九條

關於金融：金融事業應受國家嚴格管理。貨幣發行權屬於國家。禁止外幣在國內流通。外匯、外幣和金銀的買賣，應由國家銀行經理。依法營業的私人金融事業，應受國家的

第四十條

監督和指導。凡進行金融投機、破壞國家金融事業者，應受嚴厲制裁。

關於財政：建立國家預算決算制度，劃分中央和地方的財政範圍，厲行精簡節約，逐步平衡財政收支，積累國家生產資金。

國家的稅收政策，應以保障革命戰爭的供給、照顧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及國家建設的需要為原則，簡化稅制，實行合理負擔。

第五章 文化教育政策

第四十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應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為主要任務。

第四十二條

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體國民的公德。

第四十三條

努力發展自然科學，以服務於工業農業和國防的建設。獎勵科學的發現和發明，普及科學知識。

第四十四條

提倡用科學的歷史觀點，研究和解釋歷史、經濟、政治、文化及國際事務。獎勵優秀的社會科學著作。

第四十五條

提倡文學藝術為人民服務，啓發人民的政治覺悟，鼓勵人民的勞動熱情。獎勵優秀的文

學藝術作品。發展人民的戲劇電影事業。

第四十六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育方法爲理論與實際一致。人民政府應有計劃有步驟地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教育內容和教學法。

第四十七條

有計劃有步驟地實行普及教育，加強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術教育，加強勞動者的業餘教育和在職幹部教育，給青年知識分子和舊知識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應革命工作和國家建設工作的廣泛需要。

第四十八條

提倡國民體育。推廣衛生醫藥事業，並注意保護母親、嬰兒和兒童的健康。

第四十九條

保護報道真實新聞的自由。禁止利用新聞以進行誹謗，破壞國家人民的利益和煽動世界戰爭。發展人民廣播事業。發展人民出版事業，並注重出版有益於人民的通俗書報。

第六章 民族政策

第五十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實行團結互助，反對帝國主義和各民族內部的人民公敵，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爲各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反對大民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禁止民族間的歧視、壓迫和分裂各民族團結的行爲。

第五十一條

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應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區域大小，分別建立各種民族自治機關。凡各民族雜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區內，各民族在當地政權機關中均應有相當名額的代表。

第五十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少數民族，均有按照統一的國家軍事編制，參加人民解放軍及組織地方人民公安部隊的權利。

第五十三條

各少數民族均有發展其語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風俗習慣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應幫助各少數民族的人民大眾發展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建設事業。

第七章 外交政策

第五十四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政策的原則，爲保障本國獨立、自由和領土主權的完整，擁護國際的持久和平和各國人民間的友好合作，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

第五十五條

對於國民黨政府與外國政府所訂立的各項條約和協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應加以審查，按其內容，分別予以承認，或廢除，或修改，或重訂。

第五十六條

凡與國民黨反對派斷絕關係，並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友好態度的外國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與之談判，建立外交關係。

第五十七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礎上，與各外國的政府和人民恢復並發展通商貿易關係。

第五十八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應盡力保護國外華僑的正當權益。

第五十九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政府保護守法的外國僑民。

第六十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外國人民因維護人民利益參加和平民主鬥爭受其本國政府壓迫而遷難於中國境內者，應予以居留權。

